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一四冊目次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二）（宋）李昉等輯
明嘉靖四十五年談愷刻本（卷二百六十一至二百六十四配清初鈔本）　〇〇一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二一）

（宋）李昉等輯

明嘉靖四十五年談愷刻本（卷二百六十一至二百六十四配清初鈔本）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賢附諷諫

名賢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鄭玄　蔡邕　崔仁師
張文瓘　虞世南　馬周
員半千　嚴安之　蕭穎士
蕭嵩　于休烈　李廙
鄭絪　獨孤郁　趙逢

諷諫

晏子　優旃　東方朔
簡雍　解律豐樂　高季輔
李景伯　蘇頲　黄幡綽
李絳

名賢

郭林宗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出商芸小說

李膺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陳仲弓來輒乘轝出門迎之出膺家錄

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陳仲弓初令大兒元方來見膺與言語訖遣廚中食元方喜以爲合意當復得見焉出商芸小說

膺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膺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語膺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卒如其言出商芸小說

膺爲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爲樂安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風如此出商芸小說

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日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謂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恡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夫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以存國出李膺家錄

徐孺子

陳仲舉雅重徐孺子爲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詣之主簿白

羣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出商芸小說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若令月無物極當明邪徐曰不爾譬如人眼中有童子無此如何不暗出世說

鄭玄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玄可

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出商芸小說）

蔡邕

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銜邕及允誅董卓幷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出商芸小說）

東國宗敬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兖州陳留並圖畫蔡邕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出邕別傳）

崔仁師

唐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奏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齎本對唱一無所誤（出神異錄）

張文瓘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之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機務待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激求名譽國家所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多也（出談賓錄）

虞世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太宗稱世南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聞世南薨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世南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抄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出國朝雜事）

馬周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爲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卽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奏罷傳呼置鼓每擊以驚衆時人便之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絕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臨問（出談賓錄）

員半千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王義方善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爲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舉人問天陣地陣人

陣如何半千曰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人陣也上奇之充土蕃使則天卽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煩卿撰明堂新禮上之又撰封禪壇碑十二首遷正諫大夫兼控鶴供奉半千以古無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請罷之由是忤旨（出廣德神異錄）

嚴安之

玄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竟作人物填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高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欲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也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人約曰踰此者死以是終五

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無一人敢犯者出開天傳信記

蕭穎士

蕭穎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湮沈不遇常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為國師事雖不行其聲名遠播如此出翰林盛事

蕭嵩

蕭嵩為相引韓休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乎嵩俛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殞涕上為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私第至夕當有使如無使且日宜如常朝謁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終始貴

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黃柑上以素羅帕包其二以賜之出柳氏史

于休烈

于休烈至性貞慤機鑒敏悟肅宗踐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使中原蕩覆文物未備休烈獻五代論肅宗甚嘉之遷工部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恭儉溫仁未嘗見喜慍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重年高曾無倦色篤好書籍手不釋卷出談賓錄

李廙

尚書左丞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潛度廣狹以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出國史補

鄭絪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宮德音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呈上順宗深然之乃定出國史補

獨孤郁

獨孤郁權相之子婿也歷掌內外綸誥有美名憲宗歎曰我女婿不如德輿女婿出國史補

趙逢

太傅致仕趙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揚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縉紳仰之出北夢瑣言

諷諫

晏子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衆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誅晏子遂左手提犯者頭右手執刀仰問曰自古聖主明君支解人從何而始公遽曰捨之寡人過也出獨異志

優旃

秦優旃善為笑言然合於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賊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雖百姓愁費然大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漆之極易難為蔭室二世笑之而止出洽聞錄

優旃侍始皇立於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移足時天

寒雨甚武士被楯立於庭中優旃欲救之戲曰彼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幸無濕如皇聞之乃令徙立於廡下（出獨異志）

東方朔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之時恩邪帝愴然遂赦之（出獨異志）

簡雍

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為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造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何殊先主大笑而原捨釀者罪（出啟顏錄）

解律豐樂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斛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出談藪）

高季輔

唐高季輔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尋更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出談賓錄）

李景伯

景龍中中宗游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唱曰迴波爾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已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出國史異纂）

蘇頲

玄宗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讜勵已因前進曰詩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為陛下深以為戒（出松窗錄）

黃幡綽

唐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寵祿山為子肅宗在東宮常危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出因話錄）

李絳

憲宗時中官吐突承璀有恩澤欲為上立德政碑碑屋已

成磨礱石訖請宣索文時李絳為翰林學士奏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命拆屋廢石承璀奏碑屋用功極多難便毀拆欲堅其請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納諫如此（出盧氏雜說）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儉附吝嗇

廉儉

陸績　齊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長孫道生

唐玄宗　肅宗　盧懷慎

李勉　杜黃裳　陽城

鄭餘慶　鄭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溫璉

仲廷預

吝嗇

漢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陽人　夏侯處信　柳慶

夏侯彪　鄭仁凱　鄧祐

韋莊　王叟　王鍔

裴璩　歸登

廉儉

陸績

吳陸績為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巨石重之人號鬱林石出傳載

齊明帝

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筯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筯意不答曰昔夏禹衣惡往誥流言象筯豢腴告哲垂誡今歷情冲素還風反古太平之跡唯竹筯而已出談藪

甄彬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於荊州長沙西庫質錢後贖苧於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忽遽不記錄檀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者也彬後為郫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誡以廉慎至於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誡也出談藪

高允

後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韜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經史神嘉中與范陽盧玄趙郡李靈博陵崔鑒等以賢俊之胄同被詔徵拜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崔浩同撰書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見原宥性清儉雖累居顯貴而志同貧賤高宗幸其宅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嘆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之粟帛出談藪

崔光

後魏自太和遷都之後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廡間不可校數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曰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出洛陽伽藍記

長孫道生

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代人性忠謹儉素雖為三公而居處卑陋出鎮之後子頗加修葺及還歎曰吾為宰相無以

報國負乘是懼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為今彊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乎乃令毀之時人比之晏嬰焉（出談藪）

唐玄宗

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出柳氏史）

肅宗

韓擇木奏賀肅宗節儉妓樂無綺繡之飾飲食無珍羞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三浣矣（出譚氏史）

盧懷慎

唐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尚不免飢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後為黃門監兼吏部尚書臥病既久宋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臥於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翛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於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既篤因手疏薦宋璟盧從愿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無留儲唯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為罷獵賜其貧匱仍以縑帛賻之（出明皇雜錄）

又云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潔廉寡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出獨異志）

李勉

天寶中有書生旅次宋州時李勉少年貧苦與一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臨絕語勉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勉曰某之傔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為我畢死事餘金奉之勉許為辦事餘金乃密置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勉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而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詰金之所勉請假至墓所出金付焉（出尚書譚錄）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近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出幽閑鼓吹）

陽城

陽道州城未嘗有蓄積唯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陽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出始請月俸常

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出傳載）

城之爲朝士也家苦貧常以木枕布衾質錢數萬人爭取之（出傳載）

鄭餘慶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朝僚以故相望重皆淩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逡巡昇臺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胡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强進而罷（出盧氏雜說）

鄭澣

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之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錦澣鄉里也澣然之而澣之清譽重德爲時所歸或書於郡守猶臂之使指也鄭孫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是猶僕子力田辨衣必能知艱於稼穡奈何嚣浮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弃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澣盡食之遂揖歸賓閣贈五縑而遣之（出闕史）

文宗

文宗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內官等不許着紗縠

綾羅巾其後駙馬韋處仁見巾夾羅巾以進上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卿不須爲也（出盧氏雜說）

夏侯孜

夏侯孜爲左拾遺嘗着綠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麤澁具以桂布爲對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令之顏冉上嗟嘆久之亦効着桂管布滿朝皆倣效之此布爲之貴也（出芝田錄）

裴坦

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宰相率爱奢侈楊收女適裴坦長子資裝豐厚什器多用金銀而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其妻及兒女宴飲臺上用楪盛果實坦欣然既視其器內有以犀爲飾者坦盛怒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出玉泉子）

温璉

幽州從事温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檠於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之靡不欣喜唯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賣主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鬻於街肆郎中厚加酬直非强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賣四五萬將其半以謝之璉終不納遂施於僧寺用飾佛像冀祝璉之壽也當時遠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行後官至尚書侍郎卒

出劉氏耳目記

仲庭預

舊蜀嘉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正以鐵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遽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為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採方術恐其別有所長勉強而見庭預遽出金火筯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覓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出玉溪編事

吝嗇

漢世老人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於內帑矣出笑林

沈峻

吳沈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無隱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又說曰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守風糧盡遣人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良久呼左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沈珩弟峻有名譽而性儉吝出笑林

李崇

後魏高陽王雍性奢豪貴食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吝惡衣麤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出洛陽伽藍記

南陽人

南陽有人為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日女婿謁之乃設一銅鐺酒數臠肉婿恨其簡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遂兄殺之出顏氏家訓

夏侯處信

唐夏侯處信為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溲幾許麪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之出朝野僉載

柳慶

當州錄事參軍妳嫂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因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出朝野僉載

夏侯彪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曾歷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鑰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出朝野僉載

鄭仁凱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著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鵲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出朝野僉載

鄧祐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出朝野僉載

韋莊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稱薪而爨炙少一臠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尸殯訖擎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唯慳吝耳出朝野僉載

王叟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唯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纔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尤廣客二百餘戶叟嘗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飧甚盛叟問其業客云唯鬻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賊問汝有幾財而不食過豐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謂達理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錄枷鏁禁繫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軍糧覺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軍焉出原化記

王鍔

王鍔累任大鎮財貨成積有舊客諭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復見鍔鍔曰前所見戒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請問其名鍔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壻各與千貫矣出國史補

裴璩

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制閉屋貯之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出北夢瑣言

歸登

歸登尚書性甚吝嗇常爛一羊胛旋割旋啖封其殘者一日登妻誤於封處割食登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没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窺之乃巨龜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五

鮑子都　楊素　郭元振
狄仁傑　敬昭道　吳保安

鮑子都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一書生卒心痛子都下馬為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卷金十餅乃賣一餅具葬書生其餘枕之頭下置素書於腹傍後數年子都於道上有乘驄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為盜固問兒屍所在子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兒屍歸見金八餅在頭下素書在腹傍舉家感子都之德義由是聲名大振 出獨異志

楊素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德言為太子舍人方屬時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乃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嘆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出本事詩

郭元振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為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為舉糧忽有縗服者扣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為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糧絕竟不成舉 出摭言

狄仁傑

狄仁傑太原人為府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乎乃請代崇質 出談賓錄

敬昭道

敬昭道為大理評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詿誤四百餘人將隸司農事未即路繫在州獄昭道據赦文而免之時宰切責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文云見禁囚徒反者繫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難至於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詿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又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年驛夢此十人訴冤至於再三乃召驛吏問之吏對如所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肴以酹之觀者莫不歔欷乃移牒近縣備棺櫝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仰 出大唐新語

吳保安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為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霑微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為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總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遷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

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効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為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為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為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保安之子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山

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腷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為傷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為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眾人仍苦相邀求縑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

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縶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為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為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往因住嶲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妻子猶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

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特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

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之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

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鎖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屢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六

裴冕　李宜得　穆寧
趙驊　曹文洽　陽城
王義　裴度　廖有方

裴冕

裴冕爲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李林甫擅竊權柄，咸懼之。鉷賓佐數人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出談賓錄

李宜得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備

主流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曹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欵。上嘉其志，擢主爲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出朝野僉載

穆寧

穆寧不知何許人，顏眞卿奏爲河北道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唯尔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眞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畢佐公，以定危難。其後寧計或不行，眞卿棄平原，夜渡河。出談賓錄

趙驊

趙驊因陷於賊中，見一婦人，問之，即江西廉察韋環之族女也。夫爲畿官，以不往賊軍遇害，韋氏沒入爲婢。驊哀其窮抑，以錢贖之，俾其妻致之別院，而驊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驊以家財贈給，而求其親屬歸之。議者咸重焉。出談賓錄

曹文洽

曹文洽，鄭滑之裨將也。時姚南仲爲節度使，被監軍薛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爲盈珍讒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南仲，誣讒頗甚。文洽時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傷滿地，傍得文洽二緘，一狀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疑南仲。南仲慮釁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耶？南仲曰：盈

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談賓錄

陽城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居陝州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莞簟布衾，熙熙怡怡，難名其室。後遇歲荒，屏跡不與同里往來，懼於求也。或采桑榆之皮，屑以爲粥，講論詩書，未嘗暫輟。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協心，蓋管寧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於餓禽。後里人竊令於中戶致糠覈十數盃，乃就地食焉。他日，山東諸侯聞其高義，發使賚五百縑，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標於屋隅，未嘗啓緘。無何，有節士鄭俶者，迫於營舉，投人不應

因途經其門往謁之儆感容瘵貌城留食旬時問儆所之及其瘠瘁之端儆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請儆近兜物無所用輒助足下人子終身之道儆固讓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讓焉儆對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願終志後爲奴僕償之遂去儆東洛塋事畢杖歸城以副前約城曰子奚如是苟無他娶同志爲學可也何必云役已以相依儆泣涕曰若然者微軀何幸　儆於記覽甚不長月餘城令諷毛詩雖不輟尋讀及與之討論如水投石也儆大慙城曰子之學與吾弟相呢不能含有以致是邪今所止身北有高顯茅齋子可自謀習也儆甚喜遽遷之復經月餘城訪之與論國風儆雖加功竟不能往復一辭城方出未三二十步儆縊於梁下供饋童窺之驚以告城城慟哭若

裂支體乃命都兒將酒奠之及作文親致祭自咎不敏我雖不殺儆儆因我而死自脫衣令僕夫負之都兒行積號十五仍服緦麻厚瘞之由是爲縉紳之所推重後居諫議大夫時極諫裴延齡不合爲國相其言至懇唐史書之及出守江華郡日炊米兩斛魚羹一大鬻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并置瓦甌欄杓有類中衢罇也　出乾䐥子

王義

王義即裴度之隸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爲人所刺義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出國史補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劫剽殆盡告敗歷任文薄悉無孑遺遂於近邑求丐故衣迤邐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側近邸遂至湖紏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止紏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主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盜盡唯殘微命此亦細事爾其如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强以致之獻於上相裴公位亞國號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也試爲子偵逐聞姓名而往紏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而白之當致其禍也寢不安席遲明詣裴之宅側偵之則裴已入内至晚有頳衣吏詣店頻忽遽稱令公召紏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至第斯須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即延之坐竊

視之則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紏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　出玉堂閒話

廖有方

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游蜀至寶雞西適公館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惙也乃於閒室之内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强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盻睞叩頭久而復語惟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岐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君

自西蜀迴取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援熊虎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賷繒錦一䭾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叙平生之弔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徑踰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領其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寮寀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帖本道節度使并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出雲溪友議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八　氣義三

熊執易　李約　鄭還古
江陵士子　鄭畋　韋孝子
發塚盜　鄭雍　楊晟
王殷

熊執易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隣店有一士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出摭言

李約

李約爲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官并韋微君況墻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獨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與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出尚書故事

鄭還古

鄭還古東都閑居與柳當將軍者甚熟柳宅在履信東街有樓臺水木之盛家甚富妓樂極多鄭往來宴飲與諸妓笑語既熟因調謔之妓以告柳憐鄭文學又貧亦不之怪

鄭將入京求官栁開筵餞之酒酣與妓一章曰冶豔出神僊歌聲勝管絃眼看白苧曲欲上碧雲天未擬生裴秀如何乞鄭玄莫教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栁見詩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將去固不易支持尋待見榮命便發遣入京充賀禮及鄭入京不半年除國子博士栁見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驛鄭已亡歿旅櫬尋到府界栁聞之悲歎不已遂放妓他適出盧氏雜說

江陵士子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於交廣間遊索去萬計支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歸任尒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姬遂爲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其夫歸已失姬之所在尋訪知處遂爲詩求媒標寄之詩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著襄王更不迴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纖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裝便遣還士子出盧氏雜說

鄭畋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司空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于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栢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造二墟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出北夢瑣言

章孝子

章孝子名全益東蜀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養育毋疾全啓割股肉以饋其疾果瘳也他日全啓出遊殂於逆旅全益感天倫之恩制斬縗之服又以全啓割肉啗毋遂以火煉指以申至痛仍以銀字寫法華經一部日夕諷誦仍爲大義後於成都府樓巷舍於其間傍有丹竈不蓄童僕塊然一室鬻丹得錢數及兩金即刻一象今華亭禪院即居士高棲之所人謂有黃白之術嘗言於道友曰點水銀一兩止一兩銀價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錢乃三十千矣其利博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後制上偶於丹竈之側以代執爇之用護惜不毀殆四十年大順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寫眞於壁節度判官前眉州刺史馮涓撰讚以美之出北夢瑣言

發塚盜

光啓大順之際褒中有盜發塚墓者經時搜索不獲長吏督之甚嚴忽一日擒獲眞於所司淹延經歲不得其情拷掠楚毒無所不至款占旣具連及數人皆以爲得之不謬矣及臨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平人者乎發塚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爲獲擒而斯人何罪欲殺之速請釋放旋出𥁞中所獲之贓驗之畧無差異具獄者亦出其贓驗之無差及潘帥躬自誘而問之曰雖自

知非罪而受箠楚不禁遂令骨肉爲造此獄希其一死藩帥大駭具以聞於朝廷坐其獄吏枉陷者獲免自言者補衙職而賞之（出玉堂閒話）

鄭雍

鄭雍學士未第時求婚於白州崔相公遠纔允許而傳陵有事女則隨例塡宫至朱梁開平之前崔氏在内託疾敕令出宫還其本家鄭則復託媒氏致意選日親迎士族婚禮隨其豐儉亦無所闕寧有洴盆之感又杖經苴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美稱籍甚場中翹足望之一舉之甲科（封膀下）尚書脫白授秘校兼内翰與丘門同敕入不數載而卒（出玉堂閒話）

楊晟

楊晟始事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惻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叙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晟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申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爲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壘救兵不至凡千日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就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欲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其授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賞而行戮爲其設祭而葬之（出北夢瑣言）

王殷

王殷梁開封尹瓚之猶子也乾化中爲徐州連率叛拒命殺害使臣點閱市井而授甲馬有親隨苗温與數輩度其必不濟竊謀作亂吏泄彼擒剖心而死其妻配隸別部軍校殊不甘挾短刃割乳而殞聞者無不嗟尚（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陳寔　黃叔度　郭泰
馬融　蔡邕　顧邵
諸葛瑾兄弟　龐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溫
謝鯤　唐太宗　李勣
薛收　王珪　王師旦
楊素　王義方　選將
英公　劉奇　張鷟
李嶠　鄭杲　盧從愿
裴寬　韋詵　裴談

陳寔

陳寔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直稱梁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龍泉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出世說

黃叔度

郭泰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矣出世說

郭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淵停九州之士悉懍懍宗仰以爲覆蓋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唯爲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出世說

馬融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嘗不解割裂書七事而玄思其五別令盧子幹思其二融告幹曰孔子謂子貢回也聞一知十吾與汝弗如也今我與子可謂是矣出世說

蔡邕

蔡邕評陳蕃李膺先後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易仲舉三君之下謝沈後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宗竇武劉淑陳蕃元禮入俊之頂薛瑩後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祐杜楷趙典爲八俊出世說

顧邵

顧邵嘗獨詣龐士元曰聞子知人吾與足下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沉浮吾不如子論霸王之餘策覽倚伏之要最吾亦有一日之長邵亦能爲之乎出世說

諸葛瑾兄弟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事一國時以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出世說

龐士元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績顧邵全琮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日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出世說

武陔

司馬文王問武陔曰陳泰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

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出世說）

裴頠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放愛喬之有風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之雋傑（出世說）

匈奴使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懷遠國使崔季珪代當之自捉刀立牀頭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王聞之馳殺此使（出殷芸小說）

桓溫

晉殷浩既廢桓溫語諸人曰少時與之共騎竹馬我棄去已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出世說新書）

謝鯤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出世說新書）

唐太宗

貞觀五年上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固不自知公宜論朕得失無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愆失上曰朕欲聞己過公乃妄相諛悅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鑑誡言之者可以無恐聞之者足以自改因曰無忌善於避嫌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兵機政術或恐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盃流行發言啓齒事朕三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急緩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所長持論恒據經遠自不負於理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諾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出唐會要）

李勣

武德初李勣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之中即加禮敬平武牢獲鄭州長史戴胄釋放推薦之當時以爲有知人之鑒（出唐會要）

又貞觀元年勣爲并州都督時侍中張文瓘爲參軍事勣嘗歎曰張稚珪後來管蕭吾不如也待以殊禮時有二寮亦被禮接勣將入朝一人贈以佩刀一人贈以玉帶文瓘獨無所及因送行二十餘里勣曰諺云千里相送歸於一別稚珪何行之遠也可以還矣文瓘曰均承尊獎彼皆受賜而返鄙獨見遺以此於悒勣曰吾子無苦老夫有說某遲疑少決故贈之以刀貴今果斷也某放逸不拘故贈之

以帶戒令被材也吾子宏才特達無施不可焉用賜爲因
極推引後文瓘果遷至侍中（出廣人物志）

薛收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出譚賓錄）

王珪

貞觀六年上宴侍臣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與諸子孰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剸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能謂之確論（出會要）

王師旦

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體性輕薄文絕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如其言也（出譚賓錄）

楊素

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以姪女常撫床曰封郎必居此坐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浮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㝡前爲板所摩盤肉破至骨衆援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出定命錄）

王義方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王義方義方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出譚賓錄）

選將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爲知言（出譚賓錄）

英公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爲賊唯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出國史異纂）

劉奇

唐證聖中劉奇爲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鍠爲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無私何見謝（出譚賓錄）

張鷟（自號浮休子）

唐婁師德滎陽人也爲納言客問浮休子曰婁納言何如答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栗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

之波渾而不濁百練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傑為納言何如泮休子曰粗覽經史薄閑文筆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緇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客曰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凌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辯似智巧諛似忠傾覆邦家誣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歟蜂蠆害人終為人所害無何為太僕卿戮於西市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曰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袞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公直內結陰謀弄王法以復仇假朝

權而害物既封為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為節愍太子所殺又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食其之黨勇若熊羆諂事武士開之儔怯同豚犬首鼠之士進退兩端跐斷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莫匪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思州憂恚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膽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臣羅織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之雖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于定國豈同年而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溫何如答曰履溫心不涉學眼不識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趨趄狗盜突忽猪貪羊詐外不覺其死夜蛾覆燭不覺其燒頭寄於頸其能久乎後從事韋氏為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為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狐蹲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鷦鷯棲於葦苕鰍鱔游於沸鼎既無雅量終是凡材以此求榮得死為幸後果謀反伏誅出朝野僉載

李嶠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見參謀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記名項有刀痕問之對曰某昔為番官曾事特進李嶠嶠奬其聰明每有詩什皆令收掌常熟視謂之曰汝甚聰明然命薄少官祿年至六十已上方有兩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過否爾後輒輒不得覓身名胡至三十忽遇張佺北征便隨入軍軍敗賊刃頸不斷於積屍中卧經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後每憶李公之言更不敢覓官於寺中灑掃展轉至六十因至臨州於刺史郭某家為客有日者見之謂刺史曰此人有官祿令合舉薦前十月當得官刺史曰此邊遠下州某無公望豈敢輒薦舉人俄屬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舉一人其年五月郭舉此人有兵謀至十月策問及第得

東宮衛佐官仍參幽范陽軍事（出定命錄）

鄭杲

唐聖曆中侍郎鄭杲注韓思復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府士曹參軍嘗謂人曰今年當選得韓元二子是吏部不負朝廷矣（出談賓錄）

盧從愿

唐景雲中盧從愿爲侍郎杜暹自鄭州參軍注鄭縣尉後爲戶部尚書盧自益州長史入朝柱立於上乃曰選人定如何盧曰亦由僕藻鑒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出談賓錄）

裴寬

尚書裴寬罷郡西歸汴流停午因維舟暫駐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弊因命與語大奇之遂爲知心口以君才識必自富貴何貧也舉一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偃蹇者鞭撲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人也（出幽閑鼓吹）

韋詵

潤州刺史韋詵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婿難門地貴盛聲名籍甚者詵悉以爲不可遇歲除日閑無事妻孥登城眺覽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詵異之召吏指其所使訪求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也令與寬俱來詵詰其由寬曰某常自戒義不以苞苴汚其家今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與家童瘞於後園以全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詵因降階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嘗求佳婿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卽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復召來韋氏舉家視其簾下寬衣碧衫跡瘦而長（舊制八品九品衣碧）入門其家大噱呼爲鸕鶿詵妻涕泣於帷下既退詵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柰何白如鄉者人奴之材詵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寬爲稱首（出明皇雜錄）

裴談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出廣人物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九

姚元崇　盧齊卿　薛季昶
元懷景　張九齡　王丘
楊穆弟兄　李丹　鄭絪
杜鴻漸　杜佑　梁肅
呂温　顧和　劉禹錫
韓愈　顧況　于邵
李德裕　韋岫　知人僧
蔡荆　亞子

姚元崇

姚元崇與張説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殁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筭生張説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出明皇雜錄）

盧齊卿

盧齊卿開元初爲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爲果毅齊卿特相禮接謂曰十年内知節度果如其言（出談賓錄）

薛季昶

左相陳希烈初進士及第曾與人製碑文其人則天時破家内搜家書見其文以爲與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陳於府見河南尹薛季昶陳神色無懼自辯其事百餘言薛尹觀而奇之便引上廳謂之曰公當位極台鉉老夫當以子孫見託耳後陳位果至丞相（出定命錄）

元懷景

燕公説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嫁女與之後張至宰相其男女數人婚姻榮盛男尚公主女爲三品夫人（出定命錄）

張九齡

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自范陽入奏張九齡謂同列曰亂幽州者是胡也其後從張守珪失利九齡判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請斬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齡執諍請誅之玄宗曰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也後至蜀追恨不從九齡言命使酹于墓（出感定錄）

王丘

開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陰縣尉孫逖進士王泠然不數年皆掌綸誥侍郎崔琳收殘選人裴敦復於特卿盧愷等十數人皆入臺省衆以爲知人（出談賓錄）

楊穆兄弟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云楊氏弟兄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客皆殊以此優劣穆氏弟兄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仁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出國史補）

李冊

郎中李冊與亳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冊之義來謁之且無傔保棹小舟唯領一十歲女僮時方寒衣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即芒屩而入冊揖之坐畧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瞿然乃起冊曰某爲飢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關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駭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

去就踈脫唯惶悚而已冊曰靴與屐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郎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願旨趣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爲相（出乾𦠆子）

鄭絪

劉瞻之先寒士也十許歲在鄭絪左右主筆硯十八九絪爲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馬亭俯瞰山水時雨霽巖巒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槩不能吟詠必晚何妨却返於亭欲題詩顧見一絕染翰尚濕絪大訝其佳絕時南北無行人左右曰但向來劉景在後行二三里公戲之曰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御吟賞起予輒有寓題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廻京闕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劉景他日有奇才文學必超異自此可令與汝共處於學院寢饌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復指使至三數年所成文章皆辭理優壯凡再舉成名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乃生瞻及第作相（出芝田録）

苗夫人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壻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皐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於衆多視之悒怏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沈

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武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盡以七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以易姓名以韋作韓以皐作翺莫敢言之也至天廻驛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駕因以爲名）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皐將軍非韓翺也苗夫人曰若是韋皐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尒（時有巫者常言其術禍福不卜其言多中常云相公當直之神悉成韋郎擁從之神旧論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

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凡是傳將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乎賢哉乎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壻所以郭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出雲溪友議

杜鴻漸

丞相杜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新州杞陸相贄張丞相弘靖李相藩皆云並為將相既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出嘉話錄

杜佑

太司徒杜公見張相弘靖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出嘉話錄

梁肅

唐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肅之門居二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旦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所稱復奬以交游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言出摭言

呂溫

初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溫溫謂員外郎齊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出雲溪友議

顧和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俱與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出世說新書

劉禹錫

劉禹錫曰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踔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大言童稚不奇不慧必非異器定矣出嘉話錄

韓愈

李賀以歌詩謁吏部韓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時送客出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卻援帶命邀之出雲溪友議

顧況

尚書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況況覩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卻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出幽閑鼓吹

于邵

于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奬崔羣舉賢良方正一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五年羣為節度使崔元翰

近五十始舉進士邵與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獨孤綬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第一在中書昇甲科人稱允當出譚賓錄

李德裕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國器重之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貧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郎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跋任員外府罷未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嚴駕就門告別閽者以俟朝客乃以他云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爲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得家者飲饌止邀當路豪

貴晏時登第貧乏今日閉門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遂令僕者命賀跋迴車遂以杯盤同費餞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閽者具陳與賀跋從容無不惋愕而不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飲數盃遂闕祗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歎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贈義懷仁始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大初中邊鄙不寧吐蕃尤恣倔強宣宗皇帝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首奏興師遂爲統帥率公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犬戎列陣千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既而得於牒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繫寶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面者數四頻召漢關將白公誡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皆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飛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踣於鞍上以手扶披如圖毆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金帶牽馬而還師旋無不奮勇既而大戰沙漠虜陣瓦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四三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爲唐土宣宗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臣進詩云一皇城四海須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

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鏁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欸皇風指揮文武皆神筭恢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關雖戍已弢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羶虜廬遠戍烟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相盡知詩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蕃方洽凱歌有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烟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仰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出劇談錄

韋岫

膺爲相廣據大寺初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

悲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為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出北夢瑣言）

知人倫

唐令公韋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恒器重之（出摭言）

蔡荊

唐蔡荊尚書為天德軍使衙前有小將顏彥郎彥暉知使院宅市買荊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顏賜宴荊攸亦即席約令勿起二顏惶惑莫喻其意荊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仞依因增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顏彥郎領本軍同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大順夢其弟彥暉嗣之亦使相（出北夢瑣言）

亞子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酒卮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長　袁安　嚴遵
李崇　魏先生　李義琛
蔣恒　王璥　李傑
裴子雲　郭正一　張楚金
董行成　張鷟　張松壽
蘇無名　趙涓　袁滋

李子長

漢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因人形鑿地為埳以蘆為郭臥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耶將天神之氣動木囚也（出論衡）

袁安

漢袁安為楚相會楚王坐事平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毒楚橫暴囚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錄辭狀本非首謀為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霈歲大豐稔（出汝南先賢傳）

嚴遵

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亡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更日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者（出益都耆舊傳）

李崇

北齊頓丘李崇陳留公誕之子高祖時為兗州刺史兗州

比多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撾鼓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聞者復撾以爲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世世宗時除楊州刺史崇明察審奸邪憚之號曰臥虎（出蒙求）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就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蘷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内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歛帛二百段以酧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

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龍躍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舜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圖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角而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未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民之罪乃彫戈既授玉琴斯張誠負羇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實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攖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裏其才智動以機鈐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巳則曰亂盜私於巳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空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韓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慶德通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誅於人不能惠於巳天人厭亂曆數有歸時雨降而伏棱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嚮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

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波真豎儒不足以討事遂絶魏生因寫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収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擁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真之宗親也（出芸譚諸）

李義琛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貢金數百至岐州遇盜前後發使案問無獲賊者太宗召諸御史目之特命李義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暫勞卿推逐必當獲賊琛受命施以密計數日盡獲賊矣太宗喜特加七階賜金二十兩（出御史臺記）

蔣恒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貞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却內鞘中貞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貞等視刀有血痕因禁拷訊貞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出朝野僉載

王璥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敕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璥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璥先令一人伏案褥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璥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璥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出朝野僉載

李傑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出國史異纂

裴子雲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禁畔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墻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 出朝野僉載

郭正一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餘十事錄奏敕令長安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街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

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出朝野僉載

張楚金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卧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匹出朝野僉載

董行成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之叱曰箇賊住即下驢來遂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轡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尋蹤至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張鷟

張鷟為河陽縣尉日有搆架人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決五下又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項赤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失三日訪不獲告縣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錢鷟曰此可知也令將却籠頭放之驢向舊餧處鷟令搜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之人伏其能出

張松壽

張松壽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日內須獲賊如逢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為推逐即彼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贓並獲時人以為神明出朝野僉載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鎰

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為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每偷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請遂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

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
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
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
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縗絰相隨
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
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
亦撤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
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割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
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
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亦見即
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
之足知其墓賊既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

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
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
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 出紀聞

趙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宮稍迫近代宗深
驚疑之趙涓爲巡使令即訊涓周立案驗乃上直中官遺
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盡事情代宗甚嘉賞爲德宗在東
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典衢州年老韓滉奏請免其官
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
即日拜尚書左丞 出譚賓錄

袁滋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漢告
又紀諸云東京見全文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趾褭蹄金以叶瑞設蓋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多覽之
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置府庭宰邑者喜獲茲寶欲自
以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寘於私室信宿與官吏
重開視之則皆爲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
爲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上議者僉云滋計換之遂
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鞫其案於是獲金里社咸共證
宰邑者爲衆所擠挶沮莫能自由既而詰辱滋甚遂以易
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令拘縶僕隸脅以刑辟
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具可備獄
以案上聞汧公覽之亦怒餞而因有宴停杯語及斯事列
坐賓客咸共談謔或云効齊人之攫或云有楊震之辭談
笑移時以爲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

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親乎
袁相曰與之無素李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甚乎袁相曰
甚疑此事未了便請■公許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
言未了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
獄於府中案閱乃令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
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
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舁
至縣境計其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所
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疑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
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爲宰相
愚嘗聞金寶藏於土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
麟德廢觀殿悉皆頹壞咸通中畢誠相國別令營造建基

址間得巨甕皆貯白銀鞾材者與工匠三四十人當晝惟
為官中所取遂鞾材木蓋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包
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為鋌所說與此正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韓滉　顏真卿　李景略
李夷簡　孟簡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趙和
殺妻者　許宗裔　劉崇龜
劉方遇

韓滉

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橋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因問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

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死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懼知其姦也（出酉陽雜俎）

顏真卿

顏魯公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立辯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出傳戴）

李景略

李景略涼州人寓居河東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訊得實情以景略驗之光伏辜既

而亭午有女屬被髮血身膝行號謝而去左右識光妻者
曰光之妻也（出譚賓錄）

李夷簡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驛東去
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聞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
問之果朱泚使於朱滔者（出國史補）

孟簡

故刑部李尚書遜爲浙東觀察使性仁卹撫育百姓抑挫
冠冕有前諸暨縣尉包君者秩滿居于縣界與一土豪百
姓來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實必送包君忽妻心腹
病暴至因餧有人視者皆曰此狀中蠱及問所從來乃因
土豪献果妻偶食之遂得疾病此家養蠱前後殺人已多
矣包君曰爲之奈何曰養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將

夫人詣彼求乞不然即無計矣包君乃當時雇船攜往僅
百餘里逆宿方達其土豪已知恐其毒事露憤怒頗甚
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將祈之其人已潛伏童僕十
餘候包君到毆擊柱毬杖領徒而出包未及語詬罵叫呼
遂令拽之於地以毬杖擊之數十不勝其困又令村婦二
十餘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驗其病狀以頭捽地備極恥辱
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殞包君聊獲餘命及却廻土豪
乃疾棹到州見李公訴之云縣尉包某倚恃前資領妻至
莊羅織攪擾以索錢物不勝冤憤李公大怒當時令人齎
枷鎖追包君纔到妻尚未殮方欲待事畢至州論怨使急
到遂被荷枷鎖身領去其日觀察判官獨孤公臥於廳中
睡次夢一婦人顏色慘沮若有所訴者捧一石硯以獻獨
孤公受之意頗悽惻及覺因言於同院皆異之逡巡包君
到李公令獨孤即推鞫尋其辯對包君所居乃石硯村也
郎驚異良久引包君入問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請其妻
形貌年幾乃郎夢中所見感慨之甚不數日土豪皆欵伏
具獄過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忿土豪之狀包君以倚恃
前資擅至百姓莊攪擾決臀杖十下土豪以前當縣官罰
二十功從事賓客無不陳說郎亦力爭之竟不能得包君
妻兄在揚州聞之奔波過浙江見李公涕泣論列其妹冤
死之狀李公大怒以爲客咕決脊杖二十遞于他界自淮
南揖不稱其冤與郎自此託疾請罷時孟尚書簡任常州
刺史常與起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爲浙東觀察使乃

先以帖令錄此土豪一門十餘口到纔數日李公尚未發
盡斃於州府以資帖賂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
（出逸史）

李德裕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
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
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引隱而用
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
鞫成具獄伏罪昭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
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憲之際公疑其
未盡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
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放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以

某孤立不雜冶聲流欲爽此𢣔排之流涕不勝其寃公及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成遣坐兜子下簾子毋捲門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於金以憑証據僧旣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出桂苑叢談

裴休

裴休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邑宰於曲阜者土人墾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規足規口矩耳朴素古醜將盡土壤者既洗滌之後磨礱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辯兗州有書生姓魯能八體書字者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雖某

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丘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及輦致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特物得以言古矣寶之猶鍾玦郜鼎也視草之暇輒引親友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華聲爲至寶公後以小宗伯掌貢舉生徒有以盎寶爲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弟子出盎於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質獨劉舍人蛻以爲非當時之物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不說乎紫微曰某幼專丘明之書具載小白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會第八盟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後反虞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謚則葵丘之役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洗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盡飲而罷 出唐闕史

崔碣

崔碣任河南尹懲姦剪暴爲天下吏師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貴販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灘于彭門値龐勛作亂弃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裔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四裔竟無究其跡者或曰已戕於盜幣其貨矣洛城有楊乾夫者善卜稱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蓄其事且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爲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邪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刼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卽又勉之曰陽烏已晩幸擇良辰清旭更問當爲爾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

舉哀綸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媿以爲誠言無巨細事一以託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煢獨而衷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夕則飛礫以懼之晝則聲寃以危之次則役媒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旣遂志乃籍所有雄據厚產又逾月皆貨其舊業挈妻卜居繁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詔大憝就擒外脅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篆爲信縱歸田里可久脫縣而返羸瘁疥癩丐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其所展轉飢寒猶路哀叫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爲揖認則訶杖詬辱僅以身免妻愕貽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堪其寃訴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生賄賂已行取證於妻遂誣

其妄時蜀尹正長厚不能辨姦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扶甘疆可久冤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絲未絕洛尹改吏則銜血覆冤於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鞫吏得以肆其毒於簧言且曰以獄訟督政者漢律在焉則又裂膚酟邑之遐者謊執重役可久雙眥流血兩目枯焉時博陵公伊大蒸居備聆始卒氏咨良便冉領三川獄吏屏息覆盆舉矣擾轡觀風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權乾夫一家兼素躑脊同捁其頸且命可久暗辨家之服説物所存尚聯而鞫吏斯賂醜跡昭焉既捶其脇復血其背然後擢髮折足同瘞一坎仍錄家產手授可久時雖畢作吟衣雲復覩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逵相慶有出涕者沉冤積憤大亨暢於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擬諸（出唐闕史）

趙和

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猶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僞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農比莊俱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丁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齎本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齎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且以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于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宰邑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証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遂聆江陰之善聽訟者乃越江而南訴于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安敢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賓法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至淮壖口有黨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梏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刀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跡未甚知懼至則旅于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囚則朗叫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檝趙又曰証詞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玄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解遂詳開所貯者且不虞東鄰之捷於也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卽再審其事謂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謂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証於是乾懼失色祈死聽前趙令梏往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出唐闕史）

劉崇龜

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稍殊於稗販之伍泊船於江岸上有門樓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豔態妖零非常所覩亦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逆來便復言某黃昏當詣宅矣無難色領之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啓扉伺之比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卽突入之姬

即欣然而就之盜乃謂其見擒以庖刀刺之遺刀而逃其家亦未之覺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戶即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聞鮮血之氣未已又捫着有人臥遂走出徑登船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餘里其家跡其血至江岸遂陳狀之主者訟窮詰岸上居人云其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徑發即差人追及械於圜室拷掠備至具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庖刀納于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合境庖丁宜集于毬場以候宰殺者既集乃傳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於廚而去府主乃命取諸人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令詣衙請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一屠最在後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

者乃問其住止之處即命擒之則以竄矣於是乃以他囚之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旦夕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囚不一兩夕果歸家即擒之具首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姦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獄可謂明矣（出玉堂閒話）

殺妻者

聞諸耆舊云昔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爲姦盜所殺但不見其首支體具在既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聞之遂執壻而入官丞行加誣云爾殺吾愛女獄吏嚴其鞭捶莫待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誣殺人甘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爲不繆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悞舉典刑豈能追悔也必請緩而窮之且爲夫之道孰認殺妻况義在齊眉易能斷頸縱有隙而害之盍作脫禍之計也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議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狴牢愼擇司存移此繫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以平人待之鍵戶蘇垣不使縶於外然後遍勅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去處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却一奶子於牆上昇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女首級遂將首對屍令訴者驗認云非也遂收豪家鞫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棄市吁伍辭察獄得無頗乎（出玉堂閒話）

許宗裔

劒之將帥鮮不好貨有許宗裔者分符伏鉞獨守廉隅嘗典劒州民有致寇者盜下認識蔡客待曉告巡其賊不禁拷捶遽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虛縲囚紛訴且言絲鉤紽乃是家物與被劫土遍有詞說宗裔促命兩家繰絲車又各齎紬紽卷時胎心復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紬線見杏核與囚款同仍以絲鉤安車量其輕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決之辜指顧之間爲雪寃枉乃良吏也（出北夢瑣言）

劉方遇

鎮州士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

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髮長爲繼室田有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與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與殖乃舉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卽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卽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吏吏親黨上在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弟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聳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并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唯從敏削官停任中宮祈哀竟削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入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辯一

東方朔　匡衡　邊文禮

荀慈明　曹植　諸葛恪

車浚　諸葛靚　蔡洪

范百年　張融　庾杲之

王儉　周顒　王融

李膺　商鐙　蕭琛

朱淹　崔光　陳元康

李諧　盧愷　盧思道

王元景

東方朔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天下廉士何謂愚邪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彼徂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喟然而歎

又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鶵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出小說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人有燭而不與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之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

常其傭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此聞之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顧 出西京雜記

邊文禮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之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出世說

荀慈明

荀慈明與汝南袁少朗相見問潁川士慈明先及諸兄少朗歎之曰但可私親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難依據何經少朗曰方問國士始及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何先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中國而外諸夏且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當以是悖德乎 出世說

曹植

魏文帝嘗與陳思王植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鬭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鬭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刑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橫骨行至凶土頭峍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賦成步猶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詩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出世說

諸葛恪

孫權暨巡狩武昌語羣臣曰在後好共輔導太子太子有益諸君厚賞如其無益必有重責張昭薛綜並未能對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達比青蓋來旋太子聖叡之姿必聞一知十豈為諸臣虛當受賞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表無以遠過且為君叔何宜言勝之邪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詔但至於仕于汙君甘于僞主闇于天命則不如臣從容清泰之朝讚揚天下之君也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騭恪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以勝也 出劉氏小說

車浚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早欽風彩何乃龍蟠鳳峙不肯降顧邪荅曰誠知公侯敦公旦之搏納同尼父之善誘然蜥蝪不能假重雲以升舉鷦雀不能從激風以飛揚是以無因闚時坐上賓客多是吳人皆相顧謂曰武陵雖夷郡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吳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乃上挺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遜歎曰國其昌也乃有斯人 出劉氏小說

諸葛靚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晧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出世說新語）

蔡洪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出於西羌賢聖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又問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墨為稼穡以義禮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意為帷幕行仁義為室宇脩道德為廣宅者矣（出劉氏小說）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上稱善後除梁州刺史（出談藪）

張融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嘗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之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為中書郎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嘗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出談藪）

庾杲之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謚莫有對者王儉因目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度量時人稱其辯答（出談藪）

王儉

齊王儉字仲寶金紫僧綽之子侍中曇首之孫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歲與凡童有異常為五言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己媿前哲斂衽歸山丘故論者以宰相許之後為吏部尚書有客姓譚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帝常幸樂遊宴羣臣奉樂帝曰好音樂孰與朕同對曰沐浴皇風並沾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儉嘗集才學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花簟白團扇憲坐簟執扇意氣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摛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負之而趨（出談藪）

周顒

汝南周顒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顒曰

春杪早韭秋暮晚菘顆歷中書侍郎（出談藪）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問弁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彼所獻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知且將信誓有時而爽而駉駉牧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虛爲之名當是不習水土融曰周穆馬跡遍周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卿何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名其優劣聊以相訪若於千里必至聖主將駕之鼓車弁不能答（出談藪）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辯武帝謂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時李膺答曰臣以爲勝昔時李膺仕桓靈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衆皆悅服（出談藪）

商鏗

東郡商鏗名子爲外臣外臣仕爲廷尉評鏗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鏗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出談藪）

蕭琛

武帝嘗以棗擲蘭陵蕭琛琛仍取栗擲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於陛下琛嘗於御座飲酒於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衆皆失色恐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而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俯狀受酒琛歷尚書左丞（出談藪）

朱淹

後魏太皇太后馮氏崩齊使散騎常侍裴昭明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問之昭明曰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著作佐郎朱淹接對謂之曰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知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後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乃云義出何典行人得失何甚異哉昭明曰齊帝昔崩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不以爲報那見苦得邀追淹曰彼朝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逾月即吉李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以鳴玉盈廷朱紫照日彪既不彼主人之命何容獨以素服間廁衣冠之中哉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諒闇已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明乃搖手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知得失所歸淹曰若如來談卿

以虞舜高宗非邪明對曰非孝無親請裁弔服今爲魏朝所逼必獲罪於本邦淹曰彼有君子卿將命抗中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高祖賞之轉著作郎齊又使員外郎何憲主客邢宗慶來朝遣淹接對宗慶謂淹曰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棗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曰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荷恩積世豈應便爾篡奪慶等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北謂淹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曰我捨危就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不能答（出談藪）

崔光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勗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出談藪）

陳元康

北齊河陽陳元康刀筆吏也善暗書嘗雪夜太祖命作軍書頃爾數十紙筆不暇束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時人謂之語曰三崔兩張不如一陳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兩張德徽纂也（出談藪）

李諧

北齊頓丘李諧彭城王嶷之孫吏部尚書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辯爲黃門侍郎除名作述身賦其略曰獨恬然而任己同虛舟而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浮之跡何異東都之心除散騎常侍爲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問曰今猶可暖北間當少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景之地諧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曰不常厥邑於茲五遷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怪胥曰殷人毀厄故遷相圮耿貴朝何爲而遷諧曰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候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肇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胥默而無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畢江浦賦詩曰帝獻二儀合黃華千里清邊笳城上響寒月浦中明（出談藪）

盧愷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爲酪氷爲漿穹廬爲帳氈爲牆愷中書監子剛之子也（出談藪）

盧思道

武陽太守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姪賁賁曰阿父何處飲來凌晨嵬峩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價不嵬峩何嵬峩賁燕郡公景仁之子中書侍郎景裕之猶子位歷太常卿（出談藪）

王元景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出談藪）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辯

楊玠　薛道衡　薛收
張後裔　崔仁師　盧莊道
許敬宗　胡楚賓　裴琰之
蘇頲　王勮　李白
柳芳　王藻　韓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溫庭筠　柳公權
權德輿　東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陳元方　孫策　鍾毓
孫齊由　陸瑁　王絢
蕭遙欣　房氏子　張琇
渾瑊

俊辯

楊玠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卿臺卿猶子也嘗邀楊玠過宅酒酣因而嘲之公瞻謂玠既姓楊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卿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豐西牛子充祭友推其機辯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剮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噉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有太倉令張策者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翽與俊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比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錄尚書晉昌王唐邕聞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寶物定州人以綾綺為寶滄州人以魚鹽為寶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為寶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也邕有媿色出談藪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出談藪

薛收

唐薛收在秦府檄書露布多出於收占辭敏速皆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出譚賓錄

張後裔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讌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徒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乘之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即賜馬五匹後為禮部尚書陪葬獻陵出譚賓錄

崔仁師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陛奏度支錢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刑部以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政輕從死仁師議以為父子天屬昆

李同氣誅其父子足果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毁
法請審商量竟從仁師議（出譚賓錄）

盧莊道

盧莊道范陽人也天下稱爲名家聰慧敏悟冠於今古父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莊道竊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爲輕薄之行莊道誦之果通復請倒誦又通士廉稱歎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誦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邪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

縣令以幼年懼不集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特祭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爲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出御史臺記）

許敬宗

高宗東封賞德玄騎而從上問德玄曰濮陽古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策馬前對所問上意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向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彊所不知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出譚賓錄）

胡楚賓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出譚賓錄）

裴琰之

裴琰之作同州司戶年纔弱冠但以行樂爲事略不爲案牘刺史譙國公李崇義怪之而問戶佐佐曰司戶達官兒郎恐不閑書判既數日崇義謂琰之曰同州事物固繁司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諸寮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邀遊耳他日崇義召之屬色形言將奏免之琰之出謂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遽者二百餘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由案後連紙十張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點筆左右勉唯而已琰之不之聽語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華

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僚觀者如堵牆驚嘆之聲不已也案達於崇義崇義初曰司戶解邪判戶佐曰司戶太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詞彩彌精崇義悚作召琰之降階謝曰公之詞翰若此何忍藏鋒成鄙夫之過是日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尋擢授雄州司戶（出御史臺記）

蘇頲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檟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踈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

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酲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臥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授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題爲之辭辭稷書時人謂之三絶題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題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爲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題第五詵第六冰第七諤善八分書（出明皇雜錄）

王勮

王勮絳州人開元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閤同日受

册有司忘載册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出摭言）

李白

開元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出摭言）

柳芳

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耳此君所念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寫（出尚書故實）

王藻

王藻王素貞元初應舉齊名第十四每偕往還通家稱十四郎或問曰藻素也（出傳載）

韓愈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兼來比素（出傳載）

李程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蕃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云二年不知暮（出傳載）

李吉甫

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以爲善對（出國史補）

王生

或問羅浮王生曰爲政難易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否曰直則同（出國史補）

辛丘度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紓杜元穎同時爲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丘杜當入（出傳載）

溫庭筠

會昌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出尚書故實）

柳公權

柳公權武宗朝在内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

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絶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百匹令宮人上前拜謝之出摭言

權德輿

權丞相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於馬上廋詞問答闕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出嘉話錄

東方朔

漢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未央前殿檻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束束棗也叱叱四十九也出東方朔傳

又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鬭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煙常所拍捫臣朔愚戇名之曰䖟舍人辭窮當復脫㡓出東方朔傳

李彪

後魏孝文帝嘗殿會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屬羣臣及親王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

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技兒擲絙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思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庭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出洽聞記

班蒙

唐太保令狐相綯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勾兩日全諸賓幕顧之莫能辯獨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洸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稱歎獨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出唐光載記

幼敏

陳元方

漢末陳太丘寔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太丘捨去去後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時過中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出商芸小說

孫策

吳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俄而劉豫州備到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關君答曰不爾英雄忌人即出下東

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轉顧視孫之行步殆不復前（出語林）

鍾毓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卿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出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問之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出小說）

孫齊由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曰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又問齊莊何字答曰齊莊公曰欲齊何邪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慕庾公大喜小兒答對（出世說新語）

陸琇

後魏東平王陸俟代人也聰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風高祟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此踰於父矣爲相州刺史還太僕馥子琇年九歲馥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闕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爲嫡（出談藪）

王絢

宋王景僧朗之子美風貌善玄言與謝莊張暢何偃俱有盛名於是景文本名或與明帝名同故稱字長子絢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戲之曰可改邪邪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便可道草翁之風貝身論語曰草上之風則偃偃尚之子也絢卒於祕書丞（出談藪）

蕭遙欣

南齊曲江公蕭遙欣少有神采幹局爲童子時有一小兒左右彈飛鳥未嘗不應弦而下遙欣謂之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雲中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復捉彈爾時年十一士庶多競此戲遙欣一說旬月播之遠近聞者不復爲之（出談藪）

房氏子

唐韋陟有疾房尚書琯使子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襪而登階侍婢皆笑之舉朝以爲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爲美談（出國史補）

張琇

張童子者名琇審素之子也開元二十二年琇殺殿中侍御史楊萬頃於闕下復父仇也初審素受贓事發詔萬頃按之萬頃按審素過入故坐誅家屬徙邊琇會赦得還時未冠乃追復前怨與其弟瑝手刃萬頃於都城聞者駭之帝嘉其孝將釋之有司以專殺抗論琇坐死時人哀之葬於邙山爲疑冢焉蓋懼楊宗之所發也故虞部員外郎顏云誅之曰冒法復讎信難逃於刑典忘身徇孝誠有契於禮經且從古以來誰人不死得其死矣夫可恨歟（出顏雲文集）

渾瑊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冬朔方節度張齊丘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効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賈逵 李百藥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蘇頲
劉晏 林傑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鉉
李琪 劉神童 路德延
韋莊

賈逵

漢賈逵五歲神明過人其姊韓瑤之婦瑤無嗣而婦亦以貞明見稱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言姊以爲喜年十歲乃闇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邪逵曰憶姊昔抱逵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史遍通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受經文贈獻者積廩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爲舌耕出王子年拾遺記

李百藥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乂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籍稻注云鄅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驚異云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爲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文

酒譚賓以畫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爲中書（出譚賓錄）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歲能屬文清才濬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時帥府有壻善爲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爲若即席而就者旣會帥果授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帥旣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沈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元嘉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出朝野僉載）

毛俊男

并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爲精魅所託其後不知所終（出朝野僉載）

蘇頲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廄中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聽事頲擁篲趨庭遺墮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

奴詩也其詞云指頭十頰墨耳朵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兎懸於廊廡之下瓌乃召頲詠之頲立呈詩曰兎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賜加顧禮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出開天傳信記）

劉晏

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獰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出明皇雜錄）

林傑

林傑字智周幼而聰明秀異言發成文音調清舉年六歲請舉童子時文肅爲閩府大將性樂善尤好聚書又妙於手譚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門廉使崔侍郎干以與還鄉人榮之傑五歲父因攜之門腳至王仙君壇戲問童子能是乎傑遂口占云羽客已歸雲路去丹爐草木盡彫殘不知千載歸何日空使時人掃舊壇父

初不謂㚣歲之作遽臻於此羣親益所驚異遞相傳諷鄉里喧然自此日課所為未幾盈軸明年遂獻唐中丞扶唐既伸幅窺吟聳耳皆歎命子弟延入學院時會七夕堂前乞巧因試其乞巧詩傑援毫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驚曰眞神童也以是鄉人羣來求看塡塞門巷傑又精於琴碁及草隸書俱自天然不假師受唐因與賓從碁或全局輸者令𠕂之勿觸取童子來繼終此局傑必指蹤出奇往往返勝曲盡玄妙時謂神助後復業詞賦頗振聲問有仙客入壺中賦云仙客以變化隨形逍遙放情處於外則一壺斯在入其中則萬象俱成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壯奇花異木無非物外之名至九歲謁處大夫貞黎常侍殖無不嘉

奬尋就賓見日在讌筵李侍御蓬趙支使容深所知仰不捨斯須和趙支使詠荔枝詩尤佳云金盤摘下排朱果紅穀開時飲玉漿鄭副史立作奇童傳劉制使重爲序以貽之至年十七方結束琴書將決西邁無何七月中一旦天氣澄爽書堂前忽有異香氛氳奇音嘹亮家人出戶覩見雙鶴嘹唳盤空而下雪翎朱頂徘徊庭際傑欣然捨筆躍下庭前抱得一隻其父驚訝恐非嘉兆令促放遂迴翔空而去親鄰聞玆咸來賀肅曰家藏書擲此乃類筵䌓之表祥也及夕傑偶得疾數日而終則知傑乃神仙謫下人世䰟靈已歸於鶴耳不然者何亡之速也（出閩川士傳）

高定

高定貞公郢之子爲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八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出國史補）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陋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讀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出北夢瑣言）

白居易

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識之無二字乳媼試之能百指而不誤間日復試之亦然既能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掌貢闈居易求試一舉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習性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爲時楷式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新卽位始用爲翰林學士（出元稹長慶集序）

崔鉉

魏公崔相鉉元略之子也爲童兒時隨父訪于韓公滉滉見而憐之父曰此子爾來詩道頗長滉乃指鶻上鷹令詠焉遂命牋筆略無佇思於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縧人滉益奇

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大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㢠廟三擁節旄大中咸通之中時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罷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物李石鎮江陵辟爲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既入京登上第俄昇翰苑李未離荆渚崔既秉鈞衡李乃馳牋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會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須進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存陶鑄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唯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隲之詞也于今播於衆口 出南楚新聞

李琪

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廣明中佐王鐸滑州幕琪生而敏異

十歲通六籍逐博覽文史如宿習十三詞賦詩頌大成時賢親賞府帥王鐸聞而異之然每見所作亦有疑忌鐸嘗留其父敬及幕府帥飲密遣人以漢祖三傑賦題試之俟畢持去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駭曰此兒大器也將欲發其文價乃以賦示坐客一席稱奬他日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爲京北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鴻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齊間然樵服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爲詩賦唐僖宗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至昭宗廟聯中科第又忽忽不樂恨未得轉四體爲訓誥之語及梁祖受禪琪始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學士 出李琪集序

劉神童

劉神童者昭宗朝以鄭爲擢第時年六歲矣帝召於便殿復試之神童朗誦經書初無微誤帝大稱因擬御盤果實賜之左右侍臣俱有羨色故都官鄭谷贈之詩曰習讀在前生僧譚足可明還家雖解喜登第未知榮時果曾沾賜春闈不任情燈前猶惡卧寐語誦書聲 出鄭谷詩集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巖相之猶子也數歲能爲詩居學舍中嘗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

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鄉會儋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詩價又爲感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誦滿朝五字便容趨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未寧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簞瓢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辟掌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友謙聞而大怒有以擬禍乃因醉沈之黃河詩實佳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僊排衙朱揭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

堤衝細雨奔巷越輕煙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鶯雛金
鏇繫猧子採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
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苔鵲裊柚學
柘枝蹁酒珊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蓄花插時乞繡針
穿寶匣擎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氈展
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
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婭姹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
藏衾鳳結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箏推
鴈柱偏攲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鐫留客初酣醲驚會半入
襌尋蛛窮屋瓦探雀遍樓椽抛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
分圍榾柮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鷰添絲放紙鳶互誇輪
水碓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帯幽截碧牋邊鋪張鴿網

低控射蠅弦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遮路
臂相連鬬草當春逕爭毬出曉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橫
眠箏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捉鳴蟬平
島跨蹄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屐痕全競指雲
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斷蜂穴遶階塡樵唱迴深嶺
笙歌下遠川壘材為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
峻塔塼忽昇鄰舍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
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減狂顛

韋莊

韋莊幼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鄭萃諸兄會戚及
廣明亂後再經舊里追思往事但有遺蹤因賦詩以記之
又逢欠逢李氏諸昆季亦嘗賦感舊詩下邽詩曰昔為童
重稚不知愁竹馬閑乘遶縣遊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
學暫登樓招他邑客來還醉繞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
無處問夕陽衰草盡荒丘又逢李氏弟兄詩曰御溝西面
朱門宅記得當時好弟兄曉傍柳陰騎竹馬夜隈燈影弄
先生巡街趂蝶衣裳破上屋探雛手脚輕今日相逢俱老
大憂家憂國盡公卿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五

樂廣　劉仁軌　婁師德　李勣
李日知　盧承慶　裴勉
郭子儀　宋則

樂廣

晉樂令廣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乂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處朝望加有婚親小人讒於長沙嘗問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意（出世說新語）

劉仁軌

唐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皆多劉而鄙戴時有一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顧左右曰此劉僕射戴僕射左右以戴僕射言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迹當朝似不能言及薨後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所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出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出國史異纂）

婁師德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麤呼驛長責之曰汝何爲兩種作客驛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麤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爲屯官犯贓都督許欽明欲決殺之衆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曰犯國法俱坐謂尚書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孃求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楪䭔餅與之曰噇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父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諮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於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丁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

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裏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果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諮意家漿水亦索不得全不祗承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不與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細碎事徒涜卻名聲若向你州縣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卻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婁目送之謂判官曰與公躓頓之矣衆皆怪歎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寬無以加也（出朝野僉載）

李昭德爲內史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可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乃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

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遝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後雖有人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為兄憂師德曰此適為我憂也夫人唾汝者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惡而拭是逆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弟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寵祿（出國史異纂）

李勣

唐英公李勣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頻眉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尚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致汝何由可得留深負媿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懼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牓須臾引入注與吏部令史英公時為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為設食客裂却餅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犂地兩遍熟槩下種鋤塒收刈打颺訖磑羅作麵然後為餅少年裂却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却你頭客大慚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羆有客裂餅緣者羆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饑且擘却客愕然又臺使致羆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羆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今輕薄少年裂餅緣割瓜侵瓤以為達官兒郎通人之所不為也（出朝野僉載）

李日知

唐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為畿赤不曾行杖罰其事亦濟及為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

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責之（出朝野僉載）

盧承慶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水盧考之曰監運失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出國史異纂）

張晃

李齊物天寶初為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中鐵犂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齊物性褊急怒陝縣尉裴冕於州城大路毆冕之士鄙之後冕為宰相除齊物太子賓客時人嘉冕不報私忿（出譚賓錄）

郭子儀

郭子儀為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章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與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衷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膺捧手嗚咽揮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出譚賓錄）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人害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物捕其黨

及公入奏對揚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刃臣於腹中者衆今撥墳辱宜當其辜但臣爲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弘廣常於親仁里大啓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焦列啓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九

族齏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郭氏舊吏誰幸雲景曾爲公之吏淺陳潭州舞智精贊累日不復見夫人王氏及趙氏愛女乃謂雲景曰汝弟主吾爲汝言於令公雲景年少庭夫人等紛然內曰語大情且言汝得一尖鐵處趙氏女臨階濯手令雲景淺水夫人曰放伊去雲景拍膊而去矣永泰元年僕固懷恩率諸蕃犯京畿子儀統衆禦之至涇陽而虜已合子儀率甲士二千出入虜見而問曰此何人也報曰郭令公迴紇曰令公在曰懷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某來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諭之迴紇曰令公若在安得見之子儀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奈何但至誠感神況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儀乃數十騎徐出免冑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降馬曰是吾父也子儀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加中書令圖形淩煙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宗廟庭有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諸生問安頷之而已事上誠蓋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志前後遭罹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等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以危亡迴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扈狠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麾下若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麾指進退如僕隸焉始光弼齊名雖

威略不見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缺焉卒年八十五出譚賓錄

宋則

宋則家奴執琴絃斷誤殺其子則不之罪出纂異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陸象先　元載　董晉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紳　盧攜　歸崇敬
夏侯孜　陳敬瑄　葛周

陸象先

唐陸兗公象先爲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欲賈其事，鞭背見血，曰：「卑吏犯公，請去。」兗公從容謂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出國史補

元載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坐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載、王縉。是日百官皆在，縉不堪其辱，載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出國史補

董晉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已。既而竇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諷晉奏給事中竇申爲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上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果上表辭官，罷相，受兵部尚書，尋除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爲亂，以晉爲汴州節度使。時晉既授命，唯將判官傔從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迎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都虞候鄧惟恭合來迎候，承萬榮疾甚，遂總領軍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迴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爲汴州節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來至汴州數十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衆。惟恭探晉何如事體，而未測淺深。初萬榮既逐劉士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及疾甚，李乃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之速至，留以近方迎，然心常怏怏。惟恭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長源性滋彰，云爲請改易舊事，務從削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許於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於位，卒後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軍人臠食之。長源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爲軍州所禮重。及董晉疾亟，今之節度晉後事，長源便揚言文武將吏多𢗔，不可執守憲章，當盡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人輕而惡之。出譚賓錄

裴度

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出因話錄

又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即

命張㨗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伏其弘量臨事不撓出玉泉子

于頔

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鄭傲倪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

依來數一半以戎貴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無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而已無處潛遁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

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為己之嬉娛遂多以繒帛贈行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雲谿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悋者罕矣時人用為雅談歷觀相國挺特英雄未有于襄陽公者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出雲溪友議

武元衡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

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出乾𦠆子

李紳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隙事具別錄時於荊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荊浦沈淪之禍鄙實憫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涕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為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伎深曉之李既至張持盃不樂李覺之即命伎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

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伎隨去（出本事詩）

又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紳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伎歌以送之劉於座上賦詩曰鬖鬌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鬖鬌字亦作浮宣出上聲古今注云即墮馬之遺像出本事詩）

盧攜

故相盧攜爲監察日御史中丞歸仁紹初上日傳語攜曰昔自渊東推事廻鞴袋中何得有綾四十疋請出臺後攜官除洛陽縣令尋改鄭州刺史以諫議徵入至京除兵部侍郎入相自洛陽入相一百日數日問何不見歸侍郎或對云相公大拜請假攜即除仁紹兵部尚書人情大洽也（出闕史錄）

歸崇敬

歸崇敬累轉膳部郎中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溺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豈獨濟逡巡波濤稍息舉舟竟免爲害（出談賓錄）

夏侯孜

夏侯孜有王生與孜同在舉場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得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來往書札十數幅皆孜手迹也欣然賚之以謁孜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諸從事以話其事（出玉泉子）

陳敬瑄

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筵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錢掃其牒而不省嘗妓王兒者太師賜之巵酒拒而不飮乃誤傾潑於太師汚頭面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王兒爲蹙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賜之王兒請罪笑而恕之其寬恕率皆此類（出北夢瑣言）

葛周

梁葛侍中周鎮兗之日嘗遊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婚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内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于再三甲方流眄於殊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計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飢渴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大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

之曰爲人之妻可不愈於爲人之妾耶令具飾衣粧其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令以某妻兼署列職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噫古有絶纓盜馬之臣豈逾於此葛公爲梁名將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云（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八　貢舉一

總敘進士科　進士歸禮部　府解
諸州解　試雜文　内出題
放雜文牓　放牓　五老牓
謝恩　期集　過堂
題名　關試　讌集

總敘進士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以至歲貢恒不減八九百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辯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算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曰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李肇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終身爲文人故爭名常切爲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常有知聞近過關試以一篇記之曰短行軸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其拔解亦須預託人爲詞賦非謂白屋）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關讌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爲離會了也）籍而

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榜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者也其風俗繫於先進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 出國史補

進士歸禮部

俊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員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之矣考校取捨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遂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人數權之過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

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詞或有不典雅與衆詳之若何皆曰唯權出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我也昂意在此吾落必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牓于通衢以辱之權拱而前謂昂曰禮尚往來鄙文之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以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老耄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謂權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愎不受囑請及有勢位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伏多士乃命吏部侍郎專知焉 出摭言

府解

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鮮咸通乾符則爲形勢吞嚼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誇詫車服多侈靡不以爲僭仍期集人事眞實之士不復齒矣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 出摭言

諸州解

同華解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及秋賦牓云特置五場試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常年以清要詩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惟盧弘正獨詣華請試公

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弘正自謂獨步楚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弘正已試兩場馬植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輩皆竊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疏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楚大伏其精當遂奪弘正解頭後弘正自丞郎使判鹽鐵俄而爲植所據弘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大中中紀千峻與魏鉟爭府元而紀千屈居其下翌日鉟暴卒時又泉方鎮南海由是爲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闕之前未銷一捻因此峻兄翁皆罷舉皆斯于府號張三頭 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

試雜文

垂拱元年吳道古等二十七人及第牓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本式及第者惟止一人意欲廣收通濟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二年方行三場試故恒列詩賦題目於牓中矣（出摭言）

內出題

開成中高鍇知舉內出霓裳羽衣曲賦太學創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也（出盧氏雜說）

放雜牓文

常袞為禮部判雜文牓後云他日登庸心無不銳通宵絕筆恨即有餘所放雜文過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為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出傳載故實）

放牓

貞觀初放牓日太宗私幸端門見進士於牓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牓頭豎粘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袞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又云象陰注陽受之狀進士舊例於都省御考試南院放牓（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版榜及諸色條流多於此例之）張牓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牓就南院張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籬在牆垣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牓因之後來多以虛牓自省門而出正牓張亦稍晚（出摭言）

又

鄭薰知舉放牓日唯舍人畢諴到宅謝恩乖蕭倣放牓日並無朱紫及門時論誚之（出盧氏雜說）

五老牓

天復元年杜德祥牓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授校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子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為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為送羊腳狀希羽歙州人詞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皆以詩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牓（出摭言）

謝恩

放牓後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

呈門人並敘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司云請諸郎君敘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缽（衣缽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衣缽如謝則拜郎感泣而謝）謝訖登即狀元與主司對座于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敘座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部不恒即有於都省至謝）（公卿來看者或不坐而即回馬也）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矣（出摭言）

期集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

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切到集所團司所由輦參狀元後更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東隻西其合[illegible]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貫文其斂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騫抽二五箇便出此錢）鋪底錢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貫文（出摭言）

過堂

敕下後新及第進士過堂其日團曰先於光範門裏東[illegible]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illegible]于時主司亦命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至中書宰相橫行都堂門裏叙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而有一吏抗聲屈主司及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敘立階上狀元出行行致詞云今月某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皆在相公陶鎔之下不任感懼（狀元在左右云數畢一作）言揖退位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訖堂吏云典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欄入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敘杯酒然於階前備席揖舍人登席諸生皆[illegible]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答拜又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出摭言）

題名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已時他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字故昔人有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

送出城人乞舊衣（出摭言）

關試

吏部員外於南省試判兩節試後授春關謂之關試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讌集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有列於岸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唯尚書省亭子存焉進士開讌常寄其間既徹饌則移樂泛舟都為恒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東牀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為大京兆尹楊知至將携家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已為新人所假能答書曰已為四十子之鳩居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李景讓中牓於時上在諒闇乃放新人遊宴率常雅飲詩人趙嘏以詩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寶曆楊嗣復具慶下繼放兩牓時於陵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於陵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翊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傳雖云盛詎有茲筵醉綠醽汝士其日大醉歸來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

白（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九　貢舉二

杜正玄　李義琛　陳子昂
王維　楊瑒　蕭穎士
喬彝　許孟容　張正甫
閻濟美　潘炎　令狐峘
熊執易

杜正玄

隋仁壽中，杜正玄、正藏、正倫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進士總一十人，正倫一家三人。（出《譚賓錄》）

李義琛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年三人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業素貧乏，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復先贈以稻糧。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親厚。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上德司門郎中。（出《摭言》）

陳子昂

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為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眾，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眾咸驚，問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余居宣陽里。」指其第處，并具有酒。「明日專候，不唯眾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

子昂大張讌席具珍羞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所知此樂賤工之役豈愚留心哉遂舉而棄之舁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為建安王辟為記室後拜拾遺歸覲為假簡所害（出獨異記）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皐聲稱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為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皐為解頭維方將應舉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至吾維即依

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絜白風姿都美立於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呈公主公主既讀驚駭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欽矚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皐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為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當為子力致焉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矣及為太樂丞為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寶末祿山初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尅復俱囚於宣楊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皆後由此事皆從寬典至於貶黜亦獲善地今崇義里竇丞相易直私第即圓舊宅也畫尚在焉維累為給事中祿山授以為官及賊平凡縉為北都副留守請以已官爵贖之由是免死累為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別業留心釋

典焉（出集異記）

楊暄

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宮珣子撫為會昌尉珣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撫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却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為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珣曰國忠恃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於上第既為戶部侍郎珣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

列瑄話於所親尚嘆巳之淹徊而謂瑄遷改疾速（出明皇雜錄）

蕭穎士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之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名丘）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丘命引至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揚州功曹（出明皇雜錄）

喬彝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扣門試官令引入則已痛醉視題曰幽蘭賦彝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洼馬賦曰此可矣奮筆斯須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湘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兆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可也（出幽閑鼓吹）

許孟容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褾子上著紗衣蔡京與孟容同（出摭）

張正甫

李丞相絳先人為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為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鄉薦張公知絳有前途啓司空曰舉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請只送一人諸人之資悉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絳弟為同舍郎絳感澤殊常之

恩不十年登庸澤之子宗易為朝官人問宗易之文於絳絳戲而答曰蓋代時人因以蓋代為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李三蓋代否及絳為戶部侍郎也常侍為本司郎中因會把酒請侍郎唱歌李終不唱而哂之滿席大噱（出嘉話錄）

閻濟美

閻濟美前朝公司卿許與定分一志不為某三舉及第初舉劉單侍郎下雜文落第二舉坐王侍郎雜文落第其當是時年已蹭蹬常於江激往徑山欽大師處問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將出關因獻坐主六韻律詩曰謇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鑪金自躍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沈盡東堂禮樂宣輪今遊粵士更昔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座主覽焉問其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實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變色深有遺才之歎乃曰所投六韻必展後效足下南去幸無疑將來之事某遂出關秋月江東求薦名到省後兩都置舉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無相知便投跡清化里店屬時物翔貴囊中但有五緡東賽驢而已有舉公盧景莊已為東府首薦亦同處焉僕馬甚豪與某相揖未交一言久乃問某曰閻子自何至止對曰從江東來敬奉不敢怠景莊一旦際暮醉歸忽叢問某行第乃曰閻二十消息絕好景莊大險某對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薦聲價已振京洛如某遠地一送豈敢望有成哉景莊曰足下定矣十一月下旬遂試雜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橋放雜文牓景莊與某俱過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橋作鋪帖經景莊尋被細落某具前白主司曰

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書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禮闈故事亦許詩贖某致詞後紛紛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開獎勸之路許作詩贖帖未見題出主司曰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詩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已聞主司催納詩甚急日勢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凍書不成字便聞主司處分得句見在將來主司一覽所納稱賞再三遂唱過其夕景陛相賀云前與足下並鋪試蠟日祈天宗賦竊見足下用魯血對衛賜據義衛賜則子貢也足下書衛賜作駟馬字唯以此奉憂耳某聞是說反思之實作駟馬字意甚惶駭比榜出某濫忝第與狀頭同參座主座主曰諸公試日天寒急景寫札雜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書到西京

須呈宰相請先輩等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諸公大喜及某援本卻請出駟字上朱點極大座主還闕之日獨揖前曰春闈遺才所投六韻不敢暫忘聊副素約耳 出乾𦠆子

潘炎

侍郎潘炎進士牓有六異朱遂爲朱滔太子王表爲李納女壻彼軍呼爲駙馬趙博宣爲冀定押衙袁同直入番爲阿師竇常二十年稱前進士奚某亦有事時謂之六差竇常新及第薛某給事宅中逢桑道茂給事曰竇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後方得官一坐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卻攝職數四共如命何 出嘉話錄

令狐峘

大曆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不從勢拔頊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牓日竄逐不得與生徒相面後十年門人田敦爲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始伸謝恩之禮 出摭言

熊執易

熊執易通於易義建中四年侍郎李紓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傾動場中一舉而捷 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九

貢舉三

常袞　宋濟　牛錫庶
崔元翰　湛賁　尹樞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楊虞卿　苗纘　費冠卿
李固言　殷堯藩　施肩吾
張正甫　馮陶　張環
楊三喜

常袞

唐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為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袞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為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於時歐陽詹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於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翺為傳韓愈作哀辭（出韓愈歐陽詹哀辭序文）

宋濟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時宋濟在僧院過夏上忽入濟院方在窻下犢鼻葛巾抄書上曰茶請一椀濟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請自潑之上又問曰作何事業兼問姓行濟云姓宋第五應進士舉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曰聞今上好作詩何如宋濟云聖意不測語未竟忽從輦遞到曰官家官家濟惶懼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命內臣看有濟名使迴奏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出盧氏小說）或有客譏宋濟曰白袍子何紛紛濟曰為朱袍紫袍紛紛耳（出國史補）

牛錫庶

牛錫庶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曰君明年合狀頭及第錫庶但望偶中一第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蕭昕宅前值昕杖策將獨遊南園錫庶遇之遽投刺并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友甚喜延與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曰外間議者以何人當知舉錫庶對曰尚書至公為心必更出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即狀頭也錫庶起拜謝復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尚書知舉昕遽起錫庶復再拜曰尚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狀頭及第（出逸史）

崔元翰

崔元翰為楊炎所引欲拜補闕懇曰願舉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程試先求題目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敖盛氣白主司曰若出白雲起封中題敖請退主司為其所中卒愕然換之是歲二崔俱捷（出國史補）

湛賁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忽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其時伉方跨驢縱遊於郊郭忽

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佖失聲而墜故袁人諺曰湛貴及第彭佖落驢（出摭言）

尹極

貞元七年杜黃裳知舉聞尹極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極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盡知敢以爲請極嶷然謝曰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進有林藻令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極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藻賦成忽假寐夢人告曰何不敘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又謝恩黃裳謂藻曰敘珠來去如有神助（出閩川名士傳）

李程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揚於陵省宿

歸第遇程於省門詢之所試程探靴靿中得賦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者新賦試奈何用舊題盍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腳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即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而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謀之於陵於是擢爲狀元前牓不復收矣（蘇云出童收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於已專馳一介取原本既至將啓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出摭言）

蔡南史

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乃止（出國史補）

牛僧孺

牛僧孺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滻間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湜時首造愈值愈他適留卷而已無何愈訪湜時僧孺亦及門二賢覩刺忻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於宗匠進退惟命一囊猶寘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爲何等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

僧孺因謀所居二公沈然良久乃曰可於客戶坊稅一廟院僧孺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又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過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出摭言）

楊虞卿

楊虞卿及第後舉宏詞爲校書來淮南就李鄘婚姻遇前進士陳商啓護窮窘虞卿未相識聞之倒囊以濟（出摭言）

苗纘

苗粲子纘應舉而粲以中風語澀而心緒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爲狀請許入試粲猶能把筆淡墨爲書曰入入

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纔及第出嘉話錄

賈冠卿

賈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賈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屛身丘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陳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可右拾遺冠卿竟不應徵命出摭言

李固言

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性質厚未熟造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謔戲以固言不閑人事俾信趨揖之儀候其磬折密於頭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債固言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爲右常侍于時朝中薄此官號曰貂腳頗不能爲後進延譽固言始以所業求見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許常侍固言果詣之孟容謝曰某官緒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亦藏之於心又睹頭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知禮闈乃以固言爲狀頭出摭言

殷堯藩

元和九年韋貫之牓殷堯藩雜文落矣陽棄公乃貫之前牓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爲之重收出摭言

施肩吾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跡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遺興七言詩一百韻大行於世出摭言

張正甫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度銜命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言一舉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抑公此行何爲也爭記得河南解頭裴有慚色出摭言

馮陶

馮宿之三子陶韜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焉當大和初馮氏進士及第者海內十人而公家兄弟叔姪八人出傳載敦實

張環

張環兄弟七人並家進士出談賓錄

楊三喜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一　貢舉四

李逢吉　章孝標　劉軻
崔羣　李翺女　賀拔惎
李宗閔　庾承宣　張祜
盧求　杜牧　劉蕡
薛保遜　賈島　畢諴
裴德融　裴思謙　李肱
蘇景張元夫

李逢吉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語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僊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李德裕頗為寒進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迴首望崖州出摭言

章孝標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為詩以刺主司獨章為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承宣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典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遞相鼓礪也詩曰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出雲溪友議

劉軻

劉軻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少為僧止於豫章高安之果園後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出摭言

崔羣

崔羣元和自中書舍人知貢舉夫人李氏因暇嘗勸樹莊田以為子孫之業笑曰予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贄相門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君以為良田即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出獨異志

李翺女

李翺江淮典郡有進士盧儲投卷翺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笄閑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迨公退李聞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具白於盧選以為壻盧謙讓久之終不却其

意越月隨計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關試徑赴嘉禮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為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後盧止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抒情詩

賀拔惎

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還往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惎絕前人復約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惎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盡醉負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告於起且云不可必

矣起曰我比秖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出摭言）

李宗閔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許康佐郭時謂之玉筍（出閒談錄）

庾承宣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衲金魚拜獻座主（出摭言）

張祜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辭畧曰凡制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流輩所推風格罕及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祜至京師方屬元稹在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詞藻高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不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而歸祜以詩自悼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不更疑（出摭言）

盧求

楊嗣復第二牓盧求者李翺之子壻先是翺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翺言事甚異翺後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翺之妹壻由是頗以為嫌因訪於道人言曰細事亦可為奏章一道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酒盡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遲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翺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牓開大卷翺如所教尋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詞云裴頭黃尾三求六李翺奇之遂寄嗣復已有所貯彼疑漏泄及放牓開大卷乃一牓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為狀元黃駕居牓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姓合後翺領襄陽其人又至翺愈敬異之謂翺曰鄙人再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翺之所得遂遍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皆為將相（出摭言）

杜牧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數十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請曰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卻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崔郾東都放牓西都過堂杜紫微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

釀酒郎將春色入關來出摭言

劉蕡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斂衽然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出摭言

劉蕡楊嗣復之門生也既在言路中官尤所嫉怨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邪嗣復懼答曰嗣復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出玉泉子

薛保遜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爲閽媼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卽所得倍於常也出摭言

賈島

賈島不善呈試每試自疊一幅巡捕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出摭言

畢誠

畢誠及第年與一二人同行繫下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出摭言

裴德融

裴德融諱皋值高鍇知舉入試主司曰伊諱皋某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將盧商求爲右丞裴與除郎官一人同參到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從容多時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祗候右丞裴員外在門外多時盧遽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遑失錯騎前人馬出門去出盧氏雜說

裴思謙

高鍇第一牓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廻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堦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從之出摭言

李肱

開成元年秋高鍇復司貢籍上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便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準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次則王收日斜見賦則文選中雪月賦也況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材俱美敢不公心以辜聖教乃以牓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李肱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醼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覽之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

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爲傳奏覩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爲不非也出雲溪友議

蘇景張元夫

大和中蘇景胤張元夫爲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弟漢公尤爲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慎由相公常寓尺題於知聞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厭裹絶脫靴賓客凝終宣城瓚禮部尚書安潛侍中太平王崇竇賢二家率以科目爲資足以升沉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竇徒勞謾走出摭言

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出盧氏雜說

開成會昌中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多輕侮人故裴諗應舉行吴人賦以譏之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巳甲又有四字言深耀軒庭也又有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內臣交遊若劉瞬任息姜垍李嶸丘蔡鋌秦韜玉之徒鋌與嚴仁各將兩軍書題求狀元時謂之對軍解頭太和中又有杜顗竇紳蕭嶓極有時稱爲後來領袖文宗嘗言進士之盛時宰相對曰舉場中自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無奈何出盧氏雜說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二

貢舉五

崔蠡 盧肇 丁稜
顔非熊 李德裕 張濆
宣宗 盧渥 劉蛻
苗台符 張讀 許道敏 崔殷夢
顔摽 温庭筠 盧彖
翁彦樞 劉虛白 封定卿
馮藻 趙琮

崔蠡

唐崔蠡知制誥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尚清苦儉嗇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朝賢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門士人有謁請於蠡者閽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遠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縉紳間清且約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以辱孫姪之行又且貧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納其意終却而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闋拜尚書右丞知禮部貢舉此人就試蠡第之爲狀元衆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則可矣首冠未爲得以是人有詰於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出芝田錄

盧肇

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例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三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用問所欲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邪起於是依其次而放（出玉泉子）

丁稜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牓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牓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即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頽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昱日有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非箏聲邪（出玉泉子）

顔非熊

顔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凌轢氣焰子弟爲衆所怒非熊既爲所排在舉場垂三十年屈聲聒人耳會昌中陳商放牓上怪無非熊名召有司追牓放及第將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上知（出摭言）

李德裕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出玉泉子）

張濆

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濆等八人趙嘏南貽濆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柸謫僊眞箇是僊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出摭言）

宣宗

宣宗酷好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嘆惜移時常於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出盧氏雜說）

盧渥

唐陝州廉使盧渥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滻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乘驟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盧渥令主司擢第渥不自安恐督責之辱宰相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乃具陳因由時亦不以爲忝蓋事業亦得之矣渥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黃寇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然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恥之拔爲主文竟不果也（出北夢瑣言）

劉蛻

荊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鉉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出北夢瑣言）

苗台符張讀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出摭言

許道敏

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落第於貢院謁於相門相大稱其卓若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為儐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摛珮高譚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敗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異主文不敢第於甲乙自此晦昧坎坷不復振舉繼丁家故垂二十載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儐導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出唐闕史

崔殷夢

崔殷夢宗人瑤門生也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同年首冠於瓌瓌白瑤曰夫一名男子飾身世以為美他不可以等將也近歲闈試內多以假為名求適他處甚無謂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舊轍瑤大以為然一日瓌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既坐瑤笑謂瓌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崔先輩一到駿馬健僕往復當不至稽滯幸諸先輩留意瓌以坐主之命無如之何出玉泉子

顏標

鄭侍郎薰主文舉人中有顏標者薰誤謂是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為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出摭言

溫廷筠

溫廷筠燈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韻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溫八吟出摭言

盧彖

裴沆及第年為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關讌堅請假洛下拜慶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讌於曲江亭子彖以隱載妓微服鞾鞋紱觀於側遽為團司所發沆判之略曰深攙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出摭言

翁彥樞

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其年耄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牓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迨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詣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答曰第八人足矣即

復從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邪郎君知舉邪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剗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率由郎君侍郎寧偶人邪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讎曲折畢中二子所薦勛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為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勛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 出玉泉子

劉虛白

劉虛白與裴坦早同硯席坦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孟棨年長於魏公放牓日棨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場籍三十年 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見呼籍公嘗諷其改圖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出摭言

封定卿

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暱昵者因是進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 出北夢瑣言

馮藻

唐馮藻常侍宿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彩不高黏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其曾入靜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無成遂三十舉方就仕官歷卿監峽牧終於騎省 出北夢瑣言

趙琮

趙琮妻父為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毋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壻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牓也將遽以牓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 出玉泉子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三　貢舉六

劉鄴　葉京　李藹
房珝　汪遵　劉允章
王凝　盧尚卿　李堯
高湜　公乘億　孫龍光
王璘　蔣凝　吳融
盧光啓　王彥昌　杜昇
鄭昌圖　程賀　陳嶠
秦韜玉　陸扆　張曙
崔昭矩　賈泳

劉鄴

劉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賜及第韋保義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賜及第擢入內庭（出摭言）

葉京

葉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常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遂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沉棄終於太學博士（出摭言）

李藹

李藹應舉功勤敏妙絕倫人謂之東趙鶺子咸通二年及第（出盧氏雜說）

房珝

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試之際仰泥土落擊翻硯瓦汚試紙珝以中表重地祗薦珝一人主事不獲已須應之珝既臨曙更請印副試主司不諾遂罷（出摭言）

汪遵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修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爲小吏洎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爲絕句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果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出摭言）

劉允章

劉允章題目天下爲家賦給事中杜裔休進疏論事雖不行時以爲當權濟至仁伐不仁賦亦頗招時議辭耽盛德日新賦韻腳云循乃無已劉子震通狀請改爲脩字當時改正（出盧氏雜說）

王凝

王凝清族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或慮夢中見其先祖曾牧絳州於時司空圖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王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號之爲司徒空王知有此說因召一牓門生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圖聲彩益振（出北夢瑣言）

盧尚卿

咸通十一年以龐勛盜據徐州久屯戍卒連年飛輓物力方虛因詔權停貢舉一年是歲進士盧尚卿自遠至闕聞詔而廻乃賦東歸詩曰九重丹詔下塵埃深鎖文闈罷選才桂樹放教遲月長杏園終待隔年開自從玉帳論兵後不許金門諫獵來今日灞陵橋上過關人應笑腊前廻出登科記

李堯

李堯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賃油幕以張䕶之堯先人舊廬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迨之一里餘參御輩不啻千餘人韉馬車輿闐咽門巷往來無有霑濕者而金壁照耀別有嘉致堯時爲丞相韋保衡所委干預政事號爲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恒資之金帛不可勝紀出摭言

高湜

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知舉牓内孤平者公乘億有賦三百首人多書於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者有聶夷中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出摭言

公乘億

公乘億魏人也以詞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坂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粗縗跨驢依稀與妻類因覩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内子與之相持而泣路人嘆異之後旬日億登第矣出摭言

孫龍光

孫龍光崔殷夢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龍光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郎君喜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出摭言

王璘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持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凡硯璘疬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又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廻飈所卷泥滓霑濕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停午已積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杯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出摭言

蔣凝

乾符中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去試官不之

信退請所謂疑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竊有德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出摭言）

吳融

吳融字子華廣明中和間久負屈聲雖未擢第同人率多執贄謁之如先達有王圖者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他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融同硯席晚年抛廢歸鏡中別墅（出摭言）

盧光啓

盧光啓先人伏法光啓兄弟修飾赴舉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著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唐末舉人不問事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皆法於光啓尒其族弟汝弼嘗爲張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出北夢瑣言）

王彥昌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敕賜及第後爲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兆尹權中書事翰近輔表章繼至勅於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歲出拜京兆尹加左常侍大理卿爲寺胥所累南遷（出摭言）

杜昇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爲軍倅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尋入内庭韋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并服色議者榮之（出摭言）昇自拾遺賜緋却應舉及第又拾遺時號著緋進士（出盧氏雜說）

鄭昌圖（附破寶）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侍郎昌圖未及第前嘗自任以廣度弘襟不拘小節出入遊處悉恣情焉洎至輿論喧然且欲罷舉其時同里有親表家僕自宋亳莊上至告其主人云昨過洛京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某遂與同行至華嶽廟前二黃衣使與某告別相揖於店後面謂某曰君家郎君應進士舉無僕曰我郎主官已高諸郎君見修學次又問曰莫親戚家兒郎應無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來到金天處押署其榜子幸相遇僕遂請竊窺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記之遂畫其地曰此年狀頭姓偏傍有阝名兩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阝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遂訪岐副具話之且勉以就試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鄒希回也姓名畫點皆同（出玉堂閒話）

又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騎驢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袖

長歎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按昌圖律甚敵有此句出摭言

程賀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充廳僕其弟在州曹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因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俾稱進士依崔之門更不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衰服三年人皆美之出北夢瑣言

陳嶠

陳嶠謁安陸鄭誠三年方一相面從容誠謂嶠曰識閔廷

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往還其人文似西漢出摭言

秦韜玉

秦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致書謝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墻邊幸同恩地出摭言

陸扆

陸扆舉進士屬僖宗幸梁洋隨駕至行在與中書舍人鄭損同止逆旅扆為宰相韋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僕告昭度昭度曰奈巳深夏復使何人為主司扆以鄭損對昭度從之因令扆致意牓帖皆扆自定其年六月狀頭及第

後在翰林署時苦熱同列戲之曰今日好迸榜矣然扆名冠一時兄弟三人時謂三陸希聲及威也出北夢瑣言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搆之曰千里江西陪驥尾五更風小失龍鱗昨夜落花漢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

於崔下過堂出摭言

崔昭矩

崔昭矩大順中裴贄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工倜丞相曾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倜過堂別兄歸點親迎拜席曰狀元及第勝下版巡脫白春月無疾而卒出摭言

賈泳

賈泳父修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嘗佐武臣倅晉州時昭宗幸蜀三勝裴相贄時為前主客員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裴嘗贄勞苑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鷂子勿怪如此似傲而退裴贄頗銜之後裴三主文柄泳兩舉為裴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老倒可哀吾當報之以

德遂放及第 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四　貢舉七

昭宗　韋甄　劉纂
鍾傳　盧文煥　趙光逢
盧延讓　韋貽範　楊玄同
封舜卿　高輦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積　崔湜　類例
李嶠　張說　楊氏
李益　莊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洲衣冠　黃生

昭宗

昭宗皇帝頗為孤進開路。崔凝覆試，但是子弟，無問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間屈人頗多，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律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也。出摭言

劉纂

劉纂者，商州劉蛻之子也，亦善為文。乾寧中，寒栖京師，偶與一醫士為鄰，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之。其人即樞密使門徒，嗣薛王為大京兆，醫工因為知柔診脈，從容之際，盛言纂之窮且屈，知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禀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門前人，醫者之言，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莫知其由。自是纂落數舉，方悟，竟無以自雪。出摭言

鍾傳

唐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餓殍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節帥鍾傳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其餘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息時舉子者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歲常不下數輩

盧文煥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醼醵爲急務常府開讌

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一旦紿以遊齊國公亭子既自皆解帶從容煥命團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已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出摭言

趙光逢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上表乞骸以司空致仕二年復徵拜上相出摭言

盧延讓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能爲詩詞意入僻時人多笑之吳融向爲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時薄游荊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既覽大奇之且曰此無他貴語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於是邦常以延讓爲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困循竟未相面值融赴急徵尋入內廷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之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撰贄成之矣出摭言

韋貽範

羅隱顧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綯顧雖鹺賈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剌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風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於尾株

之前也羅既頻不得意頗怨望竟爲貴遊子弟所排契濶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亦可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粃糠也由是不果召出北夢瑣言

楊玄同

唐天祐年河中進士楊玄同老於名場是歲頗亦彷徨未涯兆朕宜祈吉夢以卜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六足及見牓乃名第六則知固有前定矣出玉堂閒話

封舜卿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

致雍秉筆當時識者以為座主座門生同光初致仕（出北夢瑣言）

高輦

禮部貢院凡有牓出書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跡耳此名鬼書也范質云未見故實塗說之言未敢為是嘗記未應舉日有登第者相告舉子將策名必有異夢今聊記憶三數夢載之於此高輦應舉夢雷電晦冥有一小龍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輦得之占者曰雷電晦冥變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將來科第其十數矣及將放牓有一吏持主文帖子至問小吏姓名則曰姓龍詢其名第高卑則曰第十人又郭俊應舉時夢見一老僧屐於卧榻上蹴蹋而行既寤甚惡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於卧榻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峩矣及見牓乃狀元也王汀應舉時至滑州旅店夢射王慎徵一箭而中及將放牓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當為第六人及見牓果如所言或者問之則告以夢王慎徵則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賀於癸巳年應舉考試畢場自以孤平初舉不敢決望成名然憂悶如醉晝寢於逆旅忽有所夢寤未吪間有九經蔣之才相訪郎驚起而坐且告以夢夢被人以朱筆於頭上亂點已牽一胡孫如驢許大蔣郎以夢占之曰君將來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問其說郎曰亂點頭者而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孫大者為猿算法圓三徑一故知三數也及放榜郎第十三人也（出玉堂閒話）

氏族

李氏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駝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駝李焉（出朝野僉載）

王氏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出國史補）

七姓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出國史纂異）

李積

李積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唯稱隴西李積（出國史補）

崔湜

崔仁師之孫崔湜滌等昆仲數人文翰列官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人門及出身官歷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出摭言）

類例

世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有非士族及假冒者多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冲亦明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有已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嫉於

時故隱其名氏出國史補

李嶠

初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為兄弟又丙祖王瑋與信安王褘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為祖或祖為孫出國史補

張說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親者乃為甲門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又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鼎甲出國史補

楊氏

楊氏自楊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子孫猶在閿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出國史補

李益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出因話錄

莊恪太子妃

文宗為莊恪選妃朝臣家子女者悉被進名士庶為之不安帝知之召宰臣曰朕欲為太子婚娶本求汝鄭門衣冠子女為新婦聞在外朝臣皆不願共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家羅訶去因遂罷其選出盧氏雜說

白敏中

白敏中為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為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為宰相願為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為壻必為人呼作侯白爾敏中為之止焉敏中始婚也已朱紫矣嘗戲其妻為接腳夫人又妻出䌸導之以馬妻既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馬曰吾接腳夫人安用馬也出玉泉子

汝州衣冠

汝州衣冠無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糸軍亦令族內於一家求親其家不肯曰某家世不共軒冕家作親情出盧氏雜說

黃生

有黃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咍之亦賞其真實也出尚書故實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五　銓選一

蔡廓　謝莊　劉林甫
張說　溫彥博　戴胄
唐皎　楊師道　高季輔
薛元超　楊思玄　張仁禕
裴行儉　三人優劣　劉奇
狄仁傑　鄭杲　薛季昶
鄧渴　李至遠　張文成
鄭愔崔湜　榜名

蔡廓

宋廢帝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黃門已下悉委蔡吾徒不復歷懷自此已上故宜

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出宋書

謝莊

宋謝莊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黃門思之孫美儀容善談論工書屬文好言玄理少為文帝所賞帝一見之撫歎曰藍田生美玉豈虛也哉莊代顏峻為吏部尚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人有喧訴常歡笑答之故時人語曰顏吏部瞋而與人官謝吏部笑不與人官莊選中書令侍中謚曰憲莊家世無年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瀹並知名出談藪

劉林甫

唐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即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出唐會要

張說

武德七年高祖謂吏部侍郎張說曰今年選人之內豈無才用者卿可簡試將來欲縻之好爵於是說以張行成張知運等數人應命時以為知人出唐會要

溫彥博

貞觀元年溫彥博為吏部郎中知選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嚚訟盈庭彥博惟騁辯與之相詰終日喧擾頗為識者所嗤出唐會要

戴胄

貞觀四年杜如晦臨終請委選舉於民部尚書戴胄遂以

兼檢校吏部尚書及在銓衡頗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物以是刺之出唐會要

唐皎

唐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給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太被選人給言欺之出唐會要

楊師道

貞觀十七年楊師道為吏部尚書貴公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多非其才深抑勢貴及親黨將以避嫌時論譏之出唐會要

高季輔

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愜至十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上賜金鏡一面以表清鑒（出唐會要）

薛元超

永徽元年中書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時論稱美（出唐會要）

楊思玄

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者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令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對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敗何待（出唐會要）

張仁禕

唐總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委事於員外張仁禕有識略幹能始造姓曆改修狀抹銓替等程式敬玄用仁禕之法銓總式序仁禕感國士見委竟以心勞嘔血而死（出唐會要）

裴行儉

咸亨二年有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咸爲延譽引以示裴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遂爲行儉深禮異仍謂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識此輩其後果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將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䂐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出唐會要）

三人優劣

長壽二年裴子餘爲鄠縣尉同列李隱朝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三人優劣孰先崇業曰譬之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劉奇

證聖元年劉奇爲吏部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之奇正色曰舉賢本自無私二君何爲見謝（出唐會要）

狄仁傑

聖曆初狄仁傑爲納言頗以藻鑒自任因舉桓彥範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五人後皆有大勳復舉姚元崇等數十人悉爲公相聖曆中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獨薦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蒞事有聲則天謂之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出唐會要）

鄭杲

聖曆二年吏部侍郎鄭杲注韓思復爲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士曹嘗謂人曰今年掌選得韓元二子則吏部不負朝廷矣（出唐會要）

薛季昶

長安三年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爲御史者季昶以問錄事參軍盧齊卿齊卿舉長安縣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縣尉李乂崔湜咸陽縣丞倪若水盩厔縣尉田

崇壁新豊縣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出唐會要

鄧渴

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銓綜人畢放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衢路喧嘩大爲冬集人授引指摘貶爲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玄挺替焉又無藻鑒之目及患消渴選人因號鄧渴出唐會要

李至遠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吏相知藏其點畫刁改爲丁王改爲士擬授官後郎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内以爲神明出唐會要

張文成

唐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祇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衛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贓污狼籍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腳營田當屯無尺寸功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出朝野僉載

鄭愔崔湜

唐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出朝野僉載

糊名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有嘲謔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出國史異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六　銓選二

斜封官　盧從愿　韋抗
張仁愿　杜暹　魏知古
盧齊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據　李林甫
張說　張奭　楊國忠
陸贄　鄭餘慶　裴遵慶
李絳　李建　崔安潛

斜封官

唐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尚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卻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僞周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麗競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爲榮有才得官以爲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謠云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悲哉（出朝野僉載）

盧從愿

景雲元年盧從愿爲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有冒名僞選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摘發其事典選六年頗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即行儉馬載李謂朝隱（出唐會要）

韋抗

景雲二年御史中丞韋抗加京畿按察使舉奉天縣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縣尉王冰華原縣尉王燾爲判官其後皆著名位（出唐會要）

張仁愿

景雲二年朔方總管張仁愿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縣尉寇泚鄠縣尉王易從始平縣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義烏縣尉晁良貞爲隨軍後皆至大官（出唐會要）

杜暹

景雲二年盧從愿爲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鄭縣尉後遷至戶部尚書從愿自益州長史朝選亦在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之藻鑑遂使明公展千里足也（出唐會要）

魏知古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嘗表薦洹水縣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府騎曹柳澤及爲吏部尚書又擢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封希顏伊闕縣尉陳希烈其後咸居清要（出唐會要）

盧齊卿

開元元年盧齊卿爲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爲果毅特禮接之謂曰十年內當節度果如其言也（出唐會要）

王丘

開元八年七月王丘爲吏部侍郎擢山陰尉孫逖桃林尉

張鏡微湖城丞張晋明進士王泠然李昂等不數年登禮闈掌綸誥焉（出唐會要）

崔琳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銓司收選殘人盧怡裴敦復於號鄉等十數人無何皆入臺省衆以爲知人（出唐會要）

裴光庭

開元十八年蘇晉爲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牓選院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爲侮已不悅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專上吏部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出唐會要）

薛據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授萬年錄事諸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錄事是某等淸要官今被進士欲奪則某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出摭言）

李林甫

自開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責之於是牓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屬寧王且放冬集（出[illegible]）

張說

中書舍人張均知考以父左相張說知京官考特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子義不務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叅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出玄宗實錄）

張奭

苗晉卿與選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叅選晉卿以倚子思悅附之考等第凡六十四人奭在其首蘇孝韞者爲薊令乃以選事告祿山祿山奏之玄宗乃集登科人於花萼樓前重試升第者十無一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拽白上大怒貶倚敕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托人天下爲戲談晉卿貶安康（出盧氏雜說）

楊國忠

天寶十載十一月楊國忠爲右相兼吏部尚書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少長各於宅中引注虢國姊妹垂簾觀之或有老病醜陋者皆指名以笑雖士大夫亦遭訴耻故事兵吏部注官訖於門下過侍中給事中省不過者謂退量國忠注官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行列於前曰既對注擬即是過門下了希烈等俯排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與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牘趨走諮事乃謂簾中楊氏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楊乃大噱選人鄭[redacted]附會其旨與二十餘人率錢於勤政樓設齋薦爲國忠立碑於尚書省南所注吏部三銓選人專務鞅掌不能躬親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爲之國忠但押一字猶不可遍（出唐會要）

陸贄

貞元八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始復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數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可尋勘眞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奸巧選人一

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㩀命吏部分内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歲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出唐會要

鄭餘慶

劉禹錫曰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入其銓劉禹錫曰予從弟某在鄭銓注湖州一尉唱唯而出鄭呼之却廻曰如公所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此而不奨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過官又稱第一其有後於魯也又去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請換縣允之既而張却請不換鄭牓子引張纔入門巳定不可改時人服之出嘉話錄

裴遵慶

裴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牓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為盛事出國史補

李絳

長慶初吏部尚書李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為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速畢出國史補

李建

李建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稍尉望縣既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劣競以來奔捷下曹得其循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多之出國史補

崔安潛

崔安潛東洛掌選時選人中不能顯其名姓稱嶺雲啓事授獻者崔公不之知大賞歎召之與語便注一超資縣令後有人白崔公方悔出盧氏雜說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七　職官

宰相	上事	蘇瓌
兩省	獨孤及	參酌院
陽城	呂溫	韋綯
李程	雜說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遠	嚴武
押班	臺門	屏五院
韓皐	雜說	使職
尚書省	崔日知	度支
柳闢	省橋	秘書省
魚袋	莎廳	

宰相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於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問疾百僚就第有司設幕次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皆撲滅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處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黃敕既下小異同曰黃帖宰相呼爲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僊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出國史補

上事

凡中書門下並於西省上以便禮儀五品以上宰相送上乃丞卿參出國史補

蘇瓌

景龍三年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政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曰燒尾瓌因侍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出談賓錄

兩省

諫議無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廚食四孔炙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爲麤卿又云不由三字直拜中書舍人者謂之撻額裹頭其制誥之本出自王言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明主也一見決矣近者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褒貶之言皆王所慎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褒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以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同爲一字之行固出君上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蓋天子無戲言言之苟失則取尤天下出盧氏雜說

獨孤及

獨孤及求知制誥試見元載元知其所欲迎謂曰制誥阿誰堪及心知不我與而與他也乃薦李紓時楊炎在閣下忌及之來故元阻之乃二人力也出嘉話錄

參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百司呼爲參酌院出國史補

陽城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轉遠轉高轉近轉卑出國史補

呂温

通事舍人宣詔舊命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摘聲句以助之及呂温爲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者自呂始也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也 出嘉話錄

韋絢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爲起居舍人時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貞觀開元之事妙選左右史以魏謩爲右史俄兼大諫入閤秉筆直聲遠聞帝倚以爲相者期在旦暮對剔進諫細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觀文貞公之風彩會文宗宴駕時事變移遂中輟焉時絢已除起居舍人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

進止帝頷之李珏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堦欄檻之石遽然趨而致詞拜舞焉左史得中謝自開成中至武宗即位隨仗而退無復簪筆之任矣遇簪筆之際因得密邇天顏故時人謂兩省爲侍從之班則登選者不爲不達矣 出嘉話錄

李程

李程爲翰林學士以堦前塼日影爲入候程性懶每入必踰八塼故號爲八塼學士 出傳載

雜說

兩省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爲曹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爲端公 出國史補

御史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入閤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塼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絕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大夫中丞入三院罰直盡放其輕重尺寸由於吏人而大者存之黃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終食唯刑部郎中得終之 出國史補

同州御史

王某云往歲任官同州見御史出案廻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曆鎖驛門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

乃因庖人以通意求許以百緡爲賂明日未明御史已啓驛門盡還案牘乘馬而去 出國史補

崔遠

崔遠爲監察巡囚至神策軍爲吏所陷張蓋而入又諷軍中索酒食意欲結歡實又揚怒奏立敕就臺鞭於直廳而流之自是巡囚不至禁軍 出國史補

嚴武

寶應二年大夫嚴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給公乘元和中元稹爲監察與中使爭驛廳爲其所辱始有敕節度觀察使臺官與中使先到驛者得處上廳爲定制 出國史補

押班

凡大朝會監察押班不足則使下侍御史因朝奏者攝之（出國史補）

臺門

御史臺門北開蓋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矣按鄴郡故事云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史故城御史臺亦北開說苑中置柱坊爲東朝宮府開亦北開然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及於故事同諸司蓋以權宜邪（御史臺記）又北開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開北門（出譚賓錄）

歷五院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歷踐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隱張延賞溫造也（出尚書故實）

韓臯

韓臯爲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百寮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當與卿從容或無遺事親友或謂臯曰自乾元已來羣臣啓事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失於慎密乎臯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權剛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實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肅宗皇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臣寮得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寵欲盡其身奈何以此爲望哉（出傳載）

雜說

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紏舉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出國史補）

使職

開元已前於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於是有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匭開廐左右巡分察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街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畧鎮遏招討榷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會盟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覆選補禮會冊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畧經置而廢者不錄官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爲權臣所綰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出國史補）

尚書省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賦其制尚矣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禮部不博前行駕庫（出國史補）

崔日知

崔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人謂之崔公望省樓（出國史異纂）

度支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號押案而已貞元已後始爲使額郎官當直發勑爲重水部員外郎劉約直宿會河北繫囚配流嶺南夜發勑直宿令史不更事唯嶺南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奏約逐出官（出國史補）

桥閣

吏部甲庫有朱泚偽黃案數百道省中常取戲玩已而藏之於閣知甲庫始白執政於都堂集八座丞郎焚之（出國史補）

省橋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目爲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南望南宮也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詞部呼爲水夫廳言其清且冷也（出因話錄）

秘書省

唐初祕書省唯主寫書貯掌勘校而已自是門可張羅迥無統攝官屬望雖清雅而實非要劇權貴子弟及好利誇侈者率不好此職流俗以監爲宰相病坊少監爲給事中中書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爲尚書郎病坊祕書郎及著作佐郎爲監察御史病坊言從職不任繁劇者當改入此省然其職在圖史非復喧卑故好學君子厭於趨競者亦求爲此職焉（出兩京記）

魚袋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宗反正從舊（出國史纂異）

莎廳

京兆府判司特云西法士此兩廳事多東士曹廳有號爲念珠廳蓋判案一百八道西士曹廳爲莎廳廳前有莎周迴可十五步京兆府時云不立兩縣令不坐兩少尹兩縣引馬到府門停門而報兩尹入廳大尹亦到廳不得候兩尹坐後出不得候兩尹立後出其京兆府縣之重亦表大尹之尊京兆府掾曹皆入云倚國省郎河中府司錄廳亦有綠莎皆好事者相承常溉灌天祐已後爲不好事者除之（出聞奇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七

張易之　王準　王毛仲
李林甫　盧絢　李輔國
韋渠牟　魚朝恩　元載
路巖　高湘　盧隱

張易之

張易之昌宗時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為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僭於王者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兩絲能得幾時絡昌儀見之遽命筆續其下曰一日即足未幾禍及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為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存（出國史異纂）

王準

王鉷之子準為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鬭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為將作監亦入侍帷幄岫常為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私第瑤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為歡笑樂遂致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匕公主即帝之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推於戚里帝特所鍾愛準既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耶瑤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為七郎其盛勢橫暴人之所畏也如是（出明皇雜錄）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麗人玄宗在藩邸與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愛之每待宴與姜皎同榻坐於帝前既而貴倨恃舊益為不法帝常優容之每遣中官問訊毛仲受命之後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後遣還高力士楊思勗忌之頗深而未嘗敢言於帝毛仲妻李氏既誕育三日帝命力士賜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為五品官力士既還帝曰毛仲喜否復有何詞力士曰出其兒以示臣熟眄襁中曰此兒豈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誅韋氏此賊尚持兩端避事不入我未嘗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耶由是恩義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後十五年至開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出明皇雜錄）

李林甫

張九齡在相位有謇諤匪躬之誠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僊客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為歸燕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蹔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洎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鵰挾兩兔俄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為左右丞相邪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

卿已下視之不覺股慄（出明皇雜錄）

盧絢

玄宗宴於勤政樓下巷無居人宴罷帝猶垂簾以觀兵部侍郎盧絢謂帝已歸宮掖垂鞭按轡橫縱樓下絢負文雅之稱而復風標清粹帝一見不覺目送之問左右曰誰近臣具以絢名氏對之帝亟稱其蘊藉是時林甫方持權忌能帝之左右寵侍未嘗不厚以金帛為賄由是帝之動靜林甫無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絢之子弟謂曰賢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聖上有交廣之寄可乎若憚遐方即當請老不然以賓詹仍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子歸而具道建議可否於是絢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衆望出於華州刺史不旬月誣其有疾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員外安

置（出明皇雜錄）

李輔國

玄宗為太上皇在興慶宮居久甫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街中往來者喜且泣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見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僊媛高力士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給其扈從部曲不過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逵攢刃曜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賴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躍馬而前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汝舊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輔國不覺失轡而下宣太上皇誥曰將士各得好生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刃於鞘中齊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著靴出行攏馬與兵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領衆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為兵死鬼矣既而九僊媛力士玄禮長流遠惡處此皆輔國之矯詔也時肅宗大漸輔國專朝意西內之復有變故也（出戎幕閒談）

韋渠牟

貞元末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度支裴延齡京兆尹嗣道王實皆承恩寵事為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齊運主持師老會齊運朝對上嗟其龍鍾許其致政而師老失授故無名子曰太府朝天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師又渠牟因對德宗德宗問之曰我擬用鄭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敗陛下公事他日又問對亦如此帝曰我用鄭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

昭國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儉文學號為賢相於今傳之渠牟之毀潜也（出嘉話錄）

魚朝恩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眦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帝惡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賜綠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衆寮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緋而便求紫帝猶未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謝於殿前帝雖知不可彊謂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

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逐於嶺表及朝恩被殺天下無不快焉（出杜陽雜編）

元載

元載在中書有丈人自宣州貧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人材不任職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怏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折視之更無一詞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廻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積月及辭去奉絹一千匹（出國史補）

又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

半歲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今曲調梁州是也（出幽閑鼓吹）

路巖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尹温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省郎權知京兆府事李蠙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守巖有慚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邀近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音離）之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淮南與崔鉉作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輔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位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出玉泉子）

高湘

元和初黜八司馬韋執誼崖州韓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饒州凌準連州程异柳州及咸通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遘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鄭彥持義州李藻費州內縝州潘州雷州三人不題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

是劉瞻志欲除巖湜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已不甚緘密其計洩焉故居巖之後湜既知舉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亦託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寡形於言色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知之也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嗔湜不佑巳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當家（出玉泉子）

盧隱

盧隱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前後黜辱者數矣隱峭物議以爲咸秩庶不修隱以從兄攜爲相特除右司員外郎右丞崔沆不聽隱省上仍即見攜於私第攜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員外前日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糾司員外省

中國不敢辭他曹惟相公命攜大怒馳入曰舍弟極船卸當上陳既上沉乃求假攜郎時替沉官沉謂人曰吾昇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爲右丞李景温攜焉追右司之命景温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時諫官亦有陳其跡者攜曰諫官似狗一箇吠輒一時有聲（出玉泉子）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九

將帥一

關羽　簡文　李密
劉文靜、李金才　李靖
郭齊宗　唐休璟　李盡忠
封常清　李光弼

關羽

蜀將關羽善撫士卒而輕士大夫張飛敬禮士大夫而輕卒伍二將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出獨異志）

簡文

晉簡文道光武云漢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體賢達之風高祖則倜儻疎達魏武則猜忌狹吝（出談藪）

李密

唐高祖報李密書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後密兵敗王伯當保河陽密以輕騎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密復曰諸公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伯當贊其計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吾雖舉事不成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盡當歸唐比於竇融勳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財意甚不平

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復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其將士故時者以經略王充王伯當爲左武衛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懼謀叛伯當止密不從密據桃林縣城驅掠畜產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使告張善相令應接時史萬寶留鎮熊州遣盛彥師率步騎數十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彥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之遂斬密年三十七時徐勣在黎陽爲密堅守高祖遣使將密首以招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出談賓錄

劉文靜

劉文靜者爲晉陽令坐與李密連婚隋煬帝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計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人禁所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故來與君圖舉大計文靜曰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後使於突厥文靜謂曰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即遣騎二千隨文靜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坐共食文靜奏曰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出譚賓錄

李金才

太宗嘗進白高祖曰代傳李氏姓膺圖籙李金才位望崇貴一朝族滅大人受命討捕只可得乎誠能平賊即又功當不賞以此求免只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出譚賓錄

李靖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薛萬鈞等破高昌降其王麴智盛執之獻捷於觀德殿以其地爲西州置交河柳中等縣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漢戊巳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其地爲廷州突厥頡利可汗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爲藩臣太宗遣唐儉等持節出塞安撫之李靖張公謹於定襄謀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選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間掩襲遇其斥候皆以俘隨奄到縱擊遂滅其國獲義城公主虜男女十萬頡利乘千里馬奔於西偏靈州行軍張寶相擒之以獻出譚賓錄

郭齊宗

高宗問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員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編伍彌縫也郭齊宗對曰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陣也兵在足食足兵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使三者去一其何以戰高宗嗟賞之擢拜左衛胄曹也出唐氏雜說

唐休璟

西突厥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天后命唐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閒草奏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奏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天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爲相出譚賓錄

李盡忠

唐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君欲至乃令守囚霫等紿之曰家口饑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紿放去至幽州具說饑凍逗留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麞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麻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縛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出朝野僉載）

封常清

封常清細瘦目纇腳短而跛高僊芝爲大蒙靈詧都知兵

馬使常清爲僊芝傔會達奚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趨碎葉便僊芝以騎二千邀截之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僊芝所欲言無不周悉僊芝異之軍迴僊芝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遂問曰前者捷書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僊芝曰即傔人封常清也見在門外眺等揖僊芝之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後僊芝爲安西節度使奏常清爲節度判官僊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僊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威望動三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經數重門皆隨後閉之常清案後起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傔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迴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僊芝之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後僊芝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後充安西節度使天寶十四載朝於華清宮玄宗問以兇逆之事計將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請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首懸於闕下玄宗愛而壯其言至東都旬日召募六萬頻戰不利遂與高僊芝退守潼關僊芝副榮王琬領五萬人進擊十二月十日至陝州十一月常清敗於東京十三日祿山入東京常清奔至陝州以賊鋒不可當乃燒太原倉引兵退趨潼關繕脩守具賊將至關不能入僊芝之力也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於僊芝軍効力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僊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斬之常清臨刑上表

既刑陳其屍於蘧篨之上令誠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遽下至常清所刑處僊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爲減截兵糧及賜物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豈不知乎兵士齊呼曰枉其聲殷地僊芝目常清屍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爲節度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夫遂斬之（出譚賓錄）

李光弼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於野水渡既夕還軍留其卒一千人謂雍顥曰賊將高暉李日越驍將也吾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領卒待賊於此至勿與戰降則俱來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命曰必獲李公不然無歸日越引

騎五百晨壓顒軍顒因遽休卒吟嘯相視曰越怪之問曰
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謂誰曰雍顒也曰
越沉吟久謂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獲顒不塞此望
必見害不如降之遂請降顒與之俱至光弼又嘗伏軍守
河陽與史思明相持經年思明有戰馬千匹每日洗馬於
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於諸營檢獲牝馬五百匹待思明
馬至水際盡驅出之有駒繫於城中牝馬嘶鳴無復間斷
思明戰馬悉浮渡河光弼盡驅入營光弼又嘗在河陽聞
史思明已過河遶廻趨東京至謂留守韋陟曰賊來我軍
之敗難與爭鋒洛城無糧又不可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
陝州退守潼關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不
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得三城以抗之勝即擒之敗即自

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猿臂之勢也思明至偃
師光弼悉令將士赴河陽猶以麾下五百餘騎殿軍當
石橋路秉燭徐行賊不敢逼乙夜遶城尾明思明悉衆來
攻諸將決死而戰殺賊萬餘衆生擒八十人器械糧儲萬
計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思明大懼退柴城以相拒光弼
將戰謂左右曰凡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為三公不可
死於賊手事之不捷誓投於河遂城上北河稍遠恐或急
事期至遂置劍於鞾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戰勝於城西西
望拜舞三軍感動後鎮臨淮兵疾而行徑赴泗州光弼之
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
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而遑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
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
其威名相繼赴闕吐蕃將犯上都手詔追光弼率衆赴長
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叶觀天下之變遷延不至初光弼用
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其有
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恥成疾薨於
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裴老莊宅使魚朝恩弔問 出譚賓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　將帥二（雜譎智附）

馬燧　嚴振　溫造
高駢　南蠻　張濬
劉鄩　張勍　王建
雜譎智
魏太祖　村婦

馬燧

李懷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長春宮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則拜於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西拜燧曰公等皆祿山已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柰何棄祖父之勳力為族滅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伏衆大呼曰復得為王人矣渾瑊私謂參佐曰瑊謂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怪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師料敵不逮遠矣燧勇力智謀常先計後戰將戰親自號令士卒無不感動戰皆決死未嘗奔北兵勝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能納番帥偽款而保其必盟平涼之會為結賛所紿關中搖動此所謂才有餘而心不正（出譚賓錄）

嚴振

德宗鑾駕之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為之御下洋州青泥見旌旗蔽野上心方駭謂洪兵有諳疾路者透秦嶺而要焉俄見梁帥嚴振具櫜鞬拜御馬前具言君臣亂離嗚咽流涕上大喜口敕昇獎令振上馬前去與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聲氣抑揚乃曰嚴振令與至尊導馬御厮自有所司須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責以衛上不達時變煙塵時須姑息戎帥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振為臣子之節上深嘉歎振聞特拜謝映將議許映（出乾䉠子）

溫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靜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帥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為患擇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說其所求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溫但宣詔敕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誡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任執帶弓劍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階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向前索上掛其弓劍而食俟巡行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拌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百姓讎親皆及誓人有赴設來者甚多並玉石一槃矣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職於斯故老尚歷歷而記之矣（出王氏見聞）

高駢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駢自天平軍移鎮成

都戎車未啟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書一符於郵亭遞
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阯之敗望風而遁先是府無羅郭
南寇纔至遽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騈窺之畫地圖版
築爲廬舍錦浮旋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僊奉使入南詔
宣言騈自郊邊自下手築城月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
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讋慄不假兵以詐勝
斯之謂也（出北夢瑣言）

南蠻

唐南蠻侵軼西川苦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
尚書作鎮爲蠻寇憑凌無以抗拒高騈自東平移鎮成都
蠻猶傳蜀城騈先選驍銳救急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
之望風而遁尒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

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
來朝行在且迎公主尚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
此數人請止而酖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
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裹浪花吹又白雨中
嵐影洗還青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詞甚清
美（出北夢瑣言）

張濬

張相濬富於權略素不知兵昭宗朝親統禁軍六師往討
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班師路由平陽
平陽即濬之屬郡也牧守姓張即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
詐難測復慮車旅經過落其詭計濬乃先數程而行泊於
平陽之傳舍召六軍相次由陰地關而進濬深忌晉牧復不
敢除之張於一舍郊迎既駐郵亭濬令張使君升廳茶酒
設食畢復命茶酒不令暫起仍留晚食食訖已晡時又不
令起即更茶數甌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
門中唯少物遥覩一如交談之狀珂性多疑動有警察聽
偵事者尋已密報之云牧史與相國密話竟夕珂果疑召
張問之曰相國與爾自旦至暮所話何事云並不交言王
殊不信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後判
邪計諸道各致貺綺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回付之曰
爾遂吾意以此物助充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槽啖馬藥
土產所共之物咸請備之於是諸藩鎮欣然奉之以至軍
行十萬所要無闕皆心匠之所規畫梁祖忌之潛令刺客
殺之於長水莊上（出玉堂閒話）

劉鄩

後唐晉王之入魏博也梁將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
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多計未可輕進
更令審探乃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
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者曰軍已去二日矣果趨黃澤
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計謀如是（出北夢瑣言）

張勍

僞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
賴輕生勇悍者百輩人莫敢也建嘗以美言啗之曰西川
號爲錦花城一旦收尅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
陳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預戒驕暴諸子曰我與
爾累年戰鬭出死入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後但

嘗富貴即不得恣橫我適來差張勍作斬斫馬步使責辦於渠女壻不得輒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當下斬却非我能救諸子聞戒各務戢斂然張勍胸上打人堆疊通衢莫有敢犯識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於刑仁恕之比也出北夢瑣言

王建

邛黎之間有淺蠻焉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即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間潛稟於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稍至乖方即教其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賴之亦要姑息蠻蜑憑凌若無障捍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峽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爲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因斷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天胡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途而還爲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知非奸細乎出北夢瑣言

雜譎智

魏太祖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至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叫偷兒今在此紹惶迫自擲出俱免魏武又嘗云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心必動便戮汝汝但勿言當後相報侍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矣又袁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慎之後乃佯凍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莫敢近之出小說

村婦

昭宗爲梁主劫遷之後岐秦諸州各蓄甲兵甚衆恣其劫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既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罄搜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大遺其婦女羞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莨菪子其婦女多取之熬搗一如辛末置於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拔劍掘地曰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仆於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劍一一斷其頸而瘞之其馬使人逐官路箠而遣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洩其事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一　驍勇一

留丘訢　朱遵　趙雲
呂蒙　任城王　桓石虔
楊大眼　麥鐵杖　彭樂
高開道　杜伏威　尉遲敬德
柴紹弟　秦叔寶　薛仁貴
公孫武達　程知節　薛萬
李楷固　王君㚟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留丘訢

周世東海之上有勇士留丘訢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死丘訢乃去衣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訢出送有喪者要離往見丘訢於墓所曰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人曰留丘訢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於衆人之中必來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訢至夜半果來拔劒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於衆人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劒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丘訢收劒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 出獨異志

朱遵

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述僭號遵擁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車絆馬而戰死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為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土人感而義之乃為置祠號為健兒廟後改勇士祠 出新津縣圖經

趙雲

蜀趙雲字子龍身長八尺姿容雄偉居劉備前鋒為曹公所圍乃大開門偃旗鼓曹公引去疑有伏兵雲於後射之公軍大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視昨日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出趙雲別傳

呂蒙

吳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時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歸言於母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果成大名 出獨異志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韜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問章取其利師之決王著左右射好擊劒百步中於懸髮樂闘國獻虎虎文如錦班以鐵為檻驍勇之徒莫敢輕視章曳虎尾以繞臂虎弭無聲矣莫不伏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鈞鐘置崇華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章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椎武吞併吳蜀如鴟銜腐鼠耳章薨如漢東平

王巽禮及夜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喪者皆言昔亂軍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九土精靈知其懷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城舊事二卷至東晉初藏於秘閣出拾遺錄

桓石虔

晉桓石虔有材幹趫捷絕倫隨父豁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跳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出獨異志

楊大眼

後魏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爲軍主稍遷輔國將軍王肅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當代推其驍果以爲張關不過也出談藪

麥鐵杖

麥鐵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陳朝常執繖隨駕夜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明却赴仗下執役往廻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丹陽頻奏盜賊蹤由後上疑之而惜其材力捨而不問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諸郡使鐵杖夜泅水過揚子江爲巡邏者所擒差人防守送於姑蘇到庱亭遇夜伺守者眠熟竊其兵刃盡殺守者走廻乃口銜二首級携劍復浮渡大江楊素爲奬用後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麥氏皆其後也出嶺表錄異

彭樂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隨神武平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諸兵遂敗相枕藉死者二萬餘人出獨異志

高開道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開道問之云畏王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當刺下森際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匹後爲其將張金樹所殺出獨異志

杜伏威

隋大業末杜伏威與陳稜戰於齊州稗將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射者終不拔此箭由是齊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後斬首稜乃大敗出獨異志

尉遲敬德

王充兄子琬使於竇建德軍中乘煬帝所御駿馬鎧甲甚鮮大宗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乃與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敬德常侍安慶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德勃焉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出譚賓錄

朱紹弟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内割雙蹬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内房以手撚土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寳帶直千金時有太盗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開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即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開出（出朝野僉載）

秦叔寳

唐太宗每臨陣望賊中驍將驍士炫燿人馬出入來去者頗病之輒命秦叔寳取之叔寳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於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及後叔寳居多疾病謂人曰吾少長戎馬前後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出譚賓錄）

薛仁貴

唐太宗征遼東駐蹕于陣薛仁貴著白衣握戟橐鞬張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後率兵擊突厥於雲州突厥先問唐將爲何曰薛仁貴也突厥曰吾聞薛仁貴流會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脱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出譚賓錄）

公孫武達

唐左武衛大將軍公孫武達有膂力嘗遇賊盡刼其衣物逼武達索靴武達授足與之賊俯就引靴武達壓之死於手下以其兵仗禦餘寇獲免（出譚賓錄）

程知節

唐裴行儼與王充戰先馳赴敵爲流矢所中墜於地程知節救之殺數人充軍披靡知節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廻身捩折其槊斬獲者與行儼皆免（出譚賓錄）

薛萬

唐契苾何力征遼東以騎八百遇賊合戰被槊中腎爲賊所窘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馬入殺賊騎救何力於羣賊之中與之俱出何力氣盡束瘡而戰賊乃退（出譚賓錄）

李楷固

唐天后時將軍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羂索李盡忠之敗也麻仁節張玄遇等並被羂將麞鹿狐兎走馬遮截放索羂之百無一漏鞍馬上弄弓矢矛矟狀如飛僊天后惜其材不殺用以爲將稍貪財好色出爲潭州喬口鎮將憤恚而卒也（出朝野僉載）

王君㚟

唐王君㚟攝御史中丞判凉州都督事玄宗於廣達樓引君㚟及妻夏氏宴設賜金帛夏氏亦勇決每君㚟臨陣夏氏亦有戰功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落爲酋長君㚟微時往來凉府爲回紇所輕及君㚟爲河西節度使回紇等怏怏恥在麾下君㚟奏回紇等部落難制潛有謀叛

遂留四部都督後四部落叛與謀叛君奐以復怨會吐蕃
間道往突厥君奐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筆
驛四部落伏兵突起君奐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
遂殺君奐出譚賓錄

宋令文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圍以
闌之令文恠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
拔之應手而倒頭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
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
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為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有
文譽次之愻善書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
破驩州以之悌為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
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斮
大破之出朝野僉載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堦上臨堦而
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
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
轍深
二尺皆縱橫破裂曾游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
挽之不進出朝野僉載

李宏

唐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遇虎搏之路而

臥虎坐其上奴走馬旁過虎跳攫奴後鞍宏起引弓射之
而斃宏及奴一無所傷出朝野僉載

辛承嗣

唐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曾解鞍絆馬脫衣而臥令一人
百步走馬持鎗而來承嗣鞴馬解絆著衣擐甲上馬盤鎗
逆拒刺馬擒人而還承嗣後與將軍元帥獎馳騁一手捉
鞍橋雙足直上捺蜻蜓走馬二十里與中郎裴紹業于青
海被吐蕃所圍謂紹業曰將軍相隨共出紹業懼不敢承
嗣曰為將軍試之單馬持鎗所向皆靡却迎紹業出承嗣
馬被箭乃跳下奪賊壯馬乘之一無所傷裴旻與幽州都
督孫佺北征被奚賊所圍旻馬上立走輪刀雷發箭若星
流應刀而斷賊不敢取遂潰而去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一

來瑱　哥舒翰　馬璘
白孝德　李正巳　李嗣業
馬勛　汪節　彭先覺
王俳優　鍾傳　墨君和
周歸祐　王宰

來瑱

唐來瑱天寶中至贊善大夫未爲人所知安祿山叛逆詔朝臣各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左拾遺張鎬薦瑱有縱橫才略表入即日召見稱旨拜潁川太守充招討使累奏戰功肅宗即位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收河洛屬羣賊蜂起頻來攻戰皆爲瑱所敗賊等懼之號爲來嚼鐵出譚賓錄

哥舒翰

唐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摧靡翰入陣善使鎗追賊及之以鎗搭其肩而喝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墜家僮左車年十五每隨入陣輒下馬斬其首出譚賓錄

馬璘

唐廣德元年吐蕃自長安還至鳳翔節度孫守直閉門拒之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既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翌日又逼賊請戰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出譚賓錄

白孝德

唐白孝德爲李光弼偏將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率騎五千臨城挑戰龍僊捷勇自恃舉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於軍門候入而繼進及請大衆鼓譟以假氣他無用也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轡便僻可萬全龍僊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動孝德搖手止之若使其不動龍僊不之測又止龍僊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詞非他也龍僊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

孝德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僊曰何也曰國之大將白孝德龍僊曰是猪狗乎發聲虓然執矛前突城上鼓譟五十騎亦繼進龍僊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逐之斬首提之歸出譚賓錄

李正巳

唐李正巳本名抱玉侯希逸爲平盧軍帥希逸母即正巳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軍衆討史朝義至鄭州回紇方強恣諸節度皆下之正巳時爲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巳擒其領而批其頰回紇屎液俱下衆軍呼笑繇是不敢暴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衆立正巳爲帥朝廷因授平盧節度使出譚賓錄

李嗣業

唐李嗣業領安西北庭行營常爲先鋒將持棒衝擊衆賊披靡與九節度圍賊因中流矢數日瘡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聲亂問之知戰因闞瘡中血如注奄然而卒（出譚賓錄）

馬勛

唐德宗欲幸梁洋嚴振遣兵五千至盩厔以候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將馬勛至上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上喜曰幾日當至勛刻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勛既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叛以數百騎迓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勛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勛乃令人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背刀不甚下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勛馳就其軍營士已被甲執兵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爲乎衆讋伏於是縛用誠送洋州振杖殺之拔其二使總其衆勛以藥自封其首來復命愆約半日（出譚賓錄）

汪節

太微村在績溪縣西北五里村有汪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我能提此而擲之衆不信之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而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出歙州圖經）

彭先覺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家君同飲會暝獨持兩牀降階就月于庭酒酣之頃略無傾寫矣（出御史臺記）

王俳優

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戲王生肩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出北夢瑣言）

鍾傳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遊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傳本豫章人少倜儻以勇毅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恒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傳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谿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

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麤即以僕人所持白挺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傳傳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亦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擎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伏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即揮刃前斫虎首既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西擾亂羣盜四集傳以鬬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出耳目記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爲業母懷姙之

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向邑光黑授之曰與爾爲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之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即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爲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是時常山縣邑屢爲并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於戰敵告急於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於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釃酒大犒於槀城輦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爲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於我遂營東圓以居之燕王自以失國又見趙主之方幼乃圖之遂從下矢上伏甲俟趙王且至即使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漁困於守備賴大王武略累挫

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顧惟幼懦夙有卑誠望不忽忽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即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并黑雲起於城上俄而大雨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介士即挾負趙主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於東圓趙人圍而殺之明日趙王素服哭於庭兼令具以禮斂仍使告於燕主匡儔忿其兄之見殺即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釋其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趙主既免燕主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

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享其富貴當時閭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云無陋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 出劉氏耳目記

周歸祐

燕之舊將周歸祐薊門更變之際以劍拄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於梁爲騎將之先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爲仇者於獵場席地俾坐湔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後竟死於牖下 出北夢瑣言

王宰

丁丑歲蜀師戍於固鎮有巨師曰費鐵觜者本於綠林部下將卒其人也多使人行劫而納其貨一日遣都將領人

攻河池縣有王宰者鉄者少壯而勇只與僕隷十數輩止于公署羣盜夜至宰啓扉而俟之格鬬數刻宰中鏃甚困賊將踰其閾小僕特短槍靠扉而立連中三四賊首皆應刃而仆腸胃在地焉羣盜於是舁屍而遁他日鐵背又刼村莊纔合夜羣盜至村或排闥而入者或四面壞壁而入民家燈火尚熒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婦人以杓揮釜湯潑之一二十輩無措手爲害者皆狼狽而奔散婦人但秉杓據釜略無所損濩旬月後鐵背部內數人有面如瘡癩者釁終身耻之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俠一

李亭 虬鬚客 彭閼高
嘉興繩伎 車中女子

李亭

漢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爲家名狗則有修豪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鷂鷂則有從風孤飛之號出西京雜記

虬鬚客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益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獻奇策素亦踞見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靖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既去而拂妓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對妓頷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華衣而拜靖驚答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

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益喜懼瞬息萬
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屨既數日聞追訪之聲意亦非
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
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
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
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
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袂前問
其姓臥客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
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張氏
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
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
共食食竟餘肉亂切爐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

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
不言兄之問則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
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
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
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
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
者心也銜之十年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
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異人乎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
其餘將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幾曰近二十今何
爲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
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
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明發何時到

太原靖計之某日當到曰達之明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
耳訖乘驢而其行若飛廻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懼久之
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
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思見郎君迎之文
靜素奇其人方議論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
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
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末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
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
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
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即我與道
兄俱在其所也公到即兄二乘攬衣登樓即虬髯與一道
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

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
登樓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起而語
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棊道士對奕虬髯與靖旁立爲
侍者俄而文皇來長揖而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煒
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棊子曰此局輸矣輸矣於此失却
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
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
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
坊曲小宅媿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
謁略議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策馬遄征俄
即到京與張氏同往乃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拜曰三郎
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

人羅列於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非人間之物巾櫛梳櫛畢請更衣衣又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者紗帽裼裘有龍虎之姿相見歡然催其妻出拜蓋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鬚謂曰盡是珍寶貨泉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略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

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當然也將余之贈以奉真主贊功業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顧謂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乘馬一奴乘馬從後數步不見靖據其宅遂為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靖知虬鬚成功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乃螳螂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鬚所傳也 出虬鬚傳

彭闔高瓚

唐貞觀中恒州有彭闔高瓚二人鬬豪於時大酺場上兩朋競勝闔活捉一豚從頭齩至項放之地上仍走瓚取猫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闔於是乎帖然心伏 出朝野僉載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云黨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縶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為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罪輕

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緡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為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条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拋向空中騰擲翻覆則無所不為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效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行狴在此日焉 出原化記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閑步坊曲忽逢

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此人而過色甚卑敬然非舊識舉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未為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慰我心揖舉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彊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甚整肅二人攜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於牀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佇貴客至午後方云來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隨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則紈素二人羅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飲酒數巡至女子執盃

顧問客聞二君奉談今喜展見承有妙技可得觀乎此人卑遜辭讓云自幼至長唯習儒經絃管歌聲輒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為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曾為之女曰所請只然請客為之遂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亦大難事乃迴顧坐中諸後生各令呈技俱起設拜有於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舉人驚嘆恍恍然不樂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盛駟可乎舉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此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一器食下此人饑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訴仰望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生謂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繫此人胷膊訖絹一頭繫女人身女人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潛竄乞食寄宿得達吳地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俠二

崑崙奴　侯彝　僧俠
崔慎思　聶隱娘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
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
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
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
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
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
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
去一品曰郎君閑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

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後指胷前小鏡
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　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
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
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
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
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
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
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
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
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
十五日之數胷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
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達我[illegible]結磨勒笑曰

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
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
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
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撾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
携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
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
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翠環
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瑩但吟詩曰深洞鶯啼
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
鳳凰侍衛皆寢鄰近闃然生遂緩搴簾而入良久驗是生
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
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

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
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
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
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
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申雖死不
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
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
先爲姬負其橐槖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
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
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
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
必俠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

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出傳奇

侯彝

唐大曆中有萬年尉侯彝者好尚心義嘗匿國賊御史推鞫理窮終不言賊所在御史曰賊在汝左右膝蓋下彝遂

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蓋下又擊之翻示御史乃以鐵斯烈火置其腹上煙燵熾左右皆不忍視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見曰何爲隱賊自貽其苦若此彝對曰賊臣實藏之已然諾於人終死不可得遂貶爲之端州高要尉出獨異志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日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生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生知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坐一廳中笑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劄刀子十餘以齏餅環之揖韋生就座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

等向遇郎君即成齏粉矣食罷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鏁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出唐語林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爲妻婦人曰我非仕人與君不敵不可爲他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戸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七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既剋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

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贍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墻越舍而去慎思驚嘆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餵兒已畢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出原化記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却領取尼歘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剸逐二女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

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値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外室而居數年後父卒魏帥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引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

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夫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帥之不及劉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之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收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廻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後夜必

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redacted]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之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乞一虛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統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語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出傳奇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俠三

紅線　胡証　馮燕
西京店老人　蘭陵老人　盧生
義俠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乃俾掌其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為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為

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䘏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即待某却迴也。」嵩曰：「然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為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於庭，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一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

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闌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

其賜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四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個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悖往示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

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出甘澤謠

胡証

唐尚書胡証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晉公裴度同年常狎遊爲兩軍力人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証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証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觝者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殆至並座証舉躋將擊之衆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証曰鼠輩敢爾乞今赦汝破命叱之令去出劇談錄

馮燕

唐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擊毬鬬雞戲魏市有爭財毆者燕聞之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耽鎮滑知燕材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旁婦人翳

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從其類飲燕因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蹐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卽以刀授燕燕熟視斷其頸遂巾而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鄰以爲眞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事卽他殺而得獨存耶共持嬰百餘笞遂不能言官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圍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與燕俱見耽盡以狀對耽乃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

死罪者皆免（出沈亞之馮燕傳）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䭾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䭾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出酉陽雜俎）

蘭陵老人

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鬟擁劍長短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規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出酉陽雜俎）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鑪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為舅唐不能相

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偖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出酉陽雜俎）

義俠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羣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爲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遊亦甚羇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驚懼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墻客於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于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

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棄於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宰頭以雪公冤此人怕懼愧謝此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潘將軍　賈人妻　荆十三娘
許寂　丁秀才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翫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兹無用矣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次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

之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嘗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起不見何見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蹻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

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可存擒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右軍一欵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竊盜内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出劇談錄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宏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嚴懿親及宴席帟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嚴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宴于曲江亭子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進士同日有宴都人觀者甚衆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傍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及肩復以巨箠振築佐酒謔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毆擊又奪所執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于地敕使亦爲所箠既而奔馬而反左右從而俱入門門亦隨閉而已坐內甚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阿誰有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然當爲擒矣後旬朔坐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出摭言

李龜壽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比於權道唯以公誠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礙於德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鐘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搆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腳犬花鵲從既啓扉而花鵲連吠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歘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鬒衣短後衣色貌黝瘦頓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德復爲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捨龜壽罪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閽曰幸爲我呼

李龜壽龜壽出乃妻也且曰許君稍遲昨夜半自蘄來相尋及繹覺龜壽盡室亡去（出三水小牘）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衆爲潘鶻硉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之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旣而遷貿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

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襤縷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値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葢以紉針爲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舅甥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餚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同潘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鏁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述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出劇談錄）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

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旣悅其人又幸其給卹曰僕之厄塞阽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扃鏁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餜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强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惶惶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

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攜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候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廻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僕買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即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出集異記）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仇之旦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出北夢瑣言）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于晉徵君一旦有夫婦偕詣山居攜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容色過之狀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壺觴命許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兩物展而喝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婦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時寂披道服也）寂辭曰少尚玄學不願爲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水拭腳徘徊間不見爾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其俠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潼廳有一僧繼至縣宰周某與之有舊乃云今日自興元來杜異之明發僧遂前去宰謂杜曰此僧乃鹿盧蹻亦俠之類也詩僧齊己於潙山松下親遇一僧於頭指甲下抽出兩口劍跳躍凌空而去（出北夢瑣言）

丁秀才

朗州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於觀中舉動風味無異常人然不汲汲於仕進盤桓數年觀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肥羜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爲戲俄見開戶奮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廻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由是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莫知所往唯銀榼存焉觀主以狀聞於縣官詩僧貫休俠客詩云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非江淮間曾聆此事而搆思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東方朔　劉向　胡綜
張華　束皙　沈約
虞世南　傅奕　郝處俊
孟詵　唐文宗　賈耽
段成式　江陵書生

東方朔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所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與禹虞蓋隨禹治水取山海之異遂成書出尚書故實

劉向

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在關提西北郭璞注云漢宣帝使人發上郡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知劉向按此言之宣帝大驚由是人爭學山海經矣出山海經

胡綜

胡綜博物多識吳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雕縷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縣名并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事見於秦記此蓋是乎衆人咸歎其洽聞而悵然自失出胡綜別傳

張華

魏時殿前鍾忽大鳴震駭省署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鍾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出小說

又

晉陸士衡嘗餉張華於時賓客盈座華開器便曰此龍肉也衆雖素伏華博聞然意未知信華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試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窮其所由鮓主曰家園中積茅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餉陸出世說

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鑄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出小說

又武庫內有雉雊時人咸謂爲怪華云此蛇之所化也即使搜除庫中果見蛇蛻之皮出小說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即從華言聲聞數十里出小說

又惠帝時有得一鳥毛長數丈華見而歎曰此所謂海鳧毛此毛出則天下土崩果如其言出異苑

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曾見此穴夫自逼視之至穴婦推夫墜穴至底婦擲飯物如欲祭之此人當時顛墜恍惚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稍彊周惶覓路乃得一穴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小寬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粳米香啗之芬美過於充饑即裹以爲糧緣

究行而食此物既盡復遇如泥者味似向塵又齎以去所
歷幽遠里數難測就明曠而食所齎盡便入一都郛郭修
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為飾雖無日月明踰三
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也便告請求哀
長人語令前去從命進道凡遇如此者九處最後所至苦
告饑餒長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
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捋亦取後捋令啗食即得
療饑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
華當悉此人便復隨究而行遂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間
即歸洛問華以所得二物視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龍涎
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羊為癡龍其初一珠食
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饑而已 出幽明錄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煑可使食成熱盡
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熱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
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華華云此所謂然石 出異苑
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其上晉
初嘗有一人悞墜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試投食於穴墜
者得之為糧乃緣穴而行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
屋一區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
饑渴棊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
此不墜者曰不願停棊者曰汝從西行數十步有一井其
中多怪異慎勿畏但投身入中當得出若饑即可取井中
物食之墜者如其言井多蛟龍然其墜者輒避其路墜者
緣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墜者食之了不復饑可半年
許乃出蜀中因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
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出小說

束晳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
村以為怪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
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進曰仲
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
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東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
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秦
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業帝曰善
賜金五十斤而左遷仲治為陽城令 出續齊諧記

沈約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貢徑寸栗者帝與沈約策栗事帝得
十餘事約得九事及約出人問今日何不勝約曰此人忌
前不讓必恐羞死時又策錦被事 出盧氏雜記
又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不平
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
椑盂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
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右雜事 出雜史

虞世南

唐太宗令虞世南寫列女傳屏風已裝未及求本乃暗書
之一字無失 出國史纂異
又太宗常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此

行祕書也

傅奕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縢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出國史異纂）

郝處俊

唐太宗問光祿卿韋某須無脂肥羊肉充藥韋不知所從得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為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並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為乃止賞處俊之博識也（出朝野僉載）

孟詵

唐孟詵平昌人也父曜明經擢第拜學官詵少敏悟博聞多奇舉進士擢第解褐長樂尉累遷鳳閣舍人時鳳閣侍郎劉禕之臥疾詵候問之因留飯以金椀貯酪詵視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藥金仙方所貴不為假也禕之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遂燒之果然禕之以聞則天以其近臣不當旁稽異術左授台州司馬累遷同州刺史每歷官多煩政人吏殆不堪薄其妻室常曰妻室可烹之以啖客人多譏之（出御史臺記）

唐文宗

唐文宗皇帝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珏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又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姑有斵粟金跳脫是臂飾（出盧氏雜記）

賈耽

唐賈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乃是蕃虜來者而與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所聞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以問其郡人皆得其實事無虛詞（出盧氏雜記）

段成式

唐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萬言一覽略無遺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來獻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戶但開一牖方纔數寸亦緘鐍之時與近親闚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也其博識如此（出南楚新聞）

又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嘗患之復以年長不加面斥其過而請從事言之幕客遂同詣學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遜謝而已翊日復獵于郊原鷹犬倍多既而諸從事各送兎一雙其書中徵引典故無一事重疊者從事輩愕然多其聽其故實於是齊詣文昌各以書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藝文該贍山簡云吾年四十不為家所知頗亦類此（出王堂閒話）

部

江陵書生

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許具體而微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數百年前此州忽為洪濤所漫未沒者三二版州帥惶懼不知所為忽有人白之曰州之郊墅間有一書生博讀甚廣才智出人請召詢之及召問之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門僕嘗讀息壤記云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之無恒禹乃鐫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後聞版築此城毀其舊制是以有此懷襄之患請掘而求之果於東垣之下掘數尺得石宮室皆已毀損荊帥於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絕今於其上又起屋宇誌其處所旋以息壤記驗之不謬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馬相如　謝朓　沈約
庾信　王勃　盧照鄰
崔融　張說　崔曙
王維　李翰　顧況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韓翃　楊憑　符載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門

司馬相如

漢司馬相如賦詩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之賦而弗逮也故雅服焉相如為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卿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矣出西京雜記

謝朓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出談藪

沈約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為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

又爲詩曰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黃沙沈隱侯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卽已印訖矣（出談藪）

庾信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僉載）

王勃

唐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出談藪）

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泰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出朝野僉載）

崔融

唐國子司業崔融作武后册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二百年來無此文（出國史異纂）

張說

唐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尙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藝之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異乎若施之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出大唐新語）

崔曙

唐崔曙應進士擧作明堂火珠詩續有佳句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其言深爲工文士推服既夭歿一女名星星而無男當時咸異之（出明皇雜錄）

王維

唐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絶今淸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以爲含英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李嘉佑詩也（出國史補）

李翰

唐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賀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出國史補）

顧況

唐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於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泛於波中詩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日餘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一詩故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愁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風取次行（出本事詩）

盧渥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搴來葉上及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獨獲其退宮人覩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出雲溪友議）

唐德宗

唐德宗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題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多親自考試故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乖謬者即濃點筆抹之或稱旨者翹足朗吟翌日即遍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公卿大夫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綬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覽稱歎久之因吟其詞云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甚嘉之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悉令放於荊山之南而綬不斥受獻不傷放棄上賞為知去就也（出杜陽雜編）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出國史補）

戎昱

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為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令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

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者矣（出雲溪友議）

李端

唐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

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暧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王縉之鎭幽朔韓翃擅場送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起擅場（出國史補）

韓翃

唐韓翃少負才名侯希逸鎭青淄翃爲從事後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鎭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共目爲惡詩韓翃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扣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

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云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出本事詩）

楊憑

唐京兆尹楊憑兄弟三人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出傳載）

符載

唐符載字厚之蜀郡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栖青城山習業楊衡擢第宋濟先死無成唯載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韋皋鎭蜀辟爲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皋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于時陪飲於摩訶池載離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綠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劉闢時爲金吾倉曹參軍始依皋爲載與撰眞贊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霆蛟出水秋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麒麟閣之中及皋卒闢總留務載亦在幕中及闢敗載亦免禍（出北夢瑣言）

王建

唐王建初爲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復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誚曰吾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故元稹以嘗有宮詞部令陸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者愼之至

也及王建將被奏劾因爲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鎭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出雲溪友議）

裴度

唐憲宗以玉帶賜裴度臨薨却進門人作表皆不知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出因話錄）

白居易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楊柳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

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自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後除蘇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秭歸縣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　居易覩題處悵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闇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兢詩曰神

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篇詩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出雲溪友議）

元和沙門

唐元和中長安有沙門名不記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之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令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八

杜牧　天嶠遊人　譚銖
周匡物　王播　朱慶餘
唐宣宗　溫庭筠　李商隱
劉瑑　鄭畋　司空圖
高蟾

杜牧

唐白居易初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始植於庭欄門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會徐凝自富春來未知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妒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幞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隱各希首薦焉白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鬭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爲元祜次之張曰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白又以祜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無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歎曰榮辱紛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林宗杜牧與

白輩下較之其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白爲河南尹李爲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李嘗謂白爲囁嚅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獮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牧守秋浦與張祜爲詩酒之交酷吟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白有非祜之論嘗不平之乃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爲祜得意之語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敎佐於祜耳出雲溪友議

天嶠遊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客至延康四五代爲國道師而錫紫服消死自京歸葬是山云是尸解也然恐爲丘隴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出雲溪友議

譚銖

眞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比於錢唐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之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覩其題處稍息筆

矣詩曰武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出雲溪友議）

周匡物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出閩川名士傳）

王播

唐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後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名皆以碧紗罩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未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出摭言）

朱慶餘

唐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數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初慶餘尚爲謙退作閨意一篇以獻張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四海內矣（出雲溪友議）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進士陳玩等三人應博士宏詞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閱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叢雜論失褒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緣題如內雲起封中詩元封冲白雲起是也）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有常例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善撫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遠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雖謝朓云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遠水還江漢流之篇無以比也其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起詩便付史選（出雲溪友議）

又

宣宗因重陽賜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款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詩最出其兩聯云四方無事去神豫抄秋來八水寒光起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拜謝羣寮聳視魏有德色極歡而罷（出抒情詩）

溫庭筠

唐溫庭筠字飛卿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搢紳薄之李

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有名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帝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耶帝曰非也謫爲坊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也豳國公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韋曲林氏林亭留詩云卓氏爐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豳公聞之遺絹千疋吳興沈徽云溫曾於江淮爲親表檟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歲舉場多爲舉人假手侍郎沈詢之舉別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公鄰比翌日於簾前請庭筠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出北夢瑣言

李商隱

唐李商隱字義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疎商隱未嘗展分重陽日商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覩之慙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

劉瑑

唐劉瑑字子全幼苦學能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爲翰林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上戎事稍繁會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告瑑獨當制一日近草詔百函筆不停綴詞理精當夜艾帝復召至御前令草喻天下制瑑濡毫抒思頃刻而告就遲明召對帝大嘉賞因面賜金紫之服瑑以文學受知不數年卒至大用其告喻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於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業憂勤戒惕四載于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亘遐濶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姦遂縱腥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卿士獻能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爲永圖且守舊地爲明理徃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榛而刁斗夜嚴出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賞詞不多載出盧海所撰劉瑑碑

鄭畋

馬嵬佛堂楊妃縊所邇後才士經過賦詠以道其幽怨者不可勝紀皆以翠翹香鈿委於塵泥紅淒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清無逃此意也丞相鄭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廻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真輔國之句出闕史

司空圖

唐晉國公裴度討淮西題名於華嶽廟之闕門後司空圖題詩紀之曰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出摭言

高蟾

唐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能謂人曰儻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云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蟾獨策名也前輩李賀歌篇逸才奇險雖然常疑其無理杜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不相違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盧渥　韓定辭
姚巖傑　狄歸昌　杜荀鶴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昴　賀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興
高駢　羅昭威　趙延壽

李蔚

唐丞相李蔚鎭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孫處士不遠千里徑來修謁蔚浹月留連一日告發李敦舊分遊河祖送過於橋下波瀾迅激舟子迴跋舉篙濺水近坐飲妓濕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待於所司處士拱而前曰因茲寵餞是某之過敢請筆硯略抒荒蕪李從之乃以柳枝詞曰半額微黃金縷衣玉搔頭裊鳳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還道朝來行雨歸李覽之釋然歡笑賓從皆贊之命伶人唱其詞樂飲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蟾獻詩云鷄樹煙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後果入相出抒情詩

盧渥

唐左丞相盧渥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又旬日其弟紹自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又旬日弟沼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叠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

設祖筵遮於行路洛城爲之一空鄴人觀者架肩擊轂盛於清明灑掃之日自臨都驛以至於行凡五十里連翩不絶有白鬚傳卒鳴指歎曰老人爲驛吏垂五十年閱事多矣而未曾見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時士流竊語以此日在家者爲恥渥有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空著戲彩衣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芳谷聲偏響旆映晴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詩版後爲易定帥王存尚書碎之 出唐闕史

韓定辭

唐韓定辭爲鎭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試幕客馬彧延接爲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彧詩雖

清秀然意在徵其學問韓亦於座上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術麗詞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靡不欽訝稱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或復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或頻目之韓曰昔愛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以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之顧頻垂一詠俾得奉之或擬筆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文甚美咸欽其敏妙遂傳於遠近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

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彧巏嵍之山當在何處彧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出北夢瑣言

姚巖傑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丱聰悟絶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

宇初構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燦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標不能容時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磨去其文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祇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田子方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待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於肇肇常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漸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肇請目前取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巖傑

遠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遶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伏歸昌

唐僖宗幸蜀有詞人於馬嵬驛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泥楊妃不出名氏人仰奇才（此即侍郎伏歸昌詩也　出抒情詩）

杜荀鶴

唐杜荀鶴嘗吟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或語於韋莊莊曰我道印將金鏁鏁簾用玉鉤鉤莊後西蜀爲相（出北夢瑣言）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軍功天監初徵爲右衛將軍後破魏軍振旅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賦競病兩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已於是進爵爲公（出曹景宗傳）

高昂

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彩殊異其父次同爲求嚴師教之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東魏末齊神武起義昂傾意附之因成霸業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爲詩雅有情致時人稱焉常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廻首絕望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征行詩曰瓊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塡之其弟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發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無可比走馬海邊射遊鹿偏坐石上彈鳴雉昔時方伯願三公今日司徒兼刺史餘篇甚多此不復載（出北史）

賀若弼

隋賀若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涉書記有重名及隋文受禪陰有平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拜總管委以平陳之事若弼欣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若弼遺詩曰交河驃騎幕

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平陳十策稱上旨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若弼爲行軍總管俘陳叔寶（出若弼傳）

李密

隋李密蒲山公寬之子也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大業中佐楊玄感起兵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禮之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乃詣睢陽舍於村中變名姓稱劉知遠聚徒教授經數月不得志乃爲五言詩曰金風颺秋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

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詩成泣下數行義寧元年密僭據洛口會衆盜百萬築壇稱魏公建元二年密自鞏洛鼓行伐隋兵敗歸唐授光祿卿（出河洛記）

高崇文

唐相高崇文本薊門之驍將也以討劉闢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崇文遽至飲席笑曰諸君自爲樂殊不見顧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詠雪詩乃口占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舊從軍有似胡兒射飛鴈白毛空裏落紛紛詩多中的皆謂北齊敖曹之比大尉駢即其孫也（出北夢瑣言）

王智興

唐侍中王智興初爲徐州節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雄幕府賓開所辟皆是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賓朋賦詩頃之達於王王乃召護軍俱至從事因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筆硯以彩牋數幅陳席上衆賓相與持疑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讓王曰某韜鈐發跡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於是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三十年來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歎無已時文人張祜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祜即席爲詩以獻云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智興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過當矣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智興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名士豈云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賜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出劇談錄）

高駢

唐高駢幼好爲詩雅有奇藻屬情賦詠橫絕常流時秉筆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勳臣有文者駢其首焉集遇亂多亡今其存者盛傳於時其自賦言懷詩曰恨乏平戎策慙登拜將壇手持金鉞重身掛鐵衣寒主聖匡扶易恩深報効難三邊猶未靜何敢便休官二女廟詩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而今

竹尚斑又詠雪云六出花飄入戶時坐看修竹變瓊枝逡巡好上高樓望盖盡人間惡路岐又聽歌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作人搊調唱伊州便從席上秋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又寄筇竹杖詩云堅輕筇竹杖一枝有九節寄與沃州僧閑步秋山月（出譚賓錄）

羅昭威

梁鄴王羅昭威世爲武人有膽決喜尚文學雅好儒生於廳所之側別立學舍招延四方遊士置於其間待以恩禮每旦視事之暇則與諸儒講論經義聚書萬餘卷於學舍之側建置書樓縱儒士隨意觀覽已亦孜孜諷誦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襞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

所不及又僻於七言詩每歌酒讌會池亭遊覽靡不賦詠題之屋壁江南有羅隱者為兩浙錢鏐幕客有文學昭威特遣使幣交聘申南阮之敬隱丞以所業文章詩賦酬寄昭威昭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曰羅江東今鄴中人士有諷誦者嘗自為大廳記亦微有可觀(出羅昭威傳)

趙延壽

僞遼丞相趙延壽德鈞之子也仕唐為樞密使清泰末自太原陷虜耶律德光用為僞丞相綜國事晉少主失政延壽道戎王為亂凡數年之間盜有中夏實延壽贊成之力也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畧即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為意亦甚有雅致嘗在虜庭賦詩曰黃沙風捲半空拋雲動陰山雪滿郊探水人迴移帳就射鵰箭落著弓抄烏逢霜果饑還啄馬渡氷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稍南人聞者往往傳之(出趙延壽傳)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

才名
上官儀 東方虬 蘇頲
李邕 李華 李白
好尚
房琯 韓愈 李約
陸鴻漸 獨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彥 宋之愻
朱前疑 鮮于叔明 權長孺

才名

上官儀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若神仙(出國史異纂)

東方虬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與西門豹作對尤工詩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出國史異纂)

蘇頲

蘇頲少聰俊一覽千言景龍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惟頲為中書舍人在太極後閣時頲尚年少初當劇任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時或憂其不濟而頲手操口對無毫氂差失主書韓禮譚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

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思若湧泉嶠等所不測也出譚賓錄

李邕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攻天寶初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細行馳獵縱逸後柳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祁順之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記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出譚賓錄

李華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為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維揚尤仰其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磬笏待之少頃復白云已訪蕭功曹矣穎功曹士也出摭言

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為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

瀨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陳已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絶人器識兼茂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儻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

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跱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絶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玄宗恩禮極厚而白才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胡愧焉三盃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更憶賀監知章詩曰欲向東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後在潯陽復為永王璘延接累謫夜郎時杜甫贈白詩二十韻多敘其事白後放還游賞江表山水卒於宣城之采石葬於謝

公青山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爲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於兗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搆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出本事詩

好尚

房琯

蘇州洞庭杭州興德寺房太尉琯云不游興德洞庭未見佳處壽安縣有噴玉泉石溪皆山水之勝絕者也貞元中琯以賓客辨爲縣令乃剗翳薈開徑隧人聞而異焉太和初博陵崔蒙爲主簿標其於道周人方造而游焉又顏太師真卿刻姓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沈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出傳記

韓愈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爲遺書華陰令令百計取之乃下又李氏子爲千牛與其儕類登慈恩寺浮圖窮危極險躍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挂釘爲風所摇久而未落同登者驚倒檻中不能復起院僧遥望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連衣爲繩久之取下經宿而蘇出國史補

李約

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愛玄機蕭沖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詞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精越又養一猨名生公常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猨必嘯和傾壺達夕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贊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安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羶澀鹿捂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約性又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火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出因話錄

陸鴻漸

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其生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聞學贍辭逸恢諧談辯若東方曼倩之儔鴻漸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至大和復州有一老僧云是陸僧弟子常諷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惟羨西江水曾向晉陵城下來鴻漸又撰茶經二卷行於代、爲鴻漸形者因目爲茶神有交易則茶祭之無以釜湯沃之出傳載

獨孤及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專聽出傳載

杜兼

杜兼嘗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倩俸寫來手自校汝

曹讀之知聖道墜之嚮之爲不孝出傳載

李德裕

李德裕與同列欵曲或有徵所好者德裕言已嘗見未聞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鱠頭以爲珍美事聞建先一日前必到使院索新炙鱠頭也杜豳公悰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潛好看鬬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㲄堆不其遠乎出北夢瑣言

潘彥

咸亨中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銜雙陸骰子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出朝野僉載

宋之愻

洛陽縣丞宋之愻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愻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吻吻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出朝野僉載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飡焉宋明帝嗜蜜漬𧍝蛦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其怪歟天與其癖也出朝野僉載

鮮于叔明

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出乾𦠆子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錢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驚異出乾𦠆子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

儒行　憐才　高逸

儒行

劉獻之　盧景裕　蕭德言

張楚金

憐才

沈約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張建封　李實

韓愈　楊敬之　盧肇

令狐綯　崔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誠　陶弘景

田遊巖　朱桃椎　盧鴻

元結　賀知章　顧況

陳琡　孔拯

儒行

劉獻之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覽子史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少也又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止可博聞强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吾丘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嗚呼先達之人何自學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歎曰吾不如莊周樗散遠矣固以疾辭（出談藪）

盧景裕

范陽盧景裕太常靜之子司空同之猶子少好閑默馳騁經史守道恭素不以榮利居心時號居士焉初頂生一叢白毛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易爲注解至四十九而卒故小字白頭性端謹雖在暗室必矜莊自持盛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對有若嚴賓歷位中書侍郎（出談藪）

蕭德言

唐蕭德言篤志於學每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謂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師之言豈憚於此乎（出譚賓錄）

張楚金

張楚金與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貢楚金楚金辭曰以順卽越石長以才卽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乃薦擢第（出譚賓錄）

憐才

沈約

梁瑯琊王筠幼而清雋文采逸豔爲沈約所賞及沈爲尚書令筠爲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爲文會之賞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觀好殆欲都絕而一文一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昔伯喈見王仲宣歎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萬卷必當相與僕雖不敏請慕斯言每商

閱篇章爭夜閱景以爲得志之賞鈞歷位司徒
左長史度支尚書出談藪

唐高宗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
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出譚賓錄

天后

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則天以錦
袍賜之及宋之問詩成則天稱詞更高奪袍以賜之出譚賓錄

源乾曜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
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
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

之對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
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謂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
者莫不感悅出國史補

張建封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
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
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
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請却請崔膺座
中皆笑後乃得免出國史補

李實

李實爲司農卿促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
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謝狀常秉筆者方有
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薦
之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之明日自處士拜拾
遺祐有文章善賞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出國史補

韓愈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
長短之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而
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
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
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
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
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
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

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
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
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
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時
著辯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出摭言

又

韓愈引致後輩爲舉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
門弟子後官高不復爲也出國史補

楊敬之

楊敬之愛才公正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
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
項斯因此遂登高科也出尚書故實

盧肇

王鐐富有才情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於春官云同盟不嗣賢者受譏相子負薪優臣致誚乃旌鐐嘉句曰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動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聲聞籍然果擢上第出抒情詩

令狐綯

宣皇坐朝次對官趨至前必待氣息平匀上然後問事令狐綯進李遠為杭州刺史宣皇曰我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仍為遠廉察可任乃俞之出盧閑鼓吹

崔鉉

鄭愚尚書廣州人擢進士第士揚歷清顯聲甚高而性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荊南鄭授廣南節制路由渚宮鉉以常禮待之鄭為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至是乃贄所業魏公覽之深加歎賞曰真銷得半臂也出北夢瑣言

高逸

孔稚珪

齊會稽孔稚珪光祿靈產之子侍中道隆之孫張融之內弟稚珪富學與陸思曉謝淪為君子之交珪不樂世務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歷位太子詹事贈光祿大夫出談藪

李元誠

北齊趙郡李元誠鉅鹿貞公恢之孫鉅鹿簡公之公會孫性放誕不好世務以飲酒為務為太常卿太祖欲以為僕射而疑其多酒子騷諫之元誠曰我言作僕射不如飲酒樂耳愛僕射宜勿飲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及孫騰嘗詣元誠其庭宇蕪曠環堵頹圮在樹下以被自擁獨對一壺陶然樂矣因其妻衣不曳地撤所坐在褥質酒肉以盡歡意焉二公嗟尚各置餉饋受之而不辭散之親故元誠一名元忠拜儀同領衛尉封晉陽公卒贈司徒諡曰文宜出談藪

陶弘景

丹陽陶弘景幼而惠博通經史覩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為遠初為宜都王侍讀後還奉朝請永平中謝職隱茅山山是金陵洞光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華陽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時號茅山由是自稱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也惟愛林泉尤好著述縉紳士庶禀道伏膺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先生嘗曰我讀外書未滿萬卷以內書兼之乃當小出耳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以答之詞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出談藪

田遊巖

唐田遊巖初以儒學累徵不起侍其母隱嵩山甘露中中宗幸中嶽因訪其居遊巖出拜詔命中書侍郎薛元超入問其母御題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徵拜弘文學士出大唐新語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屩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屩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出大唐新語）

盧鴻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上玄宗異之召入賜宴拜諫議大夫賜章服並辭不受給米百石絹百疋送還隱居之處（出大唐新語）

元結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濆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捍寇之力結天寶中師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之山稱猗玗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聱叟酒徒呼爲漫叟及爲官呼漫郎（出國史補）

賀知章

賀知章性放曠美談笑當時賢達咸傾慕陸象先即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親善象先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眞可謂風流之士晚年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醉後屬詞動成篇卷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共傳寶之請爲道士歸鄉捨宅爲觀上許之仍拜子爲會稽郡司馬御製詩以贈行（出譚賓錄）

顧況

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出尚書故實）

陳琡

陳琡鴻之子也鴻與白傅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同院有小計姓武亦元衡相國之後蓋汾陽之坦牀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絛焚香習禪而已或一年半載與妻子略相面焉在職之時唯流溝寺長老與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見自述檀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輪車常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陽棹小舟至于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爲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攜舟造之話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出玉堂閒話）

孔拯

孔拯侍郎爲遺補時常朝回値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簷

廡下避之適食時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廳事有一叟出迎甚恭備酒饌亦甚豐潔公侯家不若也拯懇謝之且假雨具叟曰某閒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今於他處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嘆若忘宦情語人曰斯大隱者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　樂一

樂

舜白玉琯　師延　師曠

師涓　楚懷王　咸陽宮銅人

隋文帝　唐太宗　衛道弼曹紹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沇

王仁裕　李師誨

琴

璵璠集　劉道強　趙后

馬融　楊秀　李勉

張弘靖　董庭蘭　蔡邕

于頔　韓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樂

舜白玉琯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爲琯後乃易之以竹爲琯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出風俗通）

師延

師延者殷之樂工也自庖皇以來其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終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乎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之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

昔巳年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世代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之內欲極刑戮（陰宮囚人之所）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調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悅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聞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其本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圖畫以象其形立祠不絕矣（出王子年拾遺錄）

師曠

師曠者或云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辯音律撰兵書萬篇昔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乃薰目爲瞽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

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於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分爭其書滅絕矣晉平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也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敗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病（出王子年拾遺錄）

師涓

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能寫列代之樂善造新曲以代古聲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辰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飇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爲沉湎靡曼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新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違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退而隱迹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其歌曲湮滅世代遼遠唯紀其篇目之大意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楚懷王

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音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繞山以遊宴各舉四仲之氣以爲

樂章惟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流水之詩宴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平以忠見斥隱於沅澧之間王迫逐不已乃赴清冷之淵楚人思慕之謂之水仙（出王子年拾遺記）

咸陽宮銅人

秦咸陽宮中有鑄銅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華采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眞樂不異（出西京雜記）

隋文帝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十四懸之於庭有二素衣神人來擊之其聲妙絕（出洽聞記）

唐太宗

唐太宗留心雅正勵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商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爲之折衷作降神樂爲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風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詩序云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曲八十四調祭圜丘以黃鍾爲宮方澤以大呂爲宮宗廟以太簇爲宮五郊迎享則隨月用律爲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唯扣七鍾餘五虛懸而不扣及孝孫造旋宮之法扣鍾皆遍無復虛懸矣時張文收善音律以蕭吉樂譜未甚詳悉取歷代沿

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又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孝孫參定雅樂太樂古鍾十二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乃暢徹知音樂者咸伏其妙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始復採三禮更加釐革而樂教大備矣（出譚賓錄）

又

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簡闕其一宜如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求之如言而得（出國史纂異）

又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制爲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出國史纂異）

又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作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又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長袖曳屣以象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樂則翫之不厭（出國史纂異）

衛道弼曹紹夔

衛道弼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皆爲太樂令享北郊御史怒紹夔欲以樂不和爲罪雜叩鍾磬使夔聞召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

夔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鍾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之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夔云此聲與鐘律合擊彼此應僧大喜其疾亦愈（出國史纂異）

裴知古

裴知古奏樂謂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耳其月中宗即位（出譚賓錄）

又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言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善於攝生聞

元十二年年百歲而卒（出國史纂異）

李嗣真

唐朝承周隋離亂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姓所闕知者不敢言達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砧聲者在今弩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由得之其後徐業反天后瀦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補樂懸之闕後享宗廟郊天掛簨簴者乃嗣真所得也（出獨異志）

宋沇

宋沇爲大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亡徵調沇考鍾律得之（出國史補）

沇爲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廻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鈴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沇曰其間有一是古製葉請一登塔循金索試歷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非此耶沇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懸鍾而應之問求摘取而觀之曰此沽洗之編鍾耳請且獨掇於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知本懸此果應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行認一鈴言亦編鍾也他人但覺鎔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此亦識微在金奏者（出羯鼓錄）

王仁裕

晉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學士王仁裕夜直聞禁中蒲牢每發聲如叩項腦之間其鐘忽撞作索索之聲有如破裂如是者旬餘每與同職默議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晉帝果幸於梁汴石渠金馬移在雪宮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徵（出玉堂閒話）

李師誨

李師誨者畫番馬李漸之孫也爲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從諫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縣宰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掘之得一片石如斷磬其石端有孔穿絛處尚光滑豈天上奏樂器毀而墜歟此石流轉到安邑李甫宅中（出尚書故實）

琴

璵璠樂

秦咸陽宮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出西京雜記）

劉道強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出西京雜記）

趙后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焉（出西京雜記）

馬融

馬融歷二郡兩縣政務無爲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嘗按論刑殺一人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每氣出

蜻蜊相和 出商芸小說

楊秀

隋文帝子蜀王秀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 出尚書故實

李勉

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嘗取桐梓之精者雜綴為之百衲琴用蝸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出尚書故實

又

勉又取漆筩為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寳於家

又

京中又以樊氏路氏琴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而不治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寳徽又次者以金螺蚌徽

張弘靖

張相弘靖夜會名家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揭動宮則宮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沉聲祝聲 出國史補

董庭蘭

響泉韻磬本落樊澤司徒家後在珠崖宅又在張彥遠宅今不知流落何處彈琴近代稱賀若夷甘黨前有董庭蘭陳懷古懷能沉祝二家聲調大小胡笳也蕭古亦善琴云胡笳第四頭犯無射商遂用其音為蕭氏九弄 出盧氏雜說

蔡邕

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會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聲者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 出漢書

于頔

于司空頔常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於簾下歎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無本色韻 出國史補

韓皐

韓皐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為是也其當晉衛之際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之聲也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之也慢其商絃以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托後返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楚王彪毌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敗於廣陵故名其曲為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戚慘痛迫切之音盡在於是永嘉之亂是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禍所以託之鬼神也皐之於音可謂至矣 出盧氏雜說

王中散

唐乾符之際黃巢盜據兩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長安人能棊善琴風骨清峻初自蒲坂歷於幷汾師鐸從讓以相國鎮分晉傲謁之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即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感動神曲終敬傲潸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爲白鶴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沈吟餘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敬非尋常之品調

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數杯俄而王山俱倒泊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向來所操者何曲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受自由德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衆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陽東市而不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即知古之廣陵散或傳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標李處士盖寫錄之誤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詔爲王中散也王生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方延多士以廣令名時有李夏郎中莫又玄祕書蕭珦員外張道古並英儒才學之士咸自四集於文華館故待詔之琴棊亦見禮於賓闈歲時供給莫不豐厚王或命撣絃動軫必大加錫遺焉在常山十數年甚承禮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優遊嘯詠而已冬月亦葛巾單衣體無綿纊日醺醉於市人咸怪異之聞昭宗返正辭歸帝里後不知所終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紙爲蜂蝶舉袂令飛滿於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即復於故所也常時咸疑有神仙之術張道古與相善每欽其道藝嘗著王逸人傳爲此也道古名覩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嘗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重其文學之名而哂其詩之拙也出耳目記

瑟

盧中丞邁有寶瑟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至之號出傳記

阮咸

元行沖賓客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也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清雅今呼爲阮咸者是也出國史異纂

又

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爲之時人不識以爲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調多同之出盧氏雜說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

樂　　樂二

大酺　梨園樂　太真妃
天寶樂章　韋臯　于頔
文宗　沈阿翹　懿宗
王令言　寧王獻　王仁裕
歌
秦青韓娥　戚夫人　李龜年
李袞　韓會　米嘉榮
笛
昭華管　唐玄宗　漢中王瑀
李謩　許雲封　呂鄉筠
觱篥
李蔚

樂

大酺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内縣令刺史率其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内郡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繡伏廂之牛蒙以虎皮及為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魯山之文也玄宗聞而異之徵其詞乃歎曰賢人之言也其後上謂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徵還而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黄金甲衣短

後襴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丸劍角抵戲馬鬬鷄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出明皇雜録）

梨園樂

天寶中玄宗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出譚賓録）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藝最善擊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採藍田緑玉琢為磬尚方造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金為二獅子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為趺其他綵繪縟麗製作精妙一時無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者是也（出開天傳信記）

天寶樂章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名入破後其地盡為西蕃所没破乃其兆矣（出傳載録）

韋臯

韋皐鎮西川進奉聖樂曲兼與舞人曲譜同進到京於留邸按閱教坊數人潛窺因得先進出盧氏雜說

于頔

于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詼諧亦各有爲也頔又令女妓爲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出國史補

文宗

文宗善吹小管時法師文溆爲入內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內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輩猶作法師講聲上採其聲爲曲子號文溆子出盧氏雜說

沈阿翹

文宗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聲詞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元濟敗因以聲得爲宮嬪遂自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有也光明潔冷可照十數步言其槌即犀也凡物有聲乃響其中焉架則云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製度精妙故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愴然上謂之曰天上樂仍選內人與阿翹爲弟子出杜陽雜編

懿宗

懿宗一日召樂工上方奏樂爲道調弄上遂拍之故樂工依其節奏曲子名道調子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雜戲皆有之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禁中呼爲音聲郎君出盧氏雜說

王令言

隋煬帝幸江都時樂工王令言子自內歸令言問其子今日所進曲子何曰安公子令言命其子奏之曰汝不須隨駕去此曲子無宮聲上必不廻果如其言出盧氏雜說

寧王獻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之上召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江諸王拜賀蹈舞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音也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襲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於詠歌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亂作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出開天傳信記

王仁裕

後唐清泰之初王仁裕從事梁苑時范公延光師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諸幕賓餞朝客于折柳亭樂則於羽而響鐵獨有宮聲泊將撥執竟不諧和王獨訝之私謂戎判李大夫式管記唐員外獻曰今日必有譸張之事蓋樂音不和令諸音舉羽而獨扣金有宮聲且羽爲水宮爲土水土相剋得無憂乎于時遽散朝客西歸范公引賓客紲鷹犬獵于王婆店北爲奔馬所墜不救于荒陂自辰巳至午後絕而復蘇樂音先知良可至矣出王堂閒話

歌

秦青韓娥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去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也 出博物志

戚夫人

漢戚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為之後宮齊唱常入雲霄 出西京雜記

李龜年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製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 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南別墅號綠野堂 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則杜甫嘗贈詩所謂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也 出明皇雜錄

又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 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斂繡巾重拜上龜年常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此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 出松窗錄

李袞

李袞善歌於江外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為盛會昭言有表弟請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滿座嗤笑之少頃命酒昭曰請表

其歌座中又笑及喉囀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羅拜之（出國史補）

韓會

韓會善歌絕妙名輩號爲四夔會爲夔頭（出國史補）

米嘉榮

歌曲之妙其來久矣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何戡近有陳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來絕不聞善唱盛以拍彈行於世拍彈起於李可久懿宗朝恩澤曲子別趙十兕趙十之名劉尚書禹錫與米嘉榮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于今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又自敘所歸京聞何戡歌曰二十年來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請殷勤唱渭城（出盧氏雜說）

笛

昭華管

秦咸陽宮有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名曰昭華之管（出西京雜記）

唐玄宗

玄宗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清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尋盡得矣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上下尋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上試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請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雲迴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出開天傳信記）

漢中王瑀

漢中王瑀爲太卿早起朝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曰然已後因閱樂而喚之問曰何得某日臥吹笛耶（出傳記）

李謩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同舟人吹寥亮逸發俄有客於岸呼舟請載既至請笛而吹甚爲精妙山石可裂謩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擗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者記疑其蛟龍也謩嘗秋夜吹笛於瓜洲檝載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立至有頃舟人賈客有怨歎悲泣之聲（出國史補）

又

謩開元中吹笛爲第一部近代無比有故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醼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醵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尤敬人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記得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昏曀齊開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

以爲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生爲輕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絶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荅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輕薄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獨孤曰公試吹凉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侣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絶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𠫤惜否李生

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踖不敢動至第十二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去 出逸史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爲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璧驛時雲天初瑩秋露凝冷舟中吟諷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歎良久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謩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謩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土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迴駕次至任城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煙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李氏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煙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即李謩外生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甥學業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笛每一曲成必撫背賞歎值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時驪山駐蹕是貴妃誕

辰上令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安禄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丘韋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常於天寶中受笛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嗟舊吹之笛即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爲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室未期而伐則其音浮浮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夭兆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爲清響且

異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巴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旌汝鑒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疊未盡騞然中裂韋公驚歎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出甘澤謠

呂鄉筠

洞庭賈客呂鄉筠常以貨殖販江西雜貨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羨即施貧親戚次及貧人更無餘貯善吹笛每遇好山水無不維舟探討吹笛而去嘗於中春月夜泊於君山側命罇酒獨飲飲一杯而吹笛數曲忽見波上有漁舟而來者漸近乃一老父鬚眉皤然去就異常鄉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維漁舟於鄉筠舟而上各問所宜老父曰聞君笛聲嘹亮曲調非常我是以來鄉筠飲之數盃老父曰

老人少業笛子可教乎鄉筠素所躭味起拜願為末學老父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管者其一絕小如細筆管鄉筠復拜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其小者為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鄉筠曰願聞其不可發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諸天對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樂而吹之若於人間吹之人消地拆日月無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圮不暇言其餘也第二者對諸洞府仙人蓬萊姑射昆丘王母及諸真君等合仙樂而吹之若人間吹之飛沙走石翔鳥墜地走獸腦裂五星內錯稚幼振死人民纏路不暇言餘也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庶類雜而聽之吹的不安未知可終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瀁魚鼈跳噴鄉筠及童僕恐聳讋慄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檝大恐老父遂止引滿數盃乃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飲數盃謂鄉筠曰明年社與君期於此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漸沒於波間至明年秋鄉筠十旬於君山伺之終不復見也出博異志

感業

李尉

咸通中丞相李尉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積日閑未暮闕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羣情泊彭門亂常之後屠鎮殤夷未平公按畫恭已而治之補綴頹毀葺壞繕功無虛日以其郡寀勝遊之地且風亭月觀既以荒涼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旦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鉤斜道開剏

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既畢號曰賞心栽培花木蓄養遠方奇禽異畜畢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試詢之果是舊人矣公甚喜如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運糧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陽陶遊詢其所聞及往日蘆管之事薛因獻朱崖李相陸暢元白所撰歌一軸公益喜之次出蘆管於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葉中常容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閑公大加賞之亦贈其詩不記其篇云虛心纖質為衙餘鳳吹龍吟定不如於是錫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職初公構池亭畢未有嘉名因目曰賞心諸從事以公近諱蓋賞字有尚字也公曰宜父言徵不言在

言在不言微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亂逆乃爲芻豢之地嗟乎公孫弘之東閣劉屈氂後爲馬廐亦何異哉出桂苑叢談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 樂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龜年
曹王皐 李琬 杜鴻漸
銅鼓
張直方 鄭續
琵琶
羅黑黑 裴洛兒 楊妃
段師 漢中王瑀 韋應物
宋沇 皇甫直 王沂
關別駕 王氏女
五絃
趙辟
箜篌
徐月華

羯鼓

羯鼓出外夷樂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云龜茲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似腰鼓而小答臘鼓即楷鼓也雞婁鼓之上縣如漆桶山桑木爲之下以牙牀承之擊用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戲杖連碎之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凌空透遠極異衆樂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須至乾緊絕濕氣而復柔膩乾取發越響膩取戰褭健舉捲用剛鐵鐵當精鍊捲當至勻若不剛即應條高下擲振不停不勻即鼓面緩急

若琴徽之散病矣（出羯鼓録）

玄宗

唐玄宗洞曉音律出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作調曲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色明麗小殿內亭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製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澈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出羯鼓録）

玄宗嘗伺察諸王寧王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此樂（出酉陽雜俎）

又

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研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其旨每隨遊幸頃刻不捨璡嘗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其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本色所謂定頭項難在不搖動也）上大喜笑賜金器因誇曰花奴（璡小名）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夫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度花奴但秀邁

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止閑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謝之而曰若於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撝挹衆皆歡賀玄宗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又

黃幡綽亦知音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之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復改曲纔三數十聲綽即走入上問何處來曰有親故遠適送至城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意至必撾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許他東西過往綽拜謝畢內官有相偶語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而候其時入上問綽綽語上方怒其解怒之際皆無少差誤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聽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謂我如何綽遂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勑監金鷄上大笑而止（並出羯鼓録）

宋璟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始承恩顧與玄宗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甆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去聲）肯聲據此乃是漢震第一鼓也且磉用石末花甆固是腰鼓掌不朋（去聲）肯聲是以手指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璟又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

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其急玄宗與璡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明祖母即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出羯鼓錄）

李龜年

李龜年善羯鼓玄宗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十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豎櫃也後數年又聞打一豎櫃因錫一拂杖羯鼓捲（出傳記）

曹王臯

嗣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荆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捲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觀者訝之曰豈見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歎曰不意今日獲逢

至寶指其剛勻之狀賓坐或眭或腹非之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拌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捲於拌心以油注捲滿而油不浸漏相蓋契際也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先人在黔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

李琬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平（一本作耶婆娑雞）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張儒入長安其家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之聲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娑雞當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如柘枝用渾解甘州用急了解之類也）工泣而謝之即言於寺卿奏爲主簿後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羯鼓錄）

杜鴻漸

代宗朝宰相杜鴻漸亦能羯鼓永太中爲三蜀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一杖獻鴻漸鴻得之示於衆曰此尤物也常衣衾中收貯積時矣匠曰某於脊溝中養者十年及蜀至利州西界望喜驛路入漢川矣自西南來始會嘉陵江頗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

從事楊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酒謔語曰今川出艱危猶兆外郎不辱命於朝廷內郎免中禍於微質旣保此安步又暇此殊境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所得杖奏數曲四山猨鳥皆驚飛噭走從事悉異之曰昔夔之拊石百獸率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於此稍曾致力猶未臻妙尚能及是況至聖遇夫賢臣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別墅近花巖閣每遇風景清明即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於川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謂之以鼓然也及止鼓亦止復鼓之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邊漸止聲仰首若有所聽少選又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無難矣近于林中無習之者唯

僕射韓皐善亦不甚露爲鄂州節度使時閱於黃鶴樓一兩習而已出獨異錄

銅鼓

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虫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以來爐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貞元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玉螺皆螺之白者非琢玉所爲也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張直方

咸通末幽州張直方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銅鼓滿任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遂捨延壽庵院用大木魚懸於齋室今見存焉出嶺表錄異

鄭續

僖宗朝鄭續鎮番禺日有林藹者爲高州太守有牧兒因放牛聞田中有蛤鳴蛤即蝦蟆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蠻酋冢也蛤乃無蹤穴中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疑其鳴蛤即鼓精也遂狀其緣由納於廣帥懸於武庫今尚存焉出嶺表錄異

琵琶

羅黑黑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麄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出朝野僉載

裴洛兒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所謂搊琵琶是也出國史纂異

楊妃

開元中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迴得琵琶以獻其槽邏逤檀爲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影成雙鳳楊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而諸王貴主自虢國已下競爲貴妃琵琶弟子每受曲畢皆廣有進獻出開天傳信記

段師

古琵琶絃用鵾雞筋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出酉陽雜俎

漢中王瑀

漢中王瑀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聲多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謂之琶出傳記

韋應物

韋應物爲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之亂得國工康崑崙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進入內出國史補

宋沇

宋開府孫沇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二卷德宗覽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孫遽召賜對坐與論音樂喜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濫悉可言之沇曰容臣與樂官商榷講論具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與樂官參

議數日然後奏進樂工多言沇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又聵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宣召見對曰臣年老多疾耳實失聰若迨於音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沇顧笑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卽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駭爲令主者潛伺察之旣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鞫遂伏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轉加欽重面賜章服累召對每令察樂樂工悉惴恐脅息不敢正視沇懼罹禍辭病而退出羯鼓錄

皇甫直

蜀將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切調蕤賓夜復鳴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跳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泥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出酉陽雜俎

王沂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不復成曲出朝野僉載

關別駕

昭宗末京都名娼妓兒皆爲强諸侯所有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宗求之旣至謂曰爾解彈羊不採桑乎關俛而奏之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飮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潨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爲相國令狐綯見賞俾與諸子涣渢連水邊作名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遊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飮酒作歡石潨以胡琴在坐非知音者諠譁語笑殊不傾聽潨乃撲檀槽而詬曰某曾爲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歎訝之出北夢瑣言

王氏女

王蜀黔南節度使王保義有女適荆南高從誨之子保節未行前夢寄羽服性聰敏善彈琵琶因夢異人頻授樂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黃有一夕而傳數曲有一聽而便記者其聲淸越與常異類於仙家紫雲之亞也乃曰此曲譜請元昆製序刊石於甲寅之方其兄卽荆南推官王少監貞範也爲製序刊石所傳曲有道調宮玉宸宮夷則宮神林宮蕤賓宮無射宮玄宗宮黃鍾宮散水宮仲呂宮商調獨指泛淸商好仙商側商紅綃商鳳抹商玉仙商角調雙調角醉吟角大呂角南呂角中呂角高大殖角蕤賓角羽調鳳吟羽背風香背南羽背平羽應聖羽玉宮羽玉宸羽風香調大呂調其曲名一同人世有涼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綠腰莫靼項盆樂安公子水牯子阿

濫泛之屬凡二百以上曲所異者徵調中有湘妃怨哭顛
回常時胡琴不彈徵調也王涵高氏數年而亡得非溺學
之人乎孫光憲于父郎王氏之姪也記得一兩曲嘗聞彈
之亦異事也出北夢瑣言

五絃

趙辟

趙辟彈五絃人間無其術辟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神遇
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爲辟
辟之爲五絃也出國史補

箜篌

徐月華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聲

有田僧起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
臨敵令僧超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陣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　書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汲冢書　李斯
蕭何　蔡邕　崔瑗
張芝　張昶　劉德昇
師宜官　梁鵠　左伯
胡昭　鍾繇　鍾會
韋誕

古文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
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

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出書斷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
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酆
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
籀十五篇並此也以此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
千字出書斷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
之籀文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

中古文體異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出書斷）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出書斷）

八分

按八分者秦時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出書斷）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出書斷）

章草

按章草漢黃門令史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稿法非也王愔云章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出書斷）

行書

按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元常善行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出書斷）

飛白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出書斷）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是也（出書斷）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不字四作彪其名□准出春秋後序文選中注○出尚書故實）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能詳今删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爲小篆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筆錄）

斯妙篆始省改之爲小篆著蒼頡篇七章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醨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爲實草隸爲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其實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

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書如冠蓋不易施乎（出書評並出書斷）

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何使秃筆書（出羊欣筆陣圖）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書善音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刱造飛白妙有絕倫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女琰甚賢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内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時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伯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並手原筆法）

蔡邕書骨氣風透精爽入神（出袁昂書評並出書斷）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袁昂云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出書斷）

張芝

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又善隸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伯英章草行入神隸書入妙（出書斷）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出袁昂書評）

張昶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黄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出書斷）

劉德升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刱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狎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出書斷）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者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後為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出書斷）

宜官書如鵬翅未息翩翩自逝（出袁昂書評）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為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選部郎靈帝重之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為勝宜官也于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為小字鵠宜為大字不如鵠之用筆盡勢也（出書斷）

左伯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聲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出書斷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真行又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於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勖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可謂宿士矣出書斷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筆更妙繇精思學書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筆陣圖繇尤善書於曹喜蔡邕劉德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入於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年元常隸行入神草八分入妙出書斷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出袁昂書評

鍾會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兼行草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劍則干將鏌鋣焉會嘗詐為荀勖書就勖母鍾夫人取寶劍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勖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勖書亦會之類也會隸行草章草並入妙出書斷

韋誕

魏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凌雲臺初成令仲將題牓高下異好宜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龍拏虎據劍拔弩張張茂先云京兆韋誕誕子熊潁川鍾繇繇子會並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中將大為題署以為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然草跡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出書斷

又云魏明帝凌雲臺成誤先釘牓未題署以籠成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牓題去地二十五丈誕危懼誡子孫絕此楷法出法書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　　　　書二

王羲之　　王獻之　　王修
荀輿　　謝安　　王廙
戴安道康昕　　韋昶　　蕭思話
王僧虔　　王融　　蕭子雲
蕭特　　智永　　智果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盈朞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文更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眞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出羊欣筆陣圖）逸少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逸少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草（出書斷）

又

羲之書以章草答庾亮亮示翼翼見乃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沛遂乃亡失常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且見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五字姥大悵惋云老姥家朝飡俱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曰無所損但道是王右軍書字請一百既入市人競市之後數日復以數扇來請更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紙色類長短闊狹與王表相似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乃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後更相看乃歎曰小人亂眞乃爾羲之性好鵝山陰曇䃤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淸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停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大以爲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几至滑淨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兒還失看驚懊累日（出圖書會粹）

又

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出法書要錄）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尤善草隸幼學於父習於張芝爾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雲臺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歲時學書右軍從後潛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尤直而寡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出書斷）

又

羲之爲會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可愛子敬令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爲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勢好日日觀者成市羲之後見歎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云子敬飛白大有直是圖於此壁子敬好書觸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紙械著往詣子敬便取械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周自歎比來之合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如是掣械而走左右果逐及於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而已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往縣入欣齋著新白絹裙晝眠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出圖書會粹）

又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十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爲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撰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沒于江（出法書要錄）

王脩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譽年十六著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歎不已善隸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王僧虔云敬仁書殊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歲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敬仁之亞也（出書斷）

荀輿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出尚書故實）

謝安

謝安字安石學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之解書爲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幷入妙兄尚字仁祖萬石並工書（出書斷）

王廙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後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

跡猶在（出圖史異纂）

戴安道康昕

晉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鷄子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自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絶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隸王子敬嘗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為謝居士題畫像以示子敬歎能以為川河絶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臨沂令

韋昶

晉韋昶字文林仲將兄康字元將涼州刺史之玄孫官至穎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狀貌極古亦猶人則抱素木則封冰奇而且勁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牓獻之固辭及使劉瓌以八分書之後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名以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知是書也又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為絶世義熙末卒年七十餘文休古文大篆草書並入妙（出書斷）

蕭思話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瑯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峯壁立之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絶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出書斷）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為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諡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寶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識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與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出談藪）

又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人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出南史）

王融

宋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倣効家藏紙貴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隸字故貽後來所譏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為書為一以太為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法書要錄）

蕭子雲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出[illegible]）

（出書故實）

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蕭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出國史補）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逸少蕭特之跡遂過其父（出談藪）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智永永師遠祖逸少歷紀專精攝齋升堂真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書丁覘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出書斷）

又

智永嘗於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出國史纂異）

梁周興嗣編次千字文而有王右軍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吳興永欣寺積學書後有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千人來覓書并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為穿穴乃用鐵葉裹之謂為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為退筆冢自製銘誌（出尚書故實）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出法書要錄）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甚為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而非武虛張誇耀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隸行草入能（出書斷）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　書三

唐太宗　購蘭亭序　漢王元昌
歐陽詢　歐陽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紹宗　鄭廣文　李陽冰
張旭　僧懷素

唐太宗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出尚書故實

購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辯才嘗於寢房伏梁上鑿為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於師在日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羲之眞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常獲見自師沒後荐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敕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棊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今後無形跡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果等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猨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詠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閑即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與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務其俗混然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書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數帖自隨辯才

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眞跡頗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亂離眞跡豈在必是嚮搨僞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駮瑕指纇曰果是嚮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梁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旣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辨才出赴邑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卽爲開門翼遂于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陵

愬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今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嚴遷家未達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來別辨才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五品賜銀缾一金縷缾一馬瑙椀一並實以珠內廄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宅莊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恡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敕三千后便敕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將入己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彊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出法書要錄

又

一說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得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爲之龜腹受一升以水貯之龜則動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鐵爲之光明洞徹色如水晶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眞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

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亡矣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又投龜一足傷自是不能行矣出紀聞

漢王元昌

唐漢王元昌神堯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韓王曹王亦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草行魏王魯王亦韓王之倫也出書斷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官至銀靑光祿大夫率更令書則八體盡能筆力勁險高麗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詢飛白隸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書斷

又

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書也出國史異纂

歐陽通

唐歐陽通詢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貍毛為心覆以秋兔毫松煙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陁亦效歐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出朝野僉載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也仕隋為祕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為七品十餘年仕唐至祕書監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絕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有一於此足謂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際尤所偏工本師於釋智永及其暮齒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隸草行入妙出書斷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僕射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師祖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傷於疎瘦也出書斷

又

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若此者曰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出國史異纂

薛稷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矣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稷隸行入能出書斷

又

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采古跡埒於祕書出譚賓錄

高正臣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懷瓘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憑書之高常為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悟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詳觀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高嘗許人書一屏障逾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臨別大悵恨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陸柬之嘗為高書告身高常嫌之不將入秩後為鼠所傷乃持示張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出書斷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祕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羨柬之其中小真書體象尤異其行書及章草次於真常與人書云鄙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

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後於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七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能（出書斷）

鄭廣文

鄭虔任廣文博士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出尚書故實）

李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出國史補）

張旭

張顛書得筆法傳崔邈顏眞卿旭言始吾聞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揾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出國史補）

又

旭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觀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於一時（出幽閒鼓吹）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冢（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　書四

雜編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詡已下
王羲之　王廙　潞州盧
桓玄　褚遂良　蘭亭眞跡
王方慶　二王眞跡　八體
李都　東都乞兒　盧弘宣
嶺南兎

程邈已下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書曰隸書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小異李斯見師一時陳留蔡邕後漢人左中郎將善篆採喜之法眞定直父碑文稱傳於世篆者師焉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官善篆隸每書一紙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宜官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至飲足削書而退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乃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出王僧虔名書錄

邯鄲淳已下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名在鵠後毛弘鵠弟子祕書八分皆傳弘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

善草書平符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去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時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人所云芝書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書錄

姜詡已下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善草誕最優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書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之題以籠盛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子少季亦有能稱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賜書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善草書不及崔張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穎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家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三曰狎書相聞者也繇子會鎭西將軍絕能學人書改易鄧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東衛覬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爲晉太保採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藁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字燉煌索靖張芝姊子孫晉征西司馬亦善草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出名書錄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眞

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月[illegible]亥而書亦其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内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上留内不出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出國史異纂

王廙

王廙羲之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吾諸事不足道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出尚書故實

潞州盧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眞僞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書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減而賑之日久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出尚書故實

桓玄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汚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出尚書故實

褚遂良

貞觀十年太宗謂魏徵曰世南沒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後來書流甚有法則於是召見太宗嘗以金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時莫能辨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咸爲證據一無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利爲一時之絶購求得人間眞行凡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十紙裝爲八十卷每聽政之暇時閱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亦勝棄日凡諸藝未嘗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今人學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勢自生耳出譚賓錄

蘭亭眞蹟

太宗酷學書法有大王眞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出尚書故實

王方慶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將許敬宗曰[redacted]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

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羣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自爲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出譚賓錄）

二王眞跡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眞跡及張芝張昶等書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搨兩本進賜諸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眞僞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眞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玄宮中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搨寫因此遂失所在五年杪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褾每卷分爲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記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書開元二字爲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軍眞行書惟有黃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眞尚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舊褾織成字（出譚賓錄）

八體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箸偃波之類諸家共二十五般（出尚書故實）

李都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蹤甚惡李寄詩戲曰草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出抒情詩）

東都乞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跡官楷書不如也（出酉陽雜俎）

盧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獻書帖德裕得之執翫頗愛其書盧弘宣時爲度支郎中有善書名召至出所獲者書帖令觀之

弘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太尉彌重之（出盧氏雜說）

嶺南兔

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剪己鬚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出嶺南異物志）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十

畫一

烈裔　敬君　毛延壽
趙岐　劉褒　張衡
曹不興　衛協　徐邈
王獻之　顧愷之　顧光寶
王廙　王濛　戴逵
宗炳　黃花寺壁

烈裔

秦有烈裔者騫霄國人秦皇帝時本國進之口含丹墨噀壁以成龍獸以指歷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度方寸內有五岳四瀆列國備焉善畫龍鳳軒軒然唯恐飛去出王子年拾遺記

敬君

齊敬君善畫齊王起九重臺召敬君畫君久不得歸思其妻遂畫真以對之齊王因覩其美錫金百萬遂納其妻出劉向說苑

毛延壽

前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令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不減五萬唯王嬙不肯遂不得召後匈奴來求美人爲閼氏上按圖召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美[illegible]占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業已定帝重信於外國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雜畫[illegible]牛馬衆勢人形醜好不在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希出西京雜記

趙岐

後漢趙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藝善畫自爲壽藏於郢城中畫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爲讚誦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出范曄東漢書

劉褒

後漢劉褒桓帝時人曾畫雲臺閣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出張華博物志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高才過人性聰明天象善畫累拜侍中出爲河間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蒲城縣山

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水中不出或云此獸畏寫之故不出遂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之今號巴獸潭出郭氏異物志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畫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邈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鯔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執得帝嘉歎曰卿畫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嘗執筆所作者自可庶幾出齊諧記

曹不興

謝赫云江左畫人吳曹不興運五千尺絹畫一像心敏手疾須臾立成頭面手足胷臆肩背無遺失尺度此其難也

唯不與能之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祕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眞龍（出尚書故實）

衛協

晉衛協抱朴子云衛協張墨並爲畫聖孫鴻之上林苑圖協蹤最妙又七佛圖人不敢點眼睛愷之論畫云七佛與烈女皆協之跡壯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亦協手巧密於情思此畫短卷長裝八分陸彥遠題云元和宗人惟素將來余大父答以名馬精絹二百匹惟素後却又將貨與韓僉韓之子昶借與相國段文昌却以模本歸於昶會昌元年見段家本後於襄州從事見韓家本謝赫云古畫皆略至此始精六法頗爲兼善雖不備該形似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絕筆在第一品曹不興下張墨荀勗上（出名畫記）

王獻之

晉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風流高邁草隸繼父之美妙於畫桓溫嘗請畫扇誤落筆就成烏駁牸牛極妙絕又書駁牛賦於扇上此扇義熙中猶在（出名畫記）

顧愷之

晉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人多才氣尤攻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人已來未有又云卿畫蒼蒼古來未有曾以一廚畫暫寄桓玄皆其妙跡所珍祕者封題之其後玄開取之詐云不開愷之不疑被竊直云妙畫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又嘗悅一鄰女乃畫女於壁當心釘之女患心痛告於長康康遂拔釘乃愈又嘗欲寫殷仲堪眞仲堪素有目疾固辭長康曰明府無病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便如輕雲蔽日畫人物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貌正在阿堵之中又畫裴楷眞頰上乃加三毛云楷俊朗有器識具此觀之者定覺殊勝嵇康贈以四言詩畫爲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又畫謝幼輿於一巖中人問其故云一丘一壑此子宜置巖壑中長康又嘗於瓦棺寺北殿內畫維摩居士畢光輝月餘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剎會請朝賢士庶宣疏募緣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爲大言後寺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閉戶往來一月餘所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僧衆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者請施五萬第三日觀者可任其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

塡咽俄而及百萬劉義慶世說云桓大司馬每請長康與羊欣講論畫書竟夕忘疲（出名畫記）

又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貞觀中褚河南諸賢題處具在本張惟素家收得至相國張公弘靖元和中宣惟素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後中貴人崔譚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惟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疋易得經年忽聞款門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願以三百素絹易公清夜圖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之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僞乃是一

豪士求江淮大鹽院時王淮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耳及王家事起復流一粉鋪家郭侍郎承嘏閽者以錢三百市得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其以圖對後進入內（出尚書故實）

顧光寶

顧光寶能畫建康有陸溉患瘧經年醫療皆無効光寶常詣溉溉引見於卧前謂光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療矣君知否光寶不知溉患謂溉曰卿患此深是不知若聞之至伏室遂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於外戶牓之謂溉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啓心至禱明日當有驗溉命張戶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戶外有窸窣之聲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於戶外皆點焉溉病乃愈時人異之（出八朝畫錄）

王廙

晉王廙字世將琅琊臨川人善屬詞攻書畫過江後爲晉朝書畫第一音律衆妙畢綜元帝時爲左衛將軍封武康侯時鎭軍謝尚於武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廙畫（出名畫記）

王濛

晉王濛字仲祖晉陽人放誕不羈書比廙畫丹青甚妙頗希高遠嘗往驢肆家畫轜車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畫但人有飲食美酒精絹我何不可也特善清談爲時所重（出名畫記）

戴逵

晉戴逵字安道譙郡銍縣人幼年已聰明好學善琴攻畫爲童兒時以白瓦屑雞卵汁和溲作鄭玄碑時稱絕妙庾道季看之語逵云神猶太俗卿未盡耳逵曰唯務光當免卿此語（出名畫記）

又

戴安道幼歲在瓦棺寺內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吾老不見其盛耳（出世說新書）

宗炳

宋宗炳字少文善書畫好山水西涉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遊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出名畫錄）

黃花寺壁

後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絕妖怪先鄭中有軍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數十人並無救一日其家以女來謁元兆所止謁兆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畫也吾何以知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有在水之魅吾皆知之矣汝但述疾狀是佛寺中壁畫四天神部落中魅也此言如何其女之父曰某前於雲門黃花寺中東壁畫東方神下乞恩嘗携此女到其下又女常懼此畫之神因夜驚魘夢惡鬼來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無差因忽與空中人語左右亦聞空中有應對之音良久兆向庭嗔責之云何不速亟持來左右聞空中云春方大神傳語元大行惡神吾自當罪戮安見大行兆怒向空中語曰汝以我誠達春方必

請致之我爲暂責請速録致之言訖又向空中語曰召二雙牙八赤眉往要不失閩東方左右咸聞有風雨之聲乃至兆大笑曰汝無形相畫之妍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謂其女曰汝自辨其狀形兆令見形左右見三神皆丈餘各有雙牙長三尺露於唇口外衣青赤衣又見八神俱衣赤眼眉並殷色共扼其神直過軒下蓬首目赤大鼻方口牙齒俱出手甲如鳥兩足皆有長毛衣若豹鞹其家人謂兆曰此正女常見者兆令前曰爾本虛空而畫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應曰形本是畫畫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況所畫之上精靈有凭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實有罪兆大怒命作靈取檻獲受水淋之盡而惡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湯以淋須臾神化如一空

囊然後令擲去空中其女於座即愈而父載歸鄭後於黃花寺尋所畫之處如水之洗因而駭歎稱異僧雲敬見而問曰汝此來見畫歎稱必有異耶可言之其人曰我女患疾爲神所撓今元先生稱是此寺畫作妖乃指畫處所洗之神僧大驚曰汝亦異人也此寺前月中一日晝晦忽有惡風玄雲聲如雷震遶寺良久聞畫處如擒捉之聲有一人云勢力不加元大行不如速去言訖風埃乃散寺中朗然曉見此處一神如洗究汝所說正符其事兆即寇謙之師也（出林登博物志）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十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一　畫二

宗測　袁蒨　梁元帝
陶弘景　張僧繇　高孝珩
楊子華　劉殺鬼　鄭法士
閻立德　閻立本　薛稷
尉遲乙僧　王維　李思訓
韓幹

宗測

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代居江陵不應招辟驃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爲參軍測答曰何得謗傷海鳥橫斤山木性善書畫傳其祖業志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向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永業寺佛影臺皆稱臻絕（出南史記）

袁蒨

齊袁蒨陳郡人時南康郡守劉繪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過切心用恍惚遂成痼病醫所不療袁蒨善圖寫畫人面與真無別乃令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偶寢密令媪奸示妃妃見乃唾之因罵曰斫老奴晚於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出譚藪畫品）

梁元帝

梁元帝嘗畫聖僧武帝親爲作讚任荊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書貝梁）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所具本作）又遊春苑白麻紙畫鹿圖師利像鸜鵒㪍池芙蓉醮

鼎圖並有題印傳於代（出名畫記）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明梁蕭善書畫武帝嘗欲徵用隱居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出名畫記）

張僧繇

梁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將軍吳興太守武帝修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傳寫儀形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拆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

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像於龍泉亭其畫草在秘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redacted]又畫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亂散拆爲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告云我有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家君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購得之疾亦尋愈劉長卿爲記述之其張畫所有靈感不可具載（出名畫記）

又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汙尊容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側首向檐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出朝野僉載）

高孝珩

北齊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大司徒同州牧博涉多才藝嘗於廳壁畫蒼鷹觀者疑其眞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妙絕爲周師所虜授開府封縣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齊君君臣自彈琵琶命孝珩吹笛（出名畫記）

楊子華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常畫馬於壁夜聽啼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王子沖善棊通神號爲二絕（出名畫記）

劉殺鬼

北齊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鬬雀於壁間帝見之以爲生拂之方覺常在禁中錫賚巨萬任梁州刺史名見北齊書（出名畫記）

鄭法士

隋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三絕楊以簟蔽畫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障蔽鄭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是吾之畫本也由是鄭深伏光明寺改爲大雲寺在長安懷遠里也（出名畫記）

閻立德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

帔以衆爲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欵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蠻邸實可圖寫貽于後以彰懷遠之德從之乃命立德等圖畫之又趙郡李嗣真論畫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閻立本洎其兄工部尚書大安公立德之畫曰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左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實爲中興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折旋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 出譚賓録

閻立本

唐太宗朝官位至重與兄立德齊名嘗奉詔寫太宗眞容

後有佳手傳寫於玄都觀東殿前間以鎮九五岡之氣猶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立德創職貢圖異方人物詭怪之狀立本畫國王粉本在人間昔南北兩朝名手不足過也時南山有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捕之不得號王元鳳忠義奮發自往取之一箭而斃太宗壯之使立本圖狀鞍馬僕從皆寫其眞無不驚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圖亦輝映前古唯職貢鹵簿等圖與立德同製之俗傳慈恩畫功臣雜手成色不見其蹤其人物鞍馬冠冕車服皆神也李嗣眞云師鄭法士實亦過之後有王知慎師範甚有筆力閻畫神品 出唐畫斷

太宗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爲詠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臨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至高宗朝閻立本爲右丞相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又以年飢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經明 出大唐新語

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又梁張僧繇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耻之於是聚錢數十萬貨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于代 出國史纂異

薛稷

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學書師褚河南時[illegible]畫蹤閣令祕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曾旅遊新安郡遇李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像一壁筆力瀟灑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妙之跡李翰林題讚見在又聞蜀郡多有畫諸佛菩薩青牛之像並居神品 出唐畫斷

尉遲乙僧

唐尉遲乙僧土火羅國胡人也貞觀初其國王以丹青巧妙薦之闕下云其國尚有兄甲僧未有見其畫蹤乙僧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間功德又凹垤花西面中間千手千眼菩薩精妙之極光宅寺七寶臺後面畫降魔像千怪萬狀

實奇蹤也然其畫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國之象無中華禮樂威儀之德（出唐畫斷）

王維

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者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成一圖輞川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常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也如此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故庾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也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出唐畫斷）

又維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奏樂圖維熟視

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出國史補）

李思訓

唐開元中諸衛將軍李思訓子昭道爲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時人云大李將軍小李將軍是也思訓格品高奇山川妙絕鳥獸草木皆其能中舍之圖山水鳥獸甚多繁巧智思筆力不及也天寶中玄宗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對語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國朝山水第一思訓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畫斷）

韓幹

唐韓幹京兆人也唐玄宗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閎畫馬怪其不同詔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其後果能狀飛龍之質盡噴玉之奇九方之識既精伯樂之相乃備且古之畫馬有周穆王八駿圖國朝閻立本畫馬似模展鄭多見筋骨皆擅一時之名未有希代之妙開元後四海清平外域名馬重譯累至然而砂磧且遙蹄甲多薄玄宗遂擇其良者與中國之駿同頒馬政自此內廐有飛黃照夜浮雲五方之乘奇毛異狀筋骨既同蹄甲皆厚駕御歷險若舉趨之安馳驟應心中部護之節是以陳閎貌之於前韓幹繼之於後寫渥洼之狀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於天上韓故居神品陳兼寫眞居妙品上寶應寺三門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薩西院佛像寶聖寺北院二十四聖等皆其蹤也畫馬高會菩薩西院鬼神等神品（出唐畫斷）

又幹閑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川跋涉之勞亦有以酬効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出獨異志）

建中初曾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腳以二千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眞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眞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腳有一點黑缺方知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一

吳道玄　馮紹正　張藻
陳閎　韋無忝　盧稜伽
畢宏　淨域寺　資聖寺
老君廟　金橋圖　崔圓壁

吳道玄

唐吳道玄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跡東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略宗師張僧繇千變萬狀縱横過之兩都寺觀圖畫牆壁四十餘間變像即同人相詭狀無一同者其見在爲人所覩之妙者上都興唐寺御注金剛經院兼自題經文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賢西面降魔盤龍等又小殿前門菩薩景公寺地獄帝釋龍神永壽寺中三門兩神皆妙絶當時朱景玄云有舊家人尹老年八十餘嘗云見吳生畫中門内神圓光最在後一筆成當時坊市老幼日數百人競候觀之縛闌施錢帛與之齊及下筆之時望者如堵風落電轉規成月圓諠呼之聲驚動坊邑或謂之神也又景公寺老僧玄縱云吳生畫此地獄變成之後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又開元中駕幸東洛吳生與裴旻張旭相遇各陳所能裴劒舞一曲張書一壁吳畫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獲覩三絶又畫玄元廟五聖千官宫殿冠冕勢傾雲龍心若造化故杜員外甫詩云妙絶動宫牆也又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迴日帝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

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又畫殿内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吳生常持金剛經自此識本身當天寶中有楊庭光與之齊名潛畫吳生眞於講席衆人之中引吳觀之亦見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衰醜何用圖之因斯歎伏其畫人物佛像鬼神禽獸山水臺殿草木皆神妙也國朝第一張懷瓘云吳生畫張僧繇後身斯言當矣（出唐畫斷）

又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請於東都天宫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劒一曲庶因猛厲獲通幽冥旻於是脱去縗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劒入雲高數千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劒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此（出獨異志）

又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請筆硯於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懇遂到院祈求乃塗却畫處（出盧氏雜說）

又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趺心花爲時所重聖善敬愛亦有古畫聖善木塔院多鄭廣文畫并書敬愛山亭院有雉尾若眞砂子上有進士房魯題名處後有人題詩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顔意欲狂見說正調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牆寺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

畫斷出盧氏

馮紹正

唐開元關輔大旱京師闕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於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刱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乃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濕設色未終有白氣若簷廡間出入于池中波濤洶湧雷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雨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於畿內出明皇雜錄

張藻

唐張藻衣冠文學時之名流松石山水擅當代名唯松樹特出古今能用筆常以手握雙管亦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枝氣傲煙霧勢踰風雨其槎枿鱗皴之質隨意縱橫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其山水之狀則高低秀絕咫尺深重石尖欲落泉噴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遠也極天之盡圖障在人間最多今寶應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題記精巧之跡也松石山水並居神品出畫斷

又後士人家有張藻松石障士人云兵部李員外約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為衣裏矣唯得兩幅雙柏一石在焉嗟惋久之出名畫記

陳閎

唐陳閎會稽人以能寫真人物子女等本道薦之玄宗開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寫御容妙絕當時玄宗射豬鹿兔按

鴈等并按舞圖真容皆受詔寫貌又太清宮肅宗真容匪唯龍頭鳳姿日角月宇之狀而筆力遒潤風彩英逸合符應瑞天假其能也國朝閻令公之後一人而已今咸宜觀天尊殿內畫上仙圖及當時供奉道士等真皆其蹤也又嘗為故吏部侍郎徐畫本行經幡二口有女能織成妙絕無並唯寫真人神人物子女等妙品上上出畫斷

韋無忝

唐韋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其名時稱韋畫四足無不妙也曾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真後獅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又玄宗時獵一箭中兩野豬詔於玄武北門寫貌傳在人間英妙之極也夫以百獸之性有雄毅逸羣之駿有騰攫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異前輩或狀其怒則張口善則垂頭若展一筆以辨其性情奮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韋公能之異獸圖皴分人家往往有之京都寺觀無畫處其畫獸等妙品上上出畫斷

盧稜伽

唐盧稜伽吳道玄弟子也畫迹似吳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備經變佛事是其所長吳生嘗於京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眾貨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銳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稜伽果卒出名畫記

畢宏

唐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之改京兆少尹爲右庶子樹石擅名於代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出名畫記）

淨域寺

唐大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內外游自記云[illegible]

資聖寺

資聖寺中門窗門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讚李嚴書中三門

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載讚東廊北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蹀聖僧中龍樹商那和脩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真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藥上菩薩頂上茯苓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華經詞人作諸畫連句柏梁體吳生畫勇不戰攢出奇騁變勢萬端蒼蒼鬼怪層壁寬睨之忽忽毛髮寒稜伽効之力所殫李真周昉優劣難𣸉角生奔推邊鸞化方嫩彩猶未乾韓幹變態如激湍惜哉壁畫勢未殫後人新畫何漫汗（出酉陽雜俎）

老君廟

東郡北邙山有玄元觀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子化胡經事丹青妙絕古今無比杜工部詩云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迴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出劇談錄）

金橋圖

玄宗封泰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

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抑乞駐留焉及車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千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旆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于太原（見后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召吳道玄韋無忝陳閎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鴈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猫猴豬貀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焉（出開天傳信記）

崔圓壁

安祿山之陷兩京王維鄭虔張通皆處於賊庭洎尅復俱囚於楊國忠舊宅崔相國圓因召於私第令畫名畫數壁

當時皆以圖勳貴莫之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深頗極能事
故皆獲寬典至於貶降必獲善地（出明皇雜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三　畫四

保壽寺　先天菩薩　王宰
楊炎　顧況　周昉
范長壽　程修已　邊鸞
張萱　王墨　李仲和
劉商　厲歸真　聖畫
康廣　范山人　韋叔文

保壽寺

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爲寺初鑄鍾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授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於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汗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換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力士因留寺中後爲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進入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于雲韶院（出酉陽雜俎）

先天菩薩

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呪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嘗於奧室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於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後素先天菩薩凡二百四

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蔓畫樣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爲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出酉陽雜俎）

王宰

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皐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故杜甫贈歌云十日畫一松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又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陵江雙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葉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内妙之至也山水松石並上上品（出畫斷）

楊炎

楊炎唐貞元中宰相氣標王韓文敵楊馬畫松石山水出於人之表初稱處士謁盧黃門館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亦不敢發言楊懇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給取其家書迴以示楊公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一蹤以子孫寶之意尚難之遂月餘圖一障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世莫覯之其跡妙上上品（出唐畫斷）

顧況

唐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畫者王默爲副（出尚書故實）

周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節制之後好屬學畫窮丹青之妙遊卿相間貴公子也長兄皓善騎射隨哥舒往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執金吾時德宗修章敬寺召皓謂曰卿弟昉善畫朕欲請畫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經數日帝又請之方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觀覽寺抵國門賢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隨日改之經月餘是非語絕無不歎其妙遂下筆成之爲當代第一又郭令公女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眞衆皆稱美後又請昉寫眞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嘗列二畫於座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令公問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何者最似云兩畫總似後畫者佳又問何以言之前畫空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問後畫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二畫之優劣令送錦綵數百疋今上都有觀自在菩薩時人云水月大雲西佛殿前行道僧廣福寺佛殿前面兩神皆殊妙也後任宣州別駕於禪定寺畫北方天王常於夢中見其形像畫子女爲古今之冠有渾侍中宴會圖劉宣武按舞圖獨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問禮圖降眞圖五星圖撲蝶圖兼寫諸眞人文宣王十弟子卷軸至多貞元末新羅國有人於江淮盡以善價收市數十卷將去其畫佛像眞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馬鳥獸竹石草木不窮其狀也（出畫斷）

范長壽

唐范長壽善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人間多有月令屏

風是其製也凡山川水石牛馬畜類屈曲遠近牧放閑野皆得其妙各盡其趣梁張僧繇之次也僧彦悰續畫品云博贍繁多未見其能也其畫並妙品上又時號何長壽亦名次之 出畫斷

程修己

唐程修己其先冀州人性好學時周昉任越州長史遂師事焉二十年凡畫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傳其妙寶曆中修己應明經舉以昉所授付之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賢士忠臣之象不得其眞遂召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土採拾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審幽無不顯矣又嘗畫竹障於文思殿帝賜歌云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窗忽覩繁陰合再盻眞假殊未分當時學士皆奉詔繼和自貞元後以藝進身承恩稱旨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鳥人物古賢功德異獸等並入妙上品 出畫斷

邊鸞

唐邊鸞京兆人攻丹靑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觀其下筆輕利善用色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節後以困窮於澤潞貌五參連根精妙之極也近代折枝花居其首也折枝花丹蜂蝶并雀等妙品上 出畫斷

張萱

唐張萱京兆人嘗畫貴公子鞍馬屏帷宮苑子女等名冠

於時善起草點簇位罝亭臺竹樹花鳥僕使皆極其態畫長門怨約詞攄思曲盡其旨即金井梧桐秋葉黃也粉本畫貴公子夜遊圖宮中七夕乞巧圖望月圖皆綃上幽閑多思意逾於象其畫子女周昉之難倫也貴公子鞍馬等妙品上 出畫斷

王墨

唐王墨不知何許人名洽善潑墨時人謂之王墨多遊江湖善畫山水松柏雜樹性疎野好酒每欲圖障興酣之後先已潑墨或叫或吟脚蹙手抹或拂或幹隨其形象爲山爲石爲水爲樹應心隨意倏若造化圖成雲霞澹之風雨掃之不見其墨汙之跡也 出畫斷

李仲和

唐李仲和漸之子漸嘗任忻州刺史善畫番人馬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其父相國令狐綯奕代爲相家富圖畫即忻州外孫家有小畫人馬障是尤得意者會憲宗取置禁中後却賜還 出名畫記

劉商

唐劉商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少年有篇詠高情攻山水樹石初師張璪以造眞爲意自張貶竄後惆悵賦詩云苔石蒼蒼臨澗水溪風裊裊動松枝世間唯有張通會流向衡陽那得知 出名畫記

厲歸眞

唐末江南有道士厲歸眞者不知何許人也曾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內功德塑像是玄宗時夾紵製作甚妙多

披雀鴿糞穢其上歸眞遂於殿壁畫一鷂筆跡奇絶自此雀鴿無復栖止此殿其畫至今尚存歸眞尤能畫折竹野鵲後有人傳歸眞於羅浮山上昇（出玉堂閒話）

聖畫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召畫工將命施彩飾會貴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價願輸功可乎寺僧欲先閲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中寧有迹乎寺僧以爲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圬其壁未爲晩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其殿且爲僧曰從此去七日愼勿啓吾之

門亦不勞飲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可以泥錮吾門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如是凡六日閴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啓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唯西北墉未盡其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眞神妙之筆也於是無敢繼其色者（出宣室志）

廉廣

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泰山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即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秘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秘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廳廨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旣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毁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爲妖喜察之其令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即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絶雲蒸霧起飄風倏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沲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

夢神人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即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遠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與君一小筆欲爲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爲泥壁（出瀟湘記）

范山人

李叔詹常識一范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謂李曰某將去有一藝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緻絹四幅食

頃與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德裕苦詰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出酉陽雜俎

韋叔文

唐進士韋叔文善畫馬暇日偶畫二馬札絹而未設色赴舉過華嶽廟前恍然如夢見廟前人謂已云金天王奉召叔文不覺下馬而入昇殿見王王曰知君有二馬甚佳今將求之來春改名而第矣叔文曰已但有所乘者爾王曰有試思之叔文暗思有二畫馬即對曰有馬毛色未就曰可以為惠叔文曰諾出廟急於店中添色以獻之來春改名而第 出聞奇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四

畫五

貫休 楚安 應天三絕
八仙圖 黃筌 雜編

貫休

唐沙門貫休本婺州蘭溪人也能詩善書妙畫王氏建國時來居蜀中龍華之精舍因縱筆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縈雲枯松帶蔓其諸古貌與他人畫不同或曰夢中所覩夢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門人曇域曇弗等甚祕重之蜀主曾宣入內歎其筆跡狂逸供養經月却令分付院中翰林學士歐陽炯亦曾觀之贈以歌曰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捐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或

然夢裏見眞儀脫去袈裟點神筆高握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嶔復枯眞僧列坐連跏趺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麤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前卧象低垂鼻崖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苔蘚文中暈深翠硬節杖矮松牀雪色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綫補衲衣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織蒲團鎮長坐休公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

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來入秦于今到蜀無交親詩名畫
手皆奇絕覷你凡人爭是人死棺寺裏維摩詰舍衛城中
辟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為第一 出野人閒話

楚安

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妙畫山水而點綴甚細至於尺素之
上山川林木洞府峯巒寺觀煙嵐人物悉皆有之每畫一
小團扇內安姑蘇臺或畫滕王閣其有千山萬水盡在目
前然須一季巳來方就一扇其時諸王宰輔競相有請得
之者秦遺甚厚有不得畫者恨恨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
適意而巳歸寂後有好事者往往收得其筆蹤或謂之墨
寶也 出野人閒話

應天三絕

唐僖宗皇帝車駕在蜀之年有會稽山處士孫位隨駕止
蜀位有道術兼攻書畫曾於應天寺門左壁
上畫天王一隊部從鬼神奇怪斯存筆勢狂縱莫之與京
二十餘年無有敵者景煥其先亦事書畫嘗與翰林歐陽
學士炯遊忘形之交一日聯騎同遊兹寺偶畫右壁天王
以對之渤海[illegible]觀其逸勢復書歌行一篇以紀之續有
草書僧夢龜後至又請書之於廊壁上故書畫歌行一日
而就傾城人看闐咽寺中成都之人故號爲應天三絕歌
行今亦錄附曰錦城東北黃金地故跡何人與此寺白眉
長老重名公曾識會稽山處士寺門左壁圖天王威儀部
從來何方鬼神怪異滿壁走當簷颯颯生秋光我聞天王
分理四天下水精宮殿琉璃瓦綵仗時驅拂琳裝金鞭頻
策騏驎馬毗沙大像何光輝手擎巨塔淩雲飛地神對出
寶缾子天女倒披金縷衣唐朝說著名公畫周昉毫端善
圖寫張僧繇是有神人吳道子稱無敵者奇哉妙手傳孫
公能於此地留神蹤斜窺小鬼怒雙目直倚越狼高半肩
寶冠動總生威容趨蹌左右來傾恭翼鷹爪尖纖利
腰纏鮮虎皮斑剝紅飄飄但恐入雲中步驟還疑歸海東
蟒蛇拖得渾身墮精魅擲來雙眼空當時此藝實難有鎮
在寶坊稱不朽東邊畫了空西邊留與後人教敵手後人
見者皆心驚盡爲名公不敢爭誰知未滿三十載或有異
人來間生匡山處士名稱朴頭骨高奇連五嶽會持象簡
累爲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長老遇奇蹤今日門師識
景公興來便請泥高壁亂搶揮筆頭如疾風逡巡隊仗何

顛逸散漫奇形皆湧出交加器械滿虛空兩面或然如鬭
敵聖王怒色覽東西劒刃一揮皆整齊腕頭獅子咬金甲
脚底夜叉擊絡鞮馬頭壯健多筋節烏觜彎環如屈鐵遍
身蛇虺亂縱橫遶頷髑髏乾子裂眉毛豎髮如錐怪異
令人不可知科頭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兒況聞此
寺初興置地脉沈沈當正氣如何請得二山人下筆成成
千古事君不見明皇天寶年畫龍致雨非偶然包含萬象
藏心裏變現百般生眼前後來畫品列名賢唯此二人堪
比肩人間是物皆求得此樣欲於何處傳當時壁底生雲
霧揭起寺門天上去 出野人閒話

八仙圖

西蜀道士張素卿神仙人也曾於青城山丈人觀繪畫五

嶽四瀆眞形并十二溪女數堵筆跡遒健情彩欲活見之者心竦神悸足不能進實畫中之奇絕也蜀主累遣祕書少監黃筌令取模樣及下山終不相類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畫八仙眞形八幅以獻孟昶觀古人之形相見古人之筆妙歎賞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無以寫神仙之質也賜物甚厚一日令僞翰林學士歐陽炯次第讚之又遣水部員外郎黃居寶八分題之每觀其畫歎筆跡之縱逸覽其讚賞文詞之高古視其書蹟點畫之宏壯顧謂八仙不讓三絕八仙者李己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長壽仙葛永璝出野人閒話

黃筌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挖鬼眼睛筆

跡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重之常懸於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絕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母指搯鬼眼睛則更校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絣絹素畫一鍾馗以母指搯鬼眼睛幷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母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出野人閒話

雜編

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莫知畫者誰氏繪素奇巧皆入神之跡雉尾在大殿觀音院大工部從中洲衣神人抱野雞一身遍而觀之勢若飛動也

國朝李嗣眞評畫云顧畫冊居第二然虎頭又伏衛協畫北風圖此圖舊在韓吏部家張弘靖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猶在出尚書故實

僧道芬會稽人滎陽人鄭町處士梁洽處士項容青州處士吳恬一名汾字建康已上並畫山水道芬格高鄭町雅淡梁洽美秀項容頑澀吳恬險巧有畫山水錄記平生所畫在絹素者凡百餘面傳之好事自云初夢有神人指授畫法恬好爲頑石氣象深險能爲雲雨氣象又有王默師項容風顚酒狂松石雖有高奇流俗所好醉後以頭髻抵於絹素王默早年受筆法於台州鄭虔貞元末於潤州殁舉柩若空時人多云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顧著作知新亭監時默請爲海中都巡問其意云要見海中山水耳爲職

半年後解去爾後落筆有奇趣乃項生弟子耳彥遠從兄監察御史厚與余具言此事然余不甚覺默畫有奇也出名畫記

有別畫者與人同遊寺看壁上畫音聲一幅曰此涼州第幾遍不信召樂官奏涼州至畫處用指更無差異出盧氏雜說

故德州王使君倚家有筆一管約一寸麤於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以來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兩句若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是也似非人功其畫跡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鋋文有王氏筆管記是也類韓文公畫記倚玄質子紹孫高雅博古善琴阮余僧宅在東洛歸德坊南街廳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韋旻郎

中散馬七疋東壁有張旭草書題數行旭世號張顛宅之
東果園兩京新記是馬周舊宅出盧氏雜記
滎陽外郎贊第爲年日有荷校者以賊呼之言嘗給婦人
盜市馬畫贊責之命取以視則古絹煙晦幅聯三四紫賜
栽縹珀翳皮軸贊曰是畫也太尉李公所寶惜有贊皇圖
書篆焉人有七萬購獻宰盆者得青案橫梁梗船倖職因
出妓於閣又落氏間言是寇倖其不竪以卑價市之爲妓
人自他方歸所所得以所獻價書罪贊不能決時延壽里
有水墨李處士以精別畫品遊公卿門召至辨之瞪目三
嘆不能言之上品也黃沙之情巳其丹筆之斷尚疑會有
瑤稱自於宮未說者贊以且異姦詐升願言留因并畫徑
送後來終其耗出盧氏雜說

晉以前見所不睹難以平議晉以來屣跡存者可得而言
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其才間出是爲三祖後世雖有作
者難可加焉昔齊武帝博學好古始集圖畫令朝臣攻片
青者詳其名氏并定品第藏於秘府以備閱覽及侯景之
亂元帝遷都而王府圖書悉歸荊土洎周師來伐帝悉焚
之歷周隋至國朝重加購募稍稍復出然何遂盈秘府長
安初張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圖畫潛以同色故帛令
各推所長共成一事仍舊縹軸不得而別也因而竊換張
氏誅後爲少保薛稷所收稷敗後爲入岐王初不奏聞竊
有所慮因又焚之於是圖畫奇跡蕩然無遺矣出譚賓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五　算術一

鄭玄　眞元兎　曹元理
趙達　貞觀秘記　一行
邢和璞　滿師　馬處謙
袁弘禦

鄭玄

漢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
算渾天不合問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
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
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
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免一說鄭康
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見一老

父以刀開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
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
融推式以算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
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
從此而歸玄用免焉出異苑
又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玄八九歲能下算乘
除年十一二隨母還家臘日宴會同時十許人皆美服盛
飾語言通了玄獨漠然狀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
玄之所志也出鄭玄別傳

眞玄兎

漢安定皇甫嵩眞玄兎曹元理並善算術皆成帝時人眞
常自算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

死書其屋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筭時常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眞又曰北邙青塚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北地及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雜記）

曹元理

曹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碩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著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遇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筭曰甘蔗二十五區應收一

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蓏殽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具之褊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爲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項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立妙焉（出西京雜記）

趙達

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飢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衄灸腳而愈今餘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鱉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飢遂止其水在饒州餘干縣也（出合聞記）

貞觀祕記

唐貞觀中祕記云唐三世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訪之淳風奏言臣據玄象推筭已定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滿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子孫殆盡太宗曰疑似者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無辜且據占已長成在陛下宮內爲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恐傷陛下子孫不多今若殺之爲讎更生少壯必加嚴毒爲害轉甚遂止（出感定錄）

一行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郯公公瑾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大殿改撰曆經後又移就

麗正殿與學士參校一行乃撰開元大衍曆一卷曆議十卷曆成十二卷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之詔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兗等州測候日影回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時量日影皆數年方定安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朗兗太原等州並差互不同用句股法筭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才八萬餘里修曆人陳玄景亦

善算數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也其後參校一行併經並精密迄今行用出大唐新語

邢和璞

邢和璞好黃老之道善心算作潁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斸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斸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側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

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曰眞人至見邢輿中白幍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合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爲予各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疏長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耶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先之千里矣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頗記無

崔垂泣言某實泰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少常聽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終身之事邢言若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罷歸至閬州舍於紫極宮適顧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爲託其夕病鱠而終出酉陽雜俎

滿師

西京太平坊法壽寺有滿師善九宮大理卿王璿嘗問之師云公某月當改官似是中書門下甚近玉階璿自謂黃門侍郎未可得也給舍又已過矣後果改爲金吾將軍常

侍玉階滿公又云王鉷一家盡成白骨有所勉皆驗

馬處謙

扶風馬處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富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祕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鄉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誡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荊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即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殞出北夢瑣言

袁弘禦

後唐袁弘禦爲雲中從事尤精筭術同府令筭庭下桐樹葉數即自起量樹去地七尺圍之取圍徑之數布筭良久曰若干葉衆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一葉復使筭曰已少向者二十一葉矣審視之兩葉差小止當一葉耳節度使張敬達有二玉椀弘禦量其廣深筭之曰此椀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敬達聞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貯大籠藉以衣絮鎻之庫中至期庫屋梁折正壓其籠二椀俱碎太僕少卿薛文美同府親見（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六　卜筮一

管輅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炤　郭璞　蔡鐵
吳中察聲者　王子貞　張璟藏
婺州筮者　蔡微遠　車三
李老　開元中二道士　蔣直

管輅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丘塚中牛當懸向上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擔豕人鬭於東陽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輅鄉里范玄龍苦頻失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己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而視之則狐也自是不復有災又有人捕鹿獲之爲人所竊詣輅爲卦云東巷第三家候無人時發其屋頭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也其夜盜者父患頭痛亦來自占輅令歸之病乃愈又冶內吏失物輅使候人靜於寺門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暮果獲於故處（出異苑）又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置器中使輅筮之輅曰高嶽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出異苑）

淳于智

鮑瑗家多喪及病淳于智爲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門數十步有一人持荊馬鞭便就買取懸東北桑樹上無病三年

當得財如其言後穿井得錢及銅器二十萬出錄異志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其妻嘗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困垂命林祖遂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當獲炙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一賤家男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炙病者頸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色黃秀死前驗驗然伏而不動呼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炙處病者自差出洞林

隗炤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詔使龔姓者負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妻責板詣之使者惘然沈吟乃悟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

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也出晉史摘遺

郭璞

楊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之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塚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天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訪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甚大非常有頃遂滅出搜神記

蔡鐵

宋南郡王義宣在鎮府史蔡鐵者善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卜由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白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出渚宮舊事

吳中察聲者

後魏末有吳士至北聞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耳聞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當為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繆言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後齊諸王大臣暘死多為桃枝之所拉殺焉而澄竟有蘭京之

禍洋受禪是為文宣王出獨異志

王子貞

唐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為卜之曰明年有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著青紬襦遂邀為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為主人作之其持斧繞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枝葉蓋井之所致也出朝野僉載

張璟藏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沒入掖

出朝野僉載

溱州筮者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爲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爲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内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稱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爲面欺左授溱州刺史初任溱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著紫袍至是夏終服紫衫而終出御史臺記

蔡微遠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出朝野僉載

車三

車三者華陰人善卜相進士李蒙宏詞及第入京注官至華陰縣官令車三見詐云李益車云初不見公食祿諸公云且道不見官名所以不中且是李蒙宏詞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車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愛華陰縣車云得此官但見公無此祿如何衆皆不信及至京果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翽先起於蒙手取序看有裴士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沒李蒙士南等並被沒溺而死出定命錄

李老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蔭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竊報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爲保所累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試畢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聞李老李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後來見我果爲開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人曰君爲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爲使入城更爲君推之生至州果爲東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即合遷官生曰某今向秩滿後選之今是何時豈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内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見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風壓見其處敗云先見者與改官生即先見遂還授浚儀縣丞生益敬李老又問爲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暮坐贓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爲君言之不必惡諱君先代曾爲大商有二千萬資本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復得之不爲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也生大伏焉出原化記

開元中二道士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舟以九宮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行水上事即散又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

狀病當死無有救法果枝御史令全交致其罪敕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日知左丞張庭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諶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出朝野僉載

蔣直

天寶十二載永嘉人蔣直云郡城內有白縣太守李江忽丁憂李欲歸江北蔣又云公至縉雲郡却廻當有一緋一綠一碧人來相推按然終無事後果採訪使張愿着緋大理司直杜裔着綠判官張璘着碧來推遇赦而止 出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七

沈七　潁陰日者　王栖巖

路生　鄒生　五明道士

黃賀　鄧州卜者

沈七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李丹員外謂之曰聞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給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肉喫後此無祿公亦未改不得給事中其時去社纔十四日果有敕追李侍郎去社兩日而上道至汴李李亦不得給事中 出定命錄

又天寶十四年王諸應舉欲入京於越州沈七處卜得純乾卦下四位動變觀卦沈云公今應舉得此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本是吉兆然交動離陰咸陽下成乾卦上變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見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廻果至東京屬安祿山反奔走却歸江東 出定命錄

潁陰日者

陳𧗟爲潁陰太守屬安祿山反遣縣尉姓孫向東京孫不肯行陳怒促之至東京遇祿山請往潁陰取陳𧗟頭祿山補孫爲潁陰太守賜緋并領二十餘人取𧗟𧗟聞便欲至薄晚出城走錄事參軍扣馬令廻𧗟憂悶服痢藥託疾令一日者卜之曰從今五日當有家便未取公然有五百車祿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時公無恙矣然當去此求住不得後五日孫到陳於是潛以庫物遺諸衙內人至夜後僞作敕書追入京令向西兩驛上差人逆來夜半敕書至明

早召集諸官宣勑便令手刃就館中誅殺孫絳手刃二十餘人殺錄事參軍其孫尉先令入取妻及女等夜半齊到明日平明盡殺之令上任知州事便發入京以官絹五匹賞卜者（出定命錄）

王栖巖

王栖巖自湘川寓江陵驚白湖善治易窮律候陰陽之術所居桃杏手植成數十列四潇其宇時人比董奉栖巖笑曰吾獨利其花核祛風導氣耳安取迹古人餘事無清旦布蓍為人決事取資足一日爲生則閉齋治圃大曆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參驗其年栖巖驚曰家去幾何父往矣不然將仆於道老父出栖巖饋百錢乃紙也因悟其所驗之辰則栖巖甲子乃歎曰吾雖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壁死復何恨乃沐浴更新衣與妻子訣少時而卒（出渚宮舊事）

路生

趙自勤嘗選訪卜於長安縣路生路云公之官若非重日即是重口後六月六日又卜路云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出至九日宰相果索吏部由曆至十二日勑出爲左拾遺拾遺之字各有一口又補闕王晃七月内訪卜於路生路云九月當入省官有禮字時禮部員外陶翰在座乃曰公即是僕替人九月陶病請假勑除王禮部員外後又令卜云必出當爲倉字官果貶滋州司倉既而路生以其二子託晃晃又問畢竟當何如路云某所以令兒託公其意可知也

鄭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躔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鄭生生曰君子此行愼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居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必爲深釁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年且至庚申一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鄭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爲刑部郎崔璵爲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厠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遲容因曰如今飛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以得僕事柄襄耳回乃辭東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昇相府後二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出雲溪友議）

五明道士

長慶之代鄴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許人善陰陽曆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御下稍寬而留於財賄誅求不息民衆怨咨時王庭湊爲部將遣使於鄴既至忽有徵慈數日求醫未能愈因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卽爲卜之卦成而一錢亟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秉旄不遠兼有上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乎庭湊聞其言遂自擒其

耳是夜又夢白髮翁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
斧召王公而■謂曰患難將及不可久留既覺庭湊疑惧
即辭魏帥而廻比及還家未踰旬值軍民大變弘正爲亂
兵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庭湊庭湊再三退讓衆不聽擁
衛而立之翌日飛章上奏朝廷聞之大駭徵兵攻討以裴
度爲元帥趙人拒命二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即世文
皇帝嗣位詔曰念彼生靈久罹塗炭雖元惡是罪而赤子
何辜宜一切赦而宥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逵入侍
因以壽春公主妻焉庭湊既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
十三年卒贈太師子元逵繼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長
子紹懿立二年荒淫暴亂衆議廢而殺之立其弟紹鼎紹
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山王卒

子鎔立即趙王也後心恃不道爲下所殺立四十一年自
庭湊至鎔凡五世六主一百餘年滅初庭湊之立也道人
詣鄴取五明扇於府爲營師舍號五明先生院公命從容
問曰某今已忝藩侯將來祿壽更爲推之道人曰二十年
願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大則保神壽氣常以清儉爲
心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所致也春秋所
謂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寡事已多素無勳
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余爲壽道士固辭不受公亦
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無留焉二王景崇封常
山王鎔爲趙王也出耳目記

黃賀

唐昭宗時有黃賀者自云學洛人也因避地來涉河遊趙
家於常山以卜筮爲業而言吉凶必效時趙王鎔方在幼
沖而燕軍寇北鄙王方選將拒之有勇士陳立劉幹投剌
於轅門願以五百人當寇必面縛戎首王壯而許之翌日
二夫率師而出夜擊燕軍大振捷音燕人殺而奔退亡卒
於鋒刃之下幹即凱旋而還王悦賜上廐馬數匹金帛稱
是仮爲閣人所許討此皆陳立之功非幹之効王曰何夫
人聞之曰不必身死爲君未若全身爲國即賜錦衣綵帶
加錢二十萬擢爲中堅尉初幹曾詣賀卜卦成而謂幹曰
是卦也火水未濟蓋有立也九二之動曳輪貞吉以正救
難往有功也變而之晉明出地中奮發光揚恩澤相接子
今行也利用禦戎大獲慶捷王當有車馬之錫其間小釁
不足憂之行軍司馬路晏曾夜過厠有蛇蟲焉晏忽心動

取燭照之命即筮吉凶筮得蠱懼其災命有自察公正直不
忍傳刀即匣劍而去晏因是晝夜警備以備不虞召黃生
筮之卦成賀曰陽號寂復有凶無咎象微賤人有害公
之意然雖已過矣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無患也
又贊皇縣尉張師曾臥病經年日益危殆良醫不復進藥
請賀卜之卦就蓋生咎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請停理療
五日必大瘳也師果應期而愈又數十年師曾白烏飛翔
降於雲際既覺心神恍惚召賀卜筮之賀即深卦慘然而
問師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若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
雷震山上烏墜雲間聲跡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愛樂天
委命而已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又有畋獵者任藁城
鎮將曾夜宿郵亭馬斷韁而逸數日不知所適使人詣肆

而筮之賀曰據卦睽也初九動者應有亡失之事無乃喪
馬乎勿逐自復必有繫而送之者也迴未及舍已有邊鄙
惡少牽而還之賀所占卜皆此類也時人謂之易聖公劉
嶽曾詣之生謂曰君他日必成偉器然勿以春日爲恨初
不曉其意及老悟蓋遲遲之謂也出耳目記

鄧州卜者

有書生住鄧州嘗遊鄂南數月不返其家詣卜者占之卜
者視卦曰甚異吾未能了可重祝祝畢拂蓍改灼復曰君
所卜行人非中無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稔
書生歸云遊某山深洞入值物發如中疾四支不能動昏
昏若半醉見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
頸觸口鼻細視之乃巨龜也十息頃方去書生酌其時日
其家卜時吉焉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八 醫一

華佗 張仲景 吳太醫
句驪客 范光祿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瘕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權 孫思邈
許裔宗 秦鳴鶴 盧元欽
周允元 楊玄亮 趙玄景
張文仲 郝公景 崔務

華佗

魏華佗善醫嘗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佗診候佗退
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瘀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
即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愆吾疏而
責之其子曰若獲愈何謂不言於是具以父從來所爲乖
誤者盡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遂
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極美麗過時不嫁以右
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絕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
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熱截右足柱瘡上俄有一赤
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獨異志

又後漢末有人得心腹瘕病晝夜切痛臨終敕其子曰吾
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鎗容數合
許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藥以投鎗鎗即成
酒焉出志怪

張仲景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

思精密而讃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世咸嘆頴之知人（出小說）

吳太醫

吳孫和寵鄧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惋彌苦命太醫合藥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魄屑當滅此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魄太多及差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痣（出酉陽雜俎）

句驪客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出酉陽雜俎）

范光祿

有范光祿者得病兩脚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徑入齋中坐於光祿之側光祿謂曰先不識君那得見詣答云佛使我來理君病也光祿遂發衣示之因以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脚及膀胱百餘下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漸愈（出齊諧錄）

徐文伯

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樂遊苑門逢婦人有娠帝亦善診候診之曰是女也問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邊青黑色形小於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惻然曰臣請針之必落便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而落果効如言文伯有學行不屈公卿不以醫自業爲張融所善歷位泰山太守

文伯祖熙之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乞飲留一胡蘆子曰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視之乃扁鵲醫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振海內仕至濮陽太守子秋夫爲射陽令嘗有鬼呻吟聲甚淒苦秋夫問曰汝是鬼也何所須鬼曰我姓斛斯家在東陽患腰痛而死雖爲鬼疼痛猶不可忍聞君善術願見救濟秋夫曰汝是鬼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縛芻作人按孔定針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爲設祭除飢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出談藪）

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絕衆醫以爲肉癥徐文伯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即愈（出談藪）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於醫術曾有一嫗患滯疾積年不差嗣伯爲之診疾曰此尸注也當須死人枕煮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枕以半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服之得大利并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即差後沈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

痋注可差石蚘者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釣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歎其神妙（出南史）

腹瘕病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視之得一白鼈乃試以諸藥澆灌之幷內藥於腹中悉無損動乃繫鼈於牀脚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鼈鼈乃惶駭疾走避之既繫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焉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以白馬溺灌鼈須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頓服升餘白馬溺病即豁然除愈（出續搜神記）

李子豫

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出續搜神記）

徐之才

北齊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窺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爲割之得蛤子二箇如榆莢（出太原故事）

甄權

甄權精究醫術爲天下最年一百三歲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出譚賓錄）

孫思邈

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陽人爲新都尉因染患疾居于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沈於潁水而死照鄰寓居于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強仕沈疾困憊乃作蒺藜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

故天有四時五形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亦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爲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隔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澤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

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爲五臟之君君以恭順爲主故心欲小膽爲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爲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爲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爲大膽也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又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憂畏爲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

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爲勍敵妻妾爲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授承務郎直尚藥局以永淳初卒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祀無牲牢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出譚賓錄）

許裔宗

許裔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裔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玄甚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億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兔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疏乎脈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譚賓錄）

秦鳴鶴

唐高宗苦風眩頭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

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上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出譚賓錄）

盧元欽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惟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風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出朝野僉載）

又商州有人患大風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出朝野僉載）

周允元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攝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出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思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狀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為詩以悼之(出朝野僉載)

楊玄亮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玄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寢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為我修造遣汝能醫一切病寤而說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漸無効(出朝野僉載)

趙玄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己以其聚衆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貫後漸無驗遂絕(出朝野僉載)

張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蘇澄云(出朝野僉載)

郗公景

郗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群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為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出朝野僉載)

崔務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九　醫二

周廣　白岑　張萬福
王彥伯　李祐婦　元頏
梁革　梁新趙鄂　高駢
田令孜　于遘　顏燧

周廣

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秘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頓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大華宮

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㹠蹄羹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胷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爲周作傳敘述甚詳（出明皇雜錄）

白岑

白岑嘗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爲淮南小將節度高適脅取之其方然不甚效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於囊中乃得眞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出國史補）

張萬福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後登爲庶子年至九十（出酉陽雜俎）

王彥伯

荊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之候脈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鯉魚毒也其子實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鱠鯉魚無鯉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出酉陽雜俎）

又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出國史補）

李祐婦

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款歸國裴度破吳元濟入

其城官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旁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爲亂卒所劫，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旁鄰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傅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出獨異志）

元頏

唐時京城有醫人，忘其姓名。元頏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蟇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紿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鱠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胷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喫鱠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也。（出北夢瑣言）

梁革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大和初，爲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某者聞而召焉，請革評其脈。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於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寵之，不悅形於顏色，然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

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廻見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載歸而往，請蘇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舁其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革曰：此固非死，蓋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仁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言。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衣，臥空牀上，以練素縛其手足，有微火於牀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何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罰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界吏報敖，敖飛牘於崔：蓮子復生，乃何術也。仍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敖大奇之。且夫蓮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敖嫁與革，革得之，以神藥傅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太和壬子歲，調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高損之以其元舅爲天官郎，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出續玄怪錄）

梁新　趙鄂

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

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行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侍薑捩汁折齒而灌由是而穌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奨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即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齕

行到家旬日唯喫消梨煩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出北夢瑣言

又省郎張廷之有疾詣趙鄂纔診脈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仍謁梁新所說並同皆言過此卽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爲時相堅虐一杯訴之不及其夕乃卒時論爲之二妙 出聞奇錄

高駢

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蓋多竹屋或不愼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高駢鎭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錄之卽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恒如飢渴監刑者卽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術唯善醫大風駢曰可以驗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禮術士爲上客 出玉堂閒話

田令孜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市賣飲子用尋常之藥不過數味亦不閑方脈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

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鑊日夜剉斫煎煑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來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齎金守門五七日間未獲給付者獲利甚極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至於國師待詔了無其徵忽見親知白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僕人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迴將及近坊馬蹶而覆之僕既懼其嚴難不復取云遂詣一染坊丏得池脚一缾子以給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家甚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盖福醫也近年鄴都有張福醫者亦然積貨甚廣以此有名爲蕃王挈歸塞外矣 出玉堂閒話

于遘

近朝中書舍人于遘嘗中蠱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漸欲遠

適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有釘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恭如是于即爲陳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爲某鈐出一蛇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遂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來早請勿食某當至矣明日果至請遂於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鈐俟之及欲夾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來日經宿復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許赤色麤如釵股矣遽命火焚之遂愈復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某有誓救人唯引數觴而別（出玉堂閒話）

顏燧

京城及諸州郡闤闠中有醫人能出蠱毒者目前之驗甚多人皆惑之以爲一時幻術膏盲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顏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覺心肝有物唼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後瘦瘁皮骨相連脛如枯木偶聞有善醫者於市中聚衆甚多看療此病頗試召之醫生見曰此是蛇蠱也立可出之於是先令熾炭一二十斤然後以藥餌之良久醫工秉小鈐子於傍于時覺咽喉間有物動者死而復蘇少頃令開口鈐出一蛇子長五七寸急投於熾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時而成燼其臭氣徹於親鄰自是疾平永無齧心之苦耳則知活變起虢肉徐甲之骨信不虛矣（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　醫三

申光遜　孫光憲　漁人妻
陳寨　陶俊　張易
廣陵木工　飛蠱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鴆
雜說藥
異疾
絳州僧　崔爽　劉錄事
句容左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申光遜

近代曹州觀察判官申光遜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孫仲敖寓居于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於臥內冠簪相見曰非慵於巾櫛也蓋患腦痛爾即命醇酒升餘以辛辣物洎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以溫酒調又於枕函中取一黑漆筩如今之笙項安於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蓋鼻飲蠻獠之類也（出玉堂閒話）

孫光憲

火燎瘡無出醋泥甚驗孫光憲嘗家人作煎餅一婢抱玄子擁爐不覺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曉不痛亦無瘢痕是知俗說不厭多聞（出北夢瑣言）

漁人妻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疾轉相染著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每多得鰻鱺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為漁人之妻今尚無恙（出稽神錄）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祝之術為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劈為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為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

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蘇氏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出稽神錄）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傔力者陶俊性謹直嘗從軍征江西為飛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恆扶杖而行張命守舟于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避雨於酒肆同立者甚衆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相與言曰此人好心宜為療其疾即呼俊與藥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歸舟吞之良久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纜尤覺輕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復不以為勞後訪二書生竟不復見（出稽神錄）

張易

江南刑部郎中張易少居菑川病熱困惙且甚恍惚見一神人長可數寸立於枕前持藥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嚥之一丸落席有聲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驚問何為具述所見病因即愈爾日出入里巷了無所苦（出稽神錄）

廣陵木工

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縮不能復執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餌此當愈且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

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月雖曉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吾授爾方可救人疾苦無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居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出稽神錄）

飛蟲

江嶺之間有飛蟲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鳴啾啾唧唧然中人即為痢便血醫藥多不差旬月間必不救（出錄異記）

菌毒

嶺南風俗多爲毒藥令老奴食冶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兩月全遠者或二年三年無得活者惟有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有以菌藥塗馬鞭頭馬控上拂著手卽毒拭著口卽死（出朝野僉載）

田承肇

王蜀將田承肇常領騎軍戍于鳳翔因引騎潛出解鞍憩於林木之下面前忽見方圓數尺靜地中有小樹子一莖高數尺並無柯葉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翫弄以手上下摩娑頃刻間手指如中毒藥苦不禁於是鞭馬歸營至臂膊已瘇於桶時有村嫗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將不救嫗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戲處噴毒在樹木間捫者樹枝亦合致卒肇曰是也急使人就彼斲之果獲二蛇長六七寸殺之嫗遂禁勸自膊間趂漸漸下至于腕又併趂入食指盡食指一節趂之不出蹙成一毬子許肉丸遂以利刀斷此一節所患方除其斷下一節巨如一氣毬也（出王堂閒話）

蛇毒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帖之艾炷當上灸之立差不然卽死凡蛇齧處久之引去毒氣卽止

冶葛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卽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鴆鳥食水之處卽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爲鴆食蛇之故（出朝野僉載）

雜說藥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豗薺苨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礜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猶知解毒何況人乎被蠶齧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卽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出朝野僉載）

異疾

絳州僧

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數年臨命終告其弟子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衆於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鉢中此蟲恇懼遶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靛水療噎疾（出廣五行記）

崔爽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鱠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出朝野僉載）

劉錄事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嘗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庭觀其下筯劉初食鱠數楪忽似小哽因咯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寘於茶甌中以楪覆之食未半怪覆甌楪傾側舉視之向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鱠出酉陽雜俎

句容佐史

句容縣佐史能啖鱠至數十斤恒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鱠所鱠悉成水累問醫人術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誡之若有買者但高舉其價看至幾錢其人至揚州四五日有胡求買初起一千累增其價至二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即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出廣異記

崔融

唐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堅鈲極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出朝野僉載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項癭者初微若雞卵漸巨如三四升瓶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塤篪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癭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為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眾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當為我決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癭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躍踴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瘥疾頗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乃昨日癭中走出之猱也吾本獼猴之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湫潭老蛟還往常與覘船舸將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餱糧以養孫息昨者太一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蠐螬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為累亦甚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俊朝因留黃冠烹雞設食食訖貰酒欲飲黃冠因轉喉高歌又為絲匏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中也出續玄怪錄

李生

天寶中有隴西李生自白衣調選桂州參軍既至任以熱病旬餘覺左乳痛不可忍及視之隆若癰腫之狀即召醫驗其脈醫者曰臟腑無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

而瘡不可為也又旬餘病甚一日瘡潰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飛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出宣室志）

魏淑

大曆中元察為邛州刺史而州城將有魏淑者膚體洪壯年方四十親老妻少而忽中異疾無所酸苦但飲食日損身體日銷耳醫生術士拱手無措寒暑未周卽如嬰孩焉不復能行坐語言其母與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齋其妻乃以釵股挾之以哺須臾能盡一小甌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漸長不半歲乃復其初察則授與故職趨驅氣力且無少異後十餘年捍蠻戰死于陣（出集異記）

皇甫及

皇甫及者其父為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至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有切肌徹骨之苦但暴長耳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出三水小牘）

王布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錢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細如麻綖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卽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塞肉遂珍重而去勢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其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遂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手而失（出酉陽雜俎）

侯又玄

荊州處士侯又玄嘗出郊厠于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具言且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成人面

又江表嘗有商人左臂有瘡悉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痹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試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出酉陽雜俎）

李言吉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親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瞼忽癢而生一小瘡漸長大如鴨卵其根如弦恒壓其目不能開堯封每患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出聞奇錄）

蒯亮

處上删亮言其所知額角患瘤醫爲割之得一黑石棊子巨斧擊之終不傷缺復有足脛生瘤者因至親家爲猘犬所齧正齧其瘤其中得針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綱　張冏藏　張東之
陸景融　程行諶　魏元忠

袁天綱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犍爲蕭陽蕭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年中爲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劍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爲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

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爲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爲審天綱謂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貫童子語浮面赤爲將多殺人願深自誡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佐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爲武官復謂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

郎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
王珪爲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
德六年俱配流巂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
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公
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即迴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
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
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
晚途皆不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
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
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疏既逢楊得意非
復久閒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家州刺
史並卒于官皆如天綱之言貞觀中敕追詣九成宮于時

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
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骨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
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是損
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
天綱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
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得何官天
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後
房公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
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
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
過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爲占曰此子當
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

月五日午時祿終儼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穽七年高麗
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
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爲別
果有敕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府僑居于蜀天
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
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
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爲安撫使李
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
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
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但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
御史其後壽位皆如天綱之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
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

詣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苦不永恐不出三十
其母大以爲感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
請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
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李嶠無喘息
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在
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
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
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
臥青絁帳帝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
爲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
云不當華故寢不安焉帝歎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材
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意不以重祿待之其在潤州也克

使宜州山採銀時奏傳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狎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仕稍薄諸人竦聽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略無成就者頃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雖知而天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壻天綱曰此無貴壻唯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中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常詣一親未飲過相者謂之曰公後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曰公甚貴為宰相歸以告其

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為廪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嘗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見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驢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出定命錄

張冏藏

張冏藏并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三為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渭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尚為三衛望官爵老父奈何謂僕為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冏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良醫名藥進服皆不効坐臥寢食不安有詔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蓽撥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使與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進擬數日太宗氣疾又發又服蓽撥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云未審與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當日得官其日特恩與三品正員京官拜鴻臚卿累遷至本州刺

史劉仁軌尉氏人年七八歲時冏藏過其門見焉謂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當有貴祿宜保養教誨之後仁軌為陳倉尉冏藏時被流劍南經岐州過馮長命為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無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軌聳然變色却謂馮使君曰得貴人也遂細看之後至僕射謂之曰僕二十年前於尉氏見一小兒其骨法與公相類當時不問姓名不知誰耳軌笑曰尉氏小兒仁軌是也冏藏曰公不離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後從給事中出為青州刺史知海運遭風失船被河間公李義府譖之差御史袁異式推之大理斷死特敕免死除名於遼東效力入為大司憲竟位至左僕射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與表丈人河清張某鄰近張任監察御史丁憂及終制攜嘉瑒同詣張冏藏

其時嘉璟年尚齠齔張入見冏藏立嘉璟於中門外張謂冏藏曰服絲欲見宰執不知何如冏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遥不過省郎言畢冏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璟謂張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兒此兒甚貴而壽與十郡已上後嘉璟歷十郡守壽至八十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冏藏冏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糧非徒行耳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含木舌不盡勤勤之意耶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高敬言爲雍州法曹冏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風改虢州刺史爲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爲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高

士廉云高敬言卿何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東士廉勲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嗔責伊乃不認臣則天怪怒乃出爲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主怒而不見遂更不得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朝廷知屈追入爲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冏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選同謁冏藏冏藏云公三人並得宰相然姚最富貴出入數度爲相後皆知言（出定命錄）

張東之

張東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出定命錄）

陸景融

陸景融爲新鄭令有客謂之曰公從今三十年當爲此州刺史然於法曹廳上坐陸公不信牂陸公記法曹廳有桐樹後果三十年爲鄭州刺史所坐廳前有桐樹因而問之乃云此廳本是法曹廳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廳爲刺史廳方知言應（出定命錄）

程行諶

程行諶年六十任陳留縣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嘗侮之後有一老人造謁因言其官壽俄而縣官皆至仍相侮狎

老人云諸君官壽皆不如程公程公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有厄皆不之信于時行諶妹夫新授絳州一縣令姊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惡老人見云夫人壻今已病去絳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姊憂悶便發去州八十里凶問果至程公後爲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出定命錄）

魏元忠

相國魏元忠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皆宋人咸負材器少相友善年將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見之異禮相接自謂曰古人稱方以類聚信乎魏公當位極人臣聲名烜赫執心忠謇直諒不回必作棟幹爲國元輔貴則貴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皆是登相位已前事不足爲虞但可當事

便行聞言則應詣鄭公曰足下金章紫綬命祿無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無貶黜壽復遐長元忠復請曰祿始何歲秩終何地對曰今年若獻書祿斯捷矣罷相之後出巡江徼秩將終矣遂以其年於涼宮上書陳事久無進止糧盡却歸路逢故人惠以縑帛却至涼宮已有恩敕召入拜校書後遷中丞大夫中間忤旨犯權累遭譴責下獄竄問每欲引決輒憶相者之言復自寬解但益兢惕言事未嘗屈其志而抑其辭終免於禍而登宰輔焉自僕射寘請于南郡江行數日病困乃曰吾終此乎果卒(出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祿山 孫思邈
孫生 衡相 馬祿師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陳昭 盧齊卿 梁十二
馮七 馬生

裴光庭

姚元崇開元初為中書令有善相者來見元崇令密於朝堂自諸官後當為宰輔者見裴光庭白之時光庭為武官姚公命至宅與語復使相者於堂中垂簾重審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與裴君言非應務之士詞學又寡寧有其祿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僕之所述者命也才與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後裴公果為宰相數年及在廟堂亦稱名相(出定命錄)

安祿山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閒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臥化為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此猪龍猪龍無能為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為韓公張仁愿帳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祿山洗腳仁愿腳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竊窺之仁愿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之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

願覩而異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而加寵薦焉 出定命錄

孫思邈

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政刺史若為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得杖君當憶老人言願放之後果如其言已剥其衣忽記憶遂放 出定命錄

孫生

有孫生者不載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琯為司戶崔渙為萬年尉貶桐廬縣丞孫生曰此二公位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為杭州刺史某雖不覩然尚蒙其恩惠既後房以賫冊文自蜀至靈武授肅宗崔果為杭州下車訪生則已亡殁旬日矣因署其子為牙將以綵帛贍恤其家 出廣德神異錄

衡相

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來人謂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時李林甫為太子諭德往見之入門則鄭少微嚴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謂李公曰自僕至此見人衆矣未有如公貴者也且國家以刑法為重則公典司寇之職朝廷以銓管為先則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筆當鋪緋之選加以列茅分土窮榮極盛主恩綢繆又望浹洽兼兩省之官秩增數四援中樞之務載盈二九搢紳仰威黎庶聽惠將古所未有也顧嚴鄭曰頃聞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禮奉否則悔吝生矣時嚴鄭各負才名李猶發蒙未達二公有輔轢之心及聞相者言以為其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復問李因辭去後李公拜中書鄭時已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謂鄭曰最有宜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說乃微有中者無何鄭出為岐州刺史與所親話其事未甚又貶為萬州司馬嚴自郎中亦牧遠郡 出定命錄

又

李林甫少孤為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時林甫年十歲與諸兒戲于路旁有老父數而目焉人問之老父曰富貴誠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後當為中書令凡二十年所數與凡小戲誰辨也 出定命錄

馬祿師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璿與縣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生云三人俱貴達大李少府位極人臣聲名振耀南省官無不歷任三入中書小李亦位亦有清貴得五品已上要官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沈晚達亦大富貴從今後十年家有大難兄弟並流唯公與一弟獲全又十年之後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當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時為其斷割後璿離長安任作秘書郎則天既貴皇后王氏破滅蕭璿是其外姻舉家流竄兄弟六人即向嶺南唯璿與弟環配遼東無何有處置流移使出嶺南者俱死唯遼東者獲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餘年至神龍初大赦洗滌其時李嶠作相於街中忽逢璿使人問是蕭秘書耶因謂之曰公豈忘武功馬生之言乎於是擢用時小李少府作刑部員外判還其家蕭公竟歷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餘政 出定命錄

李含章

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市人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又於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遇敕下便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後官更不停不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實食封五百戶又圓微當作司勳員外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慎師師笑云人皆自臺入省公乃自省入臺從此常合在鎗槊中行後當大貴無何爲刑部員外兼侍御史充劍南節度留後入劍門後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勳業崔初入蜀常於親知自說如此出定命錄

尚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時遊戲會脫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見之曰此兒已後當亦脫碧著紫矣後衡爲濮陽丞遇安祿山反守節不受賊官將軍某乙使衡將緋衣魚袋差攝一官衡不肯受曰吾當脫碧著紫此非吾衣會未旬月未有敕命改官賜紫於是脫碧著紫衡自又云當作七十政今歷十餘政已爲中丞大夫矣出定命錄

柳芳

柳芳嘗應進士舉累歲不及第諸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紱亦有綠亦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襤故客咸輕焉有善相者衆情屬[redacted]獨謂芳曰柳子合無兄弟姊妹無莊田資產孑然一身羈旅辛苦甚多後二年當及第後祿位不歇一座之客壽命官祿皆不如君諸客都不之信後二年果及第歷校書郎畿尉丞遊索於梁宋間遇太常博士有闕工部侍郎韋述知其才通明譜第又識古今儀注遂舉之於宰輔恩敕除太常博士時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錄

陳昭

僕射房琯相國崔渙並曾貶任睦歙州官時有婺州人陳昭見之云後二公並爲宰相然崔公爲一大使來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時拜相崔後爲選補使巡按江東至蘇杭間祥公自說出定命錄

盧齊卿

盧齊卿有知人之鑒年六七歲時性慢率諸叔父每令一奴人隨後至十五六好夜起於後園空庭中坐奴見火炬

甚多侍衛亦衆有人持繖蓋之以告叔父叔父以爲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綱見之大驚異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緣灸掌損遂遣滅卻兩世事只知當世事從此每有所論無不中者官至祕書監張嘉貞之任宰相也有人訴之自虞左貶命齊卿視焉不爲決定因具入朝乃書笏上作台字令張見之張以爲不離台座及敕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梁萬頃萬頃令捉馬失衣襟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爲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云公後當富貴秉節鉞守珪踧踖不意如此下階拜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爲將軍節度矣梁萬頃爲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都不恨之謂曰向者不因公責怒某亦不發憤自造乃遺其財物

使療病（出定命錄）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馬益作書薦與蘇州刺史李無言云梁十二令之管輅李無言遣召暮引入宅無言乃著黃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無言與相抵對梁子謂客云向聞公語聲未有官祿又聞黃衣語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豈看未審無言信之乃以實對云某昨有事恐被宣慰使惡奏君視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後果改爲睦州刺史無言贈錢二百貫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爲公作一法禳之公當須嗔責某乙云是妄語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無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請無言閔默而從之明早李公當衙決梁子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無言入門妻云何以打梁子無言憤云忘卻他不遣家內知俄而梁子叩鈴請見無言曰公何以漏洩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强與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報公使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貫以充家資取之必無事無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貫錢而死梁十二又謂丹徒主簿盧惟雅云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於京見之云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某救公一言即免盧不之信不與是錢至某年盧果因蒲博賭蕩莊宅等並盡（出定命錄）

馮七

進士李湯赴選欲求宋入京至汴州有日者馮七謂之曰今年得留東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選得留官不合惡校書正字雖一兩資亦望得之奈何一尉馮曰君但記之從此更作一縣尉即驕馬不任矣又問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兒母在宋馮曰君從今便不復與相見矣李到京選得留屬祿山之亂不願作京官欲與校正不受自索湖州烏程縣尉經一年廉使奏爲丹陽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馬不任離亂之後道路隔絕果與兒母不復相見（出定命錄）

馬生

天寶十四年趙自勤合入考有東陽縣瞽者馬生相謂云足下必不動縱去亦却來於此祿尚未盡後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敕賜紫乾元二年九月馬生又來自勤初謂云罷倉曹家遣至則捏自勤頭骨云合是五品與施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壽并官政多少與前時所說並同也（出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二

桑道茂　韋夏卿　駱山人
李生　王鍔　竇易直
李潼　賈餗　婁千寶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遜

桑道茂

李西平晟之爲將軍也，嘗謁桑道茂。茂云：將軍異日爲京兆尹，愼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尹之望。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兆尹，時桑公在俘囚之中，當斷之際，告西平：公忘少殺人之言耶。西平釋之。出傳載

韋夏卿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承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語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言。出傳載

駱山人

王庭湊始生於恒山西南二十里石邑別墅，當生之後，常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之下。有里人路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居戎職，頗得士心。以長慶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陽，迴及沇水，酒困，寢於道。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有從者寳載英寤，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者。復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兆也。庭湊既歸，淄田弘正之難，中夜有軍士叩門，偁呼官稱，庭湊股慄欲逃。載英曰：駱山人之言，時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庭湊意乃安。及爲留後，他日歸其別墅，視家庭之樹，婆娑然將庇舍矣。墅西有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其門百步，見一人被衣冠，折腰於庭湊。庭湊問左右，皆不見。及入廟，神乃側坐，衆皆異之。因令面東起宇，今尚存焉。尋以德播爲上賓，載英列爲首校，訪駱山人，久而方獲，待以函丈之禮，乃別搆一亭，去則顯榜號駱氏亭，報疇昔也。出唐年補錄

李生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悰待之厚。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南，赴闕，取路至西川。李術士一見植，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植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闕，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至闕也，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牓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素辯

博能廻上意事遂寢出北夢

王鍔

王鍔爲辛杲下偏裨杲時帥長沙一日擊毬馳騁旣酣鍔向天呵氣氣高數丈若匹練上衝杲謂其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妻之鍔終爲將相出獨異志

竇易直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閑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出因話錄

李潼

韋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潼崔沖二進士來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沖後來沖大呼李云待沖來待沖來李聞待沖來聲謂虎至顛蹶墜下山趾絕而復蘇數日方愈及軍將廻謂李曰君厄過矣出傳載

賈餗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以餗宗黨分更喜其人文甚宏贍由是益所延納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善相者在耽座下又餗退而相者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邁當位極人臣然惜哉是執政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耽領之以至動容及太和末餗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矣出杜陽編

婁千寶

浙東李褒聞婺女婁千寶呂元芳二人有異術發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廳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尚書但前浙東觀察使恐無別拜千寶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日何如二術士曰稽山鏡湖柳垂陰尚書畫鷁百艘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致而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崔副使芻言李推

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轂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纁雖郎狀貌光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三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證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尚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將羅郎中紹權赴任明州賓弘餘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二使君如何婁千寶曰賓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君此去便應來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後賓少卿罷郡于之府庭是重醉也羅郎中沒於海島故以學道爲名知其不還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物故是艤他拜

盧巡官校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爲少年也任穀判官纔爲補闕休官歸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劉言郎中止於吳興郡李範郎中止於九江二公皆自南宮出爲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尚書三十年來兩爲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峯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袁李二生所說焉杜琮給事在杭州之日問于賓巳爲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當此之時或陰人所譖也若領大鎭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杜公爲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將吏巳上於杜公門搆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鎭天平憂悒不樂去其失望也乃歎曰金華袁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于賓元芳又曰姜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尚書亦終于鄆州鍾離術少詹昔歲閒居東越覩斯異術旬求之二生不可得也出雲溪友議

丁重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悰方判鹽鐵頻有宰府之耗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値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簾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爲相蓋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眞爲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出劇談錄

夏侯生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鎭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崇龜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終劉山甫亦蒙夏生言亦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欲彖之有分也出北夢瑣言

薛少尹

荊南節度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慥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常訪之一日薛亞謂董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縶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浙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矣出北夢瑣言

周玄豹

後唐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程爲道士與同志三人謁

之玄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盧果發庸後歸晉陽張承業俾明宗易服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爲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檟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謂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卽爭問吉凶恐近妖惑乃合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至八十而終出北夢瑣言

程遜

晉太常卿程遜足下有龜文嘗招相者視之相者告曰君終有沈溺之厄其後使於浙右竟葬於海魚之腹〇謂李固傳云固足履龜紋而位至三公卒無水害同事而異應也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　黃霸　賣䭔媼
蘇氏女　武后　李淳風
楊貴妃　姜皎　常袞
劉禹錫　鄭朗　令狐綯門僧
僧處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參軍　龍復本

王正君 相婦人

漢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未取又薨後又與正君父稺君善者遇相正君曰貴爲天下毋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稺君乃因魏郡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毋出論衡

黃霸

黃霸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爲封侯者夫人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卽娶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出論衡

賣䭔媼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爲州里所重補博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

衣南遊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諸商販人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䭔媪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媪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媪之初賣䭔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取爲妻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幷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媪亦爲夫人後爲吏部尚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出定命錄

蘇氏女

蘇某信都富人有女十人爲擇良壻張文成往見焉蘇曰此雖有才不能富貴幸得五品卽當死矣魏知古時已及第然未有官蘇云此雖形質黑小然必當貴遂以長女嫁之其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當不啻宿食諸妹笑知古曰只是貧漢得米旋煑故無宿飯其後魏爲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供出定命錄

武后

武士彠之爲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逎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夫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奧澈不易知遂令後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主也出譚賓錄

李淳風

武后之召入宮李淳風奏云後宮有天子氣太宗召宮人閱之令百人爲一隊問淳風淳風云在某隊中太宗又分爲二隊淳風云在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諫不可陛下若留雖皇祚暫缺而社稷延長陛下若殺之當變爲男子卽損滅皇族無遺矣太宗從之止出定命錄

楊貴妃

貴妃楊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張見之云當大富貴何以在此或問至三品夫人否張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則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貴盛與皇后同見楊國忠云公亦富貴位當秉天下權勢數年後皆如其言出定命錄

姜皎僧耆附

姜皎之未貴也好弋獵獵還入門見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飯姜公令取肉食與之僧食訖而去其肉並在姜公使人追問僧云公大富貴姜曰如何得富貴僧曰見

眞人即富貴矣姜曰何時得見眞人僧舉目看曰今日即見眞人姜手臂一鷂子直二十千與僧相隨騎馬出城偶逢上皇亦獵時爲臨淄王見鷂子識之曰此是某之鷂子否姜云是因相隨獵俄而失僧所在後有女巫至姜問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來女巫曰今日天子來姜笑曰天子在宮裏坐豈來看我耶俄有叩門者云三郎來姜出見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謹鞍馬所須無敢惜者後上皇出潞府百官親舊盡送唯不見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於路側獨見姜公供帳盛相待上皇忻然與別便定君臣之分後姜果富貴出定命錄

常袞

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其僧

老命弟子就其術僧云此事大性非可造次爲傳某當於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黄徹焉袞命就學老僧遂於閤室中致五色綵於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歲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闇中之視五綵迥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吉甫云黄徹之占袞許之亞也出傳載

劉禹錫

賓客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事稍異旦夕有騰踐之勢知一僧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公不得已且見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意氣殊賸韋覺之乃去却與僧語僧不得已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二十餘年在中書爲轉屯田郎中出幽閒鼓吹

鄭朗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色謂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出摭言

令狐綯門僧

令狐趙公綯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

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爲方鎮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與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幷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懿宗面許功成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却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麾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出摭言

僧處弘

僧處弘習禪於武當山王建微時販鹺於均房間仍行小竊號曰賊王八處弘見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別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沽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

軍後建在蜀弘擕門徒入蜀爲搆精舍以安之即弘覺禪院也江西鍾傳微時亦以販鹺爲事遇上藍和尚教其作賊而赴洪井自是加敬至於軍府大事此僧皆得參之也出北夢瑣言

范氏尼

天寶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魯公顔眞卿妻黨之親也魯公尉于醴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范氏曰顔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愼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譴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顔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顔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尼曰顔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訴玄宗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跡歷歷如見及魯公爲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姨之言吾命懸於賊必矣出戎幕閒談

任之良

任之良應進士舉不第至關東店憩食遇一道士亦從西來同主人歇之良與語問所從來云今合有身名擲意何不却入京任子辭以無資糧到京且無居處道士遂資錢物幷與一帖令向肅明觀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詣觀安置

偶見一道士讀經謂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因上表請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燈上皇覽表依行仍令中書召試使與一官李林甫拒乃與別敕出身出定命錄

殷九霞

張侍郎某爲河陽烏重胤從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已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勳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郎不在此時夏侯相牧爲館驛巡官且形質低粹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豈以所見任眞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淸途亦至榮顯既出從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淸爽氣韻高邁若以紱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隨學道即二十年內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專訪修眞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濶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廻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幷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官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

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於親知追想其風莫能及也（出劇談錄）

相手板庾道敏

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顔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託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出酉陽雜俎）

李參軍

唐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皆呼爲李相笏鹽鐵院官陸遵以笏視之云評事郎君見到陸遵笑曰是子姪否曰是評事郎君陸君曰足下失聲名矣某且無兒乃更將出簾下看必有錯陸君甚薄之以爲詐陸君先有歌姬在任處其月有娠分娩果男子也

龍復本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署同日請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公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者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廻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公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也（出劇談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國　葛由　魯般
弓人　燕巧人　雲明臺
淫淵浦　新豐　張衡
王肅　凌雲臺　陳思王
吳夫人　區純　水芝欹器
蘭陵王　僧靈昭　七寶鏡臺

因祗國

周成王五年有因祗國去王都九萬里來獻女功一人善工巧體貌輕潔披纖羅繡縠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口中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又獻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也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也有雜珠錦文似貫珮珠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羅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皆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耕十頃能致嘉穎（出拾遺錄）

葛由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為羊賣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貴或隨之上綏山綏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隨者皆得道不復還故里語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立祠焉（出法苑珠林）

魯般

魯般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為妖遂殺之般又為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齎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班亦為木鳶以窺宋城（出酉陽雜俎）

弓人

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進之弓人歸家三日而卒蓋匠者心力盡於此弓矣後公登獸圈之臺用此弓射之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東餘勁中石飲羽焉（出淮南子）

燕巧人

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之端為沐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而霽日出視之宴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矣燕王恩養不能觀也（出藝文類聚）

雲明臺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天下巧工南得煙丘碧樹酈木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柘縹樬龍杉寒河星柘岏山雲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淵羽璧條章霞桑沉唐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褰流黑魄闇海香瓊珍異是集有二人皆虛騰椽木運斤斧於雲中子時起功至午時已畢秦人皆言之子午臺也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有疑（出拾遺錄）

淫淵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以成淵故曰淫泉也或言此泉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酈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面飛至淫泉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太守張善善博識多通考其年月即是秦始皇葬金鳧也昔始皇爲塚歛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檝金銀爲鳧鴈以琉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塚間精靈之偉也昔生埋巧匠於塚裏又列燈燭如皎日爲先所埋工匠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巧人於塚裏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讚漢初發此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怨碑史記畧而不錄矣 出拾遺錄

新豐

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如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衢望塗亦競識其家匠人朝寬所爲也移者皆喜其似而憐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出西京雜記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如酒罇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罇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震則罇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震動激揚伺者因此覺知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儀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發機而地不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數日驛至果地動於是皆服其神妙 出後漢書

王肅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出酉陽雜俎

淩雲臺

淩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壞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出世說

陳思王

魏陳思王有神思爲鴨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迴向之又爲鵲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罇上鏃之鵲則指之

吳夫人

吳主趙夫人趙達之妹也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織爲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

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凉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析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者百斷百續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凉時權尚在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幕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多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及吳亡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遺

區純

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出晉陽秋

水芝欹器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別有一仙人持一金缾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缾而注於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也其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為鳧鴈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有一牀一鉢鉢圓而牀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鯱形滿則平溢則傾置之前殿以警滿盈焉

蘭陵王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欲所勸胡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出朝野僉載

僧靈昭

北齊有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盃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遂與絲竹相應飲訖放杯便有木人刺還上飲若不盡船終不去未幾靈昭忽拊心疑有刃刺須臾吐血而終

七寶鏡臺

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鏁綫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咸啓婦人各出戶前出皇覽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飾圖經　觀文殿　劉交
張崇　十二辰車　銅樽
殷文亮　楊務廉　王琚
薛昚惑　馬待封

水飾圖經

煬帝別敕學士杜寶修水飾圖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授於伏犧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太鱸魚銜籙圖出翠嬀之水並授黃帝黃帝齋於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書出洛授蒼頡堯與舜坐舟於河鳳凰負圖赤龍載圖出河並授堯龍馬銜甲文出河授舜堯與舜遊河值五

老人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白面長人而魚身捧河圖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鑿龍門疏河禹過江黃龍負舟玄夷蒼水使者授禹山海經遇兩神女於泉上帝天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爲黑玉赤文姜嫄於河濱履巨人之跡棄后稷於寒冰之上鳥以翼薦而覆之王坐靈沼於牣魚躍太子發度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黃鉞以麾陽侯之波成王舉舜禮榮光幕河穆天子奏鈞天樂於玄池獵於澡津獲玄貉白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過九江黿鼉爲梁塗脩國獻昭王青鳳丹鵲飲於洛溪王子晉吹笙于伊水鳳凰降秦始皇入海見海神漢高祖隱芒碭山澤上有紫雲武帝汎樓船於汾河遊昆明池去大魚之[illegible]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漢桓帝遊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瞞浴譙水擊水蛟魏文帝興師臨河不濟杜預造河橋成晉武帝臨會舉酒勸預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仙人酌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蒼文玄龜銜書出洛青龍負書出河並進於周公呂望釣磻溪得玉璜文釣卞溪獲大鯉魚腹中得兵鈐齊桓公問愚公名楚王渡江得萍實秦昭王宴於河曲金人捧水心劍造之吳大帝臨釣臺望葛玄劉備乘馬度檀溪澹臺子羽過江兩龍夾舟淄丘訢與水神戰周處斬蛟屈原遇漁父卞隨投潁水許由洗耳趙簡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水孔愉放龜莊惠觀魚鄭弘樵徑還風趙炳張蓋過江陽谷女子浴日屈原

沉汨羅水巨靈開山長鯨吞舟若此等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盤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闊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爲百戲跳劍舞輪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其妓航水飾亦雕裝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機使之奇幻之異出於意表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盃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撐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迴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

處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遇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約岸水中安機如斯之妙皆出自黃袞之思寶時奉敕撰水飾圖經及檢校良工圖畫既成奏進敕遣寶共黃袞相知於苑內造此水飾故得委悉見之袞之巧性今古罕儔 出大業拾遺

觀文殿

隋煬帝令造觀文殿前兩廂爲書堂各十二間堂前通爲閣道承殿每一間十二寶廚前設方五香重牀亦裝以金玉春夏鋪九■象簟秋設鳳綾花褥冬則加綿裝須彌氈帝幸書堂或觀書其十二間內南北通爲閃電窗零籠相望雕刻之工窮奇極之妙金鋪玉題綺井華榱輝映溢目

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當戶地口施機舉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舉前行去戶一丈脚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而昇閤扇即開書廚亦啓若自然皆一機之力舉駕出垂閉復常諸房入戶式樣如一其所撰之書屬辭比事條貫有序文略理暢互相明發及抄寫真正文字之間無點窳之誤裝翦華淨可謂冠絕今古曠世之名寶自漢已來訖乎梁文人才子諸所撰著無能及者其新書之名多是帝自製每進一書必加賞賜 出大業拾遺

劉交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女無懼色後竟還撲殺 出朝野僉載

張崇

唐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胯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即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悉備 出朝野僉載

十二辰車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又作木火通鐵盞盛火輾轉不滅 出朝野僉載

銅樽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爲銅鳩氈上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 出朝野僉載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

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 出朝野僉載

楊務廉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省日盈數千矣 出朝野僉載

王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 出朝野僉載

薛昚惑

薛春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卻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出朝野僉載）

馬待封

開元初修法駕東海馬待封能窮伎巧於是指南車記里鼓相風鳥等待封皆改修其巧踰於古待封又爲皇后造粧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戶后將櫛沐啓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執巾櫛至后取已木人即還至於面脂粧粉眉黛髻花應所用物皆木人執繼至取畢即還門戶復閉如是供給皆木人后既粧罷諸門皆闔乃持去其粧臺金銀彩畫木婦人衣服裝飾窮極精妙焉待封既造鹵簿又爲后帝造粧臺如是數年敕但給其用竟不拜官待封恥之又奏請造欹器酒山撲滿等物許之皆以白

銀造作其酒山撲滿中機關運動或四面開定以納風氣風氣轉動有陰陽向背則使其外泉流吐納以挹杯斝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踰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屬宮中有事竟不召見待封恨其數奇於是變姓名隱於西河山中至開元末待封從晉州來自稱道者吳賜也常絕粒與崔邑令李勁造酒山撲滿欹器等酒山立於盤中其盤徑四尺五寸下有大龜承盤機運皆在龜腹內盤中立山山高三尺峯巒殊妙（盤以木爲之布漆其外龜及山皆漆布脫空彩畫其外山中虛受酒三斗）繞山皆列酒池池外復有山圍之池中盡生荷花及葉皆鍛鐵爲之花開葉舒以代盤葉設脯醢珍果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荷葉中有杯承之盃受四合龍吐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即取之飲酒若遲山頂有重閣閣門即開有催酒人具衣冠執板而出於是歸盞於葉龍復注之酒使乃還閣門即閉如復遲者使出如初直至終宴終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內有穴潛引池中酒納於山中比席闌終飲池中酒亦無遺矣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龍注酒其中虛則欹中則平滿則覆則魯廟所謂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誡盈滿孔子觀之以誡焉杜預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載者吳賜也造之如常器耳（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絕藝附）

伎巧

華清池　重明枕　韓志和

絕藝

督君謨　李欽瑤　蘇州游僧

江西人　僧靈鑒　張芬

河北將軍　西蜀客　陟屺寺僧

伎巧

華清池

玄宗於華清宮新廣一池制度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鴈仍爲石梁及石蓮花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於池中仍以石梁橫亘其上而石蓮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之而蓮花石梁尚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池數十間屋宇環迴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檀香水船致於其中至楫櫂皆飾以珠玉又於湯池中壘瑟瑟及檀香木爲山狀瀛洲方丈（出明皇雜錄）

重明枕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合丘爲蓬山（合丘爲蓬山見山海經）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覩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illegible]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動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瑩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綳褓曷能爲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出杜陽編）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覩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鷂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

伇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宫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上於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人間未有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蝴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宫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不獲者上令張網於宫中遂得數百於殿内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内人爭用絲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於粧奩中其夜開寶厨視金屑玉屑藏内將有化爲蝶者宫中方覺焉（出杜陽編）

絶藝

督君謨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志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惟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囓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囓鏃法列子具蝟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徹角之弧朔蓬之簳射貫虱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已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棘之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臂爲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出酉陽雜俎）

李欽瑶

天寶末有騎將李欽瑶者弓矢絶倫以勞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隸臨淮與史思明相持於陝西晨朝合戰臨淮布陣徐進去敵尚十許里忽有一狐起於軍前踉蹌而趨若導引者臨淮不懌曰越王軾怒蛙蓋激勵官軍士耳狐乃持妖妖邪之物豈有前陣哉即付欽瑶以三矢令取狐焉欽瑶受命而馳適有淺蕪三二十畝狐奔入其中欽瑶逐之欲有野雉驚起馬足徑入雲霄欽瑶翻身仰射一發而墜然後鳴鞭逐狐十步之内拾矢又中於是携二物以復命焉舉軍懽呼聲振山谷時回鶻列騎置陣於北原其首領僅一二百輩棄軍飛馬而來爭捧欽瑶似爲神異仍請曰爾非回鶻之甥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出集異記）

蘇州游僧

蘇州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游僧曰不足勞人請得一夫斫木爲楔可以正之寺主從爲游僧每食訖輒取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椓其間未旬日閣柱悉正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十瓮恐爲蛟龍所伏以致雷電也（出國史補）

江西人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又有人能葫蘆云翻葫蘆易於翻鞠（出酉陽雜俎）

僧靈鑒

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常自爲彈丸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擩汁半合九味和擣三

千杵齊光之陰乾鄭彙爲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寅常與靈鑒較角放彈寅指一樹節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寅自一發而中之彈光反射而不破靈鑒控弦百發百中皆節陷而光碎焉 出酉陽雜俎

張芬

張芬曾爲韋皐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弓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塗鵶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研如人摸成 出酉陽雜俎

河北將軍

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彎弓數百斤常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出酉陽雜俎

西蜀客

又張芬在韋皐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撓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畧無脫者 出酉陽雜俎

陟屺寺僧

荆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貼地而明滅者兎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狹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

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 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七

奕棊
羊玄保　王積薪　一行
韋延祐　日本王子
彈
漢成帝　魏文帝
藏鈎
桓玄　高映　石旻
雜戲

奕棊

羊玄保

宋文帝善奕棊，常與太平羊玄保棊，玄保戲賭得宣城太守。當數除以為虛受。出談藪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棊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之所先。積薪棲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皆闔戶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棊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失向來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棊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出集異記

一行

一行本不解奕棊，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為國手。晉羅什與人棊，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或言王積薪對玄宗棊局畢，悉持出。出酉陽雜俎

韋延祐

韋延祐圍棊與李士秀敵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笑終饒兩路。延祐本應明經舉，道過大梁，其護戎知其善棊，表進之，遂因言江淮足棊人，就中奕棊明經者多解。出嘉話錄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棊，上勅待詔顧師言對手。王子出楸玉棊局，冷暖玉棊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

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更産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
爲棊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
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謂之鎭神頭
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話鴻臚曰
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
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
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
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
三下鎭神頭圖（出杜陽編）

彈棊

漢成帝

漢成帝好蹙鞠群臣以蹙鞠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
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彈棊以獻上悅賜之青
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出小說）

魏文帝

彈棊魏宮內用裝奩戲也文帝爲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
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
妙踰於帝（出世說）
又文帝嘗云予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畧盡其妙
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妙工有二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
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今彈棊用棊二十四色色別貴
賤又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餘者間白黑圓繞之十八
籌成都（出世說）

藏鈎

舊言藏鈎起於鈎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鈎弋夫人
手拳時人傚之目爲藏鈎也殷敬順敬訓曰彄與摳同衆
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鈎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
謂之譏鴟風土記曰藏鈎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
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爲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
鳥又令爲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
鈎賦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鈎爲戲矣（出酉陽雜俎）

桓玄

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鈎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
在顧悝之爲殷仲堪參軍屬病疾在廨桓遣信請顧起病
令射取虎探即來坐定語顧云君可取鈎顧答云賞百匹
布顧即取得鈎桓朋遂勝（出渚宮故事）

高映

舊說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微也舉人高映善意彄
段成式常於荆州藏鈎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鈎
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之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
囚視盜也（出酉陽雜俎）

石旻

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
意彄注之必中張遂賓鈎於巾襞中旻良久笑曰盡張空
拳有頃眼鈎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
段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可先畫人首數十遣
胡越異貌辯其相當授彄其見紿竟不及畫（出酉陽雜俎）

雜戲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竪棊於輩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出西京雜記）

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段成式讀座右方爲之蹙戎（出酉陽雜俎）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於時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乃爲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彩十全白爲白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秃爲四梟爲二撅爲三（六者雜彩也）貴彩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彩則否新加進六兩彩（出國史補）

貞元中有杜勸好長行皆有佳名各記有輕妙夏中用者爲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輕健而名之（出唐國史補）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天后嘗夢雙六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六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强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渾鎬崔師本首出國史補

綦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芃首出如彈棊之戲甚古法雖設解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靈王　王子喬
方丈山　昆吾山　漢太上皇
漢武帝　輕玉磬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國　梓宮
西胡渠王　漢宣帝　劉表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戎獻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滿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出十洲記）

周靈王

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陽臺渠胥國來獻玉駱駝高五尺琥珀鳳凰高六尺火齊鏡高三尺暗中視物如晝向鏡則聞影應聲周人見之如神靈王末不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遺記）

王子喬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有人盜發之都無見惟有一劒懸在壙中欲取而劒作龍虎之聲遂不敢近俄而徑飛上天神仙經云真人去世多以劒代五百年後劒亦能靈化此其驗也（出世說）

方丈山

方丈山一名巒稚東有龍場千里玉瑤爲林龍常鬬此處膏血如流水膏色黑者著地堅凝如漆而有紫光可爲寶器（出王子年拾遺記）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利土亦剛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劒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物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畫水開而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則蟾兔爲之側轉四名懸翦飛鳥遊蟲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爲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者（出王子年拾遺記）

漢太上皇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太上皇遊豐沛山澤中窮

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劒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言了無疑色工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水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削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工砥鍔終爲鄙器上皇即解腰間匕首以投於鑪中俄而煙焰衝天日爲之晝闇及乎劒成殺三牲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曰秦昭襄王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路授余云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書記其年月及劒成工人視之其銘面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劒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

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呂后藏於寶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如龍蛇改其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改曰靈金內府（出王子年拾遺記）

又漢帝[illegible]為[illegible]奏[illegible]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在[illegible]綵[illegible]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刃[illegible]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昧十二年一加磨龍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出西京雜記）

漢武帝

孫[illegible]應瑞圖六神鼎者文質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王者興則出衰則去說苑云孝武時汾陰人得寶鼎獻之甘泉宮羣臣畢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壽王曰非周鼎上召問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壽王對曰周德者始於天授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暢於天下漏三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今漢繼周德[illegible]顯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愈盛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求鼎於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寶自至此天所以遺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論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啓使飛廉折金以精神於昆吾使翁乙灼白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烹不舉自臧不遷自行拾遺錄云周末大亂九鼎飛入天池末世書論云入泗水聲轉謬焉（出小說）

輕玉磬

漢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自浮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也（出拾遺記）

李夫人

[illegible]辛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言人搔頭皆用玉[illegible]貴焉又以象牙為篦賜李夫人（出小說）

吉光裘

漢王[illegible]時西成獻吉光裘入水數日不濡入火不焦不道之時服此裘以視朝焉（出十洲記）

西毒國

漢武帝時西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餘丈其光如晝（出西京雜記）

桂宮

漢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雜寶屏風雜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出西京雜記）

西胡渠王

漢武帝塚裏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渠王所獻帝甲素常玩之後有人扶風郿市買得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出異苑）

漢宣帝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紋織成宣帝崩不知所在（出西京雜記）

劉表

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論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九

蘇威　王度

蘇威

隋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曰月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左右所污不以爲意他日月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中有聲如雷尋之乃鏡聲也何而子夔死後又有聲而威敗其後不知所在出傳記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

鸚鵡度旣稱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遥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携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

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

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畧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

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
筮絶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
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
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絶世寶鏡也
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
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
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
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
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
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
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
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

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
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
人興淫祀宜絶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以祀然
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
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
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
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
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
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坟之妖怪遂絶
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陜
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陜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
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

齎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
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即時
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於衆令密持此鏡
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
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
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
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柰何使我
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
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
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
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
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

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
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
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
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
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贈
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
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
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
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
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
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
二人坐與勣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

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麤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

聲遂開鏡照之痛者口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没勣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趨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

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游豫章見道士許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呪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之無効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衒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

拔窗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眞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

今既見兄勍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勍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出異聞集）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張華　晉惠帝　許遜
陶貞白　張祖宅　唐儀
唐中宗　宋青春　武勝之
李守泰　陳仲躬　曹王臯
漁人

張華

晉張華生挺聰慧好觀奇異圖緯之學捃拾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里閭所說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萬代博識無倫記事採言多所浮妄宜刪翦無據以見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亂神今見卿此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為十卷即于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獻鑄為硯又賜麟角筆此遼西國所獻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言陟釐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斜側因為名焉（出王子年拾遺）

晉惠帝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屐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出異苑）

許遜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為患旌陽沒水拔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為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一有萬仞師

出焉 出朝野僉載

陶貞白

梁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劒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劒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劒皆以銅鑄非鐵也 出尚書故實

又貞白隱居貝都山中嘗畜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去人望之如二條青蛇本傳具載 出芝田錄

張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鎮州東野外見二白兔捕之忽卻入地絕跡不見乃于入處掘之纔三尺許獲銅劒一雙古制殊妙于時長史張祖宅以聞 出朝野僉載

唐儀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等袋彩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復前飾 出朝野僉載

唐中宗

唐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爲桂樹金花銀葉帝每常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 出朝野僉載

宋青春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絶倫爲衆所推西戎岁歲犯邊境青春每臨陣必獨運劒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咸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軍師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以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劒之靈青春死後劒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翰鎮西京知之求易以他寶廣琛不與因贈之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酬恩 出酉陽雜俎

武勝之

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爲宣州司士知靜江事忽于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夫戲投以石中蛇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劒上有篆許旌陽斬蛟第三劒云 出廣異記

李守泰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

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爲玄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真龍欲爲少年制之頗將愜于帝意遂令玄冥入鑪所扃閉戶牖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于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鑪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鑒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于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鑪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于揚子江鑄之未鑄前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

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于數十里稱
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
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
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
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
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
以真龍即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
或不類真龍耳帝即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于內庫徧視
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陰殿并召
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
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
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
以賜法善出異聞錄

陳仲躬

唐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
成携數千金于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
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習學不出月餘
日有隣家取水女可十數歲怪每日來于井上則逾時不
去忽墜井而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尸仲躬異之閑日窺
于井上忽見水中一女子其形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
仲躬凝睇之際以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
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嘆曰斯爲溺人之由也遂
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水不減忽一日水竭清旦有
人叩門云敬元頴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

之衣其裝飾鈆粉悉皆製耳仲躬與坐詰曰卿何以殺人
元頴曰妾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于玆遂
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
相得每爲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
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洞某乃國初方墜于井
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甚于辛苦情
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
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勘責三數日方回今井內已
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
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即
命匠命一親信與匠同入井囑曰但見異物即收至底無
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潤七寸七分仲躬令洗净貯匣內

焚香以奉之斯所謂敬元頴也一更後元頴忽自門而入
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居之下某昔
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
小之差元頴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
婢蘭苕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故
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
耳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錢僦居今
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頴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
將辭去仲躬復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
某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即無所見明旦忽有牙人叩
戶兼領宅主來謂仲躬便請移居并夫役並足未到齋時
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

價直契本一無遺缺並交割訖後三日其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隅東廂一皆陷地仲躬後文職累勝爲大官有所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効也其鏡背有三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旹于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于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如其位于鼻四旁題云夷則之鏡 出博異志

曹王皐

唐嗣曹王皐有巧思精于器用爲邢州節度使有羇旅士人懷二竭鼓棬欲求通謁先啓于賓府賓府觀者咸訝議曰豈足尚耶對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皐捧而歎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鋼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

皐曰諸公心未信乎命取食拌自選其極平正者令置棬于拌心以油注棬中棬滿而油無涓滴滲漏皐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棬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士人宜償幾何士人曰不過三萬及遺金帛器皿其直果稱是焉 出尚書故實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忿其無魚棄鏡于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衆人大驚其取鏡鑒形者即旹皆倒嘔吐狼藉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爲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于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于故老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恃也 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一

符載　　破山劍　　揚州貢
鄭雲逵　　張存　　百合花
浙右漁人　　元稹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綯　　裴岳
荀諷　　紅沫　　鐵頭
虔州刺史　　周邯　　貞陽觀
陴湖漁者　　文谷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絕常蓄一劍神光照夜爲晝客游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後遇寒食于人家裹粽粽大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矣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出芝田錄

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洗詣市有胡人求買初還一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可胡隨至其家愛玩不捨遂至百萬已赴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貴價庭中有搗帛石以劍指之石即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嘆曰劍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士人詰之胡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鋩頓盡疑有所觸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之而去出廣異記

揚州貢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所鑄也或言無百煉者六七十煉則止易破難成往往有鳴者出國史補

鄭雲逵

唐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莊居橫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幘被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君居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斫之不中劃墜黑氣著地數日方散出酉陽雜俎

張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于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盡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出酉陽雜俎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侯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甓匣十三重各匣一鏡至第七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出酉陽雜俎

浙右漁人

唐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于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于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于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縈脈動竦駭氣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于旁舍遂聞之于德裕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出松窗錄

元稹

唐丞相元稹之鎭江夏也常秋夕登黃鶴樓遥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遂令親信一人往視之其人棹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其人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二如錢大而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鬛爪角悉具情巧且澤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內巾箱之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出三水小牘）

李德裕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嘗有老吏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桑木請謁焉閽者不能拒之德裕異而出見吏曰此木某家寶之三世矣某今年老感公之仁德且好奇異是以獻耳木

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已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設非洛匠無能有斷之者公如其言訪于洛下匠已殂矣子隨使而至玩視良久曰可徐而斷之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嘴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出錄異記）

甘露僧

唐潤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衛公德裕廉問日常與之游及罷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寔衛公之所寶也及再鎭浙右其僧尚在公問曰前所奉竹杖無恙否僧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出桂苑叢談）

令狐綯

唐丞相令狐綯因話奇異之物自出鐵箱徑不及寸長四寸內取小卷書于日中視之乃九經並足其紙即蠟蒲團其文勻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難以言述又傾其中復展看輕絹一匹度之四丈無少剩之纔及半兩視之似非人世所返報太守懼追吏欲加刑吏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書稍筆只須此筆乞先見相公書跡然後創製太守示之吏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錢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稱甘鼎鑊之罪仍乞械繫俟使回期太守怒稍解且述吏事云觀相公神翰宜此等筆相府得之試染翰甚佳復書云筆大可意宜優賜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贈吏而遣之

（出芝田錄）

周邯

唐周邯自蜀沿流嘗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崑崙白水之屬也邯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時方出云其下有關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寶物閣沐州八角井多有龍神時有異手出於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猶豫未果其友邵澤有利劍常自神之解劍授奴遣之入井邯與澤于外以俟之悄然經久忽見水精高躍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拏之復入劍與奴自此並失邯悲其水精澤恨其寶劍終莫窮其事他日有人謂邯曰此井乃龍神所處水府靈司豈得輒犯可祭而謝之邯乃祭謝而去（出原化記）

真陽觀

新淦縣有真陽觀者即許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莊田頗爲邑民侵據唐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據江西八州之地時觀内因修元齋忽有一香爐自天而下其爐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内出蓮花一枝花有十二葉葉間隱出一物即十二屬也爐頂上有一仙人戴遠遊之冠著雲霞之衣相儀端妙左手搘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刻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物降時凡有邑民侵據本觀莊田即蟄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驚懼即以其田還觀莫敢逗留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取爐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尋之却至舊觀道俗目之爲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偓南遷路經此觀留題末句云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蟄下醮壇前其瑞爐比如金色輕重不定尋常舉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盜者竊之雖數人亦不能舉至今猶在本觀而不能復蟄矣出王堂閒話

陴湖漁者

徐宿之界有陴湖周數百里兩州之莞蒲萑葦迨芰荷之類賴以資之唐天祐中有漁者于網中獲鐵鏡亦不甚澁光猶可鑒面闊六五寸携以歸家忽有一僧及門謂漁者曰君有異物可相示乎答曰無之僧曰聞君獲鐵鏡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却將往所得之處照之看有何覩如其言而往照見湖中無數甲兵漁者大駭復沉于水僧亦失之耆老相傳湖本陴州淪陷所致圖籍亦無載焉

文谷

僞蜀詞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嘗詣中書舍人劉光祚喜曰今日方與二客爲約看予桃核盃文方欲問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劉雲次乃昇宫客沈默也劉謂之曰文員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盃出視之盃闊尺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也劉云予少年時常游華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予覩之驚駭道士笑曰爾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見授予寶之有年矣道士劉雲出一白石圓如雞子其上有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子持節引仙人眉目毛髮冠屨衣帔纖悉皆具云於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闊一寸餘長二寸五分上隱出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周備云于巫峽山中得之文谷一日盡覩此奇物幸矣出野人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酒量嗜酒附）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崑崙觴　碧筩酒　九醞酒
消腸酒　青田酒　黏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讓
夏侯孜　孫會宗　陸扆
酒量
山濤　周顗　裴弘泰
王原中
嗜酒
徐邈　劉伶　酒臭

千日酒

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語其節。至家醉臥，不醒數日，家人不知，以為死也，具棺殮葬之。酒家至千日，乃憶玄石前來沽酒，醉當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問之，云石亡已三年，今服闋矣。於是與家人至玄石墓，掘冢開視，玄始醒，起于棺中。（出博物志）

擒奸酒

河東人劉白墮者，善于釀酒。六月中時暑赫烈，以甖貯酒，曝于日中，經一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師朝貴出郡者，遠相餉饋，踰于千里，以其可至遠，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帶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盜，盜飲之皆醉，遂備擒獲。因此復名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出伽藍記）

若下酒

輿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釀酒，醇美，俗稱若下酒。張協七所云荊州烏程，豫北竹葉，即此是也。（出隨記）

崑崙觴

魏賈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舟于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間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出酉陽雜俎）

碧筩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吸之，名為碧筩杯。歷下效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出酉陽雜俎）

九醞酒

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酒，為酣暢。其夜醉眠。華常飲此酒，醉眠後，輒敕左右轉側，至覺。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時為張公轉側。其友人無人為之，至明，友人猶不起。華咄云：此必死矣。使視之，酒果穿腸流床下，滂沱。（出博物誌）

消腸酒

張華為醇酒，煮三薇以漬麴糵。糵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獲麥而食之。糵用水漬，三夕而萌芽，以平旦時雞初鳴而用之，俗人呼為雞鳴麥。以釀酒，清美鬯，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當

時謂之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二說聲同而事異焉（出王子年拾遺）

青田酒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樹與實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枚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盡一核所盛復中飲矣唯不可久置久則味苦難飲因名其核曰青田壺酒曰青田酒（出古今注）

黏雨酒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上有銅龍腹空盛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雲霧名曰黏雨臺使以灑塵（出拾遺錄）

酒名

酒名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桃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之郎官清河漢之三勒漿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毘黎勒訶黎勒（出國史補）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麴蘗杵米爲粉以衆草葉胡蔓草汁溲（南人呼野葛爲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爲酒故劇飲之後既醒猶頭熱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飲既燒即實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既燒即揭甕趨虛泥固猶存沽者無能知美惡就泥上鑽小穴可容筯以細筩插穴中沽者就吮筩上以嘗酒味

俗謂之滴淋無賴小民空手入市徧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時實酒罌密固其上瘞于陂中至春漲水滿不復發矣候女將嫁因決陂水取供賀客南人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致也（出投荒雜錄）

李景讓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國及名重于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將曰此宜其然（出盧氏雜說）

夏侯孜

崔鄲爲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羣公夏侯孜爲戶部使聞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無公曰若不曾歷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糾來命下籌且吃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飲之良久方起（出盧氏雜說）

孫會宗

唐孫會宗僕射即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爲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漉漉而出不相識頃即席說于士人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無酹酒止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出北夢瑣言）

陸扆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

并平生悔吝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出北夢瑣言

酒量

山濤

山濤字巨源飲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試之使人私默以記之至量而醉出晉書

周顗

周顗字伯仁飲酒至量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恨無對偶有舊對北來顗遇之爲忻然乃置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醒顗使人視客已腐脇而死矣出晉書

裴弘泰

唐裴均之鎮襄州裴弘泰爲鄭滑館驛巡官充聘于漢南遇大宴爲賓司所漏及設會均令走屈鄭滑裴巡官弘泰

奔至均不悅責曰君何來之後大涉不敬酌後至酒已投紀籌弘泰謝曰都不見客司報宴非敢慢也叔父捨罪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器隨飲以賜弘泰可乎合座壯之均亦許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飲皆竭隨飲訖即寘于懷須臾盈滿筵中有銀海受一斗以上其內酒亦滿弘泰以手捧而飲飲訖目吏人將海擲地以足踏之捲抱而出即索馬歸驛均以弘泰納飲器稍多色不懌午後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飲必爲酒過度所傷憂之迨暮令人視飲後所爲使者見弘泰戴紗帽于漢陰驛廳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計二百餘兩均不覺大笑明日再飲回車日贈遺甚厚出乾𦠆子

王源中

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容出摭言

嗜酒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飲沉醉從事趙達問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曰醉人謂清酒爲聖人濁酒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乃得免罪出異苑

劉伶

劉伶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如此渴甚求酒于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酌酒御肉塊然復醉出晉書

酒臭

羲寧初一縣丞衣緑之胄年少時甚有才采涉獵書史兼有文性其後沉湎于酒老而彌篤日飲數升累無醒時稍稍將終酒臭聞于數里遠近驚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此人遂卒故釋典戒酒令人昏癡今臨亡酒臭彰其入惡道耳出五行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能食　菲食附）

吳饌　御厨　五侯鯖
劉孝儀　鯝議　鯝表
熱洛河　名食　敗障泥
尚食令　大餅
能食
范汪　宋明帝　符堅三將
菲食
茅容　陸機　羊曼

吳饌

吳郡獻海鮸乾鱠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徑尺數盤并狀奏作乾鱠法帝示群臣云昔術人介象于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爲異今日之鱠乃是眞海魚所作來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虞世基對曰術人之魚既幻其鱠固亦不眞出數盤以賜達官作乾鱠之法當五六月盛熱之日于海取得鮸魚大者長四五尺鱗細而紫色無細骨不腥者捕得之即于海船之上作鱠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縷切隨成隨曬三四日須極乾以新白瓷瓶未經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風入經五六十日不異新者取啖之時開出乾鱠以布裹大甕盛水漬之三刻久出帶布瀝却水則皦然散置盤上如新鱠無別細切香柔葉鋪上筋撥令調勻進之海魚體性不腥然鰡鮸魚肉軟而白色經乾又和以青葉皙然極可噉又獻海蝦子三十梃梃長一尺濶一寸厚一寸許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蝦有子者每三

五斗置密竹籃中于大盆內以水淋洗蝦子在蝦腹下赤如覆盆子則隨水從籃目中下通計蝦一石可得子五升從盆內瀝出縫布作小袋子如徑寸半竹大長二尺以蝦子滿之急繫頭隨袋多少以末鹽封之周厚數寸經一日夜出曬夜則平板壓之明旦又出曬夜以前壓十日乾則拆破袋出蝦子挺色如赤琉璃光徹而肥美勝于鯔魚數倍又獻鮸魚含肚千頭極精好作之法當六月七月盛熱之時取鮸魚長二尺許去鱗淨洗停二日待魚腹脹起方從口抽出腸去腮留目滿腹納鹽竟即以末鹽封周徧厚數寸經宿乃以水淨洗日則曝夜則收還安平板上又以板置石壓之明日又曬夜還壓如此五六日乾即納乾甕甕封口經二十日出之其皮色光徹有如黃油肉則如糗又如沙棊之蘇者微鹹而有味味美于石首含肚然石首含肚亦年常入獻而肉彊不及此法出自隨口味使大都督杜濟濟會稽人能別味善于鹽梅亦古之符郎今之謝諷也（出大業拾遺）

又吳郡獻松江鱸魚乾鱠六瓶瓶容一斗作鱠法一同鮸魚然作鱸魚鱠須八九月霜下之時收鱸魚三尺以下者作乾鱠浸漬訖布裹瀝水令盡散置盤內取香柔花葉相間細切和鱠撥令調勻霜後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之佳味也紫花碧葉間以素鱠亦鮮潔可觀吳郡又獻蜜蟹三千頭作如糖蟹法蜜擁劒四甕擁劒似蟹而小一螯偏大吳郡賦所謂烏賊擁劒是也（出大業拾遺）

御厨

御厨進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于其間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見京都人說兩軍每行從進食及其宴設多食雞鵝之類就中愛食子鵝鵝每隻價值二三千每有設據人數取鵝燖去毛及去五臟釀以肉及糯米飯五味調和先取羊一口亦燖剝去腸胃置鵝于羊中縫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却羊取鵝渾食之謂之渾羊歿忽翰林學士每遇賜食有物若畢羅形麤大滋味香美呼爲諸王修事（出盧氏雜說）

五侯鯖

婁護字君卿歷遊五侯之門每旦五侯家各遺餉之君卿口厭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餉之鯖而食甚美世所謂五侯鯖君卿所致（出語林）或云婁護兼善五侯不偏食故合而爲之鯖也（出世說）又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曲展辭傳會五侯間各得其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出西京雜記）

劉孝儀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餚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唇呂氏所向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恨孝儀曰寔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𧿹但未是尾耳（出酉陽雜俎）

䱹議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䱹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䱹之就腊驟于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于車螯蚶蠣眉目內缺慙渾沌之奇唇吻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出酉陽雜俎）

䱹表

後梁韋林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爲䱹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䱹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戰載兢臣美愧夏鱣味慙冬鯉常恐餂腹之譏懼貽鷩嚴（五甘反）之誚是以漱流湖底枕

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蒙鈞拔遂得起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桂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餚成列宛轉綠齏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無任屏營之誠謹詣銅鏘門奉表致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致謝（出酉陽雜俎）

熱洛河

玄宗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賜食之謂之熱洛河賜安祿山哥及舒翰（出盧氏雜說）

名食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其湯不肥可以瀹茗庾

家粽子白瑩如玉薤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變又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蒸麞麞皮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爲驢駿駝峯炙（出酉陽雜俎）

敗障泥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飯食每說無物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盝修理食之其味佳（出酉陽雜俎）

尚食令

馮給事入中書祗候宰相見一老官人衣緋在中書門立候通報時夏謨公爲相罷坐論事多時及出日勢已晚其官人猶上在乃遣人問是何官官人近前相見曰某新除尚食局令有事相見相公因令省官通之官人入給事偶未去官人見宰相了出謝云若非給事恩遇某無因得見

相公某是尚食局造饆子手不知給事宅在何處曰在親仁坊曰欲就薄藝但不知給事何日在宅曰來日當奉候然欲相訪要何物曰要大臺盤一隻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鐺炭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棗爛麵少許給事素精于飲饌歸宅便令排比仍垂簾家口同觀之至日初出果來箱而入坐飲茶一甌便起出廳脫衫靴帶小帽子青半肩三幅袴花襦袜肚錦臂鞲遂四面看臺盤有不平處以一楔填之後其平正然後取油鐺爛麵等調停袜肚中取出銀盒一枚銀篦子銀笊籬各一攸油煎熟于盒中取饆子䭔以手于爛麵中團之五指間各有麵透出以篦子刮卻便置饆子于鐺中候熟以笊籬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卻投油鐺中三五沸取出抛臺盤上旋轉不定以太圓故也其味脆美不可名狀（出盧氏雜說）

大餅

王蜀時有趙雄武者衆號趙大餅累典名郡爲一時之富豪嚴潔奉身精于飲饌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執役當厨者十五餘輩皆著窄袖鮮潔衣裝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陸俱備雖王侯之家不得相倣有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擀一枚大於數間屋或大內宴聚或豪家有廣筵多于衆賓內獻一枚裁剖用之皆有餘矣雖親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餅之號（出北夢瑣言）

能食

范汪

晉范汪能噉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須臾而盡（出晉書）

宋明帝

宋明帝諱彧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噉猪肉炙常至二百臠（出宋書）

苻堅三將

苻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又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並身長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二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出前秦錄）

菲食

茅容

後漢茅容字季偉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明旦容殺雞爲饌林宗初以爲已設既而容獨以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因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勸之就學竟以成德（出陳留耆舊傳）

陸機

陸機詣王武子有數斛羊酪指示陸曰卿江東無敵此曰有千里蓴羮但未下鹽豉耳 出世說

羊曼

晉羊曼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必飾供饌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即漸罄不復精珍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有羊固者拜臨海太守備饌竟日皆精雖晚至者猶有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也 出晉書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禰衡　荀巨伯
管寧　竹林七賢　嵇康
山濤　王安期　王敦
孫伯翳　湘東王繹　唐霍王元軌
王方翼　吳少微　張說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許棠　陸龜蒙
顔蕘

宗世林

漢末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昔而薄其爲人不與交及武帝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既忤旨見踈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門必拜牀下其禮重如此 出世說

禰衡

禰衡字正平少與孔文舉作爾汝之交昔衡未二十而文舉已五十餘矣 出本傳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遠來視子今有難而捨之去豈伯行耶賊既至謂伯曰大軍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獨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巳身代友人之命賊聞其言異之乃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乃偃而退一郡獲全 出殷芸小說

管寧

魏管寧與華歆友善嘗共園中鋤菜見地有黃金一片管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華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管讀書如故華廢書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出世說

竹林七賢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謂之竹林七賢出世說

嵇康

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鳥也出語林

山濤

山濤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濤與二人異於常交問之濤曰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趙狐意欲窺之可乎濤曰可他日二人來勸濤止之宿具酒食妻穿牖視之達旦忘返濤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耳濤曰伊輩亦以我識度爲勝出世說

王安期

晉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出世說

王敦

庾亮見王敦問曰聞君有四友何者爲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劣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庾曰何者是王曰噫左右躡庾公知足乃止出世說

孫伯翳

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嘗賃雲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宜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吏若此嵇康所不堪乎亦未能也出談藪

湘東王繹

梁湘東王繹博覽羣書才辯冠世不好聲色愛重名賢與河東裴子野蘭陵蕭子雲爲布衣之交出談藪

唐霍王元軌

唐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謙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曰無問者怪而詰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于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出談賓錄

王方翼

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長孫無忌親許敬宗既陷無忌懼持滿爲己患乃誣其同反追至京拷訊嘆曰身可殺辭不可辱吏爲代占而結奏遂死獄中尸于城西親戚莫敢收視者王方翼嘆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骸至

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焉高宗義
之而不問（出新語）

吳少微

吳少微東海人也少負文華與富嘉謨
第累授晉陽太原尉拜御史皆
曰維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謨卒于
之投[redacted]而起疾行乎衫席徊匍于寢門之外病不能起仰
天而呼曰天乎天乎子曷所册曷有律曷可得而見抑斯
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鄭州刺史尹公中書徐元
二舍人兵部張郎中說未嘗值我不歎于朝夫情悖之賦
詩以寵亡也其詞曰吾友適不死於戲社稷臣直棖非造
利常懷大庇人乃無承明藉遂此歎牂春欒礪其可畏皇

窮故匪仁疇昔與夫子孰云異天倫同病一相失茫茫不
重陳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鼓輿幹可岳真詞毒鬼神
可悲不可朽東輸沒荒榛聖主賢爲寶吁茲大國貧詞人
莫不歎美既而病亟長歎曰生死人之大分吾何恨焉然
官職十分未作其一乃至是耶慨慨而終（出御史臺記）

張說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略互相
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爲五君詠致書
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進之使者既至因
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說先公
寮舊頲因覽其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
忠貞謇諤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于遐方上
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荆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
廷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因加甄收頲常以說父之執友
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出明皇雜錄）

柳芳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多
續成之（出國史補）

杜佑

劉禹錫曰司徒杜公佑視穆贊也如故人子弟佑見贊爲
[redacted]因[redacted]之曰[redacted]有一言爲入郎久[redacted]
敝爲珪穆[redacted]納之交[redacted]威也（出嘉話錄）

李舟

隴西李舟與齊暎友善暎爲將相舟爲布衣舟致書于暎

以交不以貴也時暎左遷于夔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
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
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諂
幾欲修書述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爲蒼生之望不
爲不幸爲足下之謀則名遂身退斯又爲難僕知時者謹
以爲賀但鄖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望增歎僕所
病沉痼方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
足下素僕所知其于得喪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
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唯強飯自愛珍重珍重（出譚賓錄）

白居易

白少傅居易與元相國稹友善以詩道著名號元白其集
內有哭元相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有傷心事豈知想

得咸陽原上樹巳拍三丈白楊枝（出北夢瑣言）

許棠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是戴潛遣一价郵其家矣（出摭言）

陸龜蒙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長而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爲廬江吳興二郡倅丞相李蔚盧携皆重之羅隱寄龜蒙詩云

皆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于家與皮日休爲詩友（出北夢瑣言）

顏蕘

顏給事蕘謫官歿于湖外未間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詞云寓于東吳于吳郡陸龜蒙爲詩文之交一紀無渝龜蒙卒爲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于蕘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携手過市見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後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于今日以前不變不知後日見予骨肉孤幼復如何哉（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吳王夫差　漢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韓嫣
袁廣漢　霄遊宮　沙棠舟
趙飛燕　郭況　漢靈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陽王雍
元琛　隋煬帝　則天后
許敬宗　張易之　宗楚客
安樂公主　楊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國夫人

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又別立春宵宮爲長夜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龍舟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戲又于宮中作靈館館娃閣銅鋪玉檻宮之欄楯皆珠玉飾之（出述異記）

漢武帝

漢武帝昔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焉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花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爲患或加鈴鑷飾以流蘇走如鐘磬動若飛幡後得二師天馬常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熊毛有綠光皆長三尺者直百金卓王孫[illegible]

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出西京雜記

丁媛

長安巧工丁媛者爲恒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屬又作卧褥香爐又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媛始更爲之設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爲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刻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能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其輪大皆徑尺遞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皆寒凜焉 出西京雜記

淋池

漢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珮花葉雜萎芬芳之氣徹十餘里食之

令人口氣常香益人肌理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皆含咀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相爲戲弄楚詞謂折芰荷以爲衣意在斯也又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十葉根浮水上實沉泥裡泥如紫色謂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昔命水戲遊宴永日工人進一巨槽帝曰桂楫松舟雖其重朴況乎此槽豈可得而乘也乃命文梓爲舟木蘭爲枻刻飛鸞翔鷁飾其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爲歌歌曰商秋素景泛洪波誰云好手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爲多帝大悅起游商臺于池上及乎末歲諫者多遂省遊蕩奢侈壇毀臺池無舟荷芰隨昔廢滅今臺址無遺池亦平焉 出拾遺錄

霍光妻

漢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躡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越珠一斛琲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黃金百兩又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薄曰吾爲若何成功而報我若是哉 出西京雜記

韓嫣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競拾取焉 出西京雜記

袁廣漢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童八九百人于北芒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

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禽怪獸積委其間移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其中育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屬間以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袁廣漢後得罪誅沒入官其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于上苑中矣 出西京雜記

霄遊宮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霄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悅于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帶玄綬衣珮雖加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霄遊宮方秉炬燭宴幸既罷靜鼓息罩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期門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于輦上坐但覺耳中若聞風雷

之聲以其疾也一名雲雷宮所行之處咸以氈絡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也雖惑于微行寵宴民無勞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于道旁國之窮老皆呼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譏言指諫于是焚雷遊飛行之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直如轉丸焉（出拾遺錄）

沙棠舟

漢成帝常以三秋暇日與飛燕遊戲太液池以沙棠爲舟貴其不沉也以雲母飾于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真象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文桂爲柂枻每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則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之士乃以金鎖纜雲舟使佽飛于水底引之值輕風者至飛燕殆以風颺颺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遊倦乃返飛燕後漸見疎常怨恚曰以妾微何由復預纓裾之遊漾雲舟于波上耶帝爲之撫然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風臺飛燕結裾處（出拾遺錄）

趙飛燕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佳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貢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至金花紫綸帽金花紫羅面衣織成下裙同心七寶釵七寶綦履玉環五色文綬鴛鴦褥雲母屏風琉璃屏風雲母七寶扇琥珀枕龜文枕金錯繡襠琉璃瑪瑙彄珊瑚玦黃金步搖金博山爐七支燈廻風席茄葉席金蒲圓瑠孔雀扇五明扇九華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巵（螺甲出南中）麝香沉水香九真雄鴛鴦襦及被（出西京雜記）

郭況

漢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童四百人以金爲器皿鑄冶之聲徹于都鄙昔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鑄冶之聲盛也于庭中起高閣厝衡石于其上以稱量下有藏金窟列武士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于梁棟[redacted]畫視如星夜望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redacted]富難匹其內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爲瓊廚金窟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爲一時所知也（出拾遺錄）

後漢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于西園起裸遊館十間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遶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搖蕩于渠中其水清淺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來涼氣也其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絃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逾渠中植蓮大如蓋枝長一丈南國所獻也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月出見葉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于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嘆曰使萬年如此則爲上仙矣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粧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爲浴湯宮人以之沐浴畢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內監爲雞鳴于館北起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于天曉內閣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仍以炬燭

毀于殿下帝乃焚籍及董卓破京師收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熙中于先帝投燭處湨湨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于此地建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掃除焉 出王子年拾遺

石崇

晉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甥也嘗以一珊瑚樹與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舉鐵如意擊碎之應手丸裂愷甚恍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尺條幹絕俗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比者甚衆愷惘然自失 出世說

王敦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上廁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盆貯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置水中而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出世說新書

魏高陽王雍

後魏高陽王雍居近清陽門外數里御道西安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爲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第西千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亘飛簷華宇胖蠁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綺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笳聲哀囀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而絲管迭奏連宵盡日竹林魚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及雍薨後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士康宅亦近清陽外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爲綠水歌豔姿善爲逐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歌綠水文鳳之曲焉 出伽藍記

元琛

後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繢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

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耶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者十餘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旆素柰朱李枝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其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巵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

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庫藏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厭見之歎惋不覺成疾還家臥三日不能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諭之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羨歎以至于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于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及爾朱氏亂後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宇壽丘里閭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壯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堂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也（出伽藍記）

隋煬帝

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

輝洞徹引匈奴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王莽輕車之比也寔天心非關人事也（出朝野僉載）

又唐貞觀初天下又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殿內諸房莫不綺麗后妃嬪御皆盛衣服金翠煥爛設庭燎于階下其明如晝盛奏歌樂乃延蕭后與同觀之樂闋帝謂蕭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國十有餘年妾常侍從見其淫侈隋主每當除夜（至及歲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沉香甲煎之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內房中不燃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千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殿內所燭皆是膏油但乍覺煙氣薰人實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紀聞）

則天后

則天造明堂于頂上鑄鐵爲鸑鷟高二丈以金飾之軒軒若飛數年大風吹動猶存其址更鑄銅爲大火珠飾以黃金煌煌耀日今見存焉又造天樞于定鼎門並番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鐵山爲腳鑄銅爲二麒麟以鎮四方上有銅盤徑三丈蛟龍人立兩足捧大火

珠望之如日初出鐫文于柱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後開元中推倒銷入上方（出唐新語）

許敬宗

唐許敬宗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于其上以爲戲樂（出獨異記）

張易之

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簟䶉貂之褥蛩蝨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爲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爲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爲衛州長

史 出朝野僉載

宗楚客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爲階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賍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歎曰觀其行坐處我等虚生浪死一年追入爲鳳閣侍郎景龍中爲中書令韋氏之敗被誅 出朝野僉載

安樂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起鈒鏤窈窕便娟眞珠瑪瑙琉璃琥珀頗黎珊瑚車渠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庫藏之物

盡于是矣 出朝野僉載

又

安樂公主改爲悖逆庶人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斜橋磴道被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臺泉于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言之難盡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游觀車馬塡咽奉敕輒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 出朝野僉載

又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蕩谷掃地無遺至于網羅殺獲無數開元中焚寶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屬於是採捕乃止 出朝野僉載

楊愼交

景龍中妃主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愼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毬場 出國史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被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縣年少婦女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 出朝野僉載

玄宗

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于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鴈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悅命陳于湯中又以石梁横亘湯上而蓮花纔出于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于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廻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櫂皆飾以珠玉又于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 組繡爲障泥共

會于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燭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于城東南隅僕御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于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起于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于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直（出明皇雜錄）

虢國夫人

楊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于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帔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于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酬虢國中堂既成召匠圬鏝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為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虢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出明皇雜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一

韋陟　芸輝堂　裴冕
于頔　王涯　李德裕
楊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韋陟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質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偘偘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日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尤尚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指顧度日懶為一言其于饌羞尤為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于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題往來復章未嘗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常以五彩紙為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即遣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十人應門賓客必

遺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時竟以餡佞侍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出酉陽雜俎

芸輝堂

元載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草名也出於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而更以沉香爲梁棟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晶爲押絡飾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于南海溪洞之帥首即紋綃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當時凝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其餘服玩奢僭率皆擬于帝王家芸輝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于白蘋其花紅而且大如有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于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大惡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因秘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龍鬚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以爲柄刻紅玉以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爲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于池潭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焞焞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輒不得已而進內載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張知和 出杜陽編

又

載之妻王氏字韞秀縉之女也初王縉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韞秀謂夫曰何不增學安有奢侈資裝盡爲紙筆之費王氏父母未知載知親屬以載夫妻皆乞兒厭薄之甚元遂游秦爲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春風妻請偕行曰路掃飢寒跡天哀志氣人休淋離別淚攜手入西秦載既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寄元郎入相寄諸姊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載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蓋亭臺交游貴族客候其門或多閽阻王氏復爲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載於是稍戚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于閒院忽因天晴之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骸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韞秀常分饋服飾于他人而不及太原之骨肉每曰非兒不禮于姑姊其柰當兒見辱何載後貪恣爲心竟招罪累上惡誅之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槩亦高載被殺上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歎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

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而斃之載寵姬薛瑤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妓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出自句驪國云却塵獸毛爲之其色紅殷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二三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于異國求之唯賈至楊炎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嘗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炎亦作長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纖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怠于相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構賄賂號

爲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心腹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從之天下賞貨求官職者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死瑤英爲里人妻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自一婦人致也（出杜陽編）

裴冕

裴冕代裴鴻漸秉政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于色其嗜財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名馬數百金鑄者十匹每會客滋味品數多有不知名者（出明皇雜錄）

于頔

于頔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荆南打獵大修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乾紅紫繡襖子錦鞍韉此郡因而空耗（出國史補）

王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爲欄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真珠悉投于中及其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爲大兵梟戮亦其族涯骨肉色並如金（出獨異志）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三萬爲雜以珠玉寶貝雄黃朱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則棄其柤（出獨異志）

楊收

咸通中崔安潛以清德峻望爲鎮嘗屬宰相楊收師重焉欲設食相召無由可入先請崔公之門人方便爲言至于再三終未許楊意轉堅稍稍亦有流言或勸崔曰昔相不可堅拒不得已而許之楊喜甚遂令排比然後請日祇候

先是崔公親情問人亦與楊通舊欲求事請公言之終難啓口將赴楊之召謂親情曰修行人召我食明日爾但與側近祗候此際必言之倘或要見爾便須即來及崔到楊舍見屋舘鋪陳華煥左右執事皆雙鬟珠翠崔公不樂飲饌及水陸之珍臺盤前置香一爐烟出成樓閣之狀崔別聞一香氣似非烟爐及珠翠所有者心異之嘗嘗四顧終不諭香氣移嘗楊曰相公意似別有所矚崔公曰某覺一香氣異常酷烈楊顧左右令于廳東間閣子內縷金案上取一白角楪子盛一漆毬子呈崔公曰此是罽賓國香崔大奇之宴罷返歸竟不說得親情求事據太宗實錄云罽賓國進拘物頭花香聞數里疑此近是又見楊門人說相公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徹精巧可愛云

是于闐王內庫中物出盧氏雜說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更罄內庫珍寶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為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纏金為筞籬箕筐製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為床搘以金龜銀鹿更琢五色玉為器皿什物合百寶為圓案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簟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鳥骨之所為也但未知出于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為鷓鴣之斑其匣飾以翠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精

巧華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有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枕頭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幙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幙色如瑟瑟闊三尺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為比向空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沾濕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巾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絕倫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垢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奈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精巧奇妙殆非人製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告于

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不知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語諸門人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漢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角綴五色錦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者仍雜以龍腦金屑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為龍鳳花木狀其上悉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為流蘇雕輕玉為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觀者眩其目昔有中貴人買酒于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乎曰非也予幼給事于嬪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質酒于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異焉上日賜御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

醑其茶則有綠花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于盤中縷健如紅絲高一尺以筯抑之無三四分撤即復故其諸品味他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餐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于廣化里玉饌具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軒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則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為禳法乃以香爉燭遺之米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具以事對出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彩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于上即成樓閣臺殿之

狀或云蠋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其藥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雖日加藥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遂自製挽歌詞令朝臣繼和反庭祭日百司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于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駱駝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為儀從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輿刻木為數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綺繡絡以金珠瑟瑟為帳幙者千隊其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率多加等勅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引翼焚昇霄百靈之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將二十餘里上又賜酒一百斛

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及靈輀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誦自後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進數百年曲聲詞哀怨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十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取絹八百匹畫作魚龍波浪文以為地衣每舞竟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頗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無有少改可及善轉喉舌于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曲須臾間變態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麵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俄一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以為酒及啟皆實以金寶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果流于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入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出杜陽編

李璋

李絳子璋為宣州觀察使楊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觀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亦從坐出杜陽編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東洛深感一貴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具

宴為說僧曰某與為門徒久矣每觀其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慊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能致止于精辦小筵亦未為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餚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眄良久咸若噦噎吞針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飪為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既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餚饌可謂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燒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使君宅炭不經

煉是以雞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則非食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於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百買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梁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皆低頭赧覥無復詞對 出劇談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八　詭詐

劉龍子　郭純　王燧
唐同泰　胡延慶　朱前疑
寧王　安祿山　白鐵余
李慶遠　劉玄佐　張祜
大安寺　王使君　劉崇龜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處子

劉龍子

唐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聚衆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于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竄捕訪擒獲斬之于市并其黨十餘人 出朝野僉載

郭純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烏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餅于地羣烏爭來食之其後數如此烏聞哭聲以爲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出朝野僉載

王燧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產子取猫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內飲慣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知連理木合歡瓜麥分岐禾同穗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並是人作不足怪焉 出朝野僉載

唐同泰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將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并州文水縣于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文水爲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僞不復採用乃止 出國史補

胡延慶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不問 出國史補

朱前疑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頭白更黑齒落更

生卽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繫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于內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衆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對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寃枉不須憂慮天子萬年卽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視見有巨跡卽大赦天下改爲大足元年 出唐國史

寧王

寧王嘗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頰上訴冶態横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値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深腷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能爲新聲當時號莫才人囀 出酉陽雜俎

安祿山

玄宗幸愛安祿山呼祿山爲子嘗于便殿與楊妃同宴坐祿山每就見不拜玄宗而拜楊妃因顧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對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帝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爾祿山應聲對曰臣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誠而益親善之 出開天傳信記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衆先于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柏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給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于非所藏處斵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卽于埋處斵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爲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卽愈余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緋紫紅緋黃綾爲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後千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吏爲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 出朝野僉載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詣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即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焉東宮後稍稍疎之仍潛入仗內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猶詐云太子賜瓜啗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麤米飯及黃臭韭虀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出朝野僉載）

劉玄佐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出國史補）

張祜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于人口曰崔張眞俠士也是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鹽鐵使授其子漕渠小職得堰名冬瓜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劍手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酬之是予願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蹤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爲己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出桂苑叢談）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內晏清多變服私游寺觀民間有奸猾者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匹在院於是暗集其羣就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襲引二三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時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遺之而去逡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諾間小僕擲眼向僧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聽於是啓櫃罄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日早于朝門相覔可奉引入內所酧不輕假服者遂躡衛而去僧自是經日訪于內門杳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人之黨焉（出玉堂閑話）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不知何許人將赴所任抵于湘川謁凝凝召預宴于賓佐王啓凝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遽問云既是吾族小名

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謂左右曰促召郎君來遂述其子至凝詰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則受以從姪之禮因從容問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罷職北海鹽院旋有此授凝聞之不悅既退凝復召其子謂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的非吾之枝葉也遽徵屬籍尋其泒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覩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誤受君之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二壯士退乃命坐與餐復謂之曰當今清平之代此後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倫赧飲食爲之不下斯須踧踖而出出劇談錄

劉崇龜

劉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饆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實對食滲生朝中聞而哂之及鎮番方京國親之貧乏者俟其需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卒于嶺表歸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爲當時所鄙出北夢瑣言

李延召

王蜀將王宗儔帥南梁日聚糧屯師日興工役鑿山刊木略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釋氏軍中皆右執凶器左秉佛書誦習之聲混于刁斗皆有健卒李延召繼年役于三泉黑水以來採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設詐陳狀云近者得見諸佛如來乘輿蹕象出入巖崖之中飛昇松栢之上如是之報甚頃某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課誦至誠是有如此感應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証無上之果宗儔判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心于行伍之間達理于幻泡之外歸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貔貅何太猛利大願難阻真誠可嘉准狀付本軍除落名氏仍差虞候監截一足訖送真元寺收管灑掃焚修比欲矯妄免其役及臨斷足皆則怖懼盆切於是遷延十餘日來號冤轉避其鋒鉦宗儔聞之大笑而不罪焉出玉堂閒話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泊衣冠弊服襤縷常巡成都市鄽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爲其

言語悲嘶形容顦顇居于早遷橋側後有勢家于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池館遂強買之及闢其圭竇則見兩間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千萬鄰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槩呼求事官人爲乞措大出朝野僉載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陰初盛清和屆候偶有叩扉者啓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漿二子延入賓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藥過此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斤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沖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分

贈親屬甚困者其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劾斬魔之術二子大驚異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輩悉具畚鍤候擇日發土則可以目驗矣然苦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不復能追今俟良宵剪方爲壇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戒僮僕無得泄者問其結壇所須曰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色綵縺素甚多泊几案爐香䄔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財者假以爲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須以中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貸于親友又言其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爲務今有囊篋寓太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勝絨鐍甚嚴所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于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無得窺隙其當效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爲人窺則禍立至俟行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備畚鍤來及夜而發之冀得靜觀至寶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舉不得已闢戶覘之默絕影響步至樹下則槃盂覆器飲食狼藉綵縺器皿悉已携去輪蹄之跡錯于其所疑用徽纆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乃礫實中自此家産甚困失信于人驚愕憂惋黙不得訴出唐闕史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藏鏹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于其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封則蒲紙加蠟昧墨斜斡爲其先考所遺者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大禍然吾已請于陰騭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出于春明門外逆旅備綵帛蹉其年二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橋步及石岸見黃衣者即置于前禮祝而退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即挈縑以歸急理家事當爲竄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合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捨棄他事彈冠振衣止于春明門外矜嚴不寐恭俟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灞橋唯恐無所覩至則果有一物形質詭怪蓬頭黃衣交臂束膝負柱而坐俛首以寐少年驚喜捧縑于前祈祝設拜不敢卻顧疾驅而回返轅相慶以爲幸免矣獨有僕夫疑其不直胃未逾旬復有擲書者僕夫立擒之乃鄰字之蠹青襟者啓其緘札蒲蝸昧墨如初詞曰汝災甚大囊之壽帛禍源未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則狀始末訴于官司詰問具伏遂寘于法時李常侍蟻爲萬年令訟牒數年尚在出闕史

李全皐

護軍李全皐罷淮海監臨日寓止于開元寺以朝廷艱梗未獲西歸一旦有小校引一道人云能通爐火之事全皐乃延而禮之自此與之善一日語及黃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黃金二十餘兩爲母日給水銀藥物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甚喜其說顧囊有金帶一條可及其數以付道人旨藥既備周火之日後日躬自看驗居數日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日數既滿齋沐而後開視黃金爛然的不虛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徵一旦道人不來藥爐一切如舊疑駭之際俄經再宿久待訝其不至不得已啓

爐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塡其金而止道人絕無踪跡 出桂苑叢談

文處子

有處子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常游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爲業但留意于爐火者咸爲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爲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復爲識者所誚追而恥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爲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亡其空靜遂求主者賃以燒藥因火發焚其第延及一坊掃地而靜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爲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谿谷之中其虎隨之不離跬步旣窘迫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于喬柯之上其虎遶樹跑嗥反曉官司捕逐者及樹下虎乃徐去遂就樹擒之斬于燒藥之所 出王氏見聞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九　諂佞一

安祿山　成敬奇　陳少游
裴延齡　薛盈珍　畫鶻
馮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韓全誨　蘇循　蘇楷
樂朋龜　孔謙

安祿山

玄宗命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安祿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閑國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萬歲後代朕君汝者安祿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祿乃拜玄宗嘉其志誠尤憐之 出譚賓錄

成敬奇

成敬奇有佞才文章立而可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實生雀數枚一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强從之敬奇旣去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出大唐新語

陳少遊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廻紇使檢校官自少遊始也而少遊爲理長于權變皆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右尋除管桂觀察使皆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于里候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日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皆物騰貴一月須千餘貫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須求于人方可

取濟倘有輸誠供應者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貴心勞慮不亦可乎秀既踰于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覩顏色秀遂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竭蹇分皆少遊已納賄于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疏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爲少遊賓客盧杞

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幕府故驟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遂奪包佶財物八百萬貫復使參謀温述送款于李希烈曰濠壽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韜戈捲甲佇候指揮後鑾輿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財皆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斂管內百姓以進後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愧而卒 出談賓錄

裴延齡

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務乃設鉤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庫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請于左藏庫中分置別建欠負耗賸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德宗從之但貴欲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臣議以爲若市草百萬圍則一方百姓自冬歷夏搬運不了又妨奪農務其事得止京西有汙池卑濕處蘆葦叢生焉不過數畝延齡忽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爲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于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延齡既慙且怒又因對敭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栿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栿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名也曰此是經義愚儒常

才不足與言陛下正合問臣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爲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于廻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羸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宮廚皆極簡儉所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廚之用其數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栿上曰經義如此人未曾言頷之而已後因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近于同州檢得一谷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須于嵐勝州採造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對曰賢者珍寶異物皆處處有

之但遇聖君卽出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延齡旣銳情于苛刻剝下附上爲功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遇之（出譚賓錄）

薛盈珍

姚南仲爲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爲盈珍讒譖于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讒譖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于厠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流血滿地旁得文洽二緘一緘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

事頗駭異南仲慮釁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譚賓錄）

畫鵰

裴延齡恃恩輕躁同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鵰羣烏噪之以獻德宗知衆怒益信之（出譚賓錄）

馮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後稍薄于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譏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聞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閽者以明道言啓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生何妨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靑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明道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出雲溪友議）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閩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閹以下桑梓多係于閩皆以爲中官藪澤宣猷旣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于諸閹冢墓所謂灑掃者也故時號爲

敕使看墓（出玉泉子）

李德裕

李德裕鎭揚州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知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床皆殊絶一席祗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卻令監淮南欽義卽至具以前時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奈何拒焉悉卻與之欽義心感數倍後竟作樞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欽義所致也（出幽閑鼓吹）

韓全誨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于便殿面奏以

是宦官不能知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女數十以進密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洩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為城社視崔胤皆裂眥因伏臘宴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諂諛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仗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協謀以誅閹官未久胤亦及之致族絕滅識者歸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常謂所親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即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謂賓佐曰賊爲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出北夢瑣言

蘇循

唐末尚書蘇循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爲意而循忽獻晉王畫敕筆一對

承業愈鄙薄之 出唐書

蘇楷

昭宗先諡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者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德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姦邪附會無譽于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大爲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鼎休蕭閒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士人目蘇楷爲衣冠梟獍 出北夢瑣言

樂朋龜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遊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唐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誥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令孜之門皆申中外之敬洎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爲宰相開筵學士洎張起居同預焉張公恥于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至即席坐定中尉白諸官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處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暗地謝酒即不可張公慙懼又集自此甚爲韋彥所薄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于九經書史及老莊行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明留比試誠有學問也然于制誥不甚閑當皆人或未之可也 出北夢瑣言

孔謙

後唐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麴務辛廷蔚李繼宣等孔謙魏州孔吏目莊宗圖霸以供饋軍食謙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剝削萬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景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凶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誣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採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皆廷蔚依附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畜爲子皆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凶帝在藩邸皆惡其爲人故皆誅之莊宗皇

帝爲唐雪恥號爲中興而溫韜毀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　諂佞二

趙元楷　閻知微　鄭愔
薛稷　李嶠　李義府
侯思止　盧藏用　趙履溫
張岌　吉頊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將
張說　程伯獻　楊國忠
太眞妃　李林甫

趙元楷

趙元楷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爲元帥君集馬病顙瘡元楷以指霑其膿而嗅之以諛君集爲御史所劾左遷刺史（出譚賓錄）

閻知微

唐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爲之副馬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歸道獨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之元珍諫大國和親使殺之不祥乃得釋後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出朝野僉載）

鄭愔

唐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即附張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誅（出朝野僉載）

薛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

義等皆外飾忠鯁內藏諂媚脅肩屏氣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並騰遷雲路咸自以為得志泰山之安也七月三日家破身戮何異鶴鳩棲于葦苕大風忽起巢折卵壞後之君子可不鑒哉出朝野僉載

李嶠

唐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錢二百七千貫于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張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戴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為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

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詩曰轍跡光西崦勳庸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後至開元中詔毀天樞發卒鎔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乃賦詩以詠曰天門街東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既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推先有謠云一條絲線挽天樞言其不久也故休詩及之庶士莫不諷誦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折出大唐新話

李義府

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昔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行穎奏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焉按有實長流嶲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出談賓錄

侯思止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恒州參軍高元禮而無賴詭譎無以踰也昔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

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悅即授焉元禮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云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天復大喜恩賞甚優出談賓錄

盧藏用

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衒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當人稱為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車服鮮麗趨詭佞專事權貴時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龐州出談賓錄

趙履溫

唐趙履溫為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回山海呼吸變

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䝙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為人所食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為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骨肉俱盡 出朝野僉載

張岌

唐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幞隨薛師後于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罪人也 出朝野僉載

吉頊

天后時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頊于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諾之即以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問其故對曰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承嗣既幸免其父極刑進頊籠馬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請求耳

宗楚客

唐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毒之寵遂為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出朝野僉載

崔融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于緱氏山立祠詞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為最後易之赤族佞者並流嶺南 出朝野僉載

崔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為中書令湜又說三思盡殺五王絕其歸望先是湜為兵部侍郎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湜諂附之玄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鴆乃賜湜死年四十初湜與張說有隙說為中書令議者以為說構陷之湜美容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地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

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託庸才于主第進豔婦于春宮 出朝野僉載

用番將

唐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訥又八年而用張嘉貞張說五年而杜暹進又二年蕭嵩進又十二年而李適之進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惡適之之患遂易舊制請以番人為將欲固其權皆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國家富強而諸番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將番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于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上太悅首用安祿山安祿山有功

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順能軍用高仙芝善戰祿山卒為戎首林甫之罪也（出譚賓錄）

張說

唐燕國公張說倖佞人也前為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于天雄軍大宴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出朝埜僉載）

程伯獻

唐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甚于己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出譚賓錄）

楊國忠

玄宗謂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蓋欲傳位于肅宗及制出國忠大懼言語失次歸語楊氏姊妹曰娘子我輩何用更作活計望太子若監國我與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號國入謀于貴妃妃銜土以請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關或勸請誅國忠以悅衆心舒翰不聽祿山發范陽每日于帳前數曰楊國忠頭來何太遲也國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國忠又為劒南節度勸玄宗入蜀投其所親官布蜀漢（出譚賓錄）

太真妃

太真妃嘗因妬忌有語侵上上怒甚會高力士以輜車載送還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為中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　然遽命力士召之歸（出貴妃傳）

李林甫

玄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西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候冬間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罷退佯為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病足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何用擇時設有妨于刈穫獨免過路賦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駕幸長安不復東矣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出國史補）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誅鋤海內人望自儲君以下無不累息初開元後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獻可替否以爭天

下大體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張九齡上所拔頗以後進少之九齡尤蹇諤數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達任人不疑晚得林甫養成君欲未嘗有逆耳之言上愛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貴自樂大臣以下罕得對見事無大小責成林甫林甫雖不文而明練吏事慎守綱紀衣冠非常調無進用之門而陰賊忍殺未嘗以愛憎見于容色上左右者雖饔人厮養無不賂之故動靜輒知李適之初入相疏而不密林甫賣之乃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耳適之善其言他日從容以奏上悅顧問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也王氣所在不可發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適之因曰自今奏事先與林甫議之無輕脫自是適之束手矣非其所引進皆以罪誅威震海

內諫官但持祿養資無敢論事獨補闕杜中猶再上疏翌日被黜爲下邽令林甫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鳴即黜去雖欲再鳴其可得乎由是諫諍之路絕失晚年多寃讐懼其報復出廣車僕金吾靜街前驅百步之外居則以磚甃屋以板幙牆家人警衛如禦大敵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騎從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騎從百餘人爲左右翼公卿以下趨避自林甫始也出談賓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一　諂佞三

王承休

王承休

蜀後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姦穢之事媚其主主愈寵之與韓昭爲刎頸之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一日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爲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於秦州採擾美麗且說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鎭應所選龍武精銳並充衙隊從行到方鎭下車當日毀拆衙庭發丁夫採取材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如宮殿之制兼以嚴刑峻法婦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彊取民間子弟使教歌舞伎樂按獲者令畫工圖眞及錄名氏急遞中送韓昭又密呈少主少主覩之不覺心狂遂決幸秦之計因下制曰朕聞前王巡狩觀土地之慘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傒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雖歸王化未洽惠風令耕稼既屬有年軍民頗聞望幸用安疆場聊議省巡朕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諫曰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誠愼之鞀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已過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籙正位當天愛聞逆耳之忠言每犯顏

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發跡關苑起身歷艱辛於草昧之中受危險於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㝛風霜申武力而拘諸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于開國今日漏基霸盛大業雄崇地及雍凉界連南北傳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漸廣人物秀麗土地繁華當四海輻裂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居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扃似大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親覽於前王經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與遣色荒毋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

閑遊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往巡邊鄙且天水地遠峻惡難行險棧欹雲危峰插漢微雨則吹摧閣道稍泥則沮滑山程豈可鳴鑾那堪叱馭又復敵京咫尺塞邑荒凉民雜蕃戎地多嵐瘴別無華風異景不可選勝尋幽隴水聲悲胡笳韻咽營中止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虜於孤峯朝朝疑慮覘望旗於峻嶺日日隄防是多山足水之鄉卽易動難安之地麥積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亞連知路過嵯山程通兕木秦穆園馬之地隗囂僭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霧擁萬衆星馳當路州縣摧殘所在館驛隘少止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爲難縱若就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依擾践觸處淹遲以此商論不合輕動其類蒼龍出海雲行而施豈教浪靜風恬必見

傷苗損稼所以鑾輿須止天步難移況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關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如何制宜自當初打破梁原城池擄掠羲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甚多雖惟生彼人心抑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若彼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況鳳翔久爲進敵必附姦謀切慮妄構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主始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必特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相似秦趙爭彊彼此難居若不去卽便同備衛不睦戰伐尋興酌彼未萌料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覩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今陛下累曾游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跋涉山川驅人馬奉苑

則舟船鐵纜青城則嬪綵將沈自取驚憂爲何切事却還京輦不悅軍民但聳衆情莫彰帝德憶昔先皇在日未嘗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休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皇之鸞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甚隋皇且無此類之虞焉有南遊之弊寬仁大度篤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古今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忍教致却宗言將道斷使烝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何慮以危亡但恐弊於仁孝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池瑤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族神仙於淸虛之境列歌舞於閬苑之中人間勝致天下所無時或賞遊足觀奇趣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躬有

何押益方今岐陽不順梁園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且當國生靈受弊盜賊橫行縱邊廷無烽火之危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曆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萬機不擾聰明博達識量變通深蘊智謀獨懷英傑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復把山河之險但不遠聽深察居安慮危闢四門以求賢總萬邦而行事咸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必當平分雨露遍及疲痍令表裏以寬舒使子孫以昌盛布臨人之惠化立濟衆之玄功選揀雄師思量大計振彼貔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即直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即目蜀都强盛諸國不

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貞觀萬衆明於太宗采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受惜社稷賢蘇軍民似周武諤諤而昌知辛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事有面折廷爭之人因我唐朝益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益是外處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且偷安今諸州虐理處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乞陛下廣布腹心特令聞見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文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不足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如舜豈後主之相匹豈子仁之比倫有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信諂媚不恣航荒出入而有所可微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爲四海之君臣願陛下且住鑾輿莫離京國候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羣流赴海衆蟻慕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長安是微臣之至懇擧國之深願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藉官榮不沽名譽情非訕上理直憂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無忖度須向邊陲遺聖母以憂心令庶寮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爭有不虞悔將何在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大計勿出遠邊後主竟不從之韓昭謂禹卿曰我取汝表章候秦州廻日下獄逐節

勘之勿悔至十月三日發離成都四日到漢州鳳州王承捷飛驛騎到秦云東朝差興聖令公統軍十餘萬取九月到鳳州少主猶謂臣下設計要沮其東行曰朕恰要親看相殺又何患乎不顧而進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冷煙幽遲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岳巔驅馳非取樂按幸爲憂邊此去將登陟歌樓路幾千宣令從官繼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曰綵杖拂寒煙鳴騶在半天黃雲生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程問成紀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徐光溥並繼和亡其本至劍州西二十里已來夜過一磎山忽聞前後數十里軍人行旅振革嗚金連山叫噪聲動溪谷問人云將過視人傷懼有猛獸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馬不咆哮恐懼

輦之不肯前進衆中有人言曰適有大蟲前驚獸自路左叢林間躍出於萬人中攫將一夫而去其人銜到溪洞間尚聞唱救命之聲况天色未曉無人敢捕逐者路人罔不流汗遲明有軍人尋之草上委其餘骸矣少主至行宮顧問臣僚皆陳恐懼之事尋命從臣令各賦詩王仁裕詩曰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於當路食生靈從[redacted]戶口資嚵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巖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訛生靈食盡意如何爪牙衆後民隨減溪壑深來骨已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蹟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覽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詩各有旨也朕亦於馬上搆思三十餘里終不就

於是命各官從臣翰林學士徐光溥水部員外王巽亦進詩至劍門少主乃題曰緩轡踰雙劍行行躡石稜作千尋壁壘爲萬祀依憑道德雖無取江山粗可矜迴看城闕路雲疊樹層層後侍臣繼成都尹韓昭和曰閉關防外寇孰敢振威稜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三川奚所賴雙劍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煙霞鎖百層王仁裕和曰孟陽曾有語刊在白雲稜李杜常挨托孫劉亦恃憑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持長天路濃巒蔽幾層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賦一首進之今亡其本過白衛嶺大尹韓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亭尚數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煙爲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屯劍戟後憑巫峽鎖烽煙軒皇尚自親平寇嬴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隗宮尋勝處正應鶯語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龍旆飄飄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蹋巉巖石冒冷朝衝斷續煙自學漢皇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洎至利州已聞東師下固鎮矣旬日內又聞金牛敗卒塞硤而至其將蜀師十餘萬自綿漢至于深渡千餘里首尾相繼皆無心鬭敵遣使臣通促則迴槍刺之曰請喚取龍武軍相戰不惟勇敢况且偏諳衣糧我等揀退不堪何能相殺實無奈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狽而歸於棧閣懸險溪巖壑之中連夜繼燭却入成都康延孝與魏王繼岌而入少主於是樹降東軍未入前王宗弼殺韓昭樞密使宋光[redacted]

[redacted]潤澄宣徽州使李周輅歐陽晃等王承休提銳兵於天水兵刃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繒帛於西蕃買路歸蜀沿路爲左衽擄奪并經溪山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唯與田宗汭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詰之曰親握銳兵何得不戰曰憚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益緣王師不入封部無門輸款曰其初入蕃部幾許人同行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償此萬人之命遂盡斬之蜀師不戰坐取亡滅者蓋承休韓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出王氏聞見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一

謬誤

益州長史　蕭穎士　郗昂
張長史　蕭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頔　苑論
李文彬　蘇拯　竇少卿

遺忘

張利涉　閻玄一　郭務靜
張守信　李睍　張藏用

謬誤

益州長史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恒恐有甘子為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出大唐新語

蕭穎士

唐天寶初蕭穎士因游靈昌遠至胙縣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有人多姓胡穎士發縣日晚縣寮飲餞移時薄暮方行至縣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婦人年二十四五着紅衫綠裙騎驢驢上有衣服向穎士言兒家直南二十里今歸遇夜獨行怕懼願隨郎君鞍馬同行穎士問女何姓曰姓胡穎士常見世間說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於黃昏之際媚人穎士疑此女即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蕭穎士遂鞭馬南馳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所見婦人從門牽驢入來其店叟曰何為衝夜曰衝夜猶可適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唾殺其婦人乃店叟之女也穎士慚恧而已出辨疑志

郗昂

唐郗昂與韋陟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而去逢吉溫於街中溫問何故蒼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言韋安石既又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為對昂有時稱忽一日犯三人舉朝嗟嘆唯韋陟遂與之絕出國史補

張長史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為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而問門人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辱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門窺之見一老父詬罵不已而縣下常有狐鳥魅以張為狐焉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嘗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寘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郡訴之太守召令責之怒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長史以和之回乃迎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言其薄女遂歸出紀聞

蕭俛

唐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住忽患寒熱早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門俛前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其狀逵命僕人延坐為診其臂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俛赧然而去（出乾𦠆子）

崔清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遜清辭戶部侍郎李巽留坐與語清指謂所替李遜曰清都不知李遜渾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清稍悟之慚顧而去（出嘉話錄）

何儒亮

唐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至需欲家宴揮霍云既是同房便令入宴姑姊妹妻子盡在焉儒亮饌畢徐出及細察之乃何氏之子也需大笑儒亮歲餘不敢出京城時人因以為何需郎中（出國史補）

于頔

唐司空于頔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為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出國史補）

又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蟆陵今荊襄之人呼堤為提留絆之人呼釜為付皆訛謬所習也（出國史補）

苑䛆

唐尚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䛆方應舉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客因見䛆名曰秀才之名雖字不同且難於尚書前為禮如何會䛆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遑遽將名入胄喜曰苑大來矣屈入䛆半庭胄見貌異及坐揖曰足下第幾䛆對曰第四胄曰與苑大遠近䛆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乎䛆曰家兄也名論公庭將吏於是皆笑及引坐乃陳本名名䛆既逡巡於便院俄而遽近悉知（出乾𦠆子）

李文彬

唐舉人李文彬受知於舍人紀于泉時有京兆府司錄賀蘭洎卒文彬因謁紫微紫微問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曰適過府門聞紀于洎卒泉曰莫錯否文彬曰不錯泉曰君大似共鬼語也拂衣而入文彬乃悟益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出聞奇錄）

蘇拯

唐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郎中蘇璞初敘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啟事溫卷因令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己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倉皇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悞也（出北夢瑣言）

竇少卿

有竇少卿者家于故都素于渭北諸州至村店中有從者
抱疾寄于主人而前去歷鄜延靈夏經年未歸其從者尋
卒於店中此人臨卒店主問曰何姓名此僕只言得竇少
卿三字便奄然無語店主遂坎路側以埋之卓一牌向道
曰竇少卿墓與竇相識者過之大驚訝問店主店主曰牌
上有名固不謬矣於是更有識竇者經過甚痛惜有至親
者報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謬其家於是舉哀成服
遣爲相次迎其旅櫬殯葬遠近親戚咸來弔慰葬後月餘
有人附到竇家書歸程已近郡報上下平善其家大驚不
信謂人詐修此書又有人報云道路間覩其形貌甚是安
健其家僉惑之遂使人潛逆之竊窺于路左疑其鬼物至
其家妻男皆謂其魂魄歸來實細話其由方知埋者是從
人乃店主卓牌之錯誤也 出王氏見聞

遺忘

張利涉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
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
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馬入州扣刺
史鄧惲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
司功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州官鑑以甲間構將杖之甲
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
時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惛惑矣 出朝野僉載

閻玄一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
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慙謝
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
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兒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
白錄人到一索扶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
一日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愞豬良久典持酒至一
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出朝野僉載

郭務靜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
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
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惣姓王 出朝野僉載

張守信

唐張守信爲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瑤假借之瑤不知其
故則使錄事參軍張遇達意於瑤將妻之以女瑤喜吉期
有日矣然私相聞也郡縣未知之守信爲女具衣裝女之
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保母曰女壻姓張不
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竊惑焉守信乃悟遂止之 出紀聞

李睍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遷後稍進漢州雒縣令逢年
有吏才蜀之採訪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鄭昉之
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謂益府戶曹李睍曰逢年
家無內主渙落難堪兒女長成理須婚娶弟既相狎幸爲
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寮女之與妹縱再醮者亦可論之
幸留意焉睍曰諾復又訪之於睍睍率略人也乃造逢年
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於蜀城曾適元氏其

夫尋卒貧裴亦厚從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許之
令覩報李札札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
未曙而興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地若
斯雖曾適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
難曰李覩過矣又誤於人今所論親爲復何姓怪哉因策
馬到府庭李覩進曰兄今日過札妹乎逢年不應覩曰事
變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爲復何姓覩驚而退遇李札札
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爲地矣覩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
壻都不思其姓氏札大驚悔恨之 出紀聞

張藏用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暗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
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
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剥送書者
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
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
笞君耳命里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
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
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 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 貪附

治生

裴明禮 何明遠 羅會
竇乂

貪

滕蔣二王 竇知範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簡 崔玄信
嚴昇期 張昌儀 李邕
裴佶 元載 張延賞
盧昻 崔咸 崔遠
江淮賈人 龍昌裔 安重霸
張虔

治生

裴明禮

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
此家產巨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
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
洽浹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既積預聚雜果核
具犂牛以耕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巨萬乃繕
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廣栽蜀葵雜花果蜂採花逸而
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自古臺主
簿拜殿中侍御史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 出御史臺記

何明遠

唐定州何明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襲胡爲業資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或不從戎即家貧破及如故即復盛出朝野僉載

羅會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歸之積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嘗有士人陸景陽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衣極鮮屏風氈褥烹宰無所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爲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途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出朝野僉載

竇乂

扶風竇乂年十三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尚書交閑廐使宮苑使於嘉會坊有廟院乂親與張敬立任安州長史得替歸城安州土出絲履敬立齎十數輛散甥姪競取之唯乂獨不取俄而所餘之一輛又稍大諸甥姪之剩者又再拜而受之敬立問其故乂不對殊不知殖貨有端木之遠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千密貯之潛於鍜爐作二枝小鍤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乂掃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乂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鍤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東西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於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長三尺餘乂遂持斧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間下者二尺作圍束之

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於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餘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自此幣帛布裹百結日歉食而已遂買蜀青麻布百錢箇尺四尺而裁之僱人作小袋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雇日傭人於崇賢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棄碎瓦子令功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於廟中然後置石嘴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買油靛數石雇庖人執爨廣召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篩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功爛擣候相乳尺悉看堪爲挺從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寸埰之得萬餘條號爲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燼重桂巷無車輪乂乃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潛汙之地目曰小海池爲旗亭之內衆穢所聚乂遂求買之其主不測乂酬錢三萬既獲之於其中立標懸幡子遶池設六七鋪製造煎餅及糰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

隸中者以煎餅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計萬萬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為竇家店又嘗有胡人米亮因飢寒乂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問異日又見亮哀其飢寒又與錢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謂人曰亮終有所報大郎乂方閑居無何亮且至謂乂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illegible]千文大郎速買○又西市櫃坊鏁錢[illegible]之書契同亮與乂曰亮攻於覽玉嘗[illegible]知之是擣衣砧真于闐玉大郎且[illegible]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illegible]數得腰帶銙二十副每副百錢三千貫文[illegible]百千價乂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illegible]錢數

十萬貫其宅并元契乂遂與米亮[illegible]晟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凶甚直二百十[illegible]圍打墻拆其瓦木各聚一處就耕之術大尉[illegible]有小樓常不職焉晟欲併之為擊毬之所他[illegible]乂欲買之乂確然不納云某自有所要候晟[illegible]具宅契書請見晟語晟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illegible]術導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所見此地[illegible]中可以為戲馬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illegible]不受其微力乎乂曰無敢望猶恐後有緩急○來投告令公晟益知重乂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獻晟○獻馬蒨乂之所惠乂乃於兩市選大商產巨萬者得五六人遂問之君豈不有子弟與諸道及在京職事否貢客○語乂曰大郎忽與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第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萬貫文乂因懷諸貫客子弟名諱晟皆認為親故晟忻然覽之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乂又獲錢數萬崇賢里有中郎將曹遂與當夜生一大樹遂與每患其經[illegible]菜有過庭中代之又恐損堂室乂因訪遂與指其[illegible]中郎何不去之遂與答曰誠有礙耳因虞[illegible]所居室宇乂遂請買之仍與中郎除之不令[illegible]月失中郎大喜乃出錢五千文以納中郎與斧斫[illegible]其樹自梢及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厚與[illegible]材及陸博局數百鬻於本行乂計利百餘[illegible]類也後乂年老無子分其見在財等與諸[illegible]餘千產業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與常住[illegible]不揀

日時供擬其錢亦不計利乂卒時年[illegible]會里有邸弟姪宗親居焉諸孫尚在 出乾䉠子

貪

滕蔣二王

唐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以為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為贓污有終身為累莫敢犯者 出朝野僉載

竇知範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一人為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有罪過先須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結錢二千百○五寸

半其貪皆類此鶴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illegible]破百姓鞅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死之命（出朝野僉載）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笋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積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此類（出朝野僉載）

王志愔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騾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匹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竪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功之直（出朝野僉載）

段崇簡

唐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追里正令括客云不得稱無上戶卦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脅之人懼皆妄通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內得絹三十車罷任發至庰城縣有一車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計無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拜邠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崔玄信

唐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壻裴惟岳攝愛州刺史貪暴取金銀財物向萬貫有首領取婦裴即要障車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婦歸戲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不復納裴即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之物並納官裴亦鏁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免（出朝野僉載）

嚴昇期

唐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湧貴故江南人呼為金牛御史（出朝野僉載）

張昌儀

唐張昌儀為洛陽令恃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鼓聲動有一人姓薛齎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即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若此（出朝野僉載）

李邕

唐江夏李邕之為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諷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勅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遥海中風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

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濫也 出紀聞

裴佶

唐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秣馬飯僕姑曰前何踞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佶曰憩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匹 出國史補

元載

唐元載破家籍財物得胡椒九百石 出尚書故實

張延賞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寃濫每甚扼腕及判使令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復見一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旦案上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承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 出幽閑鼓吹

盧昂

唐盧昂主福建鹽鐵贓罪大發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牀乘之御史中丞孟簡按鞠累月乃得以進召市人估之或云實無價或云美石非眞瑟瑟也 出國史補

崔咸

唐中書舍人崔咸嘗受大僚之知及歷官之年與表表上崔時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便令制誥行値無厚薄者一章而允請三數月後門館日閒寂家人輩竊罵後甚悔語子弟曰有大段事愼勿與少年郎議之 出幽閒鼓吹

崔遠

唐崔遠將退佔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閒躁悶頗謂兒姪曰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近來聽四掩也遂復起 出幽閒鼓吹

江淮賈人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湧貴圖為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又以懸於市揚子留後徐粲杖殺之 出國史補

龍昌裔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既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為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片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 出稽神錄

安重霸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獻中金三鋌

獲免出北夢瑣言

張虔釗

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飢乃發廩賑之事上聞甚嘉賞他日秋成倍斗徵斂常言自覺言行相違然每見財不能自止時人笑之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四

褊急

時苗　王思　李凝道
堯君卿　蕭穎士　裴樞
崔珙　韓皐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盧罕　王珙
高季昌

時苗

漢時苗爲壽春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出獨異志

王思

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之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出魏畧

李凝道

唐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歲故惱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齧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驢於街中有騎馬人靴鼻撥其膝遂怒大罵將毆之走馬遂無所及忍惡不得遂嚼路傍棘子血流出朝野僉載

堯君卿

唐貞觀中冀州武強丞堯君卿失馬既得賊枷禁未決君卿指賊面罵曰老賊吃虎膽來敢偷我物賊舉枷擊之應時腦碎而死出朝野僉載

蕭穎士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二十餘該博三教

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以待調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出朝野僉載

裴樞

河東裴樞字環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開元二十一年春開河漕以贍國用上深嘉納之親姨夫中書舍人薛邕時有知貢舉之耗元日因來謁樞親乃曰幾姊有[illegible]分親故中舉人否其親指樞邕整容端手板對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積選之才不待處分矣伏恐別有子弟樞即應聲曰姨丈失言因舉酒瀝地誓曰薛姨夫知舉樞當絕跡匿形不履人世其親決責令拜謝邕樞竟不屈來春

二年賈至侍郎知舉樞一舉而登選後大曆二年薛邕方知東府及第後歸丹陽里不與雜流交通及韋元甫除此州訃到郡之明日合來拜其親元甫至丹陽之明日專使送衣服書狀信物樞怒言不納後三日元甫親擁騎到樞別業樞戒其僕不令報久停元甫車徒不得進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高某作到須與軍吏略事相識遂此深責未敢當也親乃遣女奴傳語延元甫就廳事置酒元甫陳以公事樞方出歡話出乾𦠆子

崔珙

唐崔珙為東都留守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荊為庶子公務謁珙珙不為見荊乃求與珙素厚善者使候問之珙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忿曰珙與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為文詞言語何限豈可以珙弟兄作假對耶荊尤不喻親族咸憂慄不安姻族中有穎悟者採取文集詳之乃掌制日貶崔球為撫州郡丞云因緣贗序鼓翎澆風荊因爾成疾出芝田錄

韓皐

唐韓皐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草敕皐恐問曰僕何故轉習不告皐劫之曰與君一時左降渭急乃告之皐又欲訴於政相渭執之奪其靴笏啕啕久之乃止出國史補

杜佑

唐楊茂卿客遊揚州與杜佑書詞多捭闔以周公吐握之事為諷佑訝之時劉禹錫在坐亦使召楊至共飲佑持茂

卿書與禹錫曰請文人一為讀之既畢佑曰如何禹錫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須擺闔以動尊貴之心佑曰休休擺闔之事爛也獨不見王舍乎擺闔陳少遊少遊刎其頭今我與公飯吃過猶不及也翌日楊不辭而去出嘉話錄

皇甫湜

唐皇甫湜氣貌剛質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直為郎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東洛值伊瀍仍歲歉食淹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行跡庖突不煙裴度時保釐洛宅以美詞厚幣辟為留守府從事湜簡率少禮度亦優容之先是度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度信浮圖教念其殺戮者眾恐貽其殃因捨討淮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備極壯麗就有日

矣將致書于白居易請爲碑湜在座忽發怒曰近捨某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某文 方白之作所謂寶琴瑤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也然何門不可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賓客無不驚慄度婉詞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今既爾是所願也湜怒稍解則請斗酒而歸至家獨飲其半乘醉揮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度尋繹久之不能分其句讀畢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因以寶車名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置書遣小將就第酬之湜省書大怒擲書於地謂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爲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碑約三千字一字三疋絹更減五分錢

不得小校既恐且怒歸具告之僚屬列校咸扼腕憤悱思臠其肉度聞笑曰眞奇才也立遣依數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輦負相望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湜領受之無愧色而卞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僕暨里中小兒輩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於砧几爛於杵臼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常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手杖不及則嚙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 出闕史

段文昌

唐段相文昌性介狹撫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大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 出因話錄

李德裕

唐太和中爲賓客時李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因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塵土蒙覆既啓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覽焉但恐迴吾桔絕之心所以不欲看覽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即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類 出北夢瑣言

李潘

唐禮部侍郎李潘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交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常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緝者視之當爲改正潘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潘怒復召詰之其

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傳流者少也 出幽閑鼓吹

盧罕

唐李訥除浙東路由淮楚時盧罕爲郡守訥既到適值遠日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訥初見忻然遂覽狀乃將名與諱同訥建子也雅性褊躁大怒翌日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聞之亟命駕而往舟且行矣罕知其故遜謝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諳晢之訥去意益堅罕度不可留怒曰大小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 出玉泉子

王珙

唐給事中王柷名家子以剛鯁自任黃寇前典常州京國

亂離盤桓江湖甚有時望及詔徵同路經于陝時王珙爲帥頗兇暴然柷將來必爲廊廟亦加禮待之柷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列妓樂欲容白柷曰某雖鄙人叨忝旄鉞今日多幸遇軒蓋經過苟不棄末宗願預子姪之列柷堅不許珙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命將吏速請王給事離館稍慢意旨並令害之一家悉投黃河盡取其囊橐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捨而不問時柷有一子行至襄州亦無故投井而死出北夢瑣言

高季昌

[illegible]董掌奏記府主褊急[illegible]請梁園勸梁太祖[illegible]官入中

原授大理[illegible]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鎮令公必作天子[illegible]偃仰乎詬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謂曰我[illegible]靑記所見甚長且廣南湖南與梁王齊肩所以[illegible]使我乃梁王將校安可輒同兩處姜都押衙可[illegible]董且召宴飲迎而謂曰集性急請一切勿言仍遺衣[illegible]十匹以安之董雖稟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聞說自[illegible]我本無此見誠出司徒之意都校克使於禮合儀所遺[illegible]段乃謬恩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五　詼諧一

晏嬰　東方朔　邊韶
袁次陽　伊籍　張裔
張裕　薛綜　諸葛恪
費禕　王戎妻　鄧艾
安陵人　楊脩　孫子荊
蔡洪　陸機

晏嬰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爲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王謂左右曰晏嬰辭辯吾欲傷之坐定縛一人來王問何謂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

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爲枳枝葉相似其實味且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出啓顏錄

東方朔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諭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嚴子爲衛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

吏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孔父爲詹事蘧伯玉爲太傅孫叔敖爲諸侯相王慶忌爲期門子產爲郡守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羿音詣）宋萬爲式道候上乃大笑復問令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胲（音改）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跡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退滑稽詞皆此類也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于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讚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

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非是守宮即蜥蜴帝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藪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邊韶

後漢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

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之應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袁次陽

後漢袁次陽妻扶風馬季長女初婚裝遣甚盛次陽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次陽又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次陽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慙（出本傳）

伊籍

蜀先主以伊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使吳孫權聞其才辯

欲遊折其辭轉遊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翳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吳主大慙無語對出國志

張裔

蜀張裔爲益州太守爲郡人雍闓縛送孫權武侯遣鄧芝使吳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出啓顔錄

張裕

[illegible]劉璋會涪時張裕爲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吾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

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大笑先主無鬚故裕云及之

薛綜

[illegible]蜀使張奉嘲尚書令闞澤姓名澤不能答薛綜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也出啓顔錄

諸葛恪

諸葛恪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詰之曰向人子[illegible]子爲是禮也恪大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者非[illegible]意有所在耳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答曰明太子未敢上曰[illegible]曰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illegible]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吳主大笑出啓顔錄

費禕

孫權當饗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云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曰愛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鷰鳥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咸稱善出啓顔錄

王戎妻

晉王戎妻語戎爲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婿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之出啓顔錄

鄧艾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安陵人

晉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嘲誚未嘗因頓嘗語會聞有女善調謔往觀之於是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覺車後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兩頭低也蓋言兄弟多髯故云

楊脩

晉楊脩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楊脩時爲君平設有果楊梅君平以示脩此實君家果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出啓顔錄

孫子荊

晉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云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出世說新語

蔡洪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出啓顏錄

陸機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耳。機在坐，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清風至，亂物起。陸應聲答曰：衆鳥集，鳳凰翔。出啓顏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六　詼諧二

蔡謨　諸葛恢　周顗
韓博　習鑿齒　孫盛
祖納　郝隆　羅友
張融　何承天　王絢
何勗　謝靈運　劉繪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諧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諧
周捨　王琳

蔡謨

晉王導妻妒，導有衆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恐牛遲，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慙。出晉史

諸葛恢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出啓顏錄

周顗

晉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慘而忽瘦。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穢滓日去。出南史

韓博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

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因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傅曰明公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為刁闔坐雅歎焉（出啓顏錄）

習鑿齒

秦苻堅尅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歎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蓋刺其蹇也初鑿齒嘗造道安謂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咸以為清對（出晉陽秋）

孫盛

晉孫盛與殷浩談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毛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捉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出南史）

祖納

東晉光祿祖納少孤苦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聞其佳知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婢餉之因以為吏人有戲之者奴價倍於婢納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出世說）

郝隆

晉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出世說）

羅友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坐飲餞別友別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終慙愧以還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出渚宮舊事）

張融

宋張融嘗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太祖嘗面許融為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融與謝寶積俱謁太祖融於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盤上大笑（出談藪）

何承天

宋東海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邁諸佐郎並名家少年潁川荀伯子嘲之嘗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知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出談藪）

王絢

晉王絢彧之子六歲外祖何尚之特加賞異受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戲曰可改為耶耶乎文哉（吳蜀之人呼父為耶）絢捧手對曰尊者之名安得為戲亦可道草翁之風必偃（論語云草上之風必偃翁即翁即在謂絢外祖何月之舅即尚之子偃也出啓顏錄）

何勗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出因話錄

謝靈運

宋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謝靈運輕之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 出南史

劉繪

齊劉繪爲南康郡郡人郅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辯答 出談藪

徐孝嗣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雲師亦莊寺日夕各遊二寺郵接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嘗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出談藪

沈文季

齊太祖之爲齊王也置酒爲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侍中沈文季曰羹膾爲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膾中乃是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炰鼈鱠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之士帝稱美曰蓴羹頗須歸沈 出談藪

沈昭略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湖苑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約景文之子 出談藪

胡諧之

齊豫章胡諧之初爲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語傒語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諧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問之卿家語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傒語上大笑徧向朝臣說之諧之歷位度支尚書預州刺史 出談藪

梁武

梁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載匕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暯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 出談藪

柳信言

梁安城王蕭佽博學善屬文天保之朝爲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博歷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佽以文詞擅名所敵撮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佽卒時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舞抃以爲笑樂 出啟顏錄

徐摛

梁侍中東海徐摛散騎常侍超之子也博學多才好為新變不拘舊體常體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戶上懸簾明知是箔魚遊畏網判是見罾又曰狀非快馬蹋脚相連席異儒生帶經長卧摛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猶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出談藪

徐陵

北齊使來聘梁訪東海徐陵春和者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 出談藪

李諧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 出談藪

周捨

梁汝南周捨少好學有才辯顧諧被使高麗以海路艱問於捨捨曰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從風不足為遠河東裴子野在晏筵謂肩條曰後事未宮薑食捨曰孔稚不徹裴曰未嘗一座皆笑捨學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redacted]師何以捉鍮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戴藂[redacted]貧道何為不執鍮 出談藪

王琳

後梁王琳明帝時為中書舍人博學有才藻好臧否人物衆畏其口常擬孔稚珪又為鯉表以託刺當時其詞曰臣鯉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縿蒸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肅承明命灰身屏息憑臨鼎鑊俯仰兢懼臣聞高沙走姬非有意於綺羅 江陵城西二十里有高秀湖其中有魚 白鰤女兒豈期心於珠琴 江陵丙河紫格叫曰鈙刀 臣美愧夏鱺味慙冬鯉常恐鮎腹之譏懼貽鱗皴 五甘反 之誚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宏曲蒙釣拔遂得起昇綺席忝預玉盤爰廁玳筵猥頒象筯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桂紆蘇佩欓輕馭纔動則樞槊如雲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婉轉綠齏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鐺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是公卿池沼縉紳波渠後又穿蒲入荇 一作蔯 肥滑系彰正膺茲選無勞謝也昨惡之或以讒謂聞孝明亦弗之罪也其文傳於江表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七　詼諧三

穆子容　僧重公　孫紹
魏市人　魏彥淵　陸乂
王元景　李庶　邢子才
盧詢祖　北海王晞　李騊駼
盧思道　石動筩　徐之才
蕭彪

穆子容

魏使穆子容聘梁，主客范胥謂之曰：卿名子容，思歸之作一何太速。客曰：吾名子容，所以將命四方，禮成告返，那得言速。（出談藪）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門重公接恕曰：向來全無菴[illegible]。恕父名諧，以為犯諱，曰：短髮麁疎。重公曰：貧道知髮門種類，以君交聘二國，不辨膄諸。重公嘗謁高祖，問[redacted]曰子閑在外有四聲，何者為是。重公應聲荅曰：天保寺剎。出逢劉孝綽，說以為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出談藪）

孫紹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將正卿。（出啓顏錄）

魏市人

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非富貴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臥，宛轉稱熱，因衆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發。衆人大笑。自後少有人稱患石發者。（出啓顏錄）

魏彥淵

北齊崔昂嘗宴，延招朝彥，酒酣，後人多散走。即令著作郎鉅鹿魏彥淵追之。彥淵左手執中參軍周子淵，淵以[illegible]知名；右手執御史鄭寺信，來詣昂曰：彥淵後周入鄭執訊。後醜濟州長史李䔥實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長史陸仁惠不來，䔥甚銜之。彥淵曰：一目之羅，豈能獲鳥。䔥取一目陸號角鴟。又崔儦問彥淵曰：我拙於書，不能儦字使好。彥淵曰：正可長牽人脚，斜飄鹿尾，即好。彥淵，司農卿李昌之

子。（出談藪）

陸乂

北齊散騎常侍河南陸乂，黃門郎卬之子。卬字雲駒，而乂忠厚，多所遺忘。嘗與人馬，曰雲駒。有神符者，常帶符與神，渡漳水致失。乂笑曰：劉君渡水失神符。其人荅曰：陸乂名馬作雲駒。（出談藪）

王元景

北齊王元景為尚書，性甚懦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不得為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出啓顏錄）

李庶

世呼病瘦爲崔家疾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崔氏世有惡疾故庶以此嘲之俗呼滹沱河爲崔氏（出酉陽雜俎）

邢子才

北齊中書侍郎河東裴讓之字敬寬愛耳新構山池與賓客宴集謂河間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爲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蓬萊裴也故以戲之敬寬初不悟於後始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及尸高則無害公但大語最亦何嫌（出談藪）

盧詢祖

齊主客郎頓丘李恕身短而袍長盧詢祖腰麁而帶急恕曰盧郎腰麁帶難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出北史）

北齊王晞

齊北海王晞字叔朗爲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盧思道侯飲晉胡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召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責晞曰昨晚陶然頗以酒狹被責卿等亦是留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晞好文酒樂山水府寮呼爲方外司馬焉及昭孝立待遇彌隆而晞每自疏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其爛熟耳（出談藪）

李騊駼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髯者顧謂散騎常侍趙郡李騊駼曰赤也何如騊駼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騊駼時接客（出談藪）

盧思道

北齊盧思道聘陳陳主令朝貴設酒食與思道宴會聯句作詩有一人先唱方便譏刺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爲此人食榆兼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援筆即續之曰共甑分炊水同鐺各煮魚爲南人無情義同炊異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吳人甚愧之又衛尉卿京兆杜臺卿共中兵參軍清河崔儦握槊十子成都止賭一雉盧思道曰賭成都不過一雉儦又謂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動蟄太子詹事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澤之孫也散騎常侍隴西辛德源謂思道曰昨作羌嫗詩唯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無其對思道應聲曰何不道黃物插腦門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既姓盧是盧令之裔（出談藪）

石動筩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髐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動筩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筩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筩射著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

不得間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
更作動筩曰承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高祖
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衆學士皆云此
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筩即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
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
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勝一倍
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動筩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
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
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
達者七十二人動筩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
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
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
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
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
悅博士無以復之出啓顏錄

徐之才

齊西陽王高平徐之才博識有口辯父雄祖成伯並善術
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
復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孝徵僕射瑩之子之才嘗
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
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出談藪

蕭彪

[illegible]明帝與文士庾信王褒等遊處有蕭彪者寶寅之子
亦好臧否多所月旦嘗侍坐於帝帝歷問衆賓何如皆[illegible]

君子也次問君何如人答曰那得是非君子之問[illegible]
[illegible]答曰那得是君子時護在同州他日帝[illegible]
右詐[illegible]吾欲[illegible]疾病可
乎使者曰[illegible]迨答曰緣君子事彪
乃惶懼頓首乞留帝曰[illegible]得[illegible]彪乃遺書
許家號慟而去帝度其行[illegible]之云吾[illegible]別報家宰
彪還信等咸在彪甚悲喜[illegible]微笑[illegible]視彪巧覺
謂帝曰此那得是君子於[illegible]笑出三國典略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八　詼諧四

侯白　盧嘉言　陸操
薛道衡　劉焯　山東人
吃人　趙小兒　長孫无忌
任瓌　李勣　李榮

侯白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機辯捷時莫之比甞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顦顇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齎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

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為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處見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為霸山東亦言擎將去為揲（音其側頰）刀去素甞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為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揲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答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於是伏其辯捷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臠欲銜之忽被蝟卷著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為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即出素曰用針何為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素又謂白曰僕為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

得還白即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白仕唐甞與人各為謎白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眾人若解說無有此物即須受罰白即云背共屋許大肚共椀許大口共盞許大眾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盞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眾賭說解云此是胡燕窠眾皆大笑又逢眾宴眾皆笑白後至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誦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應聲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麞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犢子白又與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騎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低而一

胡洛馬白曰眞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謁請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盗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吻吻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吻吻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君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出啓顏錄）

盧嘉言

隋盧嘉言就寺禮拜因入僧房一僧善於論議嘉言即與談話因相戲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即助此僧酬對往復數迴三僧並屈嘉言乃笑謂曰三箇阿師並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即報言可不聞樗蒲人云三箇秃不敵一箇盧觀者大笑僧無以應（出啓顏錄）

陸操

隋七兵尚書河間陸操無姿貌有辯嘗新婚太子少保趙郡李　謂之曰屢逢射雉幾度啓顏操曰息嬀二子不言不笑歟（出談藪）

薛道衡

隋前內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出談藪）

劉焯

隋河間郡劉焯之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其大儒也咸與之枷著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焯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出啓顏錄）

山東人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壻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䯌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邊樹有骨䯌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壻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强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出啓顏錄）

吃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閑悶即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白日夜夜夜地素云何須云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裏許素大笑又問云忽命公作軍將有小城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唯有

數曰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云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沈吟良久舉頭向素云審審如如公言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云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爲醫治此人即應聲報云取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即即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無雪臘月何處有蛇咬素笑而遣之（出啓顏錄）

趙小兒

隋有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於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官人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即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即出於衆中法師辯捷既已過人又復向來皆是高明舊德忽見此兒欲來論議衆咸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即就座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阿闍梨出何典語僧語云此即千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即應聲報云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起立大笑是時暑月法師左手把如意右手搖扇衆笑聲未定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所搖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圓圓形如滿月不藏顧兔翻擒雄狐衆大笑法師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問並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即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義鋒亦摧即於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慙更無以應無不驚歎稱笑（出啓顏錄）

長孫无忌

唐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長孫无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曰索頭連背煖棺當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趙公皇后之兄也（出國朝雜記）

任瓌

唐管國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鴆也既不死他日杜正倫譏弄瓌瓌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兒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槃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出御史臺記）

李勣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臀甚闊道弘將入閣奏事英公李勣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出啓顏錄）

李榮

唐有僧法軌形容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論議往復數番僧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云姓李應須李言榮又不榮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榮應聲接曰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座歡喜伏其辯捷（出啓顏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八

令狐德棻　崔行功　邊仁表
辛郁　尹君　裴玄本
長孫玄同　王福畤　許敬宗
高崔嵬　元晉　趙謙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談
李鎮惡　盧廣　松壽
封抱一　尹神童

令狐德棻

唐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陝元楷召德棻河邊觀砥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語答曰砥柱附參承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聆聲公以為佳對（出譚賓錄）

崔行功

唐崔行功與敬播相逐播帶櫚木霸刀子行功問播云此是何木播對曰是栟櫚木行功曰唯問刀子不問佩人（出啟顏錄）

邊仁表

唐四門助教弘緽與弟子邊仁表論議弘緽義理將屈乃高聲大怒表遂報曰先生聞義即怒豈曰弘弘又報云我姓既曰弘是事皆弘邊又應聲曰先生雖曰弘義終不緽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歸（出啟顏錄）

辛郁

唐辛郁管城人也舊名太公弱冠謁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悅命直中書（出御史臺記）

尹君

唐楊纂華陰人也累遷雍州長史吏部尚書纂之在雍州司法參軍尹君嘗任坊州司戶省符科杜若尹君判申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及雍州司法時有胡盜金城坊者纂判京城諸胡盡禁問尹君不同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靴亦須漢裏兼求不可胡中直覓請西市胡禁餘請不問纂怒不同判遂命筆復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太宗聞而笑曰朕用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伏得幾（出御史臺記）

裴玄本

唐裴玄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出大唐新語）

長孫无忌

唐長孫元同幼有詼辯坐中每劇談無不歡笑永徽中在京會宴衆因語論及民間事一人云醴泉縣去京不遠百姓遂行蠱毒此邑須遠配流豈得令在側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處還有百姓此人復行蠱毒豈不還更損人其人

云若如此欲令何處安置玄同郎云若今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諸人大喜同郎問之答云但行蠱毒人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衆皆歡笑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衆覔能當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辭其容儀短小召至始入門玄同郎云爲日已晴公主等並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爲道晴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晴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無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設食其倉曹是吳人言音多帶其聲喚粉粥爲糞粥時餚饌畢陳蒸炙俱下倉曹曰何不先將糞粥來舉坐成笑之玄同曰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諸君何爲笑也坐中復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社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

來遺糞穢於膳上玄同乃取支牀塼自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牀塼打狗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出啓顔録

王福時

唐王福時名行溫恭累授齊澤二州世以才學稱子勔勮勃俱以文筆著天下福時與韓琬父有舊福時及婚崔氏生子勸嘗致書韓父曰勔勮勃文章並清俊近小者欲似不惡韓復書曰王武子有馬癖明公有譽兒癖王氏之癖無乃多乎要當見文章方可定耳福時乃致諸子文章韓與名人閱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誇出御史臺

許敬宗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人夏侯彪之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出國朝雜記

高崔嵬

唐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沈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爲來帝大笑賜物百段出朝野僉載

元晉

唐曹懷舜金鄉人父維叔死王事贈雲麾將軍懷舜穉孤授游擊將軍歷內外文武官則天云懷舜久歷文資而屈

於武職自左鷹揚衛郎將拜右玉鈐衛將軍有宋州司馬曹元本父名乞伯特汲縣丞元晉好談多警策或問元晉元本懷舜從叔元晉應聲答曰雖則同堂俱非本族人怪而問之晉曰玄本乞伯子懷舜繼叔兒以此知矣出御史臺記

趙謙光

唐諸郎中不自郎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戶部員外賀遂涉詠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趙謙光答詩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熏唯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人以爲奇句出譚賓錄

沈佺期

唐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而未還朱衣因內宴羣臣皆歌廻波樂詞起舞由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廻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幸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卽以緋魚袋賜之（出本事詩）

崔日用

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宴會命羣臣撰詞日用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汙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却貓兒相賞中宗亦以金魚賜之（出本事詩）

裴談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玄唱廻波詞有優人詞曰廻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秖有裴談內裏無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出本事詩）

李鎮惡

唐李鎮惡卽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郪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子號縣帶郪名由來不屬老夫併是婦兒官職（出僉載）

盧廙

唐殿中內供奉盧廙持法細密雖親故貴勢無所廻避舉止閑雅必翔而後集嘗於景龍觀監官行香右臺諸御史亦預焉臺中先號右臺爲高麗僧時有一胡僧徙倚於前庭右臺侍御史黃守禮指之曰何胡僧而至此廙徐謂之曰亦有高麗僧何獨怪胡僧爲一時歡笑廙與李畬俱非善射者嘗三元禮射廙畬雖引滿射俱不及垛而墜玄言其工拙畬戲曰畬與廙箭俱三十步左右不脫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廙箭去身三十步歡笑久之（出御史臺記）

松壽

唐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從何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啓顏錄）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白打賭錢座下數百錢輸已客盡便欲斂手傍人謂之曰何不更覓錢廻取之抱一乃舉手摸錢曰同賜也何敢望回山東人謂盡爲賜故言賜也（出啓顏錄）

尹神童

唐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蟇謂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顱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趨耳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笑乃止（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

詼諧五

狄仁傑　蘇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鄧元挺　元福慶
尚書郎　御史裏行　姚崇
黃幡綽　楊國忠　劉朝霞
姚貞操　裴諝　張文成
竇曉　杜延業　路勵行
蕭誠　德宗　劉玄佐
顧況　裴佶　趙宗儒
麓羊牛　韓皋　裴度
姚峴

狄仁傑

唐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旁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出朝野僉載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與撫掌而笑出本事詩

侍御史

唐京臺監察院西行中間號橫劈房凡遷此房者必先盛饌臺中而後居焉先無窗後人置之神龍中侍中楊再思兼大夫諸相畢送視事中書令魏元忠嘗任監察臺中故事素諳乃指房曰此是橫劈房諸相問故元忠具述其由御史曰此房近日遷耶曰無別遷元忠曰當爲開窗出氣故不遷耳左右歡笑殆不禁且御史糺察郡司綱紀庶務實爲衆官所忌罟御史爲冷峭而突厥號御史爲吐屯則天朝蕃使來朝者而吐屯獨立不入班論德張元一以奇諧見稱問蕃使曰此獨立者爲誰譯者曰吐屯也此御史元忠曰人言我朝御史獨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舉朝喧笑出御史臺記

李安期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怪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第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第判非但傷足兼以內損其人慙而去又選人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慙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謂之改注又一吳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吳士曰知暗槍已入安期曰爲君拔暗槍答曰可憐美數期曰有精神選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笑而與官出朝野僉載

鄧玄挺

唐鄧玄挺入寺行香與諸僧詣園觀植蔬見水車以木桶

相連汲於井中乃曰法師等自蹋此車當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鄧應聲曰法師若不自蹋用如許木桶何爲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爲幪禿又嘗與謝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對射數十發皆不中垜佑乃云直由箭惡從來不曾如此玄挺應聲報云自須責射因何尤箭衆人歡笑以爲辯捷權玄福任蕭機道郎中員外極晚始許出有郎中廳前逼階棗樹下生一小棗穿砌塼而出皆訝焉既就看玄挺時任員外郎云此樹不畏蕭機從郎塼槪業出兵部侍郎韋慎形容極短時人弄爲侏儒玄挺初得員外已後郎中員外俱來看韋慎云慎以庸鄙濫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綠袍員外鄧郎報云綠袍員外由可及侏儒郎中衆皆大笑（出啓顔錄）

元福慶

唐元福慶河南人拜右臺監察與韋虛名任正名頗事軒昂殿中監察評之詠曰韋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憐元福慶也學坐癡牀正名聞之乃自改爲俊且强（出御史臺記）

尚書郎

尚書郎自兩漢已後妙選其人唐武德貞觀已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爲前行最爲要劇自後行改入皆爲美遷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閑簡無事時人語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與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熱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爲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悅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蹉跌幾落省牆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出兩京新記）

御史裏行

唐開元中置裏行無員數或有御史裏行侍御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以未爲正官臺中詠之曰柱下雖爲史臺中未是官何時聞必也早晚見任端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出御史臺記）

姚崇

唐姚崇爲紫微令例給舍置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舊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之有何司命老人年事終不宜當諸司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遂停宰相宿（出大唐新語）

黃幡綽

唐玄宗好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與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知之幡綽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也是以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臥水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臣知之此是年滿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座歕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以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歕嚏（出松窗雜錄及

楊國忠

唐楊國忠嘗會諸親時知吏部銓且欲大噱以誤之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敘短小者通道參軍胡者云湖州文學簾下大笑（出嘉話錄）

劉朝霞

唐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略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開神仙之福塞鑾輿劃出騶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胷兮豹挐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縷珂兮金鈒鞍其後述聖德云直擭得盤古髓搯得女媧氏娘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裏幾迴富貴覺來依舊恓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莫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改之上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宮衛佐而止焉（出開天傳信記）

姚貞操

唐姚貞操云自余以評事入臺侯承訓繼入此後相繼不絕故知拔茅連茹也韓琬以為不然自則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評事多入臺訖今為雅例豈評事之望起於貞操耶須議獄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畿丞為苦海道入縣令為畜生道入判司為餓鬼道故評事之望起於時君好法也非貞操所能升降之（出御史臺記）

裴諝

唐裴寬子諝復為河南尹諝素好詼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兒即是兒猫兒若不是兒猫兒即不是兒猫兒諝大笑判其狀曰猫兒不識主傍家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亦止焉（出開天傳信記）

張文成

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上為俳諧詩賦行於代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脣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出御史臺記）

竇曉

唐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瑋身長露齒彥瑋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瑋曰既已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即應聲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云樂工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眾皆大笑（出啓顔錄）

杜延業

唐華原令崔思誨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常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比

是何物崔云𣪍𣪍旁人大笑因輸延業（出啓顏錄）

路勵行

唐路勵行初任大理丞親識並相賀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職親皆為樂謔云一人在朝百人緩帶豈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遣緩帶並須將却幞頭衆皆大笑（出啓顏錄）

蕭誠

唐蕭誠初拜員外於朝列安閑自若侍御史王旭曰蕭子從容省達韓琬應聲答曰蕭任司錄早已免杖遂止今日方省捷耶聞者歡笑（出御史臺記）

德宗

唐馬燧之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繼也（出國史補）

劉玄佐

唐劉玄佐滑城匡城人嘗出師經本縣欲申桑梓禮於令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將遺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為相其母月織絁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悚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驅故玄佐始終不墜臣節將鄉里姻族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權居將校劉又難置於散卒盡置為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一啓訴於劉者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赤烘烘羊蹄兒作聲盡沒益益上覽之而笑各改着他職（出因話錄）

顧況

唐白居易初舉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曰居易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有句如此居大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出摭言）

裴佶

唐比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佶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着衆人皆大笑後除舍人（出因話錄）

趙宗儒

唐憲宗問趙宗儒曰人言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下為啓齒（出國史補）

燋牛頭

有士人平生好喫燋牛頭一日忽夢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獄有牛首阿旁其人了無畏憚仍以手撫阿旁云只這頭子大堪燋阿旁笑而放迴（出傳載）

韓皐

唐僕射韓皐鎮夏口常病小瘡令醫付膏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寒膏硬公笑曰韓膏實是硬

裴度

唐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别之庾捧翫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出盧氏雜說）

姚峴

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褐服後見以宗從之禮延於中堂弔罷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俛首頻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話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一　詼諧七

周愿　劉禹錫　袁德師
李程　楊虞卿　沈亞之
張祜　南卓　盧肇
韋孝標　裴休　王智興
盧發　關圖　馮袞
鄰夫　趙崇　楊玄翼
裴慶餘　交廣客　鄭光業

周愿

唐周愿嘗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見一驢極肥季安指示[illegible]聲答曰總是小[illegible]建德李異性[illegible]知河西鹽鐵留事將至李戒從事曰[illegible]待之及愿至數誚李公[illegible]亦無由得發一日[illegible]親賓愿亦預焉李[illegible]落拓不事邊問舊別墅及家童有之[illegible]書有管者悉云貨却李責曰未宮家貧產業從貨何[illegible]書籍古畫店彼除惆悵久之復問一旦有一本虞未與手書尚書此又在否某人慙懼不敢言貨云斐將與錢愿忽言曰此尚書大迍厄都忘先拒其談諧是遂問曰尚書何迍愿曰已遭堯典舜典之苦此而即與李之頻大開自更不捨

又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屬何怪之有旬

日布於長安（出國史補）

劉禹錫

唐劉禹錫牧連州替高霞寓寓後入羽林將軍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舉目代矣劉[redacted]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嫗目之而虎遂自舉足以示嫗乃有芒刺在掌因為拔之俄奮迅闞吼而愧其恩自後擲麋鹿狐兎於庭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為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嫗乃被村胥詰捕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穉嫗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曰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死人來也（出嘉話錄）

袁德師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李程

唐劉禹錫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謔為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任那漢口不足信其客盧胡掩口而退又因與宗以丞相留守石投店酒飲石收頭子紀者罰之石曰何罰之有程曰汝竹關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酒家謂重四為堂印蓋譏石大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用也（出嘉話錄）

楊虞卿

唐郎中張又新與虔州楊虞卿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鄘相女有德無容楊未嘗介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年少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定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秉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為癡楊於是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耶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同耶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為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出本事詩）

沈亞之

唐沈亞之常客游為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婁羅（出摭言）

張祜

唐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舍人杜牧為御使座有妓人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答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祜未[redacted]白居易白刺史蘇州始來謁纔相見白謂曰久欽藉甚嘗記得右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耶張頓微笑仰而答之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遂歡宴竟日趙公令狐綯鎮維揚祜常預狎讌公因熱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太急帆下人須好立祜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

尚施詁 出摭

交廣客

交廣間遊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臨路每處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累路館驛供菜飯而已有客賫帖到驛驛司依帖供訖客不發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如何處分吏曰供菜飯而已客曰菜飯供了還我而已來驛相顧莫知所為客又迫促無計吏問曰不知而已大於驢小於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直驛吏問每一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遂斂送耳 出盧氏雜記

盧肇

唐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

舉人邪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又肇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末送肇有啓事謝曰巨鼇贔屭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某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慚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載之豈非首冠邪一聞之大笑 出摭言

章孝標

唐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答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出摭言

南卓

唐郎中南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輕之李俄授許州從事奏官勑下許帥方大讌忽遞到開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輕今日某忝為尚書賓幕又奏署勑下遽與某書大奇又啓緘云卽日卓老不死生見李修古上除因卽請書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慙甚 出盧氏雜記

王智興

唐王智興帶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戚間有以選事求智興論薦固不允遂請致一函與吏部侍郎吏部卽厄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也有用處 出盧氏雜記

盧發

唐中書令白敏中鎮荊南杜蘊廉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

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閣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尊前氣色粗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公極歡而罷 出摭言

裴休

曲江池本秦時豈洲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南卽紫雲樓芙蓉苑西卽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卽錫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為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屛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傍中有黃衣半酣軒

異自若指諧人笑語輕脱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 出松窗錄

馮袞

唐馮袞牧蘇州江外優佚暇日多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馮突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子金一擲闘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迴首乞閒人更因飲酣戲酒妓而軍倅留情末然無賴馮聊之曰老夫過戲無能爲也倅斂衽而謝因吟曰醉眼從伊百度斜是他家屬是他家低聲向道人知也隔坐剛拋豆蔻花 出抒情詩

鄰夫

有靚鄰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鄰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詠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君當吹火爲別製之妻亦效吹乃爲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盤荼 出笑言

關圖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以荊州解及第號爲破天荒爾來關圖常脩皆荊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圖即戎拔之子及第歸鄉都押衙輩爲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卒爲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卒爲者也席人大噱關圖妻即常脩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出北夢瑣言

楊玄翼

唐[illegible]通楊玄翼恕舉子車服太盛欲令騎驢時有詩曰有看詔下盡騎驢紫軸緋氈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出盧氏雜記

裴慶餘

唐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蔚淮南幕常遊江舟子刺船誤以篙竹濺水濕妓人衣蔚爲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牋紀一絶曰滿額蛾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襟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蔚覽之極歡謔命謳者傳之 出抒情詩

趙崇

雖盧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携在中書以宗人無掌文柄者乃擢群從陝虢觀察使盧渥司禮闈是年秋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人星迸迨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愧色趙崇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 出北夢瑣言

鄭光業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時舉子率以白紙糊案子光業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苦海昆季或從容用資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

人閙一緉皆極懽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一同人突入試鋪爲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又曰必先必先路伏取一杓水亦爲取之又曰便干託煎一椀茶得否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敘一宵之素畧曰既蒙取水又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二　詼諧八

李曜　王鐸　薛昭緯
孔緯　宇文翰　千字文語乞社
東山佐史　羅隱　盧延讓
俳優人　王舍城　顧夐
不調子　司馬都　吳堯卿
李任爲賦

李曜

唐尚書李曜罷歙州與吳圓交代有佐酒錄事名媚川聰明敏慧李頗留意而已納營籍妓韶光託於替人令存郵之臨發洪飲不勝離情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娛爲習干戈間飲徒今日臨行盡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吳答曰曳履優容日日歡須言達德倍汍瀾韶光今已輸先手領得蠙珠掌內看出抒情詩

王鐸

唐中書令王鐸位望崇顯率由文雅然非定亂才出鎮清宮爲都統以禦黃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似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王亦大笑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汚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竟罹非命出北夢瑣言

薛昭緯

唐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

邵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出北夢瑣言）

孔緯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召俯階索其笛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出北夢瑣言）

宇文翰

唐道士程子宵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出北夢瑣言）

千宇文語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聞政本於農當須務益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税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用能閑

餘成歲律呂調陽某人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蒸嘗鼓瑟吹笙絃歌酒讌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芥薑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盃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乙某索居閑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墻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熱願涼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脫蒙仁慈隱惻應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咸渠荷滴歷某乙即稽顙再拜終其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出啓顏錄）

山東佐史

唐山東一老佐史前後縣令無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試之即知強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乃身點過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張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處以觀明府強弱先喚張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縣令但點頭而已意無所問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還即賣之（出啓顏錄）

羅隱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閣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爲絶唱隱不喻何爲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出抒情詩）

盧延讓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調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句爲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爲蜀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出北夢瑣言）

俳優人

唐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諫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座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

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爲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頗厚出唐闕史

又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朝恭事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相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爲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披襖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之有也時中宮韓全誨深結茂貞崔相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劫遷入洛之始以王子帶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貞入闕

放火燒京闕居人殆盡是宴也教坊優人安轡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慙惕俛首仍竊怒曰他日會殺此豎子安闕之因請告往岐下謁茂貞茂貞見之大詬曰此賊胡顏敢來邪當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謁非敢有干也茂貞曰貧儉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賣麩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貞大笑而厚賜之出北夢瑣言

又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辯謂可安致太平由藩王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命對敭之日而陳言數條每言臣必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殊無所成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穆刀綾作念經行者至前朗諷曰若見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時人語曰故爲相

自古有之君子不恥其言之不出恥恭之不逮況末喪亂天下阻兵雖須倚奇才不能爲計而朱朴一儒生恃區區之辯欲其整亂秖取辱焉宜其涓縷未申而黜放已至故大爲識者之所嗤也出北夢瑣言

又

太祖入覲昭宗開宴坐定伶倫百戲在焉俳優趙先祝帝德然後說元勳梁王之功業曰我元勳梁下五百年間生之賢九優太史胡趙應曰附然如此因教朝廷如　向侍宴臣僚無不失色　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懌如無奈何趙又自好摴奕嘗御跨一驢日到故人家恭多早去晚歸年歲之間不曾暫輟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童曰與都知於後院餵飼驢子趙甚感之

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宣召趙倉忙索驢及牽前至則覺喘氣通體汗流乃正與主人拽磑耳趙方知自來與其家拽磨明早復展步而至主人亦曰與都知槽畔驢子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趙曰只從昨回宅便患頭旋惡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illegible]以趙之黠也如是而不知其所乘經年與人旋磑亨利亦數爲同人對衒揶揄之出王堂閒話

王舍城

之婦女列大禮拜俳優王舍城飈言曰女弟子勤苦禮拜願後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出北夢瑣言

顥叟

僞蜀王先主起自利閬號親騎軍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
[illegible]執紫旗凡戰陣若前軍將敗麾紫旗以副之莫
不[illegible]羅霆駭星散未嘗挫衂此團將李多遠或至節
將[illegible]至散員亦享官祿以之定霸皆資福人于時
[illegible]南黑雲都皆紫旗之類也此從各有名號
時顥[illegible]亦嘗與郡多雜談詭會造武衆助曰大
傾[illegible]侍郎李吒吒下進士及第三[illegible]
[illegible]慭子姜癩子張打智長小[illegible]
[illegible]許[illegible]李嗑蛆李
破肪李十了樊忽雷円遊神王號驩郝牛屎[illegible]貢陳波
斯羅蝱子試亡命山澤賊到處不生草詩斯亦麥鐵杖韓

擒虎之流也 出北夢瑣言

不調子

有不調子恒以滑稽爲事輩流間有恚黠過人性識機警
者皆假誘而詭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
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
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商價市之
旣捨機登途果尫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曰勿悔此
不同他等其夕忽値雪不調曰得之矣請貫酒三五盃然
後本爲話其故事秀士又僶俛貫而飲之及衆爵言之曰
君不聞杜甫鶴詩云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
乎請君買驢沽酒者蓋爲杜詩有之非無証據秀士彼買
而詭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 出玉堂閒話

司馬都

前進士司馬都居于青丘嘗以錢二萬託戎帥王師範下
軍將市絲經年絲與金並爲所沒都因月旦趨府謁王公
偶見此人問之其人貌狀魁偉鬚頤兇頑發怒欲自投于
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髭鬢色斯擧矣望于
尋之王甍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斃軍將于枯木 出玉堂閒話

吳堯卿

唐吳堯卿家于廣陵初傭之保於逆旅善書計因之出入
府庭遂聞於搢紳間始爲鹽鐵小吏性敏辯於事之利病
皆心記能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自首任之與
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之榷利因監尋奏爲刺史制命
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
州院兼榷糶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
問貴賤苟有岐路纖厲莠葦必斂袖杠以金玉餌之徼以
失勢雖素約爲之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
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
污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棠知兩使
句務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
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
服而遁至楚州遇寇爲仇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
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
鼻地獄請去針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笑端 出妖亂志

李任爲賦

天成年盧文進鎭鄧因出城賓從偕至舍人韋吉亦被召

年老無力控馭旣醉馬逸東西馳桑林之中被橫枝骨挂巾冠露禿而奔突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上癮疹而黑臥于道周吞咨無不笑者從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占一韻而賦之賦頊云當其廳子潛窺衙官共看謹呼於麥壠之東偃仆於桑林之畔盡讒鼻孔真同生鐵之椎頭向骷髏兇足熟銅之鍵餘不記之聞之者無不解頤（出王氏見聞）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誚一

程季明　諸葛恪　張湛
賀循　陸士龍　繁欽
劉道貞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馬消難　馬王
酒肆　盧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程季明

昔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喈喈吟何多搖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誡諸朋友熱行宜見呵（出啓顏錄）

諸葛恪

吳主引蜀使費禕飲使諸葛恪監酒恪以馬鞭拍禕背甚痛禕啓吳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護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兒執鞭之上恪啓曰君至大國傲慢天常以鞭拍之於義何傷衆皆大笑又諸葛瑾爲豫州語別駕向臺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比往詣恪不相見後張昭坐中相遇別駕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亂矣何咄之有答曰君聖臣賢未聞有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豈唯四凶亦有丹朱（出啓顏錄）

張湛

晉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出世說）

賀循

晉太傅賀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彊族輕之乃題府門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答之云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及邸閣檢校諸顧陸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遣罪者衆陸抗時為江陵郡都督故下自請孫皓然後得釋

陸士龍

晉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令接語以並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天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而弩彊是以發遲張撫掌大笑而已（出世說）

繁欽

魏繁欽嘲杜巨明曰杜伯玄孫字子巨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聽天地不與降生之初狀似時鼠厥性蟊蠈不文不武粗記粗略不能悉舉（出啟顔錄）

劉道真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語以對（出啟顔錄）

祖士言

晉祖士言與鍾雅相嘲鍾云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出啟顔錄）

高爽

高爽辯博多才時劉蒨為晉陵令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為縣蒨追迎贈遺甚厚悉受之答書云高晉陵自答或問其故曰劉蒨■晉陵令耳何關爽事稍遷國子助教孫挹為蘭陵縣爽又詣之挹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閤下過取筆題鼓面云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遑央挹體肥壯腰帶十圍故以此激之（出談藪）

徐之才

比齊徐之才封西陽王時王訢與之才嘲戲之才即嘲王訢姓曰王之為字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為馬施尾角而成羊訢無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兀明出頸則是无明減半則是无目變聲則是无盲元明亦無以對（出啟顔錄）

司馬消難

周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為司空見朝士皆重學術積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以矜僚友尚書令濟陽江總戲之曰黃紙五經

赤軸三史消難齊司空子如之子（出談藪）

馬王

隋姓馬王二人嘗聚宴談笑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來本姓二爲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王曰馬是你元來本姓匡減你尾子來背上負王郎（出啓顏錄）

酒肆

隋時數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却酉諸人問云此何義答云有水在次一人云酒頭似阿濫鎚頭諸人問云何因酒得似阿濫鎚頭答曰非鶉頭又一人云酒向他難得頭四脚距地也獨宿諸人云此有何義答云更無餘義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無豆郎答云我若有豆郎歸舍作䜴何因此間飲醋來衆歡大笑（出啓顏錄）

盧思道

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許編苦疾嫌他織錦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内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雖拜乃作跪狀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上成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謂之曰周齊興亡論是卿作不思道曰是東宮曰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隋文帝以徐陵辯捷無人酬對深以爲恥乃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文帝甚喜即詔對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遙見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遙應曰以公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茲邑今存併是其人思道應聲笑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衆皆大笑徐陵無以對又隋令思道聘陳陳主敕在路諸處不得共語致令失機思道既渡江過一寺諸僧與思道設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蜜浸益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故何勞以此勸人僧既違敕失機且懼思道至陳手執國主陳主既見思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遂無以對（出啓顏錄）

李愔

魏高祖山陵既就詔令魏收祖孝徵劉逖盧思道等各作挽歌詞十首尚書令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祖劉各一首被用而思道獨取八首故時人號八詠盧郎思道嘗在魏收席飲酒勸劉逖收曰盧八勸劉二邪中書郎趙郡李愔亦戲之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及愔後坐事被鞭撲逖戲之曰高槌兩下熟鞭一百何如言問訊劉二時（出啓顏錄）

薛道衡

隋薛道衡爲聘南使南朝無問道俗但機辯者即方便引道衡見之一僧甚辯捷令於寺上佛堂中讀法華經將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槃茶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無以報（出啓顏錄）

解嘲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賞賜違意者即被屠割嘗閒暇訪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即云水惡鳥頭如鐮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大悅又令嘲駱駝嘲曰駱駝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因大笑賜絹五十疋拜畢左膊上負絹走出未至戟門倒卧不起黑闥令問何意倒地荅云爲是偏擔更命五十疋綿置右膊將去令明日更來及還村路逢一知識問云在何處得此綿絹具說其事乃乞誦此嘲語并問倒地之由大喜而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綿絹及晚即詣門言極善解嘲黑闥大喜令引之適尾一獼猴在庭命嘲之即曰獼猴頭[redacted]鐮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黑闥已怪猶未之責又一鵶飛度復令嘲之又云老鵶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問之又云偏擔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綿絹何荅云綿絹割兩耳只有面頰出啟顏錄

辛亶

隋辛亶爲吏部侍郎選人爲之牓畧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襃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駮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爲桀賞者不可不喜被堯責者寧有不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望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秖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幸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捨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嗅取師巫却行無處覓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汚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出朝野僉載

牛弘

隋牛弘爲吏部尚書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卧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卧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出朝野僉載

侯白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辯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著故弊衣爲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卧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云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脚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麤壯雖無伎倆堪駄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音卜反尾燥蹄絕無伎倆傍卧放氣一錢不直使

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出啓顔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誚二

趙神德　賈嘉隱　歐陽詢
高士廉　裴略　劉行敏
竇昉　狄仁傑　楊茂直
左右臺御史　杜文範　御史裏行
張元一　吉頊　朱隨侯
李詳

趙神德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憩客館中閑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頰甚黑麤上丞業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挺墨窮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媿謝遣之（出啓顔錄）

賈嘉隱

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无忌徐世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邪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邪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對木耳年十一二貞觀年被舉雖有俊辯儀容醜陋嘗在朝堂取進止朝堂官退朝並出俱來就看餘人未語英國公李勣先即謂宰貴云此小兒恰似獠面何得聰明諸人未報賈嘉隱即應聲答之曰胡頭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舉朝人皆大笑（出國史纂異）

歐陽詢

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垛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著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爲此乃應是宋公（出啓顏錄）

高士廉

唐高士廉掌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廉時著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兩箇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出朝野僉載）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衞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特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

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廻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即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着肚當爲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歡笑即令送吏部與官（出啓顏錄）

劉行敏

唐有人姓崔飲酒歸犯夜被武侯執縛五更初猶未解長安令劉行敏鼓聲動向朝至街首逢之始與解縛因詠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嚴更幞頭拳下落高髻掌中扶述智前出繩文脫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以能飲令宴蕃客渾王遂錯與延陀兒宴行敏詠曰武陵敬愛客終宴不知疲遣共渾王飲錯宴延陀兒始被鴻臚識終蒙御史知精神旣如此長歎復何爲李叔愼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爲長安令亦黑行敏詠之曰叔愼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出啓顏錄）

竇昉

唐許子儒舊任奉禮郎永徽中造國子學子儒經祀當設有階級後不得階竇昉詠之曰不能專習禮虛心强覓階一年辭爵弁半歲履麻鞋瓦惡頻蒙攮（音囊）牆虛屢被杈（楚皆反）映樹便側聽過匠即放乖歲暮良功畢言是越朋儕今

曰綸言降方知愚計喝（音口葛反）（出啓顏錄）

狄仁傑

唐狄仁傑倜儻不羈嘗授司農員外郎每判事多爲正充卿同異仁傑不平之乃判曰員外郎有同側室正員卿位擅嫡妻此難曲事女君終是不蒙顏色正員頗亦慙悚時王及善豆盧欽望拜左右相仁傑以才望時議歸之頗蓄此命每戲王豆盧略無屈色王豆盧俱善長行既拜謂時宰曰某無材行盛有此授狄謂曰公二人並能長行何謂無材行或曰左相事云適已白右相狄謂曰不審喚爲右相合呼爲有相王豆盧問故狄曰公不聞聰明兒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謂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悒悒（出御史臺記）

楊茂直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勅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閒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老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興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數宿祈左右憤其事意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出（出御史臺記）

左右臺御史

唐孝和朝左右臺御史有遷南省仍內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臺譏之爲五墨三仍左臺呼右臺爲高麗僧言隨漢僧赴齋不咒願嘆唄但飲食受䞋而已譏其掌外臺在京華無所彈劾而俸祿同也自右臺授左臺號爲出蕃自左臺授右臺號爲沒蕃每相遇必相嘲謔不已也（出御史臺記）

杜文範

唐杜文範襄陽人也自長安尉應舉擢第拜監察御史遷殿中授刑部員外以承務郎特授西臺舍人先時與高上智俱任殿中爲侍御史張由古宋之順所排廢與上智遷員外既五旬由古之順方入省文範衆中謂之曰張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問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騎上牛趁及殿中擧衆歡笑（出御史臺記）

御史裏行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擧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許之謂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御史羞慚而止（出國朝雜記）

張元一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著綠逯仁傑著朱閭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擧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詈之爲中霜穀束元一目爲梟坐鷹架時同州魯孔丘爲拾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爲鸚鵡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伏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駱務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荊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騸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杖摠拋却騎猪正南據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付

韻與之懿宗曰請以暴韻元一應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
不堪華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
慚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
王懿宗妹懿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
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裾衔綠草羅定知幃帽底
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慙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
一足蹇元一目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防霍樞方
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爲望
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髆傴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
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祿掌
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
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反鬼歲胡孫修文學士馬

吉甫耽一目爲端箭師郎中長儒子視望陽目爲呷醋漢
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出朝野僉載

吉頊

周張元一腹粗而腳短項縮而眼跌吉頊目爲逆流蝦蟇出朝野僉載

朱隨侯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
媚廣州人號爲三樵七月反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隨侯傍
道走迴頭語李郎駭奈爾朱九張鬱目隨侯臚亂土梟出朝野僉載

李詳

周李詳河內人氣俠剛勁初爲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曰刺
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筆書考詳曰
請考使君即下筆曰祛斷大事好勾小稍自爲不清疑入
總濁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罷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誚三

張鷟　石抱忠　鄭愔
宋務先　傅巖　侯味虛
賈言忠　司馬承禎　李敬玄
格輔元　祝欽明　姜師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黃幡綽　賀知章　王維
甘洽　喬琳　契綖禿
宋濟　安陵左史　崔護

張鷟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為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為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即宜放却先知於是乎面無色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轅粗鷟號為飽乳犢子（出朝野僉載）

石抱忠

石抱忠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同知選抱忠素非靜慎劉奇又著清平詢古通婚名族時分鈴時人語曰有錢石下好無錢劉下好士大夫張下好斯言果徵復與許子儒同知選劉奇獨以公清稱抱忠郎範子儒頗任令史句直每注官呼曰句直乎時人又為之語曰碩學師劉子儒生用與石抱忠後與奇同棄市選人或為擯抑者復為語曰今年柿子併遭霜為語石榴須早摘抱忠在始平嘗為諧詩曰平明發始平薄暮至何城庫塔朝雲上晃池夜月明略彴橋頭逢長史欞星門外揖司兵一羣縣尉驢騾驟數箇參軍鵝鴨行（出御史臺記）

鄭愔

唐鄭愔曾為選人為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即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姓鄚改姓鄭時人號為鄚鄭（出朝野僉載）

宋務先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權要多為人所謏不之覺也每篇輒為宋務先書以光臺月俸幾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筆所稱篇詠不為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厨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詠不輟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出御史臺記）

傅巖

唐傅巖魏州人本名佛慶嘗在左臺監察中霤而中霤小祠無犧牲之禮比廻悵望曰初一為大祠乃全踈薄殿中梁載言詠之曰聞道監中霤初言是大祠狼傍索傳馬傯動出安徽衛司無帟幕供膳乏鮮肥形容消瘦盡容性復空歸（出御史臺記）

侯味虛

唐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又朱書云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姦回報冤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畿尉簿爲之相畏還使惡爆直忌按摧糵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爲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出朝野僉載

賈言忠

唐賈言忠撰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生白髮時義云裹行及試員外者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爲生薑雖辛辣而不爲患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郎爲甘子可久服或謂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員外郎號爲摘去毒歡悵相半喜遷之惜其權也出御史臺記

司馬承禎

唐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馬承禎睿宗迫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景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矣藏用有慙色出大唐新語

李敬玄

唐中書令李敬玄爲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沒蕃着鞾不得很狽而走王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却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敢鬬總由曹新婦出朝野僉載

格輔元

唐格輔元拜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遇盜行裝都盡袒裼而坐監察御史杜易簡戲詠之曰有恥宿龍門精彩先瞰渾眼瘦呈近店騎響徹遥林將暮宿誠擊被異新婚誰言驄馬使翻作蟄熊蹲出御史臺記

祝欽明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專頑肥腯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爲媼媼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出朝野僉載

姜師度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灑柴栰而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黃河引水向棣州費億兆功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河口開元六年水泛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槩沒盡師度以爲功官品益進又有傅孝忠爲太史令自言明玄象專行矯譎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傅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卽位知其矯並斬之出朝野僉載

姜晦

唐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出朝野僉載

魏光乘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爲趂蛇鸛鵲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爲覷鼠猫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髮目爲醉

部落精舍人齊處沖好眇目視日云暗燭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髮目為日本國使人又目舍人鄭勉為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為煙熏地术目御史張孝嵩為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仲嗣為熱鏊上猢猻目補闕袁輝為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為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為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為飽水蝦蟆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出朝野僉載）

邵景

唐邵景安陽人擢第授汾陰尉累轉欽州司倉遷至右臺監察考功員外時神武皇帝即位景與殿中御史蕭嵩章鐙俱昇殿行事職掌殊別而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鐙無命景嵩狀貌類胡景鼻高而嵩鬚多同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鐙獨簾中窺覘而詠曰一雙胡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捺且（闕）立自慙身品世間毛舉朝歡詠之他日肅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鐙忽風眩而倒鐙肥而短景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團旋倒地還如著腳鎚莫怪殿上空行事卻為元非五品才（出御史臺記）

黃幡綽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頰頤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出開天傳信記）

賀知章

唐秘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異知章將行泣涕辭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之榮上曰為道之要莫若於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授命焉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邪我實吳人孚乃爪下為子豈非呼我兒為爪子邪（出開天傳信記）

王維

唐宰相王璵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出盧氏雜說）

甘洽

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為你面撥獺抽卻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姓丹為你頭不曲翅腳向上安（出啟顏錄）

喬琳

唐朱泚始亂源休姚令言等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鎮曰若度其才即耳為蕭姚為曹耳識者聞之為休不奈宵職喬琳性好詼諧因語舊僚曰源公真謂火迫酇侯儞（出唐叛錄）

契綟禿

唐京城有僧性甚機悟病足有人於路中見嘲之曰法師是雲中郡僧曰與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貧道作契綟禿其人詐之曰雲中郡言法師高遠何為是辱僧曰雲中郡是天州翻為偷氈是毛賊毛賊翻為墨槽傍邊有曲錄鐵翻

為契緣充何事過相罵耶前人於是愧伏（出啓顏錄）

宋濟

唐許孟容與宋濟為布素之交及許知舉宋不第放牓後許頗懷愧累請人申意兼遣門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謁焉許但分訴首過因命酒酣乃曰雖然某今年為國家取鄉相時有姚嗣卿及第後旬日而卒因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許大慙（出盧氏雜說）

安陸佐史

唐安陸人善嘲邑令至者無不為隱語嘲之有令口無一齒常畏見嘲初至謂邑吏我聞安陸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復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後曰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覺為嘲乃謂稱已之善遂甚信之居數月佐史佗人告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今日何為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為北門北門是缺後缺後者翻為口穴此嘲弄無齒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出啓顏錄）

崔護

唐劉禹錫云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為判頭譏其舅曰甲背有豬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晉人之坦重耳駢脅再觀相里之剝苗登豬皮斯見初登為東畿尉相里造為尹曾欲笞之祖其背有豬毛長數寸故又曰當僂兵之時則隨而無用在穴之日則掘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出嘉話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誚四

盧邁　柳宗元　陸暢

平曾　僧靈徹　蘇芸

李寰　王璠　韋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陸巖夢　李遠

李德裕　薛昭緯　崔慎由

鄭薰　唐五經　青龍寺客

羅隱

盧邁

唐宰相盧邁不食鹽醋同列問曰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又何堪矣（出國史補）

柳宗元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於慈恩塔談元茂秉筆時不欲名字者彰曰押縫版子上者率多不遠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張復已下馬徵鄭文佐名盡著版子矣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無所不容俄而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眾大笑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閒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出嘉話錄）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出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為儐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

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樗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出雲溪友議）

平曾

唐平曾恃才傲物多犯諱忌俟與薛平出鎮浙西投詩禮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堅時趨劍戟衣冠備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縑卹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何吳薛聞之遣吏追還廩留數日又獻薛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薛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殊禮待之後遊蜀謁少師李固言時幕客皆名士曾每與諸客評論言笑彌日侍於李側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云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障攢峯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為人採掇以李罕作文章發於尊經也李覽賦命推出不踰何貢鰕鱴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為鳥鳶所獲奈鮕鰎何李覽賦笑曰昔趙元淑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彩投賞者無出於曾雖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漁關賦刺中朝出關倚太華瞰黃河雞來往依同而歎有異也（出雲溪友議）

僧靈徹

唐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咏之皆麗絕於文圃也（白蓮花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白雲峯漏缽盆上橋源王簡爲七詠）此七[illegible]者俾予益發歸歟之興且芳時勝侶上遊於三二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峯觀九江之[illegible]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然然而遊不假東門而送天地為一朝萬物任陶鑄夫二林真興松遐幽邃則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矣偶為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其深趣矣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酬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出雲溪友議）

蘇芸

衛衣多假吏而里巷目為使君而貧窶徒行者甚衆元和中進士蘇芸南地淹遊嘗有詩云郭裏多榕樹街中足使君

李寰

唐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皁幞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之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如洪崖寶僚無不大笑（出因話錄）

王璠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書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

遂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爲招命揖入笑林中京以爲語柄故事少尹與大尹游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止敕也出昭諱錄

韋蟾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走筆書其側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因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出摭言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出啟顏錄

崔涯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氊紙補箜篌麻接弦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遥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黄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誚也祜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

縱逸戈達飲憚呼吸風生出雲溪友議

李宣古

唐澧州宴酒糾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調舉罰眾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鬢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出雲溪友議

杜牧

唐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糾肥碩而詞讋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出雲溪友議

陸巖夢

唐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云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頞更頹顏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出雲溪友議

李遠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䲶鶴此際拜見安知非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作非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出北夢瑣言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武宗朝爲相勢傾朝野及罪譴爲人作詩

曰蕭顏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蕩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目視其傍亡七第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背有餘波達鬼村又云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書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羅掃乳鴉遷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出盧氏雜說）

薛昭緯

唐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澧州司馬子昭緯頗有父風嘗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禮部員外王堯任主客員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旗堯遽請其下句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堯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哂天復中自宰

承累貶登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凌轢諸父代嗣其凶（出摭言）

崔慎由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入相次畢諴曹確羅劭權使相繼升巖廊宰相崔慎由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始蔣伸登庸西川李景讓覽報狀歎曰不能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云成都十萬戶抛若一鴻毛亦同慎由之誚也大夫趙崇卒侍郎吳雄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乃爭於所望其不大拜而亦戕當時也（出北夢瑣言）

鄭薰

唐顏摽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勳烈謂摽魯公之後故擢之首科既而問及廟院摽曰摽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摽作魯公（出摭言）

唐五經

唐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以束修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遊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出北夢瑣言）

青龍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寄

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事僧屬其忽遽不暇留連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後時復來亦阻他事頗有慍色題其門而去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有沙彌頗解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客無跡矣客究沙彌乃懿皇朝云皓供奉也（出桂苑叢談）

唐裴筠婚蕭遘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誚五

崔涯　皮日休　薛能
周顗　任轂　王徽
山東人　張登　朱澤
徐彥若　馮涓　張濬侍人
封舜卿　姚洎　李台瑕
織錦人　李主簿　陳癩子
患目鼻人　傴人　田媼

崔涯

唐崔涯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出摭言）

皮日休

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憾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時仁紹亦有諸子偕係與日休同在場中隨郎聞之因伺其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爲日休雖輕俳而仁紹亦浮薄矣（出皮日休文集）

薛能

唐趙璘儀質瓌陋成名後爲埒薛能爲儐相乃爲詩嘲謔其略曰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轎裏將爲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出抒情詩）

周顗

唐處士周顗洪儒奧學偶不中第旅浙西與從事歡飲而昧於令章廷中皆戲之有賓從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鬬月高唯有紅粧迴舞手似持雙刃向猱猱周答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迴鷁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愛縛猱（出抒情詩）

任轂

唐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知已有朝士戲贈詩曰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衮（出唐闕史）

王徽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過許謂岌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號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實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刃左衝右擊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岌曰當時撲落渦河裹可是撞不著耶岌頊緣許卒征徐方爲賊所敗溺於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是言（出北夢瑣言）

山東人

山東人來京主人每爲煑菜皆不爲羮常憶榆葉自煑之主人即戲云聞山東人煑車轂汁下食爲有榆氣答曰聞京師人煑驢軸下食虛實主人問云此有何意云爲有苜蓿氣主人大慙（出啓顏錄）

張登

唐南陽張登制舉登科形貌枯瘦氣高傲物裴樞與爲師友樞爲司勳員外舉公羣至投文樞才訖訶瑕謫登自知江陵鹽鐵院會計到城直入司勳廳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樞因問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騃牙郎抑馬價此成笑耳出乾𦠆子

朱澤

唐王軒少爲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川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見浣沙人俄見一女子振瑤環扶石笋低徊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不得既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之遇每過浣沙溪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石寂爾無人乃鬱怏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凝素王軒出雲溪友議

徐彥若

唐乾寧中荊南成汭曾爲僧盜據渚宮昇節貢命末年無事驕矜初以澧朗在巡屬爲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宰相徐彥若在中書不爲處置由是銜之及彥若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汭雖加接延而常怏怏餞後更席而坐恣辯鋒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偏州一火草賊爾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赧然而屈徐文雅高勝聽之亹亹成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公曾爲僧也終席赧恥之出北夢瑣言

馮涓

馮涓舊唐名士雄才與學登進士第復歷巳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强縻於幕中性耿介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僞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貽納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强容之時或不可數揖出院欲揭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于蜀命諸從事草莊葦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爲之蜀主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使亟修廻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役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斂衽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郎必廣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側漸體汗流顛頓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爲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却廻顧謂驢曰驢弟我爲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寮皆遭凌虐及僞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出王氏見聞錄

張濬伶人

唐宰相張濬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閱牡丹而飲俄有雨降抵暮不息韋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乖變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

誤相公何必更追歉告訖遂去闔席愕然相顧失色一時俱散張但慙恨而已（出南楚新聞）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詞特異才地兼優恃其聰俊率多輕薄梁祖使聘于蜀時岐梁眦睚關路不通遂泝漢江而上路出全州土人全宗朝爲帥封至州宗朝致筵于公署封素輕其山州多所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執盞索令曰麥秀兩岐伶人愕然相顧未嘗聞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擺頭曰不可又曰麥秀兩岐復無以措手主人恥而復惡杖其樂將停盞移時逡巡盞在手又曰麥秀兩岐既不獲之呼伶人前曰汝雖是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乎全人大以爲耻次至漢中伶人已知全州事憂之及飲會又曰

麥秀兩岐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樂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訖席不易之其樂工白帥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嘗有之請寫譜一本急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洎封至蜀置設弄三軍後長吹麥秀兩岐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褸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悽楚及其貧苦之意不喜人聞封頗之面如土色卒無一詞慙恨而返乃復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岐字蜀人嗤之（出王氏見聞）

姚洎

唐裴廷裕字膺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洎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船也（出諧言）

李台瑕

偽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麗文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筭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出北夢瑣言）

織錦人

唐盧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門東其日風寒甚且投逆旅假有一人續至附火良久忽吟詩曰學織繚綾功未多

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姓名曰姓李世織綾錦離亂前屬東都官錦坊織宮錦巧兒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綵求售者不重於世且東歸去（出盧氏雜說）

李主簿

唐方干恣態山野且又兎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也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杯龍丘目有翳干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謂人象令云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丘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不嗜鮓）只見半臂著襴未見口脣開跨一座大笑（出摭言）

陳癩子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藏鏹鉅萬染大風疾衆目之爲陳癩子自奉之道則不薄矣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則必遭怒或至笞箠賓客或言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甚至言增添則白眼相顧耳有遊客心利所需而不能禁其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貴五緡客將起又問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非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渤瀝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顧者何岸高不敏見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感荷實言無某偶憶短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也陳曰試誦之時陳君處于中堂坐碧紗幃中左右侍立執輕箑白箒者數輩伶倫曰詩云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幪遭大詬而去出玉堂閑話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側睛及翳一人患齆鼻但以千字文作詩相詠齆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爲有陳根委患眼人續下句不別似蘭斯都由雁門紫出啓顏錄

傴人

有人患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風盪雨行面乾頂額濕著衣牀上坐肚纔著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俛俛入出啓顏錄

田媼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婦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慚愧無所啖嚼迄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惜歸語夫曰張家母去我大有飲食臨別卻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瘢眼下皮急極穩眠君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穩眠合家大笑出啓顏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七

魏人鑽火　齊倹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權貴
柳鶱之　阮嵩　郝象賢
朱前疑　張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傑　袁琰
臺中語　沈子榮　武懿宗
張衡　李良弼　來子珣
閻知微　崔泥　權龍褒

魏人鑽火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瞑，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出笑林）

齊倹士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顏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讀書，與言及王莽形狀，有一倹士自許知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出顏氏家訓）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謬。誤反見顓頊字為許緣，錯作許緣，其人遂謂朝士言：從來謬音專旭，當專翾耳。此人先有高明，翕然行信。朞年之後，史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出顏氏家訓）

并州士族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薉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釃酒延之。其妻明鑒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與何况行路？至死不覺。（出顏氏家訓）

高敖曹

高敖曹常為雜詩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棊。開壘（壟）（一作甕）張口，卷席牀剝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胷愁。又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欹壁亞肚，河凍水生皮。（出啟顏錄）

梁權貴

梁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出顏氏家訓）

柳鶱之

隋內史舍人河東柳鶱之，奏事好錯。嘗有周家公主表請出家，鶱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僕射慶則問之曰：奏事若為錯？鶱之復錯答曰：周家公主欲得還俗。鶱之歷位光祿卿。

阮嵩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妬。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

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出朝野僉載）

郝象賢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為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紿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為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劣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為癡種也（出朝野僉載）

朱前疑

周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廻又上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即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即酬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即放歸丘園憤恚而卒（出朝野僉載）

張由古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甚佳孺也）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集由古竟不知覺累遷司封員外以罪放于庭州時中書令許敬宗綜理詔獄帖召之由古喜至則為所責懼而手戰笏墜于地口不能言初為殿中王班以尚書郎有錯立者謂引駕曰員外郎小兒難共語可鼻衝上打朝士部之新語（出大唐）

侯思正

唐侯思正出自皁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侍書御史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曰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曾杖殺琅琊王冲者也思正閭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諸囚元忠辭氣不屈思正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腳為[illegible]所挂遂被驢曳耳思正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正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禮儀輕重如此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去無為抑我反杂何假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正驚起悚[illegible]曰思正死罪實不解言幸蒙中丞見教乃引上階禮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又思正言音不正時斷屠殺思正曰今斷屠殺雞（云圭）魚[illegible]豬（云誅）驢（云縷）俱（云居）不得吃（吉反）[illegible]空吃米[illegible]麪（云泥去）如（云儒）何得飽侍御史崔獻可笑之思正訴于則天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正不識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以雞豬之事則天亦大笑思正嘗命作籠餅[illegible]膳者曰與我作籠餅可縮葱作比市籠餅葱多而肉少故令縮葱加肉也時人號為縮葱侍御史尉來俊臣棄故妻奏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正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謂諸相曰大可笑大可笑諸相問之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詵

女巴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illegible]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事遂寢竟為李昭德榜殺之 出御史臺記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輩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驅驢宰相 出朝野僉載

逯仁傑

周朝有逯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尚書攻天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員掌簿案設鎖鑰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淺識以為萬代皆可行拔仁傑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寢 出朝野僉載

袁琰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眾人聚會充錄事勾當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暫閑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嗤之 出朝野僉載

臺中語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於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悰丁憂自請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為舉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為之語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張悰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栖貞情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 出朝野僉載

沈子榮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頗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碓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碓乃是藍田今問之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 出朝野僉載

武懿宗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為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愚鈍無意矣上乃釋之 出朝野僉載

張衡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

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出朝野僉載

李良弼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唇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篤祿匐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為真源令秩滿還瀛州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冀貝入良弼胡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即是獼猴雖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微懷璧降何阿小授懷璧三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為河內王武懿宗斬之 出朝野僉載

來子珣

唐來子珣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姓武氏字家臣丁父憂起復累加游擊將軍右羽林軍中郎將常衣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詬之諭德張元一好譏謔曰豈有武家兒為你來家老翁制服耶（出御史臺記）

閻知微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爲牲使入蕃受默啜封爲漢可汗賊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後降者剪土無遺令英不答知微城下連手踏歌稱萬歲樂令英曰尚書國家八座受委非輕翻爲賊踏歌無慙也知微仍唱曰萬歲樂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出朝野僉載）

崔湜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滌弟液父挹子威咸受囑求贓污狼籍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慙愧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愔並爲吏部京中謠之曰岑羲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出朝野僉載）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遥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趣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蠢集野蜋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卧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蜣蜋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趣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没雨明來也没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氳爲瀛州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部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教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沖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蘇味道　李師旦　霍獻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陸餘慶
孫彥高　出使御史　韓琬
趙仁獎　姜師度　成敬奇
石惠泰　馮光震　李謹度
三穢　陽滔　常定宗
張玄靖

蘇味道

唐蘇味道初拜相有門人問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稜宰相也出盧氏雜說

李師旦

唐李師旦新豐人也任會稽尉國忌日廢務飲酒唱歌杖人為吏所訟御史蘇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厲而謂曰公為官忝何不守法而違犯若是將罪之師旦請更問乃歎曰飲酒法所不禁況飲藥酒耶挽歌乃是哀思捷人吏事緣急速侍御何謹為味道曰此反白為黑漢不能繩之出御史臺記

霍獻可

唐霍獻可貴鄉人也父毓岐州司法獻可有文學好談諧累遷至侍御史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競希旨以為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即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為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其舅加游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泣不勝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出御史臺記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為料鬭鳧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之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袁守一即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蹴惕不已楚客知之為除右臺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出朝野僉載

崔泰之

唐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台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出朝野僉載

陸餘慶

唐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出朝野僉載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

答曰鑰匙今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出朝野僉載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絕滋味至驛或竊脯腊置於食偶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後徐食此往往而有殊失舉措也嘗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覺侍者見之對曰乾肉驛家頗有請更留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爛煮肉以汁作羹御史僞不知而食之或羹中遇肉乃責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閑應答但謝曰羅漏言以羅濾之漏也神龍中韓琬與路元叡鄭元父充判官至萊州覩覩此事相顧而笑僕射魏元忠時任中丞謂琬之曰元忠任監察至驛乾肉雜子並食之未嘗於意司之重蓋爲之深失國士體觀公之言當矣但不食不窺直不美歟出御史臺記

韓琬

唐韓琬與張昌宗王本立同遊太學博上姓張郎昌宗之從叔精五經情於時事嘗一雞呼爲勃公子愛之不已每講[illegible]輒集于學徒市或攫破書比逐之必被嗔責曰此有五德汝何輕之昌宗嘗爲此雞被杖本立與琬頗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爲公殺此雞張生素取學徒同殘食料本立以業長乃見問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張生書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張生請假本立舉牒數雞罪殺而食之及張生歸學不見雞驚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報本立殺之大怒云索案來索案來見數雞之罪曰縱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雞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殺張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時更知何道當時長安以有案動曰爲實故知就既經史者宜詳時事不然何古人號爲愚儒朴儒腐儒豎儒耶亦可貽誡子弟出御史臺記

趙仁獎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得販于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麞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淡得召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郎日臺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使于京訪尋臺中舊列妄事欺冶御史倪若水謂楊茂直曰此庸漢妄爲俳葦乃奏之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麞漢耶授當州悉當尉馳驛發遣仁獎存臺既無餘能唯以黃麞自衒宋務先題之曰趙獎出王戎幕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騘馬坐客唯聽黃麞時崔宜一使

于都仁獎附書于家題云西京趙御史書附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妻一娘宣一以書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禮自上蔡令拜御史仁獎贈詩曰令乘驄馬去丞脫綠衣來當時詩之或以爲假手仁獎初拜監察謁朝貴但云有幸把公馬足時朝士相隨遇一胡負兩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問其由答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負兩束固合授殿中出御史臺記

姜師度

唐姜師度好奇詭爲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檜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魯地一種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爲陜州刺史以水豐倉米運將別徵二錢計

以爲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于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爲粉末兼風激揚凡一兩失米百石而動即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産皆竭復遣輸戸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出朝野僉載）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詣闕自陳請曰試文章三十道則天乃命王勃試之授校書郎累拜監察大理正與紫微令姚崇連親崇嘗有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實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手執之而後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既出崇鄙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兹不復禮也（出御史臺記）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參軍石惠泰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還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之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出朝野僉載）

馮光震

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令聞之拊掌大笑（出譚賓錄）

李謹度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宋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計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猥皆此類也（出朝野僉載）

三穢

唐王怡爲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爲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爲京師三穢（出朝野僉載）

陽滔

唐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斵窗取得之時人號爲斵窗舍人（出朝野僉載）

常定宗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公之驗（出朝野僉載）

張玄靖

唐張玄靖陝人也自左衛倉曹拜監察性非敦厚因附會恭容竇節而遷時有兩張監察號玄靖爲小張初入臺呼同列長年爲兄及選殿中則不復兄矣竇節既誅頗不自安復呼昔列爲兄監察杜文範因使遲會鄭仁恭方出使問臺中事意恭答曰竇節敗後小張復呼我曹爲兄矣時人以爲談笑（出御史臺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九

公羊傳　李文禮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逵　獨孤守忠
王熊　魏崇裕　梁士會
張懷慶　康晉　徵君
李佐　元載常袞　崔玕
黎幹　崔叔清　常愿
劉士榮　裴師德　蔣乂
崔損

公羊傳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今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出笑林）

李文禮

唐李文禮頓丘人也好學有文華累遷至揚州司馬而質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文禮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伺其便復白曰是長史姊文禮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出御史臺記）

殷安

唐進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羲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卻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微諫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爲宰相微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噇（徒江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輕物也皆此類

姓房人

唐有姓房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房爲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公相（豐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親曰是姓某乙再從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姪兒只堪嚇鬼（出啓顏錄）

元宗逵

唐元宗逵爲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逵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須道逵買云君家自有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爲口實（出大唐新語）

獨孤守忠

唐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出朝野僉載）

王熊

唐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略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略幾人法曹曰略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

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為都督公平後能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鐵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常逢餓夜又百姓不可活 出朝野僉載

麴崇裕

唐襄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聽對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出朝野僉載

梁士會

唐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輒牒判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公大好判烏翎太多

會索筆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鴈翅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出朝野僉載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出大唐新語

康智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為相頗憂時議不叶因訪於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議以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當用康智蓋上一時恚怒之詞舉其極不可者或有竊報智以為上之於君恩遇頗深行當為相矣智聞之以為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既就列延頸北望冀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然時論亦以長者目焉智為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嘗謂人曰我居是宅中不為宰相耶聞之者益為嗤笑 今新昌里西北牛相第即智宅也 出明皇雜錄

徵君

唐肅宗之代急於賢良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霸國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徵君自靈武衣草衣躡芒屩詣于國門肅宗聞之喜曰果有賢士應募矣遂召對訪時事得失卒無一辭但再三瞻望聖顏而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之乎對曰不知奏曰臣見陛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至於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無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閉將來賢路俛俛除授一邑

宰洎將寒食京兆司逐縣宰杏仁以備貢奉聞之大為不可獨力抗之遂詣闕請對京兆司亦懼此徵君必有異見將奈之何及召對奏曰陛下要寒節杏仁令臣識將來烏復進渾杏仁上哈而遣之竟不寘其罪 出玉堂閒話

李佐

唐李佐山東名族少時因安史之亂失其父後佐進士擢第有令名官為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者告後往迎之於鸞凶器家歸而奉養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謂曰汝孝行絕世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來未與流輩謝絕汝可具大豬五頭白醪數斛蒜虀數甕薄餅十拌開設中堂吾與羣黨一醉申款則無恨矣佐恭承其教數日乃具父散召兩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雜謳

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謳歌一聲凡百齊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人入山數日而卒（出獨異志）

元載常袞

唐代宗以庶務畢委宰相而元載專政恣亂舊典非良金重寶趍趙左道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失於分別故陞陟多失或同列進擬稍繁別謂之沓伯是時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衆中唱言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育豈裨皇化耶（出杜陽雜編）

崔阡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牟薦崔阡拜諭德爲侍書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出嘉話錄）

黎幹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龍所幹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又請禱于文宣王廟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甘澤乃足（出盧氏雜說）

崔叔清

唐杜佑鎮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爲准敕惡詩（出國史補）

常愿

唐劉禹錫云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語曾謂余曰昔在奉天爲行營都虞候聖人門都有幾箇賢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許大更被朱泚吃兵馬楦爲如累鷄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偉龊鄧鄧把將化官職去至永貞初禹錫爲御史監察見常愿攝事在焉因謂之曰更敢道紇鄧否曰死罪死罪（出嘉話錄）

劉士榮

唐于頔之鎮襄陽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爲太常丞頔讓之表曰劉元佐傀士榮以佐之功先朝爲太常丞時臣與士榮同登朝列見其凡劣實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某之凡劣不若士榮若授此爵更爲叨忝德宗令將其表宣示百寮時士榮爲南衙將軍目覩其表有渾鎬者錫之也時鎬宴客飲酒更爲令曰微近日凡劣不得即雨[redacted]曰劉士榮鎬曰于方鎬謂席人曰諸公並須精除（出嘉話錄）

袁德師

唐竇羣與袁德師同在浙西幕竇羣知尉常嗔堂子曰須送伯禽問德師曰會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還曾把書[redacted]何乃相却詰之且伯禽何人德師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滿座人哂（出嘉話錄）

蔣乂

唐蔣乂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傳奉故爲物議所嗤（出國史補）

崔損

唐崔損性極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而省清要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身居宰相毋野殯不言晨墓下識遠

相姊為尼没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遇為恭遜不止於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竊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議不叶然憐而厚之（出實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張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嚴人　王初昆弟　李據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韓昶
王智興　韋氏子　令狐綯
鄭光　鄭畋盧攜　鄭蔾
鄭準　張氏子　劉義方
鄭羣玉　梅權衡　李雲翰

張茂昭

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腮爭堪喫（出盧氏雜說）

王播

唐淮南節度使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 授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 等 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後之晡遂其徒實繁自 學士三司使皆有定價因此致位者不少近有縣令 第參軍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為宰守者然所至多為四方諸侯不敢上有以知其來也俾不遵王命抑有 焉豈時之重利耶而諫省任非其人耶未嘗以一字整頓綱紀深所未諭（出盧氏雜說）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先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退呈于播驚曰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有製乎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吾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牋翰未更郎請秀才不妄言遂曰其向來誠爲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贖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子復聞於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堪乎饑窮若是寔可哀也遂沾以生餼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緡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盛卷遊於江淮間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爲郡牧無用處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爲荊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荊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慙悸失次乃復進曰誠君郎中之言則并荊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走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蘄間悉話爲笑端（出新）

姓嚴人

唐京兆尹龐嚴及第從後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朴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諳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弟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從容而退（出因話錄）

王初昆弟

唐長慶大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顯於時二子初宦不爲秘書省官以家諱故也既而私相議而若遵典禮避私諱而吾昆弟不得爲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列部尚書乃相與改諱只言仲字可矣又爲宣武軍掌書記識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幾相次殞謝（出獨異志）

李據

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綺紈間曾不知書門蔭調補澠池丞因歲節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疏而不漏放又祗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祗承人竟不敢去又判決祗承人如此癡頑豈合喫杖決五下人有語曰豈合喫杖不合決他李曰公何會豈是助語共之乎者也何別（出盧氏雜說）

教坊人

唐有人衣緋於中書門候宰相求官人問前任答曰屬教坊作西方師子左脚來三十年（出盧氏雜說）

南海祭文宣王

自廣南祭海十數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釋奠即署一胥吏爲文宣王亞聖鞠躬候於門外或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出嶺南異物志）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圜丘至時不到者判云太常
大寺實自伽藍圜丘小僧不合無禮出傳載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郪城有婢失意於成都鬻之刺史盍巨
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儈以婢導以巨源嘗
其技巧他日巨源窓窺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者召之
就宅盍於東廡內選擇邊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
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而去都無言語但令舁
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爲僕射
婢死則死矣安能自賣綾絹乎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世
族之家率由禮則 出北夢瑣言

韓昶

唐韓昶名父之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當爲
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 悮歟 金
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

王智興

唐王智興爲汴師有擧人投謁便 詩卷
予謂鶴膝也遂善待之兼
書擧子明年落第智興極怒 應 官
士 有得者以其例大故 擧
汴州一日致宴忽 秀才
欽 冬必更奉薦
見諸判官曰智興咬

韋氏子

徵 妊流
衣裳滿身
徵召前
韵
而 顧曰
詩

令狐綯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無間然舍人劉蛻妄
每計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而不
言其失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蛻畏云蛻曰無解進
士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令狐滈
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謹事之劉託以腹心都不疑慮因
爲經業擧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爲君
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汚而發人
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單族每欲繁其
宗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
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人以此少之 出北夢瑣言

鄭光

唐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判官是何人光
曰馮三上不之會樞密使奏曰是馬家臣曾充使至彼知
之上曰便與馮三爲副使及罷河中歸又詔對上曰卿在
河中事大好光對曰臣頊聞始得又更對他事曰不得臣

須裂始得上大笑後朝臣每遇延英入閤候對多以開始
為號時裴思謙郎中為節判頃客於河中到使院裴曰其
任身官爵為尚書削盡皆謂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時
遇國忌行香便為判官及巡諸客就寺醼飲徵令時薛起
居保遜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肥
膾他人皆尋思不得至薛還令云腳杏滿坐大笑出盧氏雜說

鄭畋盧攜

唐宰相鄭畋盧攜親表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協更相詬詈
乃至以硯相擲時人謂宰相鬬擊以此俱出官出北夢瑣言

鄭綮

唐宰相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時王綱已紊四方
多故才既無取言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詢求

破賊術綮奏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率此類也同
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出北夢瑣言

鄭準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汭常欲自比陳阮集其所
作為十卷號劉表軍書辭體不雅至如祝朝貢書云中
書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可又賀襄州趙洪嗣襲書云不
沐浴佩玉為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顛言其庶
賤也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
士以為大笑出北夢瑣言

張氏子

唐張裼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
郎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蝕神仙
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
之乃書神仙字碎翦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
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竟日不食言詞麤穢都無所
避其家扃閉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食一月食料須
品味而飫之歲久方卒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
可況為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
也出北夢瑣言

劉義方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鉛燁冠賦韻腳以審之厚薄義方
成云某於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於壁有類乎
兆鑿戴之於頭又同乎席帽騎者無不以為歡笑

鄭羣玉

唐東市鐵行有范生卜舉人連中成敗每封一緡
羣玉短於呈試家寄海濱頗有生涯獻賦之來下視
意在必取僕馬鮮華遂齎緡三千并江南所出詣范生卜
吉於異禮卦成乃曰秀才萬全矣羣玉之氣益高凡入試
又多齎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繼燭見諸會賦有寫淨者
乃步於庭曰吾今下筆一字不得生鐵行范生須一二
十突明竟掣白而去出鑑誡錄

梅權衡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
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為韻場中競講論如何
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棰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
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為師模權衡乃

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李逗且隷以薄劣乃舉
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聽上坐聽某押處
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詠
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
犬蹲其傍鴟拂其上也衆大笑（出摭言）

李雲翰

唐咸通中舉人李雲翰行口脂賦又羅虬詩云窓前遠岫
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又李罕披雲霧見青天詩類同
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責面遣衆子中有每年撰無名子前
有舉人露布後皇甫松作齊梁變纂要又李雲翰作吳王
李謁天帝記無名子蕭相知舉年裴裕所製尤名近
十餘首裕遂罷舉是年盧庸連考文宣王廟前哭半日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

崔育　宇文翃　韓簡
胡令　楊錚　謝柴書
郡牧　張咸光　長鬚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韋二
不識鏡　嚙鼻　助喪禮
婦學歸　行弔　癡壻
魯人執竿　齊人學瑟　市馬
昭應書生

崔育

唐

前進士崔育以中原亂離客于邊上亦
聞輒事輕薄刺郡者亦是朝祭多勉而

牛帶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遠趨角村
城郭士女遺觀謂之精怪每謁州郡騎
咍之者怒之者相半至則抆刺其名銜
就酒嗜肉憐蔥愛蒜不得已而
縣宰視之如土木藩帥郡侯柰之不可
州民繪其肉族其家蓋輕薄之所致也

宇文翃

進士宇文翃深慕上料有女及笄國色朝中令及第者
餘方謀繼室兄回爲諫議
遂娉女與璠爲言於回矣
滑臺杜志名時有喪遭火爇棺柩
因而延燎杜謂宇文曰魚將化龍

有嬈之事用以譏（出北夢瑣言）

韓簡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至爲政篇翌日謂諸從事曰僕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出北夢瑣言）

胡令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清貧新食僻好博奕邑有張巡官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棊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無厭倦然宰君時入中門少頃又出對棋如是日日早入晚歸未嘗設食於張不勝飢凍潛知之時入盍自食而復出及暮辭宰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別云極是叨鐵出何文謂急令追之既至問明公適云極是叨鐵其義安在張復欵坐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耶曰不知曰還見冶爐家置一鐵背長杖乎只此是爐中猛火炎熾鐵汁或未銷融使此杖時時於爐中撞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撞猛火了却出來只此是叨鐵也言乞而去胡入室話於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譏其每日自入喫猛火了却出來棋也凡新食倦客之士時人多以此譏之（出玉堂閑話）

楊錚

蜀秀才楊錚（錚音行戩反自言揚錚不均駟馬奔驟是以字孝鄉）行惡思或故作落韻或醜穢語取人笑戲裝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逢迎雉藩火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鋪時從騶攜書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處其諺讀黔南節度使王茂權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罔不集其門召錚至飭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賁惡詩以爲歡笑諸請召有不得次者以爲怏怏茂權一日　從謂之曰秀才客子當州必欲諮留相伴至罷鎮同歸可乎如可本爲卜娶所　奉留錚欣然從之權令媒氏與問之屬至于成迎　爲備焉仍邀諸從事赴會錚親容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遣遣　辟左右婢僕皆是相戲詈其勝其苦乃是茂權詐飾無鬚少年數輩艶服以給之然後茂權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權乞一邑初有難色竟從其諮方許之遂命給牒署及行李擇良日辭謝本邑迎候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牒當街趨拽下馬奪去中帶云有斷攝官送獄荷校械耳茂權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而遁潛藏旬日方召出之軍州大以爲笑（出王氏見聞）

謝柴書

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書謝云蒙惠也愚若干（出盧氏雜說）

郡牧

唐有膏梁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與之故交代之禮儀無闕者二禮主具頭冠禮太相其賓主升降揖讓而新牧嶶屼蹴踖斂容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語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翌日於內閤從禮生從容生極惶恐罔知去就既坐頓蹙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

唯又曰頃年嘗大事時極煩賢尊心力生亦睛然及罷有
親知細詢之乃曰此禮生緣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
以再三感謝且士流中亦有故為輕薄者亦有昧於菽麥
不能分別者信而有之出玉堂閒話

張咸光

梁龍德年有貧衣冠張咸光遊丐無度於梁宋之間復有
劉月明者與咸光相類常懷匕首每遊貴門即遣處戲方
險則奪其匕著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溫積諫議權判
開封府事咸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則曰往投溫
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大承記錄此行必厚
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宮上梁文云饅頭似椀胡餅如
麗鴨毅劉月明主簿善毅張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

閒者絕倒出玉堂閒話

長鬚僧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莫知不詳何剃髮
鬚皓然垂腹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所在毗俗瞻駛淡表
爭相騰踐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
之測至蜀螺鈸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
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悲曰吾無鬚豈
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鬚即引朝見徒衆既多旬日盤
桓不得已剃鬚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偽蜀主問
曰遠聞師有長鬚之號何得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
下已證須陀洹果是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
果是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預旨背之及近臣解釋大為

歡笑後住持靜亂寺數為大衆論訟有上足以不謹獲罪
俗人藏柯曲深慕空門而不知其中閑細謂是清靜捨俗
落髮謹事瓶鉢漸見織濫詬詈而出以袈裟掛于寺門曰
吾比厭俗塵投身清潔之地以滌其業鄙今大師之門甚
於花柳曲吾不能為之遂復歸于樂籍蜀人謂師曰一事
無折却長鬚出王氏見聞

道流

任興元節判離秦州鄉地未及歲年忽有來
尋師者齊親表施州刺史劉禎封衣紫而來兼言往洋州
求索詢其行止云某忝竊鄉關之分元於秦州西昇觀入
道多年道況吟思之當離鄉日觀中無此道流深感其命
服所求其人亦忿忿而過旬月閒自洋源迴薄有所獲告
辭之意亦甚擇遠遠設計延佇拂榻止之夜靜沃以醲醪
數既然後徐詢之曰尊師身邊紫綬自何而得宜以直誠
相告對曰此是先和尚命服傳而衣之乃是廣修寺書紫
僧身子師既殂乃舍空門投西昇觀入道便以紫衣而服
之自謂濤得本師衣鉢豈有道士竊衣元和尚紫衣來之
前閒出玉堂閒話

三妄人

孫光憲在蜀時曾到資州見應貞觀李道士話州有姓趙
人閑闊却掃以廊廟自期都虞候闞普敬異之躬自趨謁
閻魁揖丈夫趙生迎門愕貽良久磬折叙寒溫曰伏惟鑑
綵閣乃實於先容者俾詢之趙生曰若云態羆即須宰相
之才方當此語闞公止於都頭已來只銷呼為鏡綵人閣

咸笑之又一士自稱張舍人訴於光憲曰兄長以術惑我心神憲謂曰得非蠱毒厭勝之術耶張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押闔捭破我心神至今恚心風不禁又江陵頻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幷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吒若對大敵時人謂之檢譜角觝也時有行軍王副使幽燕舊將聲聞宇內頗生候謁稱是同人自言大志不爽良友也每慟哭焉出北夢瑣言

周韋二子

韋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尩懦昏鈍率由婢嫗仕僞蜀王氏以事舊優容之因至卿監或爲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鼠巽曰死鼠門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爲王氏駙馬都尉性識庸鄙國亡後與貧丐者爲伍俾一人先導齖里於閭閻涓肆有哀之者日獲三二百錢即與其徒斂啜而已咸嗟嘆之出北夢瑣言

不識鏡

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婦歸也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出笑林

嗤鼻

甲與乙鬭爭甲齧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齧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齧之乎甲曰他踏牀子就齧之出笑林

助喪禮

有人弔喪幷欲齎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答曰錢布帛任君所有爾因齎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窮奈何曰造鼓孝子又哭孤窮曰適得便窮更送一石出笑林

外學歸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出笑林

行吊

伧人欲相共吊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髡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詈曰癡物諸人亦爲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出笑林

癡壻

有癡壻婦翁死婦教以行吊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遺一襪又覩林中鳩鳴云鵓鴣鵓鴣而私誦之都忘吊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鵓鴣鵓鴣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即還我出笑林

魯人執竿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出笑林

齊人學瑟

齊人就越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方知向人之愚出笑林

市馬

洛中有大寮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馬都莫知其妍媸爲駔儈欺曰此馬不唯馴良齒及二十餘歲合直兩馬之資况行不動塵可謂馴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儈既倍獲利臨去又曰此馬兼有搵搾乎出也於是大喜詰旦乘出如鶩鴨之行及至家矜衒曰此馬不唯馴熟兼饒得果子牙兩所復召儈別贈二十 出玉堂閑話

昭應書生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人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出啟顏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三 無賴一

劉誡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飛騎席人 韓令珪 李宏
長孫昕 張易之兄弟 權懷恩
宋之愻 張幹等 彭先覺
張德 士子吞舍利 劉子振
荊州鬻劉者

劉誡之

唐天授年彭城劉誡之粗險不調高言庳語凌上忽下恐嚇財物口無關籥妄說袄災從萬年縣尉常彥瑋索錢一百千云我是劉果毅當與富貴彥瑋進狀告之上令二給使先入彥瑋房中下簾坐廳下聽之有頃誡之及盧千仞至於廳上坐談話彥瑋引之說國家長短無所忌諱給使一一紙筆抄之以進上怒令金吾捕捉親問之具承遂腰斬誡之千仞處絞授彥瑋侍御史 出朝野僉載

宗玄成

唐老三衛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齊黃門侍郎玄成性粗猛稟氣兇豪凌轢鄉村橫行州縣紀王爲邢州刺史玄成與之抗行李備爲南和令聞之每降階引接分庭抗禮務在招延養成其惡屬河朔失稔開倉賑給玄成依勢作威鄉豎彊乞粟一石備與客對不命玄成乃門外揚聲奮臂直入備集門內典正一百餘人衆牒推窮彊乞是實初令項上著鎖後却鎖上著枷文案既周且決六十杖下氣絕無敢言者 出朝野僉載

孟神爽

孟神爽揚州人稟性狼戾執心鴆毒巡市索物雅聲即來入邸須錢隨口而至長史縣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頷之而已張潛爲揚州刺史聞其暴亂遣江都縣令店上捉來拖入府門高聲唱速付法曹李廣業推鞠寀事並虛准敕決百杖下卒（出朝野僉載）

飛騎席人

則天之廢廬陵也飛騎十餘人於客戶坊同飲有一人曰早知今日無功賞不及扶竪廬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門進狀告之席未散並擒送羽林鞫問皆寔告者授五品言者斬自餘知反不告坐絞（出朝野僉載）

韓令珪

周令史韓令珪耐羞恥厚貌強梁王公貴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彊干之曾選於陸元方下引銓時舍人王勮等情與陸同鐙而坐珪佯驚曰未見五兄勮便降階憫默令珪顚肩覺刺相慰而去陸與王有舊對面留住問勮是誰莫之識也後嚇人事敗於朝堂決杖遂呼河內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識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出朝野僉載）

李宏

唐李宏汴州浚儀人也凶悖無賴狠戾不仁每高鞍壯馬巡坊歷店嚇庸調租船綱典動盈數百貫彊貸商人巨萬竟無一還商旅驚波行綱側膽任正理爲汴州刺史上下鹼曰遣手力捉來責情決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飲相歡遠近聞之莫不稱快（出朝野僉載）

長孫昕

唐長孫昕皇后之妹夫與妻表兄楊仙玉乘馬二十餘騎爪撾於街中行御史大夫李傑在坊內參姨母僮僕在門外昕與仙郎使奴打傑左右傑出來并波按頰須臾金吾及萬年縣官並到送縣禁之昕妻父王開府將二百騎劫昕等去傑與金吾萬年以狀聞上奉敕斷昕殺積杖至數百而卒（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兄弟

張易之兄弟驕貴彊奪莊宅奴婢姬妾不可勝數昌期於萬年縣街內行逢一女人婿抱兒相逐昌期馬鞭撥其頭巾女婦罵之昌期顧謂奴曰橫馱將來婿投匭三日狀並不出昌期捉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決死之昌儀常謂人曰丈夫當如此今時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敗也萬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敗兄弟俱斬（出朝野僉載）

權懷恩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犬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趂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驛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箇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與長史脫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爲僕射懷恩憮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袁剌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參軍雖卑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慙請假不復出旬日爲益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宋之愻

唐洛陽丞宋之愻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駙馬王同皎初之愻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愻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愻為光祿丞之問為鴻臚丞曇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衫王同皎血染也誅逆韋之後之愻等長流嶺南客謂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師子王於深山獲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為王送二鹿以自贖師子王喜周年之後無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默然無應遂齚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出朝野僉載）

張幹等

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擊人者京兆尹薛元賞上三日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殺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胷腹為山亭院池榭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右膊刺言野雞灘頭宿朝朝被鶻捎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劄七十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恓惶覓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膊上刮葫蘆上刮出人首如傀儡戲有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胡盧精也（出酉陽雜俎）

彭先覺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鼎門草車翻得兩羖羊門家告御史先覺進狀奏請合宮尉劉緬專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縫新褌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却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慙（出朝野僉載）

張德

中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妻誕一男私宰一口羊
曰命諸遺補杜肅私囊一餤肉進狀告之至明日
前則天謂張德曰郎妻誕一男大歡喜德拜謝則天
然何處得肉德叩頭稱死罪則天曰朕斷屠吉凶
不
命客亦須擇交無賴之人不須共聚集出肅狀以
示之肅流汗浹背舉朝唾其面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頃年有僧　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瑠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餓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　僧遂出瓶授與之士子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聞遂贈二百緡乃服巴豆　下　取濯而收之（出尚書故事）

劉子振

劉子振蒲人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凌轢同道詆訐公卿不耻于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

衟人廣衆罕有與立談者劉允章知舉歲患舉子納卷繁
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卷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振出聚

荊州鬻劄者

荊州貞元中市中有鬻劄者有印上簇針為衆物狀如蟾
蝎鳥獸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求印
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四　無賴二

南荒人娶婦　趙高　韋少卿
葛清　三王子　樂從訓
張從晦　李仁矩　李罕子
韓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鸞　路德延　蕭希甫

南荒人娶婦

南荒之人娶婦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趍
趂路以偵之候其過即擒縛擁歸為妻閒一二月復與妻
偕首罪於妻之父兄常俗謂縛婦女壻非有父母喪不復
歸其家出投荒雜錄

趙高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嘗入獄滿背鏤毗
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轉為坊市害左右言於李
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題徑三寸叱杖家打天王
盡則已數三十餘不死經旬日但袒而歷門乞修理破功
德錢出酉陽雜俎

韋少卿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叔
父嘗令解衣視之胷上劄一樹樹杪鳥集數十其下懸鏡
鏡鼻繫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曾讀
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也出酉陽雜俎

葛清

荊州街子葛清勇自頸已下遍劄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

剃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黄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勝絶細凡劄三十餘處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出酉陽雜俎）

三王子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劄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會有過楊令所由數人捕獲閉關杖殺之判云刺劄四肢口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出酉陽雜俎）

樂從訓

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鎮以何北安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槖裝姬僕而還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爲亂軍所殺（出北夢瑣言）

張從晦

梁祖圖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温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酣酒有欽徒何藏燿者與之偕甚昵狎從晦致命于郡彥温大張樂邀不至乃與藏燿食于主將家彥温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珠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懼曰許其腹心云我族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斬從晦留何藏燿裂其貫械斬于壽春市（出北夢瑣言）

李仁矩

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授東川將有拔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仁矩托節使下小校驟居内職性好押邪元戎張筵以疾辭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鞹足端簡迎門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出北夢瑣言）

李罕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及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褻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壁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爲由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於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士梁（出北夢瑣言）

韓伸

有韓伸者渠州人也善飲博長於灼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殼隔宿先灼一龜來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云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諸方縱人牽之不去即取人錢貨如徵赤債或經年忘其家而不歸多於花柳之間落魄其妻怒甚時復自來趾頰驅趂而同歸如是往往有之又

嘗遊謁于東川經年不歸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洽樂之際其妻又自家領女僕一兩人潛至屆於鄰舍俟其夜會筵合遂持棒伺于暗處伸不知覺遂擒聲唱池水清聲不絕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伸即竄于飯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落魄不歸也無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頭潛于飯床之下蜀人大以為歡笑矣時輩呼韓為池水清（出王氏見聞）

李令

潛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彊為為章而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醝院常懷鄉士之心李令既識歸

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曰某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敬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西喉擾歸亦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醝院情況款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紐織歸君歸君悔恨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江之務以捌其口焉舉士沈擢每述於同院衆賓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為報艷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出鑑戒錄）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

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捎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為南海從事因墻頽侵入墻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墻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遵撝棄幸矣哉（出北夢瑣言）

僧鸞

僧鸞有逸才而無拘檢早歲稱鄉衛謁薛能於嘉州能以其頗率難為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丈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為文章供奉賜紫柳玭甚愛其才祖循張濬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修剌謁柳柳鄙之不接又謁張張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為李

鋋江西判官後為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出北夢瑣言）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巖之姪巖之子時謂才俊擢進士第西平王朱友謙幕辟敘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謙皆郤乞於晉陽并使初至禮遇方謹路公莚上言語及之友謙憂憤因投德延於黃河以紓禍也先是紀綱之僕近判官入謁幕次遂有請易舍之說蓋義兄弟同處不欲聞郎官穢談也路子得非其人耶（出北夢瑣言）

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為皇甫校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

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譏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臣豆盧瑑崔沆罪於貶斥又以毀詈宰相責授嵐州司馬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五　輕薄一

余聞藏書家有宋刻益闕七卷云其三卷余致之得十之七已付之梓其四卷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語我庶幾爲全書云隆慶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談愷志

劉祥　劉孝綽　許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審言
杜甫　陳通方　李賀
李羣玉　馮涓　温庭筠
陳礪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師以下俱闕　崔駢　河中幕客
崔昭甫　温定

劉祥

劉祥東莞莒人也宋世解褐爲征西行叅軍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兄整官廣州卒祥就整妻求還資撰連珠多肆譏訕事聞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甚何足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噓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悛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諠議朝廷不避尊師肆口極辭彰暴物聽沉

見卿連珠寄意悖慢殊不可長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若能改革當令卿還後至廣州終日縱酒病卒

劉孝綽

劉孝綽彭城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每言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與到洽友善同侍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孝綽為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為御史中丞劾奏之坐免官高祖為精用詩奉詔作者數十人孝綽尤工即日勅起為諮議後遷黃門侍郎坐受賕為御者所訟左遷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塗間事由此多忤

許敬宗

許敬宗新城人武德初太宗聞其名召補學士文德皇后崩百官衰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共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禮部尚書嫁女於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為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間復拜禮部尚書帝將立昭儀大臣切諫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何哉帝意遂定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及卒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惟聞於黷貨請謚為繆

盈川令

楊炯華陰人幼聰敏博學以神童舉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齊名嘗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以為然拜校書郎為崇文館學士則天初坐事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授盈川令炯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牓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

崔湜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兄莅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大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湜執

政時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後附韋后比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悛竟至忠誅流嶺外賜死

杜審言

杜審言襄陽人擢進士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為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必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後病甚宋之問等候之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杜甫

杜甫審言之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第天寶間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世故事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會嚴武節度劍南往依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汚爲詩歌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陳通方

陳通方登正元進士第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窮及第同時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艱辛苦萬狀播捷三科爲正郎判鹽鐵方窮悴求助不甚給之時李虛中爲副使通方以詩爲及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播不得已薦爲江南院官

李賀

李賀唐諸王孫也年七歲元和中以歌詩著名韓退之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有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因連騎造門請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題曰高軒過二公大驚以所乘馬聯鑣而還元稹以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爲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排之賀竟不第

按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敘未成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硯舊召見託以搜采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譌誤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常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溷中矣公大恚叱出之

李羣玉

李羣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鵝及授校書郎即歸故里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鵞題黃陵廟詩有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淚春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羣玉自以爲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改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至潯陽具述其事於段成式羣玉卒後成式哭之詩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

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舉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賚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

駙馬懇詣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榮陽鄭特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瑀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瑀不預焉心結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白瀰將乘君與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瑀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溫庭筠

溫庭筠太原人大中初應進士苦心研席長於詩賦然士行塵雜不脩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艷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徒相與蒱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爲巡官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爲成名既至與新進少

年狂遊狹邪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揚子院醉而犯夜爲虞侯所擊敗面折齒方還揚州訴之令狐綯捕虞侯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迹自是汚行聞於京師

陳磻叟

陳磻叟者父名岵當有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嘗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踈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驊辯雖接對相公旁若無人後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爲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議而黃衣屢奔上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論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爲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以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傲高流宿德多患之詣闕上疏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官忤顧思理一邑以自效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幾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爲羽翼非時召對數刻磻叟所陳數十節使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瑊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瑊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爲巖患怒是日勅以磻叟誣罔上聽許斥大目除名爲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躓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墜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庠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爲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

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知磻叟待以趨屬一州佐耳磻叟沿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巳出無禮之鄉漸入道途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爲隄防既而爲卒伍所凌全家泝漢至賈塹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

薛能

薛能會昌間進士自負過高從事西川日每短諸葛功業爲詩曰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譏李白曰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又曰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刊自題其集云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汚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縁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到緑山

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放誕如此後軍亂被害

高逢休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期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惑因潛起闚之止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件人雜職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嘆而已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六

輕薄二

姚岩傑　朝士使朔方　薛保遜
薛紹緯　劇燕　韋薛輕高士
胡翽　輕薄士流　張翱
盧程　崔秘　王先生遭輕薄
蔣貽恭

姚岩傑

姚岩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丱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之爲人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游江左尤肆凌忽先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搆請岩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刪去二字岩傑不從標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岩傑以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麽我心唯秖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大醉後青山入意多馮子每撫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合有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岩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布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大賢岩傑復以長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禮若公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詠誇于岩傑曰明月照巴天岩傑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慚甚無何會于江亭時蒯希逸在席肇請目前取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岩傑遂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朝士使朔方

跳索百戲俱呈使臣觀之如不見[redacted]意其不足爲歡笑
[redacted]別非[redacted]胡騰使臣仰視拊掖又斜眄胡騰逡欽祗恭
位視有若慙[redacted]之貌逡巡舞罷趨而前謝曰已
蒙相公排置宴筵百戲娛樂更不令煩賢郎[redacted]欲舞煩
[redacted]再三辭謝益見拊掖中有與胡騰身材類乃呼作
賢郎以此輕薄之鬭諍 出王堂閒話

薛保遜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爲浮薄相國夏侯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保遜操尚略同季父薛監來省盧氏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閫薛監知而甚怒絕不相蹤之保遜因論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鎮魏洪相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錢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語之口輙動其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子生民爲此輩皆捷又觀優云緋胡推牢恭轅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侮率皆此類也盧氏灌罷夔州以其近親徑至澧州愚省還至郵亭回望而哭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 出北夢瑣言

薛昭緯 羅九皐附

唐薛昭緯卽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又好唱浣沙溪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爵受恩爾後不弄笏唱浣沙溪詞某幸甚也時人謂之至言有一吏嘗學其行步揖遜薛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卽恕汝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捨之蹈侍中在蜀嘗夏日納凉于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皐裹巾步履有似裴侍中遙見促召遙覘方知其非因笞之 出北夢瑣言

又

薛昭緯使於梁國論以傳禪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回速辦前邁旣至夷門梁祖不獲巳而出迎接見其標韻詞辨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欵曲一日梁祖話及鸕鷀薛盛言鷺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嘗放弄歸館後以鷂子爲賻薛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直須愛惜可以紙裹安鞾袋中聞者笑之 出北夢瑣言

劇燕

劇燕蒲坂[redacted]時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redacted]重榮甚禮重之多縱

薛輕高氏

江陵[redacted]相韋說鄭珏舅姻婭也朱梁[redacted]制方面高氏以貴公子任行軍司司常以歌[redacted]酒餌[redacted]待數公日常宴聚求取無恒皆優待之後莊宗過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懼高王單騎入覲韋鄭

二公繼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違時變復存舊態辟
澤除補闕李荆除春秋博士皆賜緋咸有德色匆匆辨裝
即俟歸朝視行軍裴如也李戡仁韋說之甥除秘書郎劉
詵鄭珏之妹夫也除毛詩博士賜緋爾後韋廢鄭李入京
高氏欲津置之戡仁遷延自以先德遺戒不欲依舅氏但
不能顯言竟不離高氏門館劉詵無他才望性嗜酒口受
新命殊無行意日于高氏情極不衰然則美醞肥羜之所
引也無何以疾終高氏贈給孤遺頗亦周至未聞洛下有
變明宗入統南方強侯人要姑息韋鄭二相皆罷去韋薛
尚踐荆楚明年保最嗣襲辟李爲掌記他月錄其長息爲
子壻第三子皆奏官一門朱紫粹如也劉詵三子迭加任
過二孫女適高氏子弟向二十年享其祿食亦足稱也韋
判[illegible]莫而卒薛澤植李而終豈自擬乎亦命也夫出北夢瑣言

胡翽

有胡翽者佐梁大藩有文學稱善草軍書動皆中意時大
駕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爲巨屏其飛書走檄交鬪
諸夏莫不伏其筆舌也時大帥年幼生殺之柄斷在廉車
張筠其室寵假荆州任在張同張同爲察廉翽常少其帥
裁捉何[illegible]藉其才不甚加責但令諭之而已
其輕[illegible]張筠曰張十六張十
六[illegible]銜之他日牲
[illegible]從者曰[illegible]至廳已脫衫
矣同[illegible]家人精意具饌同遽出迎見忽
報曰大夫[illegible]步至廳但見雙倚間遺不剩而去
卒不留一辭同[illegible]笑而銜之張無能加害時帥請翽聘于
大梁翽門下客陳評事者從行筠密賂諫令伺其不法入
梁果恣虗誕或以所見竊聞梁王皆爲陳疏記之洎歸帥
知其狂率亦優容之陳於是受教搆成其惡具以乖僻草
藁袖而白帥帥方被酒聞之大怒遂盡室擒出坑于平戎
谷口更無噍類帥醒知之大驚痛惜者久之沈思移時曰
殺汝者蔚使非我爲之後草軍書不稱旨則泣而思之此
過亦非在筠蓋翽自掇爾王仁裕嘗過平戎谷有詩弔之
曰立馬荒郊滿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風號古木悲長在
雨濕寒莎淚暗流莫道文章爲衆嫉只應輕薄是身讎不
緣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鸚鵡州出王氏見聞

輕薄士流

唐朝有輕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樂百戲以迓之
至有吞刀吐刀吹竹按絲走圓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見
州人曰我使君清峻無以悅之相顧憂戚忽一日感夏登
樓晏令命樂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樂也及至樓下遂令
邑邑引上其絲匏戛擊之類迭進皆叱去不用有吹竿者
來後至喜曰我此只要此一色問此一物何名曰名竿可
吹之樂工甚有德色方欲調弄數聲遽止之曰不要動指
只一直吹之樂工亦稟之遂令臨檻長吹自午及申乃呼
左右可賜[illegible]吾誰要曲調只藉爾嗅風耳復一
日入山[illegible]日叱之門只要長脚女人樂部忙
然[illegible]遂選六七婦[illegible]脚鼓笛而入
龍于合摘[illegible]盤薄徒事如此

者甚多

張翱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翱恃才傲物席上謂璠寵妓張小泰怒指翱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翱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吃幾下又云只此兩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賞乎千金萬金竟鞭背而卒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 出北夢瑣言

盧程

盧程擢進士第為莊皇帝河東判官建國後命相無他才業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謁程烏紗隱几謂圜曰公是虫豸輒來唐突圜慙愕驟告莊宗大怒俾殺之為盧質救解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于飯甑措大多于鯽魚有邑宰高生每于枝江縣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盧生為船人挑其筋繫于船舷放流而死大凡無藝子弟率以門閥輕薄廣明之亂遭罹甚多殺自致也 出北夢瑣言

崔祕

天成二年潘環以軍功授棣牧素無賓客或有人薦崔祕者博陵之士子也舉止閒雅詞翰亦工潘一見甚喜上館以待之經宿不復往潘訪之不獲既而辟一書生乃往後薦主見而詰之崔曰潘公雖勳厚且往之左有瘤腫血常流每被黃灼[illegible]目之為自死漢也薦主大咍崔之不顧[illegible]也益潘常中流矢于面骨銜其鏃故[illegible]年其鏃自出其瘡成漏終身不痊 出玉堂閑話

王先生遺輕薄

韋昭度招討[illegible]蜀師顏彥暉為副王先生為都指揮使三府各署幕僚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生蔑如也先生侍從兕褻行滕蹋而札脫如一部鬼神其輩以先生號肅顧公拜綬一時失笑而散先生歸營左右以此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鄭城輕薄幕寮皆害之 出北夢瑣言

蔣貽恭

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檟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着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何為作散子將腳也皆類此蔣生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被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搢紳中惡之官至令佐而卒 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陽王　朱粲　陳承親

薛震　陳元光　獨孤莊

索元禮　羅織人　元楷

武承嗣　長易之兄弟　郝象賢

周興　侯思止　來俊臣

麻秋

後趙石勒將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險鴆毒有兒啼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絕至今以為故事出朝野僉載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為幼帝幼帝狂暴恣行誅戮出入無度從者並執鋌矛錐鋸自隨有忤意擊腦椎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數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幼帝殺之子孫無在朝者出談藪

高洋

北齊高洋以光武中興為誅劉氏不盡于是大誅諸元死者千餘棄之漳水有捕魚者得爪甲為之元郎魚人不忍食之唯元蠻元長春元景安三家免誅蠻以其女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復殺之自是元氏子孫老幼貴賤無遺矣出談藪

南陽王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脫衣而入被蠍所螫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極喜出朝野僉載

朱粲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于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鍾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賊生靈殲于此矣

陳承親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即遣子弟兵從後劫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女前後官人家過承親境內者必隨後劫殺無有免者出朝野僉載

薛震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于客舍遂飲之醉殺而臠之以水銀和煎并骨消盡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縣令詰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殺之出朝野僉載

陳元光

周嶺南首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諸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出摭言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必放頃莊

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于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今以賊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于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出朝野僉載）

索元禮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作鐵籠頭䫜（音角）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爲鳳曬翅獼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于梁下以石縋頭其酷虐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出朝野僉載）

羅織人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奏進此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爲此也（出談賓錄）

元楷

唐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之破家彥瑋處侍御[illegible]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嶺南所謂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也（出朝野僉載）

武承嗣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艷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焉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得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于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沒（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兄弟

周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鵝鴨于其內當中爇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旋轉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係驢于小室內爇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于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忍聽易

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腳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將云狗馬報（出朝野僉載）

郝象賢

郝象賢處俊孫也武后宿怒其祖殃及其孫象賢臨刑極罵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後加刑（出譚賓錄）

周興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爲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牓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出朝野僉載）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唯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止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卽與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白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畜錦朝堂決殺之（出朝野僉載）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忍荒慝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引之前後坐之滅

千餘家朝廷累息無敢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冠無間春夏誅斬人不絕時于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造告密羅織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爲突地吼遭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矣又作枷有十號條名見卽承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圈中下楔其餘名號數十大略如此也囚人無貴賤必先列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更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僶俛閲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

掩襲至於族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右丞盧獻五人並爲其羅告俊臣既以族人家爲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請降勅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以脇仁傑等令承反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傑曰若之何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也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耶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復嚴防得傌首者求筆硯拆被頭帛書之敘寃苦置于綿衣中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復疑也家人

得衣中書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其子弟訟寃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遽命獄人令假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綝視之綝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爲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誨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且隸于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等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傑等曰卿承反何也傑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傑等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釋此五家俊臣復奏大將軍張乾勗大將軍給使范雲仙于洛[illegible]牧院

不堪苦自誣于國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刀斫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贓出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尋授河南尉累遷太僕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于司農時西番酋長大將軍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農賜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寃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耀與劉思禮等有謀長安尉吉頊知之以語俊臣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俊臣將擅其功復羅遘頊頊得召見庭訴僅而免俊臣先娶太原王慶詵女俊臣素與河東衛遂忠有舊忠名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辯酒酣詣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妄云已出

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罵辱之俊臣恥其親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偽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則天屢保持而諸武及公主司懼共毀之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競剮其肉斯須而盡則天覺悟降敕曰來俊臣閭巷小人輕險有素以其頗申紀綸當謂微効欽誠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擬傾危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既族之無問士庶男女相慶于道路咸曰自此後臥乃背得著牀不爾朝不謀夕矣（出御史臺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頊　成王千里　張亶
王旭　京師三豹　張孝嵩
王弘義　謝祐　河內王懿宗
酷吏　楊務廉　李全交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唯怪來俊臣狀不

出上曰俊臣于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遘賢良贓賄如山寃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頊理綦連耀事以爲已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溫州司馬卒（出朝野僉載）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虵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橫于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踏蛇而驚惶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鼈令人脫衣縱龜等齧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爲玩樂然後以竹

剌齒髗口遂嚼竹而放人艾灸黯背灸痛乃放口人被螫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張亶

唐朔方總管張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涅之以墨灸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蟲鳥鳴然後送與默啜字者宣訖鬱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出朝野僉載）

王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別宅女婦風聲目色有不承者以羅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縋其髮遣証與長安尉房恒奸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御如此苦毒兒死必訴于冥司若配入宮必申于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出朝野僉載）

京師三豹

唐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為三豹嵩為赤豹交為白額豹旭為黑豹皆狠虐不軌鴆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臥削竹籤指方梁壓踝碎尾搘膝遣作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獼子懸駒驢兒拔橛鳳皇晒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為非任意指麾傳空為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劫罪訊劾乾塹水必有期推鞫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為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羊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猫終無脫日妻子永別朋友長辭京人相要作咒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出朝野僉載）

張孝嵩

京兆人高麗家貧于御史臺替勳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偽帖付高麗追人擬賺錢事敗令史逃亡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脚俱攣抑遣代令史承偽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攣何廢造偽命乃舁上市斬之（出朝野僉載）

王弘義

王弘義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御史與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義亦流於嶺南妄稱敕追時胡元禮以御史使嶺南次于襄鄧會而按之弘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昔任御史禮任洛陽尉禮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于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將絕矣苟自誣或他引則易于別房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慴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冶葛也弘義嘗于鄉里求旁舍瓜瓜主吝之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吏會人捕逐斯須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出御史臺記）

謝祐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敕王怖而縊死後祐于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

王子令刺客殺之（出朝野僉載）

河内王懿宗

周默啜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褒公段瓚同沒喚莊共出走莊懼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鞫問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出被趕所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南于衛士鋪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發皆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㗖㗖然微動即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剖取心擲地仍趌趌跳數十回懿宗之忍毒也如此（出朝野僉載）

酷吏

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郭霸等數十人爲推官俊臣父操與鄉人蔡本善本與操摴蒱贏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酬遂將其妻馮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産俊臣于和州犯盜遂因密告則天以爲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獄無不會意拜左臺中丞道路以目與侯思止等以告事爲羅織則天于麗景門側別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弘義戲爲例竟門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造羅織經一卷每鞫囚無輕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圍繞絕其糧多抽衣絮以啗之將有赦必先盡殺其囚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悶轉於地莫不自誣則天尤賞之朝士每入朝多與妻子訣別乃又禁狄仁傑仁傑置書于綿衣中請獄吏付家人家人得之訟于則天則天令驗之果究問仁傑何以自誣對曰若不承反即已死于枷棒矣俊臣後坐贓御史劾之除殿中丞又拜中丞復坐贓出爲同州參軍奪同列參軍妻旋爲合宮尉又拜洛陽令從固西番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婢誣其謀反其黨鬻而請闕訟之得免將告諸武太平公主乃反爲其所發棄市人競臠其肉中宗詔酷吏並配流遠惡處子孫不得仕進周興累爲司刑少卿上疏請除李家屬籍後徙嶺表爲仇人所殺傅遊藝除左補闕上書言武氏合革命拜給事中又爲鸞臺平章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夢登湛露殿陳于所親及事發伏誅遊藝一年内青綠緋紫皆遍轉號爲四時仕宦請則天

置六道使死後竟從其言於是萬國俊丘神勣皆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遊擊將軍初元禮教思止上必問侯大不識字但云獬豸豈識字只能觸邪果問而對則天大悅授左臺侍御史又教上若問要宅得賜沒官者但云臣惡其名不願居止上又悅嘗按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吃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殺琅邪王冲者也白司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語嚇元忠元忠不撓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惡驢而墜爲鐙所掛思止又怒欲奏斬之元忠曰汝爲御史須識禮數若要元忠頭便將去何必以鋸截將思止驚悚與之坐思止言音不正霍獻可笑之思止怒奏之則天知亦大笑時俊臣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鄧德懋嘗謂諸宰

相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又辱乎竟為昭德榜殺萬國俊按嶺南流人三百餘人擁于水次一時殺之來子珣除右臺監察時朝上有不著靴帶而朝者必彈之曰臣聞束帶立于朝舉朝大噱後賜武氏家臣多按制獄常衣錦半臂郭霸應革命舉為監察又為侍御史見則天曰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上大悅人呼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請嘗其糞元忠不許竟嘗之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其佞大惡之嘗推芳州刺史索思微徵不勝其捶拷而死後屢見思微遂設齋轉經俄見思微止于庭曰汝陷我今來取汝霸恐懼遂自刳腹而卒時洛橋初成人便之則天問人曰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橋成幸郭霸死出神異經

楊務廉

唐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開陝州三門鑿山燒石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苟牽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糴米充數即註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妻子其牽船夫皆令繫二鈲于胷皆落棧著石百無一存道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為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出朝野僉載

李全交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等以羅織酷虐為業臺中號為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為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為驢駒拔橛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塼于上號為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鶴作鳳証蛇成龍也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八

胡元禮　誣劉如璿惡黨　李希烈
宋昱韋儇　蕭穎士　史牟
盧杞　襄樣節度
胡淛以下俱缺文　韋公幹　李紳
陳延美　趙思綰　安道進

胡元禮

唐胡元禮定城人也進士擢第累授洛陽尉則天朝右臺員外監察尋即真加朝請大夫丁憂免起復秋官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廣州都督性殘忍深刻不可以情祈時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按獄務從寬元禮屢折之曰知終不易嘗出一死囚元禮與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命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命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狀申日知果直時人忌元禮之苛刻嘗于宣仁門外爲兔家羅辱于泥中幸全吾救助教榜從者百臺中罰元禮五千以其辱臺也出御史臺記

誣劉如璿惡黨

劉如璿事親以孝聞解褐鼎昌尉累遷乾封尉爲侍御史轉吏部員外則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轉南鄭令遷司僕司農少卿秋官侍郎時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協誣以反誅之其子訟冤于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覺唧唧而淚下俊臣奏云黨惡下詔獄璿訴曰年老因遇風而淚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淚乍可因風口稱唧唧之聲如何取雪處以絞形則天特流于瀼州子景憲訟冤得徵還復秋官侍郎辭疾授兗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於代俊臣但苛虐無文其劾乃鄭愔之詞也出御史臺記

宋昱韋儇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楊國忠是張易之外甥楊國忠爲劍南召募使遣赴瀘南糧少路險常先鎖其劍南行人每歲令宋昱韋儇爲御史迫促郡縣徵之人知必死郡縣無以應命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于要路轉變其衆中有單貧者即縛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連枷作隊急遞赴役出譚賓錄

蕭穎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昔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一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出摭言

李希烈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驅百姓婦女及輜重以實壕塹謂之濕梢出傳載

盧杞

殿中侍御史鄭詹與張鎰厚善每伺盧杞晝寢輒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來知與鎰偶語杞遽至鎰閤中詹趨避杞遂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也後深劾詹之罪以排鎰鄖三司使方按二人獄猶未具而杞已奏殺詹黜鄖中外側

目（出原化錄）

襄樣節度

襄陽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爲帥多暴鄭元鎮河中亦暴遠近呼爲襄樣節度（出國史補）

史牟

史牟榷鹽於解縣初變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年檢畦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杖殺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出國史補）

李紳

李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永寧吳尉弟湘無辜盛夏彼殺崔元藻衔德裕斥已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眞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逗慽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仲龍詔書酷吏殁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然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　婦人一

此卷宋板原闕予攷家藏諸書得十一人補之其餘闕文尚俟他日十山談愷志

洗氏　衛敬瑜　周迪妻
鄒待徵妻　竇烈女　鄭神佐女
盧夫人　符鳳妻　呂榮
封景文　高彥昭女　李誕女（以下闕）
義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鄭路　鄒僕妻　歌者婦

洗氏

洗氏高涼人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幼賢明在父母家能撫循部衆壓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志行娉爲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遣刺史李遷仕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百越晏然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冊氏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百越號夫人爲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敗之親披甲乘馬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賜以首飾及宴服一襲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敕夫人招慰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德意所過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卒謚誠敬

衛敬瑜

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爲誓不許戶有巢燕常雙飛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妻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周迪妻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略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詐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于枅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鄒待徵妻

鄒待徵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待徵解印竄匿薄爲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語家媼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于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閭人李華作哀節婦賦曰昔歲隋盜並起橫行海浙江陰萬戶化爲凝血無石不焚無玉不折我義薄媛嫺然名節自牧之子鄒徵之妻于徒蘭娑女之英今鄒也遇禍伏于榛莽婉如之賓執爲囚虜倔偈泥沙極望無睹出投官之告託垂白之姥姥感夫人冤達鄒君兵解求尸在于江濱哀風起爲連波痛氣結爲孤雲鳧雁爲之哀鳴日月爲之熒昏端標孩景而恒直勁芳貫霜而猶存知子莫如父誠哉長者之言

竇烈女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

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穴間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汙辱乃投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絕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女免丁役二女殊事官給京兆尹曹隆海首賦以美之

鄭神佐女

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適駙雄牙官李玄慶神佐亦爲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以父戰殁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手植松檟誓不適人節度使蕭倣以狀奏之曰伏以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感蓼莪以積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勵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redacted]贊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盧夫人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微時病且死誨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redacted]按妬婦記亦有夫人何賢於

微時而妬於榮願邪行於是而有感

符鳳妻

玉英唐時符鳳妻也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以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上罵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沉於海

呂榮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爲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悅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骨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高彥昭女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正巳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駭嘆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爲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授潁州刺史朝廷録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一　婦人二

賢婦

徐才人　盧氏　董氏
高叡妻　崔敬女　李畬母
盧獻女　鄧廉妻　肅宗朝公主
潘炎妻　劉皇后　河池婦人
賀氏

才婦

謝道韞　楊容華　上官昭容
張氏　杜羔妻　張睽妻
關圖妹　魚玄機　牛肅女
愼氏　薛媛　孫氏

賢婦

徐才人

徐氏名惠堅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唐太宗以為才人特遷為充容軍旅未寧上疏諫修宮室詞甚典美上然之

盧氏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仁傑每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常經雪後休假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攜雉兔而來歸進膳於母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啓於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傑大慚而退（出松窗雜錄）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强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偶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涪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為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住其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出朝野僉載）

高叡妻

趙州刺史高叡妻秦氏默啜賊破定州部至趙州長史已下開門納賊叡計無所出與秦氏仰藥而詐死舁至啜所良久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我與爾官不降即死

叡視而無言但顧其婦秦氏秦氏曰受國恩報在此今日受賊一品何足為榮俱合眼不語經兩日賊知不可屈乃殺之（出朝野僉載）

崔敬女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至門首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為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為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頊遷平章事賢妻達節談者榮之頊坐與河內王武懿宗爭競出為溫州司馬而卒（出朝野僉載）

李畬母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脚錢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母怒令送所賸米及脚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慙色（出朝野僉載）

盧獻女

文昌左丞盧獻第二女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頗諷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沖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沖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致就宅盧氏拒關抗聲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截髮沖奏之敕不奪其志後為尼甚精進（出朝野僉載）

鄧廉妻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

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為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為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為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出朝野僉載）

肅宗朝公主

肅宗讌于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為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隸樂工是以遂令為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償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也出因話錄）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其異妻劉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為人臣而京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

是有名卿相（出幽閒鼓吹）

劉皇后

後唐太祖至州上源驛之變太祖憤恨欲迴軍攻之劉皇后時隨軍行謂太祖曰公為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迴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師天復中周德威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太祖危懼與德威議出保雲州劉皇后曰妾聞王欲棄城而入外蕃誰為此畫曰存信輩所言劉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失勢被人擒戮今復欲效之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北蕃遂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堵劉后之力也（出北夢瑣言）

河池婦人

梁祖攻圍岐隴之年引兵至于鳳翔秦師李茂貞遣戎校李繼朗統衆救之至則大捷生降七千餘人及旋軍於河池縣掠獲一少婦甚有顏色繼朗悅之寢處於兵幕之下西邁十五餘程每欲逼之即云我姑嚴夫妬請以死代之戎師怒脅之以威終莫能屈師笑而憫之竟不能犯使人送還其家（出玉堂閒話）

賀氏

兖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爲業其丈夫則負擔販賣往來于郡賀初爲婦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其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於顏色夫慚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已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餒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其意終無怨歎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養姑終無怨可謂賢孝矣（出玉堂閒話）

才婦

謝道韞

王凝之妻謝道韞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道韞遣婢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談客不能屈（出獨異志）

楊容華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出朝野僉載）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鄭氏夢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稱量天下生彌月鄭弄之曰爾非秤量天下孩啞應之曰是襁中遇家禍入掖庭年十四聰達敏識才華無比天后聞而試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搆自通天後建景龍前恒掌宸翰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多其決至若幽求英雋鬱興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學之臣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頗外通朋黨輕弄權勢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難被誅（出景龍文館記）

張氏

燕文貞公張說其女嫁盧氏嘗爲舅求官候父朝下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出傳載）

杜羔妻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廻去竟登第（出玉泉子）

張睽妻

會昌中邊將張睽防戍十有餘年其妻侯氏繡廻文作龜

形詩詣闕進上詩曰暌離已是十秋强對鏡那堪重理妝聞鴈幾廻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敕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出抒情詩）

閻圖妹

閻圖有一妹甚聰惠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謂同僚曰其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有鹺賈常某者囊蓄千金三峽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結託圖圖亦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殂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紀而略曉文學圖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也閻氏乃與修讀書僅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修云六載辛勤九

陌中却尋岐路五湖東名慙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滿棹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嘗凌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篋笥重於師劍閣夜蹄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輸健筆時情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閒人慰所思蓋名望若此閻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閻氏自為文祭之時人竟相傳寫（出南楚新聞）

魚玄機

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適李億補闕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道士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自是縱懷乃倡婦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出北夢瑣言）

牛肅女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不敎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問不答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敎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蜂起或與文人論文皆古之知名者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

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于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為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鬭道家之秘言採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已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廢姿貌沮其精神煩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予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敎之以自倫與琴瑟之樂道殊為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輒將毀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眼晞光於郊甸動睟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物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

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魍魅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遷蓐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已影何辜而遇譴且予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冥予智之能測言未卒翾翾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屛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 出記聞

愼氏

愼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游覽遂結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年無嗣息灌夫乃拾其過而出妻令歸二浙愼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之悽感遂爲婦道如初愼氏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出雲溪友議

薛媛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潁歲久潁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於潁牧忽不思義而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似無返舊之心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嶽不復留心於名宦也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亦微知其意乃對鏡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眞及詩甚慚遽有僞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遲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眞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出雲溪友議

孫氏

樂昌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有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又謝人送酒詩曰謝將清酒寄愁人澄徹甘香氣味眞好是綠牕風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 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二　婦人三

美婦人
夷光　麗娟　趙飛鷰
薛靈芸　孫亮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翾風　浙東舞女
妬婦
車武子妻　段氏　王導妻
杜蘭香　任瓌妻　楊弘武妻
房孺復妻　李廷璧妻　張揚妻
吳宗文　蜀功臣　秦騎將

美婦人

夷光

越謀滅吳畜天下奇寶美人異味以進於吳得陰峯之瑤古皇之驥湘沅之鱓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於椒花之房貫細珠以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夫差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漾秋蕖妖惑既深怠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人以逃吳苑越軍既入見二人在竹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折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出王子年拾遺記

麗娟

漢武帝所幸宮人名曰麗娟年始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身輕弱不欲衣纓拂恐傷為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為之翻落常致娟於琉璃帳[illegible]以衣帶縈娟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
娟[illegible]

趙飛鷰

漢趙飛鷰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弱骨豐肌尤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當時第一擅[illegible]寵後宮出西京雜記

薛靈芸

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酇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以績麻蓺自照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閭中少年多以夜時來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便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中即如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遣車十乘以迎靈芸車皆鏤金為輪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氣辟惡厲之疾腹題國所獻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而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致一銅表高五

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上七字是妖辭也）時爲銅柱以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致臺而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也土上出金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嘆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改靈芸之名爲夜來入宮乘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龍鳳之重乃止而不進夜來妙於女功雖處於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宮中號曰針神

出王子年拾遺記

孫亮姬朝姝

孫亮作綠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唯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此香殊方異國所獻凡經歲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麗居洛珍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與席使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相亂所居室爲思香媚寢

出王子年拾遺記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生而體貌特異年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致后於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致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況爲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妒玉人后常欲琢毀壞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誣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時君子以甘后爲神智婦人

出王子年拾遺記

石崇婢翾風

石季倫所愛婢名翾風魏末於胡中買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年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富財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瑰奇視如瓦礫聚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

使翾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沈重而性溫潤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清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于側使翾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像鳳凰之形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篩沈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牀上使所

愛踐之無跡即賜珍珠百粒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弱乃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粒真珠及翾風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言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毀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翾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哽咽追自泣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出王子年拾遺記）

淛東舞女

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脩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無汗體所食多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帶輕金之冠軿羅衣無縫而成其文織巧人未能識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爲鸞鶴之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三二錢上更琢玉芙蓉以爲頂二女歌舞臺每夜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於庭際舞態艷逸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故也由是宮中女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出杜陽雜編）

妬婦

車武子妻

俗說車武子妻大妬呼其婦兄宿取一絳褠衣挂屏風上其婦拔刀徑上牀發被乃其兄也慙而退（出要錄）

段氏

臨濟有妬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夢見與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寤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醜不能致水神醜婦諱之莫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人水傍好醜自彰（出酉陽雜俎）

王導妻

王導妻曹氏甚妬忌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有妍少者必加誚責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有數男曹氏知大驚恚乃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欲出討尋王公遽命駕恐遲乃親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乃得先去司徒蔡謨聞乃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知否王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導大慙（出妬記）

杜蘭香

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取妾妻妬無已碩謂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創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香曰此創所以治妬創已亦當差數日之間創損而妻無妬心遂生數男（出杜蘭香別傳）

任瓌妻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二女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缾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即飲柳氏

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出朝野僉載）

又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將賜美人屢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語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近遲暮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曰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曰妾寧妬而死乃遣酌一巵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一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乎（出國史異纂）

楊弘武妻

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之曰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昨以此見屬臣若不從恐有後患帝嘉不隱笑而遣之（出國史異纂）

房孺復妻

房孺復妻崔氏性妬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臙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曰汝好粧耶吾為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塡之燒鏁梁灼其兩眼角皮隨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粧焉（出酉陽雜俎）

李廷璧妻

李廷璧二十年應舉方於蜀中策名歌篇靡麗詩韻精能嘗為舒州軍倅其妻猜妬一日鈴閣連宴三宵不歸妻達意云來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詠愁詩口到來難遣去難留着骨黏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婕妤悲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雁聲初獨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出抒情集）

張揚妻

張揚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為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張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已死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兒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衆泣取入宅齒諸兄之列名仁龜有文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出北夢瑣言）

吳宗文

王蜀吳宗文以功勳繼領名郡少年富貴其家姬僕樂妓十餘輩皆其精選也其妻妬每怏怏不愜其志忽一日鼓動趨朝已行數坊忽報云放朝遂密戒從者潛入遍幸之至十數輩遂據腹而卒（出王氏見聞）

蜀功臣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妬忌家畜妓樂甚多居常即隔絕之或宴飲即使隔簾幙奏樂某未嘗見也其妾左右常令老醜者侍之某嘗獨處更無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後妻病甚語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當取之及屬壙某乃召諸姬日夜酣飲為樂有窕衣婢忽屬意即幸之方寢息忽有聲如霹靂帷帳皆裂某因驚成疾而死（出王氏見聞）

秦騎將

秦騎將石某者甚有戰功其妻悍且妬石常患之後其妻獨處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號救叫喊婢妾共擊賊遂折鐔而去竟不能害婦十指皆傷後數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將兵屯于褒梁後於軍中募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數千里俠士於是挾刃懷家書至其門曰褒中信至今面見夫人夫人喜出見俠拜而授其書捧接之際揮刃斫之妻有一女躍出舉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聞而救之女十指並傷後十年蜀亡歸秦邦竟與其夫偕老死於牖下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三　婦人四 附妓女

周皓　李秀蘭　杜牧

劉禹錫　李逢吉　洛中舉人

蔡京　武昌妓　韋保衡

曹生　羅虬　徐月英

周皓

太僕卿周皓貴族子多力負氣天寶中皓少年常結客為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有姬子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皓時與數輩富者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會飲其家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扃方合忽覺擊門

聲甚急皓戒內勿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衣騎從數十詬其母即將軍高力士之子也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血氣方剛且恃其力顧從者不相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格之紫衣者踣於拳下且絕其頷骨大傷流血皓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具腰白金數鋌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益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其狀簡老令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衣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

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
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
千號哭而別於是遂免出酉陽雜俎

李季蘭

李季蘭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作詩詠
薔薇其末句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女子
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爲失行婦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閒話
又季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
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託舉坐大笑
論者兩美之季蘭有詩曰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蓋五
言之佳境也上方斑姬卽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亦女中
之詩豪也嘗賦得三峽流泉歌曰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

流水常自聞玉琴彈出轉寥敻直似當時夢中聽三峽迢
迢幾千里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奔湍指下生飛波走浪
絃中起初疑噴涌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迴湍曲瀨勢
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使仲容聽不
足一彈既罷又一彈願與流泉鎮相續出中興閒氣集

杜牧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
捷制科牧少雋性踈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
相牛僧孺出鎭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
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
萬數輝羅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塡咽邈若仙
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
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
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
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概達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
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
尊憂耳僧孺笑而不荅卽命侍兒取一小書簏對牧發之
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
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
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爲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既
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鎭閑居聲妓豪華
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
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
預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

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
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
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
迴首破顔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
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
氣閑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詩曰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
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
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
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
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
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

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娼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合某當閑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閱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鵶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眞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顗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

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即政而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強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出唐闕文

劉禹錫

劉禹錫赴任姑蘇道過揚州州師杜鴻漸飲之酒大醉而歸驛稍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已有也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妓侍寢且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旦修啓致謝杜亦優容之夫禹錫以郎吏州牧而輕忤三司豈不過戲詩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出雲溪友議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強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怍色既爲居守劉禹錫有妓甚麗爲衆所知李恃風望恣行威福分務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陰以計奪之約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應朝賢寵嬖並請早赴境會稍可觀矚者如期雲集敕閽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傾都驚異無敢言者劉計無所出惶惑吞聲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謁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罷一揖而退劉嘆吒而歸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爾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

紫鸞休舞鏡[illegible]語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illegible]長抛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紅壁尚留香漠漠碧雲初[illegible]信沈沈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人曾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窗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三山不見海沈沈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 見本事詩

洛中舉人

舉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與樂妓茂英者相識英年甚小

及乙到江外偶於飲席遇之因贈詩曰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隐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舉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帥使遂客遊留連數月帥遇之甚厚宴飲既頻與酒糺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厚以金帛贈行復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糺曰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書莫點頭因設舞曲遺詩帥取覽之當時即令人所在送付舉子（出盧氏雜說）

蔡京

邕南節度使蔡京過永州永州刺史鄭史與京同年連以酒樂相遂座有璚枝者鄭之所愛而席之最妍蔡強奪之行鄭莫之競也邕南之所為多如此類為德義者見鄙終其不悛也及邕南制禦失律伏法矣（出雲谿友議）

武昌妓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口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十箋納之翌日共載而發（出抒情詩）

韋保衡

韋保衡嘗訪同人方坐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泊衡尚公主為相李頻鎮岐下鉅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獨孤雲除東川辟在幕下樂籍間有佐飲者副史李甲屬意也時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焉保衡既至不之知而於獨孤且請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攜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迴無何堂牒追保衡赴輦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出王泉子）

曹生

盧常侍鈺牧廬江日相座囑一曹生令署郡職不免奉之曹悅營妓名丹霞盧沮而不許會餞朝客於短亭曹獻詩曰拜玉亭間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為長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鄉尊前有恨慙卑宦席上無寥愛艷粧莫為狂花迷眼界須求真理定心王遊蜂採擷何時已祇恐多言議短長（出盧瓌抒情集）

羅虬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為音聲常為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盻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紅兒既而思之乃作絕句百篇號比紅兒詩大行於時（出摭言）

徐月英

江淮間有徐月英者名娼也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窻兒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戲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買粉兒　崔護　武延嗣
開元製衣女　韋皐　歐陽詹
薛宜僚　戎昱

買粉兒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遊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恒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尅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伸於此歡踊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矣當就殯斂發篋笥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我兒者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恡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孫繁茂出幽明錄

崔護

博陵崔護資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盃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

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扃鎖之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崔驚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在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

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出本事詩

武延嗣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窈娘得詩悲咽結三章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樓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 出本事詩

開元製衣女

開元中頒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出本事詩

韋皋

唐西川節度使韋皋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荊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荊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祗侍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行韋乃易居止頭

陀寺荊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皋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俾篙工促行韋昏瞑拭淚乃裁書以別荊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往從侍之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鎭蜀到府三日詢鞫獄囚滌其冤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

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
繫答曰某辭韋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
誤爇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即與雪寃
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紱其
榮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
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
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黄雀銜來已數春
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
聞之益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
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
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
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

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
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響附瀘與歸心
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
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眞姜氏之玉簫也
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
存殁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出雲谿友議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
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遊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
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泣而別仍贈
之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
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晋千里西南秦一

鍾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瓠早晚期相親卒除國
子四門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
妝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
可以是爲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
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及詹
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閱之又見其
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序曰閩越之英惟歐陽生詩哭
之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庸
績矣我唐貞元年己卯歲曾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
詞旨切直會東方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遊太原還
來帝京卒官靈臺悲夫生於單貧以徇名故心專勤儉不
識聲色及茲筮仕未知洞房纖腰之爲蠱惑初抵太原居

大將軍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
賞累月以爲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行生
曰十目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來迎許之乃去
生竟以蹇連不克如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積
望成疾不可爲也先夭之夕剪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應
訪我當以髻爲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授髻於生生爲之
慟怨涉旬而生亦殁則韓退之作何蕃書所謂歐陽詹生
者也河南穆玄道訪予常歎息其事嗚呼鍾愛於男女素
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斷割不爲麗色所汨豈若是
乎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壺新詠有廬江小吏更相死或
類於此暇日偶作詩以繼之云有客非北逐驅馬次太原
太原有佳人神豔照行雲座上轉横波流光注夫君夫君

意蕩漾即日相交歡定情非一詞結念誓青山生死不變
易中誠無間言此爲太學徒彼屬北府官中夜欲相從嚴
城限軍門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聞忽如隴頭水坐作東
西分驚離腸千結滴淚眼雙昏本達京師迴駕期相追攀
宿約始乖阻彼憂已纏綿高髻若黃鸝危鬢如玉蟬纖手
自整理剪刀斷其根柔情託侍兒爲我遺所歡所歡使者
來侍兒因復前收淚取遺寄深誠祈爲傳封來贈君子願
言慰窮泉使者迴復命遲遲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屣走
迎門長號聽未畢驚傷涕漣漣不飲亦不食哀心百千端
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殘哀哉浩然氣潰散歸化元短生
雖別離長夜無阻難雙魂終會合兩劍遂蜿蜒大夫早通
脫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節一去何由還後生莫沈迷沈
迷喪其眞出閩川名士傳

薛宜僚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
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迴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烏漢
眞尤加待遇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
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
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
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
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
攝大使行禮薛旋櫬迴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
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爲奇事出抒情集

戎昱

韓晉公滉鎭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
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
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
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
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
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
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
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
人情黃鶯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出本事詩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僕 奴婢附

韋桃符　李敬　武公幹
吳行魯　李鴻　捧硯
捧劍　歸秦　段章
上清　李錡婢　李福女奴
却要

韋桃符

隋開皇中京兆韋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袞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符家有黃牸牛宰而獻之因問袞乞姓袞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袞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郎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深代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出朝野僉載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耳縱其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宰相爲堂頭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尅敬驟然曰我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官眾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而軟紫綠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俜風塵所詣寒爐壚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出摭言

武公幹

武公幹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希逸留不住餞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出摭言

吳行魯

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常執僕廝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盧耽表爲西川行軍司馬禦寇有功歷東川山南二鎮節度使初行魯之在東川也屬蜀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行魯欲延辟之屬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頭剃面而趨事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既殺之出北夢瑣言

李鵠

盧鈞子肅貞簡有父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闕迨二十年縉紳靡不徧乏肅始登第後有李鵠者造之願備力鵠盡心營料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爲意肅有莊業在南陽常令鵠徵租鵠皆如期而至來往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鵠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鵠卽辭去出摭言

捧硯

捧硯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紅配駟人高璠而生一歲時夏日浴之裸臥於廊廡間有卑脚犬曰青花忽來囓兒陰食之春紅聞啼聲狼忙而至則血流盈席矣賴至德有良藥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寢之前軒青花伺人隙復來并卵又食訖宛轉於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藥傅之及愈爲宦者焉字之曰捧硯委以内豎之職至光啓丙午年十餘歲矣裴使外出遇盜於鄭郊見害噫捧硯童兒也再殘而無恙裴以一出而不迴者其故何哉出小牘

捧劒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劒不事音樂常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雖每遭鞭捶終

所見違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卻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劒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出玉溪編事

歸秦

沈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内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内歸秦恥之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儀使衙是夕詢嘗宴府中賓友乃便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及歸而夫妻併命焉時咸通四年也出北夢瑣言

段章

段章咸通十年事前進士司空圖初章以自傭爲駛者亦無異於他傭是年夏圖歸蒲久以乏力不足賙給章乃辭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圖寓居崇義里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倉下將出羣盜繼至有擁戈拒門者熟視良久乃就持圖手曰某段章也係擄而來未能自脫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張將軍喜下士且幸他往必亡他虞且決免於暴橫矣圖誓以不辱章悵然泣下導至通衢卽別去圖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遯至咸陽橋復遇榜者韓鈞濟之乃抵鄠縣因達於行在出空圖段章傳

上清

貞元壬申歲春三月丞相竇參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啓事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吾禍之將至矣且此事將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於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居如顧問善爲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下階大呼曰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衣縗麻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誠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竇曰某罄所

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次今日輒贈可矣緣者拜謝竇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依其請命僕人偵其絕蹤且久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大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爲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柳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柳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于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遺身竟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且久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內

人數不少汝大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參妻早亡故妾得陪灑埽及竇參家破幸得塡宮既奉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參之罪不止養俠刺兼亦甚有贓汚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當亦不知紀極迺者郴州送所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意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之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陸贄曰老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著又常呼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殺却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冤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孽乘間攻之贄竟受譴不迴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可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出異聞集）

李錡婢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自裂衣襟書已寃筅擒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賜對當爲宰相楊益節度使若不從容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汝當以是進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於侍婢得帛書頗疑其寃內出黃衣數襲賜錡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銛錡之從父弟也

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頸爲枷自拘於觀察使朝廷憫之因爲薄貶按李錡宗屬亞居重位頗以尊豪自奉聲色之選冠絕於時及浙西之敗配掖庭者曰鄭曰杜鄭得幸於憲宗是生宣宗皇帝實爲孝明皇太后次卽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寵於穆宗穆宗卽位以爲皇子漳王傅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國除詔賜秋歸老故鄉或曰係帛書者卽杜秋也而宮闈事秘世莫得知夫秋女謁也而能以義申錡之寃且逮事累朝用物殫極及其被棄於家也朝饑不給故名士聞而傷之中書舍人杜牧爲詩以誌之曰荆江水淸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卽山鑄後庭千蛾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度霸上

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睞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玉蠋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閒捻紫簫吹蕪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妝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厭飫不能飴咸池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薦瑛得皇子壯髮綠絲綵畫堂親傳姍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絡絲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咿漸拋竹馬戲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佩侍宴坐瑤池留宁儼圖畫神秀射朝暉一尺相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秩放故鄉歸觚稜拂十極廻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成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告誰寒衣一尺素夜借鄰人機杼

昨金陵過聞之為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蕭后去揚州突厥為閼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鉤翁王者師無國敵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有見斷簀中屍給喪麗張輩廟廊冠峩巍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饑壯士張胆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貽出國史補并本事詩

李福女奴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是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所指即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曰夫人沐髮福即偽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難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為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福既業以疾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無不大笑出桌子

却要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烝却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皆銀缸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

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過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宿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哈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出三水小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六

周昭王　吳夫差　漢武帝
司馬相如　陰貴人　張奐
鄭玄　范邁　許攸
薛夏　蔣濟　周宣
王戎　鄒湛　陳桃
呂蒙　王穆　張天錫
張駿　索充宋桷　苻堅
後趙宣威　張甲　張茂
晉明帝　馮孝將　徐精
商仲堪　商均靈　桓豁
司馬恬　賈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門法稱　劉穆之
徐羨之　沈慶之　明褒之
劉誕　袁愍孫　劉沙門
諸仲務　孫氏　桓誓
張尋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周昭王

昭王即位三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白雲蓊鬱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絕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悟而汗濕於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徹樂移於旬日忽見

所夢者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藥名曰續脉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之外如游咫尺之内有得服之後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遺記）

吳夫差

吳王夫差夜夢三黑狗號以南以北炊甑無氣及覺召羣臣言夢羣臣不能解乃召公孫聖聖被召與妻訣曰以惡夢召我我豈欺心者必為王所殺於是聖至以所夢告之聖曰王無國矣犬號者宗廟無主炊甑無氣不食矣王果怒殺之及越兵至王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吳卒為越所滅（出越絶書）

漢武帝

漢武帝夢大魚求去口中鉤明日遊昆明池見一魚銜鉤帝取鉤放之三日池濱得明珠一雙（出三秦記）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將獻賦而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言神仙之事賦成以獻帝大嘉賞（出西京雜記）

陰貴人

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燉煌獻異瓜種名穹隆父老云有道士從蓬萊得此種食之不饑（出王子年拾遺記）

張奐

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出搜神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六

鄭玄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還之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出異苑）

范邁

林邑謂紫磨金為上金俗謂之楊邁金范邁母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兒生席色昭晰後因生兒名曰楊邁為林邑王（出林邑記）

許攸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為北斗君明年七月復有一案四封文書云陳康為主簿覺後王康至曰今來當謁攸聞益懼問康曰我作道師死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出幽明錄）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之時夢有人遺一篋衣云夫人必生賢明之子為帝王所宗母記其夢之時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術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彌日不息辭華旨暢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辯捷而迂誕誕妄今子所說非聖人言不談則子游子貢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製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以符先夢名冠當時為一代高士（出王子年拾遺記）

蔣濟

魏蔣濟為領軍也其妻夢亡兒涕泣言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有孫阿者將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領軍囑阿轉我令得樂處言訖母遂驚寤以白濟濟曰夢不足憑耳明日母復夢之言曰我今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間暫得歸來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得復歸於此願重啓之何惜一試驗也遂說阿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又為言之曰昨又夢如此雖知夢不足憑何惜一驗之乎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如其夢濟乃涕泣曰幾負我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之不信也乃謂濟曰若誠如所言某之願也不知賢郎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許諾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下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之消息辰時傳阿心痛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兒之不幸見喜亡者之有知後月餘母復夢兒來告曰已得轉為錄事矣出列異傳

周宣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夢或有問宣者吾夢芻狗宣曰君當得美食未幾復有夢芻狗曰當墮車折腳尋而又云夢芻狗宣曰當有火災後皆如所言其人曰吾實不夢聊試君耳三占不同皆驗何也宣曰意形於言便占吉凶且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夢之當得美食也祭祀既畢則為所轢當墮車傷折車轢之後必載以樵故云失火出魏志

王戎

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棋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棋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出異苑

鄒湛

鄒湛夢一人拜自稱甄仲舒求葬湛覺思之曰舍西瓦土中人也乃取葬之復夢其人來拜謝出晉書

陳桃

虞翻注易上奏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散髮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在天上三及足以豈臣受命應當知也出夢書

呂蒙

呂蒙入吳王勸其學乃博覽書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坐酣醉忽於眠中誦易一部俄而起驚眾人皆問之蒙云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言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廣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言政空誦其文耳眾坐皆知蒙囈誦文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王穆

洛陽王穆起兵酒泉西伐索嘏長史郭瑀諫不從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覺歎曰屋字夕至也龍飛屋上尸至吾其死矣後果驗出前涼錄

張天錫

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牀上避之乃墮地後符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攻入門大破之出李虔集異傳

張駿

涼文王張駿夢一人鬚眉皓白自稱子俞曰地上之事付與鮮卑之事付我王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晃爲祁連令矣（出敦煌錄）

索充宋桶

索充夢一虜脱上衣來詣充索統占曰虜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虜陰類君妻當生男也已後果驗

又宋桶夢內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索統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著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肉食矣（出劉彦明敦煌錄）

苻堅

苻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爲醬也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出夢書）

後趙宣咸

宣咸卒後五年后虎夢見咸弟泗囑其子畜曰非心處所達也通夢之言而有徵畜今何在左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爲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咸夢而登列卿也（出趙書）

張甲

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痛病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出幽明錄）

張茂

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能善終大象者大獸也取諸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爲人所殺茂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出異苑）

晉明帝

晉明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出孔約志怪）

馮孝將

廣平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爲鬼所枉殺按生錄乃壽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爲君妻能見聘否馬

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爲夫婦（出幽明錄）

徐精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其言矣（出幽明錄）

商仲堪

商仲堪在舟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酒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出夢雋）

商靈均

商靈均義熙中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後除衡陽守辭不得免果卒官（出夢雋）

桓豁

荊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出異記

司馬恬

京口新城有鄧艾廟毀已久晉譙王司馬恬為都督夢一人自稱鄧公求治舍宇恬乃令與修造之出異苑

賈弼

河東賈弼為琅琊參軍夜夢一人瘡䵟大鼻瞯目請曰愛君之貌換君之頭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覺而人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笑啼兩手足及口中各題一筆書之詞翰俱美出幽明錄

王奉先

有貴人亡後永與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問還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其家問婢後覺問其婢云此日其夢郎君來出幽明錄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鼈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皁布衣袴褶扣頭求哀不悟而食二枚明夜又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出搜神記

沙門法稱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為信宋祖聞之命僧惠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出冥祥記

劉穆之

劉穆之常渡楊子江宿夢合兩船為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嫗問曰君昨夜有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嫗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出異苑

穆之又夢有人稱劉鎮軍相迎旦占之曰吾死矣今豈有劉鎮軍耶後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業武帝時為鎮軍將軍出續異記

徐羨之

徐羨之為王雄少傅主簿夢父作謂曰汝從今已後勿渡朱雀桁當貴羨之後行半桁憶先人夢迴馬而以此除主簿後果為宰相出幽明錄

沈慶之

沈慶之元嘉中始夢着鹵部入廁中雖忻清道而甚惡之或為之解曰君必當富貴然未也鹵部者富貴之容廁中所謂後帝也君富貴不在今主矣後果中焉出拾遺錄

明襄之

元嘉九年征北參軍明襄之有一從者夜眠大魘襄之自往喚之頃間不能應又失其頭髻三日乃寤說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夢見一道人以九藥與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藥服之遂瘥出幽明錄

劉誕

竟陵劉誕在廣陵左右直眠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穳旄則覺已失髮矣如此數十人出續異記

袁愍孫

袁愍孫世祖出爲海陵守夢日墮身上尋而追還與機密出拾遺記

劉沙門

劉沙門居彭城病亡妻貧兒幼遭暴風雨牆宇破壞其妻泣撫稚子曰汝爺若在豈至於此其夜夢沙門將數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出述異傳

諸仲務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妻喪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墨點出搜神記

孫氏

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占者宋董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直杖即削杖後孫氏果遭母喪出集異記

桓哲

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看之語玄龍云吾昨夜忽夢見君著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夢如前云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惡就玄龍索麝香丸闔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龍卒出續搜神記

張尋

巴西張尋夢庭生一竹節相似都爲一門以問竺法度云當暴貴但不得久矣果然如其所言出述異記

徐祖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營作甚勤是夜夢二人來云汝叔應合死也祖叩頭祈請哀愍二人云念汝如此爲活之祖覺叔乃瘥出搜神記

桓邈

桓邈爲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出幽明錄

周氏婢

陳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寢忽夢一女子坐中謂之曰吾目中有刺願乞拔之及覺忽見一棺中有髑髏眼中草生遂與拔之後於路傍得雙金指環出述異記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納衣杖錫來云縣後何家桐甚良覺如夢求之果得出冥祥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七　　夢二

閻英　宋瓊　宋穎妻
盧元明　元淵　許超
北齊李廣　蕭鏗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夢休徵上
隋文帝　唐高祖　戴冑
婁師德　顏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陳安平　李瞿曇　趙良器
奚陟　張鷟　裴元質
潘玠　樊系　呂諲

閻英

後魏閻英爲肥城令嘗日暄所居黃山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出英拖戴而歸後至散騎常侍出夢雋

宋瓊

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出夢雋

宋穎妻

後魏宋穎妻鄧氏亡十五年忽夢亡妻向穎拜曰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流涕而去數日崇卒出夢雋

盧元明

後魏盧元明字幼章爲中書侍郎孝武永熙末乃居洛東緱山時元明夢人王由携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覺憶

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也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焉出夢記

元淵

後魏廣陽王元淵夢著袞衣倚槐樹問占者楊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爲朱榮所殺贈司徒出酉陽雜俎

許超

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楊元稹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出酉陽雜俎

北齊李廣

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羣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出獨異志

蕭鏗

齊宜都王鏗年七歲出閤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鏗遇害時弘景隱山中夢鏗來慘然言別曰某今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之以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覺即使人至都參訪果與夢符弘景因此著夢記出夢記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晝臥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出談藪

梁江淹

宣城太守濟陽江淹少時嘗夢人授以五色筆故文彩俊

殺後夢一丈夫自稱郭景純謂淹曰前借卿筆可以見還探懷得五色筆與之自爾淹文章躓矣故時人有才盡之論（出南史）

代宗

李輔國恣橫無君代宗漸惡之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覺不輒言及輔國爲盜所殺帝異之方以其夢話於左右（出杜陽編）

徐善

江南僞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楊吳之尅豫章善之妹爲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爲婚固不許乃强納幣焉悉擲棄之臨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即詣揚都求見吳楊屋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廷甚嚴僭擬王者布衣游士自歲不得．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之旦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且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贖歸于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爲從事（出稽神錄）

夢休徵上

隋文帝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庵爲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獨異志）

唐高祖

唐太宗爲秦王時年十八與晉陽令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牀下見遍身爲蟲蛆所食甚惡之詰詢於安樂寺智滿禪師師俗姓賈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潔師曰此可拜乎夫牀下者陛下也羣蛆食者所謂羣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貧僧頗習易以卦之象明與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若無咎而早吉晚凶斯固體大不可以小小則敗大則濟可作大事以濟羣生無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家善誘未敢當禪師聆秦王曰郎君與大人並叶兆夢是謂幹父之蠱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丁寧之意敢不敬從（出廣德神異錄）

戴胄

戴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顇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答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

中（出事廣記）

費師德

費師德布衣時常因沉疾夢一人衣紫來揖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耶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路數里見有廨署左右吏卒宋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道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見一空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竊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緋衣者稱為按掾公命出已之籍按取一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周歷清貫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淤空而下震徹屠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悟始為夢遊耳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鄰有佛寺擊曉鍾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為西京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閤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何為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任某官時嘗悮殺無辜人位與壽為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薨也（出宣室志）

顏琮

顏琮為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出廣異記）

天后

唐則天后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亦後并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出朝野僉載）

薛季昶

唐薛季昶為荊州長史夢猫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出朝野僉載）

玄宗

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自吏部侍郎拜相（出廣異記）

又

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著緋褲背負而出明日使於兵號

中尋訪總無此人又於苑中搜訪見一掌關着緋褌使引見上問汝昨夜作何夢對曰從井中背負日出登天上覩其形狀與夢相似乃問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貧遂敕賜錢五百千（出定命錄）

魏仍

魏仍與李龜年同選相與夢魏夢見侍郎李彭年使人喚仍於銓門中側耳聽之龜年夢有人報侍郎注與君一縣丞明日共解此夢以爲門中側耳是聞字應是聞喜果唱聞喜尉李龜年果唱蘄州蘄縣丞仍後娶齊安郡黃岡尉崔敎量移乞夢夢拾得一毛蠅子與李龜年占議云毛字千下有七應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出定命錄）

陳安平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僊藥臥夜夢十一月養蠶僊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送東司數日果送吏部（出朝野僉載）

李瞿曇

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僊藥占曰母猪豘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趙良器

趙良器嘗夢有十餘棺並頭而列良器從東歷踐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後果歷任十一政至中書舍人卒高適任廣陵長史嘗謂人曰近夢於大廳上見疊累棺木從地至屋脊又見旁有一棺極爲寬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滿不知此夢如何其後果歷諸任政爲詹事亦寬優之官矣（出定命錄）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中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盌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致筆硯請押陟方熱又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污乃驚覺夜索紙筆細錄藏于巾笥後十五年爲吏部侍郎時人方漸以茶爲上味日事修潔陟性素奢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甌碗托角匕甚佳妙時已熱餐罷因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爲主人東面首坐坐者二十餘人兩甌緩行盛又至少

揖客自西而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痟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極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灑汗遠押陟惡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并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書盡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語於同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差焉（出逸史）

張鷟

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文章鳳也青者鸑也黃者鵷鶵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爲鳳凰之佐汝當爲帝輔也遂以爲名字焉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騫味道以爲

天下第一又初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怪我衣緑裳乘馬何為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出朝野僉載

裴元質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擘以為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為此夢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擘為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出朝野僉載

潘玠

潘玠自稱出身得官必先有夢與趙自勤同選俱送名上省而官久不出後玠云已作夢官欲出矣夢玠與自勤同謝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後及謝處玠在東公在西相視而

笑其後三日果官出玠為御史自勤為拾遺同日謝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後入朝則玠於東立自勤於西立兩人遂相視而笑如其夢焉 出定命録

樊系

員外郎樊系未應舉前一年嘗夢及第牓出王正卿為牓頭一牓二十六人明年方舉登科之後果是王正卿為首人數亦同系又自校書郎調選吏部侍郎達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縣尉系不受達奚公云校書得金城縣尉不作更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經月餘本銓更無闕與換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時崔異於東銓注涇陽尉緣是憂闕不授異向書崔翹之子遂別求換一闕適遇系此官不定當日牓引達奚詢云不作金城耶與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系云夢官合帶陽字達奚歎曰是命也因令唱云乃涇陽縣尉 出定命録

呂諲

呂諲嘗晝夢地府所追隨見判官判官云此人勳業甚高當不為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將過王尋問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為誰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諲諲時與妻兄顔況同宿既覺為況說之後數十日而適攝吳縣丞甚無恙而況數玩諲以為歡笑適月餘罷職修第於吳之積善里忽有走卒衝入竭云丁侍御傳語令參三郎適云初不聞有丁侍御為誰卒曰是儒芝適曰儒芝之卒於餘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語生人卒

曰衆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雖可改移適求其白丁侍御已未合死乞為求代卒去復來云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 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七

夢休徵下

張鎰　楚寔　楊炎
竇參　李逢吉　王播
豆盧署　韋詞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楊敬之
盧貞猶子　國子監明經　薛義
鄭光　宋言　曹確
劉仁恭　僖宗　劉檀
晉少主　辛夤遜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璵　謝諤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

夢休徵下

張鎰

張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甚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信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公驚寤思中外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為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出集異記

楚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曆中疫癘篤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後一日忽夢黃衣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祿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琉璃瓶大角椀寫藥飲畢便愈及明訝叔冀令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椀藥皆昨夜所見因呼小兒為范政問之信然其疾遂愈 出廣異記

楊炎

故相國楊炎未仕時嘗夢陟高山之巔下瞰人境窅不可辨仰而視之見瑞日在咫尺紅光赫然洞照萬里公因舉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氣如熱心目久而方寤視其手尚瀝然而汗公異之因語於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夢登山以捧日將非登相位而輔人君乎其後楊公同歷清貫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 出宣室志

竇參

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問以經國之務上喜因以錦半臂賜之及寤奇其夢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我叨居顯位將給半俸俾我致政乎憮然久之因以夢話於人客有解曰公之夢祥符也且半臂者蓋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出宣室志

李逢吉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不欲說公强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

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固甚責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出因話錄）

王播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唯一軍將常接引供給無不罄盡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爲競渡之戲諸州徵伎樂兩縣爭勝負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之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惆悵自責宗人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入郎但於棚內看却勝居盤筵間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時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適令求得王公方憤悒自酌將盡棚中目色轉熱酒濃昏憊遂就枕纔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爲

宰相將除淮南兼鹽鐵使敕久未下王公甚悶因召舊從事在城者語之曰某淮南鹽鐵此必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此即兼鹽鐵從事也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公忽覺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上旬也（出逸史）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貞少年旅於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子複姓不宜二名吾爲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羣從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聞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署後已再下第又二舉後復不第又二舉乃成名蓋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爲衢州刺史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出傳載）

韋詞

元和六年京兆韋詞爲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微雨詞於公署因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李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時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爲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後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爲固耳即今西帥李公也詞閱夢中之事不復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爲牓首初固言嘗夢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後景甚著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

中知雜出爲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于圓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固言所服因褰衣觀其下乃見書云左補闕宋景衣固言自說於班行（出續定命錄）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於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託將植城關閣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壻皇甫郎欲應舉要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

母郤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却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與及第耶得又令帖經及牓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為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拜石婦而歸 出逸史

杜牧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出尚書故實

高元裕

襄陽節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寓宿南宮晝夢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髣髴儀質蓋偉秀士也私異之因援毫以隱語記于廳之東楹掩映之處曰大三寵襄刺十年淯開成三年為御史中丞既渝前夢遂謂夢固虛耳是後出入中外揚歷貴位清望碩德冠冕時流海內傾注佇升鼎鉉視刺襄乃優賢之舉耳大中二年內天官尚書授鉞漢南去前夢二十年矣公謂楹上之字無復存也因詰其事於都官韋好奇之士往詣求焉自公題記後廨署補葺亦屢矣而毫翰煥然獨存非神靈扶持而明徵于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題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陰隲之顯晦徵婉及期而朗悟之如此哉 出興化集

楊敬之

楊敬之任江西觀察使兼江西應舉時敬之年長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牓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寤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別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為文甚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誡其子令祗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應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賓未至間休于逆旅有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傾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啓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於此哉遂命相見濮陽遜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朗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與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令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與之朝夕同處是各大稱濮陽藉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昇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惋痛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為營辦歸骨閩間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者夏首將關送于吏部時輩相有言前輩重族■埋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題名咸以族望題畢楊閑步塔下仰視之曰弘農楊戴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 出唐闕史

盧貞猶子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為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

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爲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氏淪破已無所歸今爲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與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繡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郜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祚遂王府僚吏盧以例不拘常調格遷叙自是稍稍興起釋教寺宇僧尼舊制一契夢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參軍事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爲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微而顯乎（出宣室志）

國子監明經

掛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夢倚徙于監門有

一人負衣囊訪問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夢覺遽呼鄰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解衣質之且踐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鄰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上第（出酉陽雜俎）

薛義

秘省校書河東薛義其妹夫崔秘者爲桐廬尉義與叔母韋氏爲客在秘家久之遇痁疾數月綿輟幾死韋氏深憂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瘧則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呪授韋氏呪曰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即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痁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蛇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瘧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於義義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出廣異記）

鄭光

淄青鄭尚書光會昌六年春夢自御牛車車中載瑞日光燭天地自執鞚行通衢中俄而驚寤且喜數後月餘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書淄青節度果契前夢（出宣室志）

宋言

宋言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云宋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之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送也時京兆尹張毅夫以馬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州司戶再試退解頭爲第六十五人知聞來唁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及李潘舍人放牓言第四人及第（出雲溪友議）

曹確

曹確判度支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髮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云占夢多驗確召之具以所夢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

相國大拜（出北夢瑣言）

劉仁恭

梁劉仁恭微時嘗夢佛幡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焉（出北夢瑣言）

唐僖宗

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棊一夕夢人以棊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棊凡所指畫皆出人意（出[illegible]錄[illegible]傳）

劉檀

王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審義忽夢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樹而謂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內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敕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于邵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與杜充奏擬無別是時劉方閑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公服一領果微夢焉（出[illegible]）

晉少主

開運甲辰歲暮冬晉帝遣中使至內署宣問諸學士云朕昨夜夢一玉盤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帶皆有破文光熒可愛是何徵也宜即奏來承旨李慎儀與同僚併表奏賀以為玉者帝王之寶也帶者有誓功之兆盤盂者乃守器之象為吉夢不敢有他占（出玉堂閑話）

辛寅遜

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峯之頂內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子也一夕夢見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須出佐理當代寅遜夢中拜請法制則與申天師怡神論中者同寅遜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輕健年逾從心猶多著述又夢掌中草不朊後來內制草數年復掌選心力不倦因知申天師怡神論中服方盡可驗矣（出野人閑話）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第不敢驚既徧訪鄰舟之人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知於湖南為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為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任（出稽神錄）

郭仁表

偽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痼忽夢道士衣余花素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則有之既瘳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為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巢鳥門歘翻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

先數在莪不能行此欲何為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循疾愈出稽神錄

王瑱

偽吳鄂帥王瑱少為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瑱仗劒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及瑱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瑱無傷因歎曰流星正當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出稽神錄

謝諤

進士謝諤家于南康舍前有谿常遊戲之所也諤為兒時嘗夢谷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進士裴說為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出稽神錄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為之謂萬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棗肉為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太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錄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為終焉之計嘗夢東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惡之假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瓚屯兵于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輩率衆南走瓚因彊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瓚為桂管觀察使用令為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出稽神錄

毛貞輔

偽吳毛貞輔累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八

夢咎徵

蕭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捎雲　李叔霽　李揔
薛存誠　李伯憐　張瞻
于堇　盧彥緒　柳宗元
衛中行　張省躬　王惲
柳浚　崔暇　蘇檢
韋檢　朱少卿　覃鷴
孟德崇　孫光憲　陸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蕭吉

大業中有人嘗夢鳳鳥集手上深以為善徵往詣蕭吉占之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為妄言後十餘日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云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出大業拾遺記

侯君集

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因呻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出酉陽雜俎

崔湜

唐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荊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免齎敕令湜自盡出朝野僉載

李林甫

李林甫夢一人細長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寬欲謀替我出譚賓錄

杜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出朝野僉載

召皎

安祿山以討君側為名歸罪楊氏表陳其惡乃牒東京送表議者以其辭不利楊氏難於傳送又恐他日祿山見延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傳詔言皎遲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輒其不相罪狀忽有惡言亦當送之乎呵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坐廳上繩牀恍然如夢忽覺繩牀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胄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令撲已雖被拖拽廳上復有一人短帽紫衣來云此非將清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逆徒尋而亦至皎與流輩數人守嵩待命悉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見賊將因乾貞乾貞介胄而立即前牀間所夢者也逆呵呼皎云何

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撲殺手力始至巖莊遂從廳下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乾貞方問其姓云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也出廣異記

李捎雲

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捕捎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娼妓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驚覺淚沾枕席因爲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皆溺死出廣異記

李叔霽

監察御史李叔霽者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有名當代大曆初叔霽卒經歲餘其妹夫與仲雲同寢忽夢叔霽相見依依然語及仲雲音容慘愴曰幽明理絕歎會無由正當百年之後方得聚耳我有一詩可爲誦呈大兄詩云忽作無期別沉冥恨有餘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書後數年仲雲亦卒出廣異記

李愬

涼武公愬以殊勳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攻戰收城下壘皆以仁恕爲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入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僊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鸞鶴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性又少及隨道士信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事以爲相國猶當上僊況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入慈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僊數滿而去乎出續玄怪錄

薛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幾復亞臺長憲閑清嚴俗塵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閑曠之思及膺

吟曰捲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月閣吏因晝寢未熟夢歸閣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閣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可入省迎乎閣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奈何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閣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何其年正五十矣出續玄怪錄

李伯憐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夜夢洗白馬訪伯成

占之伯成抒思曰凡顛人好反語洗白爲白米也君所憂
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出酉陽雜俎）

張瞻

江淮有王生者牓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臼中問
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
卒數月矣（出酉陽雜俎）

于董

有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于董董
言松丘壟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後二人俱卒
（出酉陽雜俎）

盧彥緒

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涵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涌盡
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死棺有婦人年二十
餘潔白凝淨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隻銘誌云是
秦時人千載後當爲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閉之吉啓之凶
又有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輪彥緒取釵
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
經一年而彥緒卒（出廣異記）

柳宗元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
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
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死則柳
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于柳州焉（出因
話錄）

衛中行

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屬衛欣
然許之駁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
靴不沾濕選人與祕書郎韓皐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
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
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猗子也（出酉陽雜俎）

張省躬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
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大和八年省躬晝寢忽
夢自言當家名垂與之接歡狎彌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
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
遂錄其詩數日而卒（出酉陽雜俎）

王惲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所
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
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
色陸强牽之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聞指其類此
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將惲住楊州其子住太平休符
與所夢邇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訃其
卒日乃陸之夢夕也（出酉陽雜俎）

柳淩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淩留署軍
事判官柳嘗夢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

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栁疾卒素貧韋
爲部署米麥錙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
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栁前夢出酉陽雜俎

崔暇

中書舍人崔暇弟嘏娶李續女李爲曹州刺史令兵馬使
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女立
於牀西崔嘏在牀東女執紅牋題詩一首笑授嘏嘏因朗
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
多年夢後纔一歲崔嘏妻卒出酉陽雜俎

蘇檢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止於縣樓上醉後
夢其妻取筆硯篋中取紅牋剪數寸而爲詩曰楚水平如

鏡周迴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牋而
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
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詩成俱送于所卧席下又見其妻
笞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於席下得其詩視篋中紅牋
亦有剪處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鄂岳已來捨陸登
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夢小青云瘞我北
岸新塋之後及殯于北岸乃過一新塋依夢中所約瘞之
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夢之日謁其塋乃瘞小
青墳之前也時乃春暮其塋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聞奇錄

韋檢

韋檢舉進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痛悼殆
不勝情舉酒吟詩悲怨可掬因吟曰寶劍化龍歸碧落嫦
娥隨月下黃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書窻恨獨眠一日
忽夢姬曰某限於修短不盡箕箒涕淚潸然當有後期今
和來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外柳和煙如今
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檢終日悒悒後更夢姬曰
即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漫漫去不迴浮雲
飛盡日西頹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鳧也變灰後果即
世皆符兆出抒情詩

朱少卿

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于成都因寢於旅
舍夢中有人扣扉覔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
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一卷云少卿果
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

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外牽
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
匍匐而前其狀異常甚是朱大驚而覺常自惡之後蜀王
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雙足自
膝下俱落痛苦經旬五月五日殂乃馬夢之徵也出王氏見聞

覃隲

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隲夢與友人
胡鉞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公則五木備體
子然音旨說理分解似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
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旁人答曰公爲斷刑錯
誤所致追來亦數日矣遂覺及早見胡鉞話之鉞曰余昨
夜所夢一與君叶豈非同夢乎因共祕之劉公其日果吟

感懷詩十韻其一首曰昨日方鬚琴如今滿鬢絲紫閣無心戀青山有意潛今其詩皆刊於石上人皆訝其詩意不數日而卒豈非斷刑之有錯誤乎（出野人閑話）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也自恃貴族脫略傲誕嘗太廟行香携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封璉戲之曰九十字頗是行書卒字亞卿其非吉徵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閑話）

孫光憲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孫光憲夢在渚宮池與同

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廳獨處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命保勗見召上橋授以筆硯令光憲指撝發軍仍遣廳頭二三子障蔽光憲不欲保融遥見逡巡有具櫜鞬將校列行俟命久見掌節吏嚴光楚鞹而前趨手捧兩黑物其一則如黑漆鞾而光其一即尋常鞾也謂光憲曰某曾失墨兩挺蒙王黜責今果尋獲也良久夢覺翌日說于同僚踰月而保融卒節院將嚴光楚具帖子取處分倒節光憲請行軍司馬王甲判之墨者陰黑之物節而且黑近於凶象即向之所夢倒雙節之謂也（出北夢瑣言）

陸洎

江南陸洎爲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爲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與之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客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人以一騎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堦下門中有二緑衣吏捧一紫案上有書有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宜授此官可封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嗟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候之客詣之謂曰君明日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嘗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唯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卒

葬于洎墓之北云（出稽神錄）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授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爲句唯記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爲必得丹砂之效從事建業卒葬于吳大帝陵側無妻子唯一婢名丹砂（出廣異記）

王瞻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寛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爲期至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教

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爲別至期登榻安卧向曙乃卒 出稽神錄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爲涇州刺史既而爲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邢爲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 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　夢五

鬼神上

煬帝　豆盧榮　楊昭成
扶溝令　王諸　西市人
王方平　張詵　麻安石
閻陟　劉景復

煬帝

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廚新書八千許卷將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叱云何因輒將我書向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於陝州下書著大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上官魏又夢見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存之日愛惜書史雖積如山丘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亡之後神道猶懷愛悋按寶廚新書者並大業所祕之書也 出大業拾遺

豆盧榮

上元初豆盧榮爲溫州別駕卒榮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嘗下嫁辟葉辟葉内屬其王卒公主歸來榮出佐溫州公主隨在州數年寶應初臨海山賊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夢一人被髮流血謂曰溫州將亂宜速去之不然必將受禍及覺說其事公主云夢想顛倒復何足信須臾而寐女又夢見榮謂曰適被髮者卽是丈人今爲陰將浙東將敗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無徒戀財物女又白公主說之時江東米貴唯溫州米賤公主令人置吳綾數千匹故戀而不去他日女夢其父云浙東八州袁晁所陷汝

毋不早去必罹縲紲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梧州梧州陷輕身走出竟如夢中所言也出廣異記

楊昭成

開元末洛陽賈氏爲廣漢什邡令將其家之任欲至白土店東七里其妻段氏馬驚墜阬而死即殯於山中經兩載弘農楊昭成爲益州倉曹之廣漢曉發其妻竇氏忽於馬上而睡向後傾倒昭成自下馭馬頻呼問猶不覺將至白土方寤云向夢有一婦人衣綠單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艷麗來控我馬悲啼久之自稱段姓是什邡賈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見留山中孤魂飄泊不勝羈獨夫人後若過京我有兄名某見任京兆功曹可相爲訪令收巳魂歸於故鄉深以相囑言訖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夢問店

者店人云賈明府妻墳去此六七里墜坑而死殯在山中巳二年矣其言始末與夢相類昭成深異之因記其事後奉入京尋其段族具爲說之段氏舉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出廣異記

扶溝令

扶溝令某齋者失其姓以大曆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齋遇問其地下罪福齋曰吾生爲進士陷於輕薄或毀蔑詞賦或詆訶人物今被地下所主每日送兩蛆及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痛苦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畢方得托生近以他事爲閻羅王所剝舊視狼藉爲人所笑可作一襈與我婦云無物可作齋曰前者萬年尉蕭又玄將二絹來何得云無兼求鑄像寫法華經婦並許之

然後方去出廣異記

王諸

大曆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甥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賽在綿等事盈並爲主之諸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幹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甥女子某留撫養所惜聰惠不欲託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歲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得侍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固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纖帶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于左綿是時勵方典邛商諸往覲焉勵遂責諸浪跡又怒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勵勵曰吾小女實見柔欲與

汝重親必容汝舊納者陳氏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陳氏同居相得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錚與諸江陵卜居兼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錚方買一宅修葺停午諸忽夢陳氏被髮來哀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奈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鑿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求菲魚鱉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錚於東廂寐亦夢陳氏訴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峽錚與諸偶坐方訴其事其夜二人夢復如前錚甚悲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說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氏

為其兄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喑嗚而卒諸亦蕩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口見水軍營之中門東廂見一女人姿狀即陳氏也諸流眄久之其婦又慇懃瞻矚問僮僕云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姨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為崔氏所擠其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屍于碕潭鄂州廻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甦其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誕二子矣諸由是疑君崔氏之究入羅浮山而為頭陀僧矣（出乾䉼子）

西市人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夢見為人所録至府縣衙府甚嚴使人立於門屏外遂去亦不見召唯聞門內如斷獄之聲自屏隙窺之見廳上有貴人紫衣據案左右綠衣執案簿者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鏁項素服露首鞠躬如有分雪哀請之狀言詞至切其官低頭視事了不與言良久方謂門君合當此事帝命已行所當無益泚辭不已乃至泫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開東廊下一院聞開鎖之聲門內有三十餘人皆衣朱紫行列階下貴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貴辭之何益此人視之乃李尚葦輅之輩也諸人復入院門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貴人問左右曰是何時事答曰十月又問何適而可曰奉天如此詰問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復出謂百姓曰誤追君來可速歸尋路而返夢覺話於親密其後事果驗也（出原化記）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篤方平侍奉藥餌不解帶者逾月其後侍疾疲極偶於父牀邊坐睡夢一鬼相語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為入一鬼曰待食漿水粥可隨粥而入既約方平驚覺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餅於其下候父喫乃去承指粥入餅中以物蓋上於釜中煮之百沸開視乃滿餅是肉父因疾愈議者以為純孝所致也（出廣異記）

張詵

張詵以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謁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詵即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且喜以為上將用我即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十餘為騶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於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譁闐咽於路旗影四匝煙幕邐迤城之西北數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既至門中使命詵下馬詵整巾笏中使引入門兵士甚多見宮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百餘人具笏紐列於庭儀甚肅又有一殿峙然瓌玉華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數十具甲倚劍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峩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即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門詵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

見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可於禮乎中使笑曰吾君寬無懼耳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誂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誂拜乾陵令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誂所夢殿東宇下袞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列聖真圖示誂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出宣室志

麻安石

麻安石唐貞元中至壽春謁大守楊承恩安石在道門習學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合得旌節是年武成刺史三人安州伊公愼宋州劉公逸壽州楊公並重加散騎常侍

後安石忽夜夢壽州子城內路西院中殿內見戴冠幘神人乘白馬朱尾鬣稱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楊承恩無節度使郤不用住至明方聞人此乃宋武帝昇壇拜將處有祀見在安石檢解夢書言見戴冠幘神與人言者善惡如其言遂再三懇辭覺歸山是月離壽州後楊公風疾罷歸朝果驗也出集異記

閻陟

閻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嘗晝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陟會如是者數月寢輒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己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卑微用薦枕席我兄明日來迎已喪終天永別豈不恨恨今有錢百千相贈以伸允眷言訖令婢送錢于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果有百千紙錢也出廣異記

劉景復

吳泰伯廟在東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合牢醴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輿女子以獻之非其月亦無虛日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綃畫美人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墻壁會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之東通波館而欠伸思寢乃就榻方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而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藝甚精而色殊麗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

一盃與歌逡巡酒至并獻酒物視之乃適館中祖筵者也生飲數盃醉而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逤發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漕漕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涬小絃切切怨颸颸鬼泣神悲低悉率側腕斜挑擊流電當秋直憂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矻矻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既成劉生乘醉落泊草

扎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有不樂者妬色形於坐王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首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綃素果有損痕歇今傳於吳中（出纂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一　夢六

鬼神下

李進士　侯生　袁繼謙

邵元休　周藹　鄭起

朱拯　韋建　鄭就

夢遊上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鬼神下

李進士

有進士姓李忘記名嘗夢見數人云追隨去至一城入門有廳室宇宏壯初不見人李徑升堂側坐牀角忽有一人持杖擊巳罵云何物新鬼敢坐王牀李徑走出頭之門內傳召王出因見紫衣人昇坐所由引領人王門其何故盜妹夫錢初不之悟王曰汝與他賣馬合得二十七千汝須更取三十千此非盜耶須叓見緋衣人至爲李陳謝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錢還耳王限十五日計會不了當更追對李既覺爲夢是誕事理不足信後十餘日有磨鏡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驗競以白李李覩至其所問云何物小人誑惑諸下磨鏡者怒云賣馬竊資王令計會今限欲滿不還一錢王即追君君何敢罵國士也李驚怪是夢中事因拜謝之問何由知此磨鏡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報李言妹夫已死錢無還所磨鏡云但施貧丐及散諸寺云爲亡妹夫施則可矣如言散錢亦不追也（出廣異記）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荊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屦狀甚峻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繡絳袖以金玉釵爲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嘗爲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莽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誠如是矣然韓氏固未當死不可爲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從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悟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歎異未嘗告于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僑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氏歸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爲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爲伯舅見念命爲己女故以盧爲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出宣室志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爲兗州推官東鄰即牢城都校呂君之第呂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夢乘馬自子城東門樓上有人達意請推官登樓自稱子城使也與袁揖讓乃謂袁曰呂君修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極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雖忝賓僚不相統攝又曰推官既不言其自處置不一年呂公被罪寨中追之有過禁繫久而停職其宅今屬袁氏張沆嘗借居之出玉堂閒話

邵元休

晉右司員外郎邵元休嘗說河陽進奏官潘某爲人忠信明達邵之善嘗因從容話及幽冥且惑其眞僞仍相要云異日吾兩人有先物故者當告以地下事使生者無惑焉後邵與潘別數歲忽夢至一處稍前進見東序下帘幙鮮華乃延客之所有數客潘亦與焉其間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觀見潘亦在下坐頗有恭謹之色邵因啓大僚公舊識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須命茶應聲已在諸客之前則不見有人送至者茶器甚偉邵將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搖手止邵勿啜邵達其旨乃止大僚復命酒亦應聲而至諸客之前亦不見執器者鑄斝古樣而偉大僚揖客而飲邵將飲之潘復映身搖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飲大僚又食即有大餅餤下於諸客之前馨香酷烈將食潘又止邵有頃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辭潘白大僚曰某與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頷而許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頃年相邀幽冥之事邵即問曰地下如

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誣大率于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祈辭而去及寤因訪潘之存歿始知潘已卒矣 出玉堂閒話

周鍇

湘潭有大校周鍇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爭財紛訴列于訟庭慨此為鑑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轍倘有不諱先須區分俾其不露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襄郢一夕周校夢見揮霍告訴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為異物矣昨在通衢急風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來歸略要處理固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抵其家說之家人亦夢不旬日凶問至矣自是傳靈語均財產戒子辭妻言善意勤殆

一月而去不復再來 出北夢瑣言

鄭起

進士鄭起謁荊州節度高從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意甚不平比夕又夢起與其事召嚴而說之嚴命巫祝祈禳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鄭生隨計嚴光楚發其宅有少竹徑多方而致之纔遷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職竟不知其故 出北夢瑣言

朱拯

偽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州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綠衣紫衣起揖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拜許諾遂寤頃之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守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果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即以私財葺之費如數 出稽神錄

韋建

江南戎帥韋建自統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頹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為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無忌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因新其廟祠祀數有靈驗云 出稽神錄

鄭就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常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已曰可與屋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期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劍 出稽神錄

夢遊上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王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衣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

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為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席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有在城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

為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敕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為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郡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迴遑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並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矣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栖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

如晝繫驢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幬於西窗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帚于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牀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為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袱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一見少年舉盃矚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

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陛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驚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為凶暴者數十輩脇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墜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二

夢遊下
元稹　段成式　邢鳳
沈亞夫　張生　劉道濟
鄭昌圖　韓確

夢遊下

元稹

元相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寺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出本事詩）

段成式

段成式常言聞於醫曰藏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皁百夕無一夢也（出酉陽雜俎）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

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妝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視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彎弓狀以示鳳既罷美

人低頭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覺覺昏然忘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洎亞之復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出異聞錄）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宮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也）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婿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人中貴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鬒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殊明婚筆不可模樣侍女祗承分

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為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當無貺壽內史廖曾為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賞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

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感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申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附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子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楊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為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

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窻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為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僊矣惡又死乎 出異聞集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學詩書甚有篇詠欲不為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筯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于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沈吟良久乃歌

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沈吟未唱間長鬚抛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閉泣酒至緋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抛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闃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

痛張君入室問其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琴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抛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琴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也出纂異記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常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窻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内見有一窻側栢葵花宛若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出北夢瑣言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爲人毆擊拗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出聞奇録

韓確

越州有盧冊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村知堰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嘗憑吏求魚韓方寐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鰓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奴僕有頃置砧

[illegible]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遂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成二年也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附厭呪

巫

師舒禮　女巫秦氏　楊林

來俊臣　唐武后　阿來

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來婆　勤會　阿馬婆

白行簡　許至𦩍　韋覲

高駢

厭呪

厭盜法　𦩍𥁑堅　宋居士

巫

師舒禮

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常謂巫師爲道人初過冥司福舍前土地神問門吏此云何所門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禮即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千百間屋皆懸簾置榻男女異處有念誦者唄唱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名已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見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禮禮怖走出神已在門外遂執禮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其罪應重付吏牽去禮見一物牛頭人身持鐵叉捉禮投鐵牀上身體燋爛求死不得經累宿備極寃楚府君問主者知禮壽未盡命放歸仍誡曰勿復殺生淫祀禮既活不復作巫師出幽明記

女巫秦氏

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岳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如期而三齊定出述異記

楊林

宋世焦湖廟有一栢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愴然久之出幽明錄

來俊臣

唐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禱星月呪詛不道栲楚酸痛奴婢妄證二子自誣並鞭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蘊匿崇姦構虛成實埽上用血誠伊戾之故爲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出朝野僉載

唐武后

唐武后將如洛至閿鄉東騎忽不進召巫者問之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樵者所苦聞大駕至故來求哀后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荊棘森然出國朝記

阿來

唐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幷將昏鏡以照人令其迷亂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後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逆韋之輩爲之也出朝野僉載

雍文智

唐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酆王葬畢葬官人賂見鬼師雍文智詐宣酆王教曰當作官人甚大艱苦宜與賞緑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賄賂驗遂斬之出朝野僉載

彭君卿

唐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撿校去却巾帶即去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

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之出朝野僉載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師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塡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没品郭大罵而起出朝野僉載

來婆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塡門浮休子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出朝野僉載

勤會

唐勤會任魏州館陶縣尉敕捕妖書人王直縣界藏失敕史蔣欽緒奏請一百日捉不獲與中下考其時限已過半有巫云少府必無事不用憂後遇按察使逸冲寂奏奉敕却奪敕史曹勤俸會十一月二十二日迎陵恩赦遂得

無事其時選入分捕王直不得乂有日者云至某月某日必獲王直反縛送來果有人於相州捉得别一王直以月日反縛送到推問逗遛不是畜妖書者遂却放之出定命錄

阿馬婆

唐玄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鬛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勅阿馬婆敕神先歸帝至廟見神櫜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栢之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嶽封爲金天王帝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壯麗鐫琢精巧無比倫出開天傳信記

白行簡

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飣餖者行簡餒甚方告二使者矣忽見店婦抱嬰兒使者便持一小土塊與行簡令擊小兒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悶絕店婦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召請曰無他故小魍魎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為祟可速作飣餖取酒逡巡陳設巫者拜謁二人與行簡就坐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行簡既寤甚惡之後逾旬而卒出異記

許至雍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淡雅早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景閑夜笙歌盡席未嘗不歎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於庭前撫琴既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吁嗟數聲至雍問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所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至雍閒遊蘇州將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裝束鉦將謁吳太伯廟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為士人所敬伏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

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為召之乃許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洒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內東隅趙生乃於簷下垂簾悶不語至三更忽聞庭際有人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云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淚服淋粧拜趙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間尚佛經呼為功德此誠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許生又問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足下前與為者亦已盡得良又趙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時即有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為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置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手却許生掛汗衫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取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廣求著幽居蘇州識趙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出靈異記

韋觀

唐太僕卿韋觀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韋曰某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不知其詐

許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韋白書官階一道疾啓於熊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觀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合族拜曰乞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說用財物盡與之時崔倫爲京尹有府因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識里胥詰其衣裝忽與巫情窘乃云太僕卿韋觀嘗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觀至殿前親明冤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觀城南上族軒蓋承家非爲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非愆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濟州司馬出雲溪友議

高駢

唐高駢嘗誨諸子曰汝曹善自爲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於汝矣及遭畢師鐸之難與諸甥姪同坎而瘞焉唯駢以舊氈苞之果符所言後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披桎口貫長釘背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爲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爲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出妖亂志

厭呪

厭盜法

厭盜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illegible]鼠不食稻以塞埳百鼠種絕出酉陽雜俎

雍益堅

唐雍益堅云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底出酉陽雜俎

宋居士

唐宋居士說擲骰子呪云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念滿十萬遍彩隨呼而成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術一

客隱遊　天毒國道人　騫霄國畫工
營陵人　扶婁國人　徐登
周眕奴　趙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龍　陽羨書生　侯子光

客隱遊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出異苑

天毒國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喜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僊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歕水為雰霧闇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雰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向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變為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

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無窮出王子年拾遺

騫霄國畫工

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羣物之象刻石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年月工人以絹畫地方寸之內為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為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得作目作必飛走也始皇嗤曰刻畫之形何能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澤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眼相隨而行毛色形相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皆無一眼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出王子年拾遺

營陵人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奄忽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出搜神記

扶婁國人

南垂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霧小則入纖毫綴金玉毛羽為衣服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為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為虎口中生人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倏忽衒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

宋代猶學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絶乃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娄之音訛耳（出拾遺錄）

徐登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枯柳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於永寧而蚊蚋不能入（出水經）

周眕奴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眞虎鄉人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去我欲有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越哮吼甚爲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歸家愼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之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體事事詳視了無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一蠻師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隻雞一斗酒受得此法（出宣驗記）

趙侯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頑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乃披髮持刀畫作地獄四

面爲門向東嘯羣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盜者令止止者十餘剖腹看臟有米在焉曾徒跣須痒因仰頭微吟俊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杯向日即掩鼻不脫仍稽顙謝過着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出異苑）

天竺胡人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有幻術能斷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舌先吐以示衆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燒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半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嘗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中斷之已而取兩段合視之絹布還連續故一體也又取書紙乃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舉而出之故向物也（出法苑珠林）

鞠道龍

葛洪云余少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能乘龍御虎佩赤金爲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厭之術既不行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出西京雜記）

陽羨書生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彥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

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奩子中具諸餚饌海陸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銅物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要之彥曰甚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仍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書生仍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讌酌戲調甚久聞書

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後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彥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出續齊諧記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氏依鄠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微有驗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謙謝樂等眾聚數千於杜陽山稱大皇帝改元龍興立官屬大將軍鎮西石廣斬平之子光頸無血十餘日面色如生出錄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術二

宋子賢　胡僧　祖珍儉
葉道士　河南妖主　涼州妖主
明崇儼　劉靜妻　鼎師
李慈德　葉法善　羅公遠
北山道者　東明觀道士　東巖寺僧
荆術士　梵僧難陀　太白老僧

宋子賢

隋煬帝大業九年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佛出世又懸鏡於堂中壁上盡為獸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其鏡遣觀來生像或作蛇獸形子賢輒告之罪業當更禮念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聚數千百人遂潛作亂事洩官捕之夜至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其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復無火遂擒斬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胡僧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于飛騎中取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所擊便不復蘇矣（出國朝雜記）

祖珍儉

唐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水甕於梁上以刀斫之繩斷而甕不落又於空房內密閉門置一甕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儉支解五段水甕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臼水凍呪之拔出賣卜於信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糺告引向市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懼命紙筆作詞精彩不撓（出朝野僉載）

葉道士

唐陵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柳斷而肉不傷後將雙刀斫一女子應手兩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呪須臾平復如故（出朝野僉載）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猪殺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為妖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妖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出朝野僉載）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禱日妖主以利鐵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即出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却至舊妖所乃拔釘一無所損卧十餘日平復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明崇儼

唐明崇儼有術法文帝試之為地窨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出朝野僉載）

劉靖妻

唐蜀縣令劉靖妻患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靖以爲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甕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文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子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至嶺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臥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勑求賊甚急竟無踪緒或以爲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出朝野僉載

鼎師

唐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甕盛酒三斗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即令以銀甕盛醬一斗鼎師以匙抄之須臾即竭則天欲與官鼎曰情願出家即與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鼎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瘢時人莫測出朝野僉載

李慈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爲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爲鎗纏被爲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閹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爲容以厭而喪出朝野僉載

葉法善

唐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出朝野僉載

羅公遠

唐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事皆中勑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櫪上檢看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遠看年命奴擎衣襆在門外不覺須臾在遠公衣箱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出朝野僉載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女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貨財居月餘女夜臥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乃移牀近已夜而伺之覺牀動掩焉擒一人遽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常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

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出廣異記）

東明觀道士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士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具啓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開天傳信記）

東巖寺僧

博陵崔簡少敏惠好異術嘗遇道士張元肅曉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變化唐天寶二載如蜀郡郡有呂誼者過簡而厚幣以遺意有所為簡問所欲乃曰繼代有女未嘗見人閨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蘊非常之術願知所捕

獲目無恨矣簡曰易耳即於別室夜設几席焚名香以降神靈簡令呂生伏劍於戶若胡僧來可執之求女慎無傷也簡書符呵之符飛出食頃間風聲拔樹發屋忽聞一甲卒進曰神兵備願王所用簡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來卒曰唯東山上人每日以呪水取人得非是乎簡曰若然可速捕來卒去須臾還曰東山上人聞之駭怒將下金剛伐君奈何簡曰無苦又書符飛之倏忽有神兵萬計皆奇形異狀執劍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見一金剛來長數十丈張目叱簡兵簡俯伏不敢動簡劍步於壇前神兵忽隱即見金剛駭矣久之無所見忽有一物豬頭人形著豹皮水褌云上人願起居仙官簡踞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趨入簡讓曰僧盜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詐呂生忽於戶閾躍出執而尤之僧迫不隱即曰伏矣貧道行大力法蓋聖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歸之無苦相逼何非仙官之命君豈望乎願令聖者取來俄頃見豬頭負女至寘然如睡簡曰宜取井花水為桃湯洗之即寤詰自云初悟中夢一物豬頭人身攝去不知行近遠至一小房中見胡僧相凌問何處乃云天上也便禁閉無得出是夜有兵騎造門豬頭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歸然某來時私於僧房門上塗少脂粉有三指跡若以此尋可獲呂生厚遺簡而陰求僧門所記餘數月遊東巖寺入曲房忽見指跡於門右驗遁道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與呂生居處可十里有餘耳（出通幽記）

荊術士

唐大曆中有荊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抃瓦磕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驟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惟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出酉陽雜俎）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乃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夜會客與劇

飲僧假襦襠巾幗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合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謂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趺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寫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迷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出酉陽雜俎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陽路氏子性好奇少從道士遊後廬於太白山嘗一日有老僧叩門路君延坐與語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奧之樞徒爲居深山中莫若擊輕裘馳駿馬遊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寧能與麋鹿爲伍乎路君謝曰吾師之言若眞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跡何爲張虛詞以自炫耶僧曰請弟子觀我玄妙之踪言訖即於衣中出一合子徑寸餘其色黑而光旣啓之即以身入俄而化爲一鳥飛沖天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術三

張和　胡媚兒　中部民
板橋三娘子　關司法　長樂里人
陳武振　海中婦人　畫工

張和

唐貞元初蜀郡豪家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之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張和欣然許之異日與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和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椀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數十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和扣門五

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侍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訖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中堂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進妓交鬟撩鬢縹然神仙[illegible]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起騎從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於墻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已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

頸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騎他去所教妓即與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闌妓自持鍤開東墻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墻外乃長安東墻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出酉陽雜俎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妓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稍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

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馬驢入之瓶中見人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以其一時入或終不能致將他物往且謂官物不足疑者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樸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出河東記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畤過中部縣縣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邪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值君某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讎隙奈何爲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虛於此獲雪小恥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糟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飢食其糟渴飲其汁於是昏昏幾一月乃縛出之使人蹙頞鼻顙㨶拔支體其手指肩髀皆改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隸畜之爲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其弟爲御史出按靈

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奸宄乃復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如此變改人者數世矣出獨異志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

閉闗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廂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廂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廂中即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

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為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己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即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出河東記

闗司法

鄆州司法闗某有傭婦人姓鈕闗給其衣食以充驅使年長謂之鈕婆并有一孫名萬兒年五六歲同來闗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類闗妻男常與鈕婆孫同戲每封六新製衣必易其故者與萬兒一日鈕婆忽怒曰皆是小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而我兒得其舊甚不平也闗妻問曰此吾子爾孫僕隸耳吾念其與吾子年齒類故以衣

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復得矣鈕婆笑曰二子何異也闗妻又曰僕隸那與好人同鈕婆曰審不同某請試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内於裙下著地按之闗妻驚起奪之兩子悉為鈕婆之孫形狀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同矣闗妻大懼即與司法同祈請懇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舊禮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復本矣闗氏乃移別室居鈕婆厚待之不復使役積年闗氏頗厭忌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戶下以钁擊之正中其腦有聲而倒視之乃栗木長數尺夫妻大喜命斧斫而焚之適盡鈕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戲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州之人知之闗不得已將白於觀察使入見次忽有一闗司法已見使言說形

狀無異關遂歸及到家堂前已有一關司法先歸矣妻子莫能辨之又哀祈鈕婆涕泣拜請良久漸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至數十年尚在關氏之家亦無患耳（出靈怪集）

長樂里人

唐寶曆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襴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衂痛苦次骨食頃出血斗餘衆人疑向觀者所爲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轍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出酉陽雜俎）

陳武振

唐振州民陳武振者家累萬金爲海中大豪犀象玳瑁倉庫數百先是西域賈漂舶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呪術俗謂得牟法凡賈舶經海路與海中五郡絕遠不幸風漂失路入振州境內振民即登山披髮以呪咀起風揚波舶不能去必漂於所呪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討使韋公幹以兄事武振武振犀象入公幹之室亦竭矣（出投荒雜錄）

海中婦人

海中婦人善厭媚北人或妻之雖蓬頭傴僂能令男子酷愛死且不悔苟棄去北還浮海蕩不能進乃自返（出投荒雜錄）

畫工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眞眞乃泣曰妾南嶽地僊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出聞奇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六

侯元　功德山　襄陽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郡婦人

侯元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
薪爲事唐乾符已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迴憩谷口傍
有巨石巋然若廈屋元對之太息恨已之勞也聲未絕石
砉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髯髮如霜曳杖而出
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
中取富但隨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
朗田疇砥平時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苔鴛鵝
泝洄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
高門渥丹臺榭重複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

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
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
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祕訣數千言皆變
化隱顯之術元素惷騃至是一聽不忘叟誡曰汝雖有少
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
謀不軌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當有
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
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一旬謂
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
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謂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
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
可爲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
陳旌旂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
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
以無稱兵若圖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
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尋命都將以旅討之元
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旗臥鼓以應之
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輕接戰元
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
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
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
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
縶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
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今日

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懟悒趨
出後復謁神君虔心扣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爲
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
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出三水小牘

功德山

唐巢寇將亂中原汴中功德山有祆僧遠近桑門皆歸之
至於士庶無不降附者能於紙上畫神寇放入人家令作
禍祟幻惑居人通宵繼晝不能安寢或致人疾苦及命功
德山贈金作法則患立除之又畫紙作甲兵夜夜於街坊
嘶鳴騰蹴城郭天明即無所見又多畫其犬獒視之夜則
鳴吠相咬嚙於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贈之即悄無影
響人既異其術趨術者愈衆又滑州亦有一僧頗善祆術

與功德山無異公私頗患之時中書令王鐸鎮滑臺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災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至于諸營軍開啓道場延僧數千人僧數不足遂牒汴州請功德山一行徒衆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鈸迎至衙赴道場之夕分選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餘并令散赴諸營禮懺洎入營悉鏁門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數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首長訊之並是巢賊之黨將欲自二州相應而起咸命誅之出王氏見聞

襄陽老叟

唐并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臥漢水濱有一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與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愼勿以女子爲累華因拜

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於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刃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華機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既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潛知之即厚以賂遺遣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無以爲答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無用必不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即千里之外也枚既嘗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雙唯未成其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必不飛爾枚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但乘鶴而歸襄陽至曙枚失女求之不獲因潛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飛出瀟湘記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即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幄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盃盤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覩之或衆頗甚其民

間少年貴族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笮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欵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出王氏見聞

蜀都婦人

元和子嘗因暇日出蜀都東郭門見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艦方愁篙棹者且呼且叫忽有婦人衣布襦拜於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將加毆擊婦人乃去傍江岸佇立四顧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視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牽拽颯然而逝直抵大岸應時粉碎財貨悉皆

溺于水二人大駭疑婦人所為欲擒之已亡去矣出野人閑話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八　祅妄一

恭誕　須曼卿　馬太守
鄴城人　紇干狐尾　李恒
惠範　史崇玄　嶺南淫祀
賀玄景　瀛州婦人　薛懷義
胡僧寶䃸　胡超僧　調猫兒鸚鵡
駱賓王　馮七娘　姜撫先生

恭誕

恭誕好道廢家業晝夜誦黄庭太清中經觀節解之屬謂道盡於此矣其家患之已亦頗悔忽棄家言我仙道成矣因走入深山賣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還家黑瘦骨立狀家云吾但為地仙位卑為老君牧數十龍有一斑龍五色老君嘗與吾後與仙人博戯輸此龍為此見謫送吾付崑崙下芸鋤芝草三四頃皆生細石中多蒺藜甚苦當十年乃得原會偓佺子喬來案行吾首訴之並為吾作力得免也出抱朴子

須曼卿

蒲坂有須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乘龍昇天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眞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更自修責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廁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卿為斥仙人出抱朴子

馬太守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住外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明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赴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矣又勑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則必愈也若告人言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承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間乃致巨富焉出抱朴子

鄴城人

北齊後主武平中和士開誣百官奏胡太后臨朝所在皆言有狐魅截人頭髮鄴城北兩三坊無人居住空墻將有其家婢子年十六七獨行荷一大黃襆襆內有錦被忽逢一婦年可五十餘面作白粧漫糊可畏以皁巾抹項四顧無人便走逐婢子脫却皁巾頭髮盡作屈髻十餘道誕東之手持一剃刀云我是狐魅汝急捨襆反走此婦得襆遁走入東坊婢子行啼逢同州人乘馬來借問何爲云狐奪我被襆始入東坊人馳馬往執得之蓋是人也數百人看之莫不競笑天下有如此造妖事經略財貨毆擊垂死行路勸放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紇干狐尾

并州有人姓紇干好劇承聞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綴著衣後至妻旁側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叩頭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遂至鄰家鄰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懼告言我戲劇不意真欲殺我此亦妖由人興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恒

陳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爲驗陳留縣尉陳增妻張氏召李恒恒索於大盆中置水以白紙一張沉於水中使增妻視之增妻正見紙上有一婦人被鬼把頭髻拽又一鬼後把棒驅之增妻惶懼涕泗取錢十千并沿身衣服與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還以大盆盛水沉一張紙使恒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拽頭把棒驅之題名云此李恒也慙惶走遂却還昨得錢十千及衣服物便潛竄出境衆異而問增曰但以白礬書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而白礬乾驗之亦然出辨疑志

惠範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姦矯狐魅挾邪作蠱趍趄鼠黠左道弄權則天以爲聖僧賞賚甚重太平以爲梵王接納彌優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孝和臨朝常乘官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從以給使出入禁門每入即賜綾羅金銀器物氣岸甚高風神傲誕內府珍寶積在僧家矯說祇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也出朝野僉載

史崇玄

唐道士史崇玄懷州河內縣縫靴人也後度爲道士矯假人也附太平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眞出俗立爲尊師每入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握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師中士女相賀

（出朝野僉載）

嶺南淫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鵝等以祀之將爲修福若不差即刺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鍾於堂比至葬訖初死旦走大叫而哭（出朝野僉載）

賀玄景

唐景雲中有長髮賀玄景自稱五戒賢者同爲祅者十餘人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産事之紿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爲金薄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云佛放光衆皆懾伏緣於懸崖下燒火遣數人於半崖間披紅碧紗爲仙衣隨風習颺令衆觀之誑曰此仙也各令著仙衣以飛就之即得成道剋日設齋飲中置莨菪子與衆餐之女子好髮者截取爲剃頭串仙衣臨崖下視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時燒殺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中得焦拳屍骸數百餘人敕決殺玄景縣官左降（出朝野僉載）

瀛州婦人

唐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場逆韋死後不知去處（出朝野僉載）

薛懷義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五丈深以

亂綵爲宮殿臺閣屈竹爲胎張施爲楨蓋又爲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塡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踏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燄衝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即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欻起裂血像爲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欻雷霹靂風雨瞑晦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出朝野僉載）

胡僧寶嚴

唐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呪其時禁屠宰寶嚴用羊二十口馬兩疋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胡僧其雨遂止（出朝野僉載）

胡超僧

周聖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爲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爲久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三年而則天崩（出朝野僉載）

調猫兒鸚鵡

則天時調猫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

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猶見飢遂斂殺雞鵝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出朝野僉載）

駱賓王

唐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片火非衣之事白賓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書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出朝野僉載）

馮七姨

唐道章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為宜男太和死嗣號王娶之章之敗也號王斫七姨頭送朝堂即知辟邪之枕無效矣（出朝野僉載）

姜撫先生

唐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之姜撫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棲神物表常有昇仙之言姜撫供奉別承恩澤於諸州採藥及修功德州縣牧守趨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不能得也有荊巖者於太學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嘗謁撫撫簡踞不為之動荊巖因過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曰公非信士何暇問年幾巖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梁州節度巖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出辨疑志）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紙衣師　　明思遠
周士龍　　李長源　　雙聖燈
路神通　　五福樓　　魚目爲舍利
目老叟爲小兒　　于世尊　　捉物光事
火輪呪　　陳僕射　　蔡畋　解元龜
張守一

李泌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教家人，遣灑掃，今夜洪崖來。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還，亦無愧色。（出國史補）

紙衣師

大曆中，有一僧稱爲苦行，不衣繒絮布絁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爲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出譚賓錄）

明思遠

華山道士明思遠，勤修道籙三十餘年，常教人全水分形之法，并閉氣存思，師事甚衆。永泰中，華州虎暴，思遠告人云：虎不足畏，但閉氣存思，令十指頭各出一獅子，但使向前，虎即去。思遠兼與人同行，欲暮，於谷口行，逢虎。其伴驚懼散去，唯思遠端然閉氣存思，俄然爲虎所食。其徒明日於谷口相尋，但見松蘿及雙履耳。（出廣異記）

周士龍

周士龍者，婺州東陽人，能辨山岡，卜擇墳墓之地，與叔父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夭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斷。大曆五年，至鄴中。鄴中兵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南都村，士龍占其塚，一年合家破，至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鄴中之人無不驚駭，相與謂之神人。又有兵馬使婁琰舉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就其地勢迴抱，是龍腹，三年內必得節度使。琰亦以自負，歲中鄴中軍變，琰因此謂地勢有憑，便有興圖事，發，遂斬于軍門，舉家無復遺類。（出廣異記）

李長源

李長源常服氣導引，并學禹步方術之事，凡數十年，自謂得靈精妙，而道已成。遠近畢親敬師事者甚多。洪州書日火發，風猛焰烈，從北來。家人等狼狽欲拆屋倒籬以斷其勢，長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呪。俄然火來轉盛，長源高聲誦呪，遂有迸火飛焰，先著長原身，遂墜于屋下。所居之室，燒蕩盡，器用服玩，無復孑遺。其餘圖籙持呪之具，悉爲灰燼。（出廣異記）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見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麵油醬

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于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漸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出辯疑志）

路神通

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較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齧破石粟數十背劄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助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麋焚香和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出酉陽雜俎）

五福樓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文記（出國史補）

魚目爲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誂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兒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白粒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洪密辭去山中要十數番簾氊半月獲五百番其惑人也如此（出北夢瑣言）

目老叟爲小兒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二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欽啜方酣有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聞之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如欺嬰孩矣（出闕史）

于世尊

蔡州巡屬村民姓于號世尊者與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數州敬奉捨財山積[illegible][illegible]庠徒列爲佛像所費莫知紀極節度許公存以其祆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殺之一無神變於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紅以牛載僅百馱錢帛即可知也每夜會自作阿彌陀佛宮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豈術神邪將有物憑之邪（出北夢瑣言）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云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出北夢瑣言）

大輪咒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咒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碗闔閤敬奉尤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

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㓗自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潤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咒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善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録之出北夢瑣言

陳僕射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廻天之力嘗致書於許昌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拒而不與遂使崔公移鎮西川陳敬瑄與楊師立牛勗羅元杲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度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祆人作彌勒會窺此聲勢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其翼佐之軍府未論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及旋踵眞陳僕射遽至其祆人等悉擒縛而俟命穎州伊隠而誅之識者曰陳太師由閹宦之力無涓塵之効盜處方鎮始爲祆物所憑終亦自殆誅滅非不幸也出北夢瑣言

解元龜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來對於便殿進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堪笑也賜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出北夢瑣言

蔡畋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口研丹一粒坐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貧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聊或實弄爲元戎殺之出北夢瑣言

張守一

張守一者滄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計自言能易五金以濟好利者其後貧困不能自存乃負一柳筐鬻粉黛以貿衣食流轉江淮間呂用之以祆妄見遇遂來廣陵客於蕭勝門下久不得志將捨勝去用之聞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誠期物何患無知己倘能與用之同即富貴之事當共圖之由是爲用之所薦高駢見其鄙朴常以眞仙待之及得志雖僭侈不及用之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爲左鎮錄軍使累轉檢校左僕射其禮敬次於用之每話道對酌自日及暮不能自捨誑惑之計與用之常相表裏以致數年其事不洩光啓二年僞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閩川奏守一事未受而敗及從楊行密入城又請於諸將合太還丹藥未就會有康知柔者本鄭昌圖家吏昌圖判戶部以知柔爲發運使院胥伍諷嘗得罪於知柔鞭之楊行密入城諷遂發知柔贓罪二十餘事至是諷及知柔俱繫於軍侯獄知柔素與守一善曰願入財以贖罪守一即白於楊公公以守一知柔泊諷事跡皆不可原遂命就獄殺之出妖亂志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三

呂用之　諸葛殷　董昌

呂用之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箑匿家與奴僕等居數歲璜卒家乾符初羣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給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既弘徽死用之復客于廣陵遂穀市布幡用符藥以易衣食歲餘承相劉

公節制淮左有蠱道置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爲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因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僊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猾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己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出妖亂志

諸葛殷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

公與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辨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僊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陰妖用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俗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

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欸曲未嘗不廢寢
忘飡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捫
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
言駢曰神僊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
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
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别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
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殷性躁虐知
楊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啓二年僞朝授
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湾頭爲邏者所擒腰
下獲黄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旣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
其面歸撮其髮須刻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箭杖至百
餘絞而未絕會師鐸妳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

之復蘇于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騈殿過決罰如初
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
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旣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
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仇人剜其
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峯出妖亂志

又

高駢末年惑於神僊之術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
能役使鬼神變化黄金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
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泄因謂駢曰
高眞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眞氣稍虧靈𩃬遂
絶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絶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
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先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

祓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
内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無人歲月
旣深根蔕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眞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
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附馬皆云上帝遣
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祗
小廟用之貧賤時常以[illegible]禱此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
得志後謂爲冥助遂修崇之廻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餘
間土木工師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
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
年用之以神僊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跨河爲迎僊樓其
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
一遊扃鐍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

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窻繡戶殆非人工每日焚
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
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
太乙聞燒盡降眞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
用之公然云與上僊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雨顧揖空中
謂見羣僊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略無
愧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摶
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仗遣使就某借兵馬
幷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
畫作甲兵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
陰經十道置于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
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

戈尚未寧護勞淮海爲儀刑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嵐岫撥眉清韋郎年少耽閑事案上休誇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石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内及明栅緝如故因令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

遠近聞之莫不絶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墉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僊書字執之間有陰鬪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更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韲粉若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疎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别室守一寢於駢卧内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蓄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鬬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先公再生之恩眞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江陽縣尉薛失其名亦用之黨也忽一日告駢曰夜來因巡警至后土廟前見無限陰兵其中一人云爲我

告高王夫人使我將兵數百萬於此界遊奕幸王無慮他寇之侵軼也言畢而沒彝妖聞之大喜悅競以金帛遺之未久奏薛六合縣令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長三尺五寸時久雨初霽夜印於后土廟殿後柏林中及江陽縣前其跡如較力之狀明日用之謂駢曰夜來有神人鬬於夫人廟中用之夜遣陰兵逐之已過江矣不爾廣陵幾爲洪濤駢駭然遂以黃金二十斤以餉用之後駢有所愛馬死圉人懼得罪求救於用之用之乃又見駢曰隋將陳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東杲仁訴以無馬令公大烏駿馬名且望一借頃刻廄吏報云大烏黑汗發駢徐應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斃初蕭勝納財於用之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更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

不爲勝也昨得上僊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用靈官取之以勝上僊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七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脊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眞境

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欲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為鶴大如小駟鞴轡中設機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騎啓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煉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諸竟無其驗（出妖亂志）

董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陰縣老人僞上言於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於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聞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曰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讀曰天命早已歸我我所為大矣乃贈老人百縑仍免其征賦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場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於雨中有碧紙朱文其文又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命與董氏又有王守眞者俗謂之王百藝様機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繢宮闈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為也妖僞之際悉由百藝幻惑所致昌每言我兎子上金牀讖我也我卯生來年歲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於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僭衮冕儀衛登子城門樓赦境內改僞號羅平國年號天册自稱聖人及今宮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言曰云云詞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鄉道得許多言語厭得朕頭疼也（蓋人所製天冠若稱）時人聞皆大笑之（出會稽錄）

龍門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齊桓公　晉文公
鄭繆公　晉平公　齊景公
姤女廟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觀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劉向　何比干

龍門山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門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闇不可復行禹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色犬行吠於前禹計行十餘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人面禹因與之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於此圖之側禹問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孔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以授禹簡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授簡披圖蛇身之神則羲皇之身也（出拾遺錄）

太公望

文王以太公望為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出博物志）

四海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且進熱粥以知寒粥皆畢師尚父曰客可見矣可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授命顧勑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也（出太公金匱）

延娟

周昭王二十年東甌貢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娛俱辯麗詞巧能歌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遊江漢與二女俱溺故江漢之間至今思之乃立祠於江上後十年人每見二女擁王泛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之以流於水中或結五色絲以包之或以金鐵繫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所號招祇之祠（出拾遺錄）

齊桓公

齊桓公遊于澤管仲御公見怪焉管仲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出莊子）

又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見人長尺而立[illegible]具右袪衣走馬前以問管仲管仲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余見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走前導也袪衣前有水也右袪示從右涉也至如言（出管子）

晉文公

晉文公出有大蛇如拱當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夢天使殺蛇謂曰蛇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之蛇則臭矣（出博物志）

鄭繆公

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而狀方正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享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明曰予爲句芒也（出墨子）

晉平公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于霍太山而歸其逢君于澮乎君其有喜焉（出古文瑣語）

齊景公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公恐謂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湯與伊尹爲言其狀湯皙容多髭鬚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恐乃散軍不伐宋（出晏子）

妬女廟

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廟泉瀵水深沈潔澈

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妬女者介子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有人取仙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之（出朝野僉載）

伍子胥

伍子胥累諫吳王賜屬鏤劒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鮧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二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

云與錢塘潮水相應焉（[illegible]）

屈原

屈原以五月日投汨羅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恒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及五色絲皆汨羅水之遺風（出續齊諧記）

李冰

李冰為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為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彊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為牛今江神必亦為牛矣我以太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鬬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為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設有鬬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數千家邊江低圮雖甚秋潦亦不移適有石牛在廟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為龍復與龍鬬於灌口猶以白練為誌水遂漂下左綿梓潼皆浮川溢峽傷數十郡唯西蜀無害（出成都記）

土羊神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鬬遣使逐之至此化為土堆使者驚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享

不絕（出隴州圖經）

梅姑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葬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出法苑珠林）

秦始皇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所出處傳云時有神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又云

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為之竪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出三齊略記

觀亭江神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江神祠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為虎中宿縣民至洛及路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藤即是也但扣藤自有應者乃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弄遽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

無異世間也出南越志

宛若

漢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為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為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即位太后迎于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為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出漢武故事

竹王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遂雄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牁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為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出水經

劉向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辭說繁廣向乃裂裳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教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何比干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洪辟為廷尉右平獄無寃民號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客車騎覺而一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座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

門跪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克至晉有啖德及公之身當繼公一人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者當隨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板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從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嫗如東行及終遺令東首自比干已下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爲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策張氏鉤也出三輔決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欒侯　陽起　歐明
李高　黃原　賈逵
李憲　張璞　洛子淵
陳虞　黃翻　陽雍
錢祐　徐郎　丁氏婦
阿紫

欒侯

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鮓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欒侯祀以鮓菜侯謂吏曰蝗蟲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髣髴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即果有衆鳥億萬來食蝗蟲須臾皆盡出列異傳

陽起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時疾瘧於社中得書一卷譴劾百鬼法爲日南太守母至廁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來出變形如奴送書京朝發暮返作使當千人之力有與忿恚者聖卿遣神夜往趣其牀頭持兩手張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幾死出幽明錄

歐明

廬陵邑子歐明者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過輒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見大道之上有數吏皆著黑衣乘車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過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車載明須臾見有府舍門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禮故要君以

重送君皆勿取獨求如願耳去果以繒帛贈之明不受但求如願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願使隨明去如願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將如願歸所須輒得之數年成富人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正月歲朝雞初一鳴呼如願如願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如願乃走於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薪足以偃人如願乃於此逃得去明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捶糞使出又無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復捶汝今世人歲朝雞鳴時輒往捶糞云使人富 出傳異錄

李高

王莽時漢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廟遣其書刀遣小吏李高還取之見刀在廟牀上有一人著大冠絳袍謂高曰勿道

我吾當祐汝後仕至郡守年六十餘忽道見廟神言畢而此刀刺高心下須臾而死莽聞甚惡之 出廣古今五行記

黄原

漢時泰山黄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牆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棊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致妙音壻也一人留一人入閤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為君婦既暮引原入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照聨帷房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晏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軿車髣髴若飛 出法苑珠林

賈遂

賈遂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栢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大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 出冥遠異

李憲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黄鳥千數巢其上時久旱

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黄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繡衣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為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為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袁術劉表相攻龍舒之民皆流去唯憲里不被兵 出搜神記

張璞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為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

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遂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卧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兒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已女及得度遂見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出搜神記

洛子淵

後魏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見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云從何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東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 出洛陽伽藍記

陳虞

陳虞字君度婦廬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以娛神後一夕復會絃管無聲歌音悽慘杜氏常夢鬼子母遑遽涕泣云凶人將來婢先與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將剝奪畢加取影像焚剉而去也 出異苑

黃翻

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書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嗤視之皆無病而死 出博物志

陽雍

魏陽雍河南洛陽人兄弟六人以傭賣爲業公少修孝敬達于遐邇父母殁葬禮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大道峻坂下爲居晨夜輦水將給行旅兼補履屩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璧餘爲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爲狂僻然聞其好善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諸陽其後也 出孝子傳

錢祐

會稽餘姚人錢祐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時至一官府見一人憑几坐形貌壯偉侍從四十人謂曰吾欲使汝知數術之法留十五日晝夜語諸要術祐受法畢使人送出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逝

死（出異苑）

徐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襤縷常於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迎逈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當爲徐郎妻徐入屋角隱藏不出母兄妹勸勵彊出未至舫先令於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絳絲之衣徐唯恐懼累膝床端夜無酬接之禮女然後發遣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悉惜煎罵遂懊歎卒（出幽明錄）

丁氏婦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言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卻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嫗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少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置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

呼爲丁姑九月七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出搜神記）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壻名也曹姑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躞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鈎好則大儛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出異苑）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二

度朔君　蔣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顧邵　陳氏女
王表　石人神　聖姑
陳敏　費長房　胡母班
張誠之

度朔君

袁紹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人士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一人着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吾昔臨廬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胡闊絶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脩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太祖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衝突内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絶出搜神記

蔣子文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青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鹿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爲琅邪内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太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

地到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祠焉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降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鱠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絶往來咸

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内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分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

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壯著鎧持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求食食遂至數斗内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出搜神記幽明録志怪等書

葛祚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㕦㕦有人聲往視槎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

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也出幽明録

虞道施

虞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逕來上車云令寄載十許里耳道施試視此人頭上有光口皆赤面悉是毛異於始時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臨別語道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汝相容贈銀鐸一雙而滅出異苑

顏邵

顏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毁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恠之忽有一人開閤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即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

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許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讐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怱怱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閤悉閉如故如期邵果篤疾恒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出志怪

陳氏女

烏傷陳氏有女著屐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為神今便長去唯左著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蹄乃沒人不了著黃之意每春輒以著狗秋黃犬設祀樹下也出異苑

王表

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出吳志

石人神

石人神在豐城縣南其石狀似人形先在羅山下水中流潦不沒後有人於水邊浣衣掛著左臂天忽大雨雷電霹靂石人臂折走入山畔時人異之共立為祠每有靈驗號曰石人神出豫章古今記

聖姑

吳興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聖姑祠廟在焉吳志曰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殺之自死至今向七百歲而顏貌如生儼然側臥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迴其船無得達者今每月一日沐浴為除爪甲每日粧飾之其形質柔弱只如寢者蓋得道歟出述異記

陳敏

陳敏孫皓之世為江夏太守自建業述職聞宮亭廟神靈枉帆過之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枝限既滿作杖插竹為幹以銀度之尋徵為散騎常侍還到江口後宮亭送杖訖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度銀杖見與使投水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從流而北其疾如飛逕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懼取之遣小吏到廟還謝小吏既發驚風卒至漂泊天敏舟傾唯小吏四人獨在出神鬼傳

費長房

費長房能使鬼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長房敕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也出列異傳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太山之側忽於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太山府君召母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母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母班乃入閣拜謁主為設食語母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

婦耳毋班問女即何在曰女爲河伯婦毋班曰輒當奉書不知何緣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毋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慇懃臨別謂毋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毋班毋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太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毋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遣報毋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毋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

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毋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死生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毋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毋班惶懼復詣太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毋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而食之耳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毋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出搜神記

張誠之

吳縣張誠之夜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舉手招誠誠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誠如言爲作膏粥自此年年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膏粥由此故也出續齊諧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三

王祐　温嶠　戴文謀
黄石公　袁雙　商康
賈充　王文度　徐長
陳緒　白道猷　高邪之
羅根生　沈縱　戴氏女
孫盛　湛滿　竺曇遂
武曾　晉孝武帝　蕭啓之
王猛　封驅之

王祐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

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篤疾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千人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歔欷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不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著出入辟惡災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萬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 出搜神記

温嶠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温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湓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羣小兒兩兩爲偶乘軺車駕以黄羊睢盱可惡温即夢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 出志怪

戴文謀

沛國戴文謀居陽城山有神降妻爲謀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見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枚從有雲覆之不逐見 出搜神記

黄石公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剋山石爲室下有人奉祠之自稱黄石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黄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石室中前請乞先

聞石室中有聲須臾聞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出搜神記

袁雙

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也真爲桓宣武誅便失所在靈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既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常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丘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爲雙之神爲是物憑也出異苑

商康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爲名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嘗往開之風雨晦暝乃止出異苑

賈充

賈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勒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勒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之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畧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年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其後孫謐死於鍾下賈後服鴆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出晉書

王文度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出法苑珠林

徐長

吳興徐長夙與鮑靚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術先請徐宣有約誓以不仕於是授錄以常見入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州綱翕然美談欲用爲州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云君違不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留衛錄耳徐乃還錄遂退出述異記

陳緒

新城縣民陳緒家晉永和中旦聞扣門自通云陳都尉便有車馬聲不見形逕進呼主人共語曰我應來此當權住君家相爲致福令緒施設牀帳於齋中或人詣之齋持酒禮求願所言皆驗每進酒食令人跪拜授閤裏不得開視後有一身疑是狐狸之類因跪急把取此物却還牀後大怒曰何敢嫌試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爲扣頭謝良久意解自後衆不敢犯而緒舉家無恙每事益利此外無多

擯盃世（出幽明錄）

白道猷

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丈晉泰元中有外國人白道猷居於此山山神屢遣狠怪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詣之云法師威德嚴重今推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將來欲還會稽山廟臨去遺信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悵然鳴鞞響角凌空而逝（出異苑）

高雅之

晉太元中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廄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耀照屋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晨已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滅（出幽明錄）

羅根生

豫章有廬松村郡人羅根生來此村側墾荒種瓜果園中有一神壇瓜始引蔓忽見壇上有一新板墨書云此是神地可速出去根生祝曰審是神教願更朱書賜報明早往看向板猶存字悉以朱代墨根生謝而去也（出述異記）

沈縱

餘姚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五百許前車輜馬鞭夾道鹵簿如二千石遙見縱父子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是廟山王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祐助後入山得一玉枕從此如意（出幽明錄）

戴氏女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出搜神記）

孫盛

衡山白槎廟古老相傳昔有神槎皎然白色禱之靈無不應晉孫盛臨郡不信鬼神乃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向上但聞鼓角之聲不知所止開皇九年廢今尚有白槎村在（出湘中記）

湛滿

須江縣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於此故有三石峯之異有湛滿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亂不得歸滿乃使祝宗言於三石之靈能致其子庸愛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邊見三少年使閉目伏車欄中聞去如疾風俄頃從空中墮怳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覺是家園中（出十道記）

竺曇遂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落沙門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姑如此一月許便卒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

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時臨去云久不聞唄聲甚思之其伴慧覲便為作唄訖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涕（出續搜神記）

武曾

侯官縣常有廟下神歲終諸吏殺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斷之經一年曾遷作建威參軍當去神夜來問曾何以不還食聲色極惡甚相譴責諸吏便於道中買牛共謝之此神乃去（出幽明錄）

晉孝武帝

晉孝武帝殿北窗下見一人著白帢黃踈單衣自稱華林園水池中神名曰淋涔君帝取所佩刀擲之空過無礙神忿曰當令君知之少時而暴崩（出幽明錄）

蘭啓之

蘭啓之家在南鄉有樗蒲婁廟啓之有女名僧因忽氣而絕云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帳中仍陳盛筵以金銀為俎案五色玉為杯梳與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出述異記）

王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貧賤曾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猛隨去行不覺遠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消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價遣人送猛出既顧視乃嵩山也（出中興書）

封驅之

始興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羅十甕中悉是餅銀採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悶晉大元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窺三餅歸發看有大蛇盤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償覺視則奴死銀在矣（出水經）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陳悝　宮亭廟
安世高　曲阿神　謝奐
李滔　樹伯道　侯褚
盧循　陳臣　張舒
蕭惠明　柳積　趙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吳興之
劉子卿

王僧虔

晉王僧虔秉政使從事宗寶統作長沙城忽見一傳教官語曰君何敢壞吾宮室司命官相誅尋時宗寶乃墜馬其夜僧虔夢見一貴人來通賓從鮮盛語僧虔曰吾是長沙王吳君此所居之處公何意苦我若為我速料理當位至三公僧虔於是立廟自後祈禱無不應（出湘中記）

陳悝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潮去於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悝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矣（出合闡記）

宮亭廟

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摽姓字則是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濟脫不沙門即為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真形神云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為蚘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蚘死廟亦歇絕（出幽明錄）

安世高

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舍衛城值主不稱大長者子輒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負對故遠來相償遂殺之有一少年云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神人乎衆皆駭笑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復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語同學云當詣會稽畢對過廬山訪知識遂過廣州見年少尚在徑投其家與說昔事大欣喜便隨至會稽過嵇山廟呼神共語廟神蟒形身長數丈

淚出世高向之語蟒便去世高亦還船有一少年上船長跪前受咒願因遂不見廣州客曰向少年即廟神得離惡形矣云廟神即是宿長者子後廟祝聞有臭氣見大蟒死廟從此神歇前至會稽入市門值有相打者誤中世高頭即卒廣州客遂事佛精進（出幽明錄）

曲阿神

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逕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豬因不覺忽在牀下追者至覓不見羣吏悉見入門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即縛將去劫因云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豬之異而乖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氣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逕奪取劫銜以去（出神鬼傳）

謝奐

青谿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烏嘗產育其上太元中謝慶彈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奐靈運父也出異苑

李滔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為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吏李滔以義熙中遺事在都婦自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援銀釵為願未至富陽有魚跳落婦前剖腹還得所願釵夫事尋散出異苑

樹伯道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隆安初縣人樹伯道為吏得假將歸於汝南灣貢載見一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驛猶聞有聲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謝而還出異苑

侯褚

鄮縣西鄉有楊郎廟縣有一人先事之後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過蕭郡様無隴請褚共至祠舍燒神坐袍服無隴乞將一扇經歲無隴聞有乘馬人呼様無隴數四聲云汝故不還楊明府扇耶一曰畢馳騎如去隴遂得瘵病而死出異苑

盧循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逆謀潛遣人到南康廟祈請既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盧征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衆直造長沙遣徐道覆踰嶺至南康裝艦十二艟樓十餘丈舟裝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速其誅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異記

陳臣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許面如方相從竹中出逕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出搜神記

張舒

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捉青柄馬鞭云汝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仍進大城牆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出異苑

蕭惠明

宋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曾為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未幾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殞出異苑

柳積

柳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中夕聞窗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人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

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視之皆漢古錢計得百二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出異苑）

趙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為東宮侍講宅在清溪橋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墻南北嘗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韻悶悲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答曰小娘子聞君諷詠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薦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悞恍惚盡忘他志乃攜而歸從容密宴命酒陳筵遞相詩送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縷雷別文昭答琉璃盞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畫侍

女並是同宿者（出八朝窮怪錄）

河伯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廻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有信幡題云河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遂絲布單衣紗及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出幽明錄）

邵敬伯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社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吾今須過長白幸君為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伯樓

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社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黿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社林下有河伯家（出酉陽雜俎）

吳興人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己傳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大火發盡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出酉陽雜俎）

劉子卿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無倦常築幽閑以為養性恒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游花上其大如鷰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怜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叙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巳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

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後即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即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出八朝窮怪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黄苗　龍雙

蕭總　蕭摠　介朱兆

蔣帝神　臨汝侯猷　陰子春

蘇嶺廟　盧元明　黄儇

李靖

太室神

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寶神像長數寸乍見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瘧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許移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姓荀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之四百明年孝文遷都洛陽唯得四十年矣 出漢古今五行記

黄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黄苗為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經宮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既薄遂不過廟行至都界與同侣並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夜四更苗至宮亭始醒悟見船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収縛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黄白披錦袍梁下懸一珠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黄苗上願猪酒遁回家教録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鏁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鏁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值與娣妹從後門出詣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為此女難得涉五年人數乃充吏送至廟神教放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鬚髮悉出爪牙墮生新者經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慮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後所取人遍問其家並符合焉髀為戟所傷創瘢尚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 出述異記

龍雙

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末元末龍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紋火有二物挺出變成雙青鳥入龍雙兩目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 出漢沔記

蕭摠

蕭總字彦先南齊太祖族兄瓌之子摠少為太祖以文學見重時太祖已為宋丞相謂摠曰汝聰明智敏為官不必資待我功成必薦汝為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總曰若讖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鈐其口吾專寄於心未忘汝也總率性本異不與下於已者交自建業歸江陵宋後廢帝元徽後四方多亂因游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恩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卿遇此未曾見遨今幸良晨有同宿契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

十人皆十四五並神僊之質其寢臥服玩之物俱非世有
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巖泉韻清
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
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也總曰神中
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
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
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
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
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錄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
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
下山數步廻顧宿處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
至建鄴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常遊巫峽見神女指

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
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
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世世與人矣總齊太祖建元
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爲中書舍人初總爲治
書御史江陵舟中遇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
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出八朝窮怪錄

蕭嶽

齊明帝建武中有書生蕭嶽自毗陵至延陵季子廟前泊
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從三四侍女貌皆絕世以
橘擲嶽懷中嶽心異之乃問其姓名云葛氏嶽因請舟中
命酒與歌宴及曉請去嶽甚悵然嶽登舟望之見廟前有
五六女相迎笑一時入廟嶽異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
廟中見東壁上書第三座之女細觀之而笑果昨夜宿之
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從也畫壁題云東海姑之神出八朝窮怪錄

尒朱兆

後魏孝莊帝既誅尒朱榮榮子兆自汾州率騎攻洛師自
河梁西涉擒帝京邑先是河邊有一人夢神謂曰尒朱家
欲渡河用爾作波津令當爲縮水脈及兆至見一人自言
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插導忽失所在兆衆遂涉焉尋而陷
京師執莊帝出北史

蔣帝神

梁旱甚詔於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載荻焚廟并其
神影爾日開朗將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蓋須臾驟
雨臺中宮殿皆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
誠信遂深自踐祚比未曾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
時魏將楊大眼來寇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
雨水暴漲六七尺遂大克魏軍神之力也凱旋之後廟中
人馬腳皆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出南史

臨汝侯猷

宗室臨汝侯猷爲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廟神交飲至一
斛每酹祀盡歡極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禱必應後爲益
州刺史時江陵人齊狗兒反衆十餘萬攻州城猷兵糧已
盡人有二心乃遙禱請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騎絡鐵從
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日百四十里日已晡騎語父曰後人

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仍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獻大破徇兒爲及猷卒謚曰靈與神交故也出南史

陰子春

梁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坐棟上有一蛇役夫不擒入於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請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所居今旣無託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醑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君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爲南青州刺史出南史

蘇嶺廟

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謂之鹿門山習氏記云習郁爲侍中從光武幸黎丘郁與光武俱夢見蘇嶺山神因使立祠郭重産記云雙石鹿自立如鬬採伐人常過其下或有時不見鹿因是知有靈瑞梁天監初有蜂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逐之鹿卽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廻其夜夢見一人著單巾幘黃布袴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逼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出襄陽記

盧元明

北齊盧元明聘于梁其妻乘車送至河濱忽聞水有香氣異常顧見水神湧出波中牛乃驚奔曳車入河其妻溺死兒子十住尚幼與同載投下獲免出北史

董愼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愼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顏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俟刑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大山君呼君爲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愼牒曰董愼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平疑獄須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印甚分明後署曰倨愼謂使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諱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任卽知矣自持大布囊內愼其中負之出兗州郭因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愼兩目愼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愼追董愼到使者曰

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祕恐或漏洩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愼追董愼取左曹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愼也便令寫出抉去目泥賜青縑衫魚須笏豹皮靴文甚斑駁遂昇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請今有閻州司馬令狐寔等六人實無間獄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遍減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不可止遍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爲罰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餘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愼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怨者以至淸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慝然愼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當州府秀才張審通辭彩儁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之俄

項至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爲我辭
即補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即乘
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姦行令
狐寔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肅後申實訴且與罪疑償開
通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錄獄仍錄狀申
天曹即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
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又元
化匱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
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懲罰府
君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府君大怒審通曰
君爲判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無
所聞審通訴曰乞更爲判申不允即甘當再罰府君曰君

爲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無
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僞喪真大
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
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實
逆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閱實用得平均令狐寔等
也請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
符來曰再省所申甚爲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
寔程肅等並正法處置府君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
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擘之爲耳安於審通
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賢
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本壽
得二十一年矣即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

至宅欻如寤出而頷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
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覺痒遂踴出一
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
三耳秀才亦呼爲鷄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稱鄭後方知
陽乃鄭字也（出玄怪錄）

李靖

衛公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
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出廟門百許步
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六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蒨　兗州人

丹丘子

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神堯帝狀貌甚異神堯欽遲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其在君乎願君自愛神堯惕然自失拒之翁曰既為神語寧用隋耶隋氏無聞前代繼周而興事踰晉魏雖倫安天位平定南土蓋為君驅除天將有所啓耳神堯陰喜其言因訪世故翁曰公積德入門又負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為誰翁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屬唯此二人然丹丘先

生凝精物外恐不復以世網累心儻或俯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為其佐神堯曰先生安在曰隱居鄠杜間帝逐抽劍詣焉帝之來雖將不利於丹丘然而道德玄遠貌若冰壺覩其儀而心駭神聳至則伏謁於苫宇之下先生隱几持頤塊然自處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趨於時者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因跪起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redacted]夙叶冥徵謂踵末運竊知先生之道亦將契天人之兆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雌雄於鋒刃衒智力於權詐苟修德不競僕懼中原久罹劉項之患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秉唐虞之揖讓蹈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醯鷄夏蟲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笑而頷之帝復進曰以天下之廣

豈一心一慮所能周哉余視前代之理亂在輔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皐夔之徒秦漢以還皆璅璅庸材不足數漢祖得蕭張而不盡其用可為太息今先生尚不屈堯舜之位固蔑視伊皐矣一言可以致昌運得無有以誨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衆卒殄彊吳後去越相齊於齊不足稱者豈智於越而愚於齊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既自有數時之善否豈人力所為且非吾之知也訖不對帝知其不可抱而悵望而還武德初密遣太宗鄠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出陸[redacted]用神告錄

瀚海神

幷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萬餘旗旛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又借之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為我詣此塚告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塚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即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遂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為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習[redacted]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

當速廻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碑大忿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叛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廻張公及其衆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出瀟湘錄）

薛延陀

突厥沙多彌可汗貞觀年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其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返太宗命將擊之其衆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為廻紇所殺族類

殆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睦仁蒨

睦仁蒨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蒨即拜之問公何人耶荅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為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荅曰黃河已北總為臨湖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泰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泰山是以數來至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

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蒨行有事則令先報之即爾所不知當來告我如是便別掌事恒隨遂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為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不能得飽常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既為具饌備設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至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

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金塗大錫作金以紙為絹帛最為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類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因困篤而不起月餘問仁蒨遣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泰山為問消息而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為泰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為此官故為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蒨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横徵召耳當為薦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

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泰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旣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蒨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蒨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蒨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泰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居往自當見之仁蒨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又告仁蒨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蒨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蒨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

今尚爲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蒨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蒨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蒨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蒨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蒨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蒨問曰道家章醮爲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泰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

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蒨又問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郎去仁蒨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蒨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比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出冥報錄

兗州人

府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泰山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現形像張遍拜訖至第四子旁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賦詩舉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官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曰向見兄垂顧故來仰謁又曰承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在途有災不復須去也張不從執別而去行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卽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決杖數十其賊髀膊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張云相隨過

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迥淩空侍衛嚴峻有同王者張既入四郎云須參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經十餘重門趨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見府君絕偉張戰懼不敢仰視判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與吾兒交游深為善道宜停一二日讌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奏樂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三宿張至明旦遊戲庭庑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前荷枷而立張還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去下陛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録事知遂召録事録事諾云乃須夾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

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常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家與四郎涕泣而別仍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怪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妻忽起即坐顆然笑曰為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兖州人說之云爾（出冥報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七

柳智感　李播　狄仁傑
王萬徹　太學鄭生　趙州參軍妻

柳智感

唐河東柳智感以貞觀初爲長舉縣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蘇說云始忽爲冥官所追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見謂感曰今有一官闕故枉君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自陳福業未應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可權判錄事智感許諾吏引退至曹有五判官感爲第六其廳事是長官人坐三間各有牀案務甚繁擁西頭一坐處無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羣吏將文書簿帳來取智感署於案上退立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逼公但遙以按中事答智感

省讀如人間者於是爲判句文有頃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諸判官曰君既權判不宜食此感從之日暮吏送智感歸家蘇而方曉自歸家中日暝吏復來迎至彼旦故知幽顯晝夜相反矣於是夜判冥事晝臨縣職歲餘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廁於堂西見一婦女年三十許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掩涕智感問何人答曰幽州司倉參軍之婦也攝來此方別夫子是以悲傷智感以問吏吏曰官攝來有所案問且以證其夫事智感因謂婦人曰感長與縣令也夫人若被勘問幸自分就無爲牽引司倉俱死無益婦人曰誠不願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牽可無逼迫之慮婦人許之既而遂州先問司倉婦有疾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智感以所見告之說其衣服形貌

且勒令作福司倉走歸家見婦在機中織無恙也不能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死司倉始懼而作福禳之又與州官二人考滿當赴京選謂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請問吾選得何官智感至冥以某姓名問小錄事曰名簿並封左右曹中檢之二日方可得後日乃具告二人二人至京選吏部擬官皆與報不同州官聞之以語智感後問小錄事復檢簿云定如所檢不錯也既而選人過門下門下審退之吏部重選名果是名簿檢報者於是衆咸信服智感每於冥簿見其親識名狀及死時日月報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權判三年其吏部來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戶授正官以代公不復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州吏李德鳳遣人往隆州審爲其司戶已卒問其死日即吏來告之時也從此遂絕

州司遣智感領囚送至鳳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憂懼擒捉不獲夜宿傳舍忽見其故部吏來告曰囚盡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並已擒縛願公勿憂言畢辭去智感即請其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來拒抗智感格之殺一囚三囚受縛果如所告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祿卿柳亨說之亨爲邛州刺史見智感親問之然御史裴同節亦云見數人說如此出冥報錄

李播

高祖將封東嶽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問華山道士李播爲奏玉京天帝播淳風之父也因遣僕射劉仁軌至華山問播封禪事播云待問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謁庭下禮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禪如何府君對曰合封後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時仁軌在播側立見府君屢顧之播又呼廻曰此是唐宰相不識府君無宜見怪既出謂仁軌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錄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廻處分耳仁軌惶汗久之播曰處分了當無苦也其後帝遂封禪出廣異記

狄仁傑

高宗時狄仁傑爲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燒略盡至端州有蠻神仁傑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仁傑募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傑問往復何用人云願得敕牒仁傑以牒與之其人持往至廟便云有敕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動遂焚毀之其後仁傑還至汴州遇見鬼者曰侍御後有一蠻神云被焚舍常欲報復仁傑問事竟

如何鬼云侍御方須台轄還有鬼神二十餘人隨從彼亦何所能爲久之其神還嶺南矣出廣異記

王萬徹

武太后某年宮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萬徹使視宮中徹奏曰天皇以陛下久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徹曰臣能禳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刀噀水四向而呪有頃曰皇帝至徹乃延詰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廢興昔皇帝佐陛下毋臨四海大弘姜嫄文毋之化遂見推戴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聖靈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訴冤得申耳何止後宮將不利於汝君太后及左右了了聞之太后

默然改容乃令撤席明年而五王挾立中宗還太后於上陽宮以崩 出廣異記

太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下有哭聲甚哀生即下馬察之見一豔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詞賦爲怨歌其詞艶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室蘗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妾見耀態之韶華兮象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眇眇瀰瀰逴千里兮涵煙眉晨陶陶兮暮熙熙無婑媠之穠飾兮娉盈盈以披遲

醻遊頗兮倡兔卉縠流倩電兮矣隨旋生居貧汜人嘗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酬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帷帳欄籠盡飾帷裹有彈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煙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嚬怨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斂袖索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往 出異聞錄

趙州參軍妻

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欻關而應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氏再拜具聞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爲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眞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侍粧梳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雙陸候粧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速粧已緣眷戀故人尚且悲淚有頃聞人款門云是上利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即遣還

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復其辭甚惡須臾又聞款門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懼色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氏獲存三使送還至堂上見身臥牀上意甚悽恨被推入形遂活 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八

韋安道

韋安道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眞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衞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畫衣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傘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土人飾美麗光艷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游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其後騎

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墻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宮者出應門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官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叙語於庭延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道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内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重樂羅列鐏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内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衞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珮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衿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間西向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宜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上殿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尚處

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翠瑶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儐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見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去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才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既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

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即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舖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座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佩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瑶羅紈蓋十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妄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

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眞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遂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以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如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一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眞曰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眞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

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攫噴毒聲如犨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呦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鋸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眞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乙符籙法也但可攝制狐魅耳今既無効請更贖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役八紘厚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役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祇所爲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試自見而觀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答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斥倒稱罪請命目

皆鼻口流血於地眞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爲眞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奈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眞即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因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即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眞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

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人之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劒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而已又乃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於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后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為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某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使官至三品為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為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

品無使過此恐不勝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常善畫某為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訣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玉珠玑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且述前夢與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為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秘府之舊者皆驗迨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出異聞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九

杜鵬舉　河東縣尉妻　三衛
李湜　葉靜能　王昌齡
張嘉祐

杜鵬舉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舉時尉濟源縣爲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親賓將具小殮夫人尉遲氏敬德之孫也性通明强毅曰公筭術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豈長往耶安然不哭泊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溫翌日徐蘇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召遂相引徽安門出門隙容寸過之尚寬直北上邙山可十餘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者令入鵬舉大懼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

須臾足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里天氣昏慘如冬凝陰遂至一廨墻宇宏壯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按後命鵬舉前旁有一狗人語云誤姓名同非此官也答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爲杜鵬舉殺今請理究鵬舉亦醒然記之訴云曾知驛敕使將馬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按審然之馬遂退旁見一吏揮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脫所教既畢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門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編戶少府當爲安州都督故先施敬願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云姓韋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力所致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云某雖生人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亦囑云焚時願以物籍之幸不著

地兼呼韋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豈不要見當家簿書遂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牓曰皇籍餘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云宰相也因引詣杜氏籍書簽云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具遂求筆書其名於膂意願踟躕更欲周覽韋鼎云既不往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吏云某苦飢不逢此便無因得出願許別去冀求一食但尋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鵬舉遂西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於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爲相王府官偷闚此說墻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繞相王滿地綵雲並衣僊服皆如畫者相

王前有女人執香爐引行近窺帝衣裾帶狀似剪破一如鵬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近可丈餘相王後凡有十九日累累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臾有綠騎來迎甲士令鵬舉走遂至故道不覺已及徽安門門扉閉過之亦如去時容易爲舉犬遮齧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牀上躍入身中遂寤背上所記如朽木書字尚分明遂焚紙錢十萬呼贈韋鼎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豈敢忘德尋求韋鼎適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風雅靈通鬼神敕宮人妃主數十同其妝服令視執爐者鵬舉遙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裾帶之由其公主云方熨龍衮忽爲火迸驚忙之中不覺爇帶倉皇不及更服公主歔欷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鵬舉所

見先睿宗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云及睿宗踐祚陰騭符啓聖期於化元定成命於幽數後果為安州都督（出處士蕭時和作傳）

又

一說鵬舉得釋後入一院問簾下者為誰曰魏元忠也有頃敬暉入下馬衆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著枷韋溫宗楚客趙履溫等皆鏁李嶠露頭散腰立問元忠等云今年大計會果至六月誅逆韋宗趙韋等並斬嶠解官歸第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河東縣尉妻

景雲中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稱三輔李朝趨府來歸王粧梳向畢焚香閑坐忽見黃門數人御犢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答曰華山府君使來奉迎辭不獲於倉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李少府別揮淚而行死於堦側俄而綵雲捧車浮空冉冉遂滅李自州還既不見妻撫屍號慟絶而復蘇者數四少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李懇祈拜謁求見術者其人坐牀上索朱書符朱未至因書墨符飛之須臾未至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卒當得活有頃而王氏蘇李拜謝數十竭力將遺人大笑曰救災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門不見王氏既悟云初至華山見王王甚悅列供帳於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樂畢方申繾綣適爾杯酌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俟異會尋又一人乘赤雲大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

大懼惶懼便令送至家（出廣異記）

三衛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來白云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己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壻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為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若能為達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女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教召左右虞候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說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慎無賤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既暮遙見東方黑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電掣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直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洞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嗤駭以為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其錢先已鏁在西市三衛因問買所用丈夫曰公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贈遺天下唯北海絹最佳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

故來爾三衛得錢數月貨易畢東還青土行至華陰復見
前時青衣云娘子故來謝恩便見肴蓋犢車自山而下左
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
清眄迨不可識三衛拜乃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鬪
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可仰報爾然三郎以君達書故
移怒於君今將五百兵於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為所害可
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鬼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
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即時還京後數十日會玄宗幸
洛乃以錢與鼓者隨鼓車出關因得無憂出廣異記

李湜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
是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結歡言終而

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當上計於
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爾
自爾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云
靈帳瑋瓅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珮
清冷香風斐亹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叙離
異則涕零論新歡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偉於器
尤為所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
湜既悟形貌流浹輒病十來日而後可有術者見湜云君
有邪氣為書一符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
姓杜罵云酷無行何以帶符為小夫人姓蕭恩義特深涕
泣相顧誡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
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出廣異記

葉淨能

開元初玄宗以皇后無子乃令葉淨能道士奏章上玉京
天帝問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無子跡甚分明出廣異記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
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令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
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於廟及草屨致於
夫人題詩云青驄一匹崑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
風波滚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公兼市
金錯刀一副貯在襆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往昌齡
至前程求錯刀子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
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者烹之旣剖腹得金錯刀宛是
誤送廟中者出博異志

張嘉祐

開元中張嘉祐為相州刺史使宅舊囚嘉祐初至便有鬼
祟廻祐家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其西院小廳鋪設及他食
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觀之見一女子嘉祐問女郎何神女
云已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有至屈欲
見使君陳論嘉祐曰敬寘以領有頃而至容服魁岸視瞻
尚遠先致敬於嘉祐祐延坐問之曰生為賢人死為明神
胡為宵窜幽瞑恐動兒女遂令此州前後號為凶闕何為
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殫楊堅篡奪我忝周之臣
子寧忍社稷崩殞所以欲全臣節首倡大義冀乎匡復宇
宙以存太祖之業韋孝寬周室舊臣不能闡義而舉反受

揚堅銜勒爲其所用以一州之衆當天下累益之師韜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形孤而失守一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日月旣多幽怨愈甚欲化別不可欲白於人悉皆懼死無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顧盻若沉骸僅得不棄幽魅有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嘉祐許諾他日出其積骸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爲廟歲時禱祠焉祐有女年八九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爲常也其後嘉祐家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其西不過河陽橋 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

汝陰人　崔敏殼　張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晙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游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色綵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粗家竊慕欲託良緣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著青袿襹珠翠璀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殽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蕖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罍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作交幷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

過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冶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婉非所聞見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為詩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聲而笑曰既為詩人感悅之誠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徹筵去燭枕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為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命設擊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送歸給仍為起宅于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廣異記）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祈固求還王曰宜

吏託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視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即敕洒掃視事數日空中忽聞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為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夜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敕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見（出廣異記）

張安

玄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終不愧耻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詣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玄為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啓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玄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即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泥

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貫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又那無死後之靈耶況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爲生死之日不以死爲死其生也既異於衆其死也亦異於衆生於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貪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效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使後人倣效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出通幽錄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人謂嘉福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嶽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鞫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幙雲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備召闕中諸神點名閱視末至昆明池神呼上殿語諸嘉福宜小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抉幕見已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教召嶽神神至問何以取簿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illegible]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已自白帝顧謂嶽神可即放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于淨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里長老壺酒相賀數

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嶽祠下過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憫然惻之躬往請崔令其輟哭許爲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焚香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款敘畢問其故此是嶽神所爲誠可留也爲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入店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憚懼許諾遽云天配爲已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臾有

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徒衆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為嘉福廻換五六政官大獲其力也（出廣異記）

食羊人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門馬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汝好食羊頭故來求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之其人大懼遂不復食（出紀聞）

王晙

王晙氣充雄壯有龍虎之狀募義激勵有古人之風馭下整肅人吏畏而義之晙卒後信安王褘于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晙領兵為前軍討賊尸部郎中楊伯成上疏請為晙墳增封域降使享祭優其子孫玄宗從之（出談賓錄）

皇甫恂　衛庭訓　韋秀莊
華嶽神女　王僴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遂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衙中人驚矍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予前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姥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苦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曰喚闍姑頁劉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竊之見一閽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白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趺實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

叔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
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頷白僧願導
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遥望
黑風自上屬下煙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
其城其黑氣即白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啓其始
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剥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
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
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
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
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辨也驚問之僧曰生
乎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尚
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爲金光明經一部及

於都市爲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廻至
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
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黄衣抱案來敕于廡下發視之是
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
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
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
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
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
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斃皆由爾
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愚者自明焦王二吏亦
同解紛乎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
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本

送亦須得向幸惠各乞一卷並許之吏行里餘二吏曰某
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逕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旁
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别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
店店有水漿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
刀以趂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
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變
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
聞誠門聲時有風欻欻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
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具之
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略爲説冥中見師如此
師輒不爲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困篤
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市中造石幢幢工始
畢其日市中家生六子五色白自詣幢環遶數日疲困而
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出通幽記

衛庭訓

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
敬酬之恒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
得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酬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
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酒肆過
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
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月乃訪之至廟
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
神遂拜庭訓爲兄爲設酒食歌舞既夕而歸來日復詣告
之以貧神顧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

魂來鬼偏索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署云解醫心痛令召之庭訓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許之庭訓投藥即愈如故兒女忻忭令亦喜奉錢留宴飲自爾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當隱貧窘何苦使用不節乎庭訓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令召問之具以實告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梓桐神來曰非兄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於鄉人可請衛秀才為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為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充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分務閑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為判官遂卒於是夕（出集異記）

韋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問何來答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克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于使君爾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帥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峯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也（出廣異記）

華嶽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戶寢不敢出公主於戶前澡浴令索房內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某舉婢大罵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開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畢召之言甚會意使侍婢洗濯舒以翠服乃施絳帳鋪錦茵及他服玩之具極世奢侈為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在懷遠里內外奴婢數百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呼某為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詣宅起居賚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鬱為榮貴如是七歲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為之娶婦某甚愕怪有此語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為君婦君亦當業有婚嫡知非恩愛之替也其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之見某恒入廢宅恐為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體皆遍其後復適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君素貧士我相舉今為貴人此亦於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符相間以我不能為殺君主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公主云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父訣某涕泣哽

咽公主命左右促裝即日出城某問其居稱其名氏公主云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出廣異記

王僴

王僴者少應進士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闕西息槐樹下爲傳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僴曰爲所司傳寃通事舍人矣因以後騎載僴僴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嶽神廟中使留僴別院誠云慎無私視使偶入內僴獨坐聞棒杖楚痛之聲因前行竊窺見其婦爲所由繫頸於樹以棒拷擊僴悲愁佇立中使出見慘怛而問其故僴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遲延待歸之後卽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此卽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僴不得已騎狐而騁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也僴本身自魂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僴令開棺其妻已活謂僴曰何以至耶舉家歡悅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云王郎歸失音已十餘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門迎往遂與其魂相合焉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韓光祚　宣州司戶　崔圓
鄭仁鈞　季廣琛　劉可大
奴蒼璧　南緻　王常

韓光祚

桃林令韓光祚携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入廟門而妾暴死令巫請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旣許且免至縣當取光祚至縣乃召金工爲妾鑄金爲觀世音菩薩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適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騎不敢過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錢一千圖菩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錢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遇人執猪將烹之工愍焉盡以其錢贖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卽蘇曰已免矣適又見迎車騎轉盛二僧守其門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馬銜其騎所向顚仆車騎却走神傳言曰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益信內教出紀聞

宣州司戶

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開元末宣州司戶卒引見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衛甲仗嚴肅司戶旣入府君問其生平行事司戶自陳無罪枉見錄府君曰然當令君去君頗相識否司戶曰鄙人賤陋實未識府君曰吾卽晉宣城內史桓彝也爲是神管郡耳司戶旣蘇言之出紀聞

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檝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薄近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旄纛蓋傘旌旗戈戟綵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即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矣出集異記

鄭仁鈞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博學多聞有父風洛陽上東門外有別墅與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楊國忠之子時表弟因時疾喪明積睫覆目兟兟然又白髮際當鼻準中分至於頷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熱如火而色赤姑與弟皆哀憐之不知其何疾也時洛中有鄭生者號爲上仙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經洛陽知鄭生有術乃召與俱行及使回入洛陽鄭生在後至上東門適素知仁鈞莊居在路傍乃詣之未入里門而鄭生疾稱死罪或言合死詞色惶懼仁鈞問之鄭生無他言唯云合死仁鈞固詰之鄭生曰某纔過此不幸飢渴知吾宗在此遂爲不速之客豈知殊不合來此是合死於今日也仁鈞曰吾與姑及弟在更無異人何畏懼如此鄭生股慄愈懼仁鈞初以無目表弟不之比數忽念疾狀冷熱之異安知鄭生不屬意於此乎乃具語表弟之狀鄭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寅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謁之亦死不謁亦死禮須謁也遂書刺曰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時仁鈞弟與表弟堂上擲錢爲戲仁鈞即於門屏呼引鄭生讀其刺通之鄭生趨入再拜謝罪而出表弟再頷長睫颯然如有怒者仁鈞爲謝曰彼不知弟在此故來爾貫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爲兄恕之復詰之再三終不復言姑聞之召於屏內誘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終不肯道其由後數年忽謂母曰促理行裝此地當有兵至兩京皆亂離且挈我入城投楊氏姊匃三二百千旬日便謀東歸江淮避亂也此時楊氏百口皆當誅滅唯姊與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異之乃入京館於楊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於女其姊素知弟有鄭生之言及見其狀貌益異之密白其夫以啓其父國忠怒曰姻親須錢何不以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終無一錢與之其女告母曰盡箱篋所有庶可得辦何以彊吾舅時母子止楊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無過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萬與母去臨別表弟謂其姊曰別與我一短後之袍其姊以紫綾加絮爲短褐與之而別明年祿山叛駕至馬嵬軍士盡滅楊氏無少長皆死其姊聞亂竄於旅舍後潛匿草中得脫及兵去之後出於路隅見楊氏一家枕籍而死於亂屍中得乳兒青衣巳失一臂猶能言姊問我兒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此者紫褐覆

之其姊還往覘之則其兒尚寐於是乃抱之東走姊初走之次忽顧見一老姬躡跡而來曰傷新婦緩行我欲汝借覘姊問爲誰曰昔日門丁竈嫠嫗也兵散後能出及得見者皆此老嫗導引保護全於草莽是無日表翁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滅族之家獨漏此二人哉出戎幕閒談

季廣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廣琛少時曾遊河西憩於旅舍晝寢夢見雲車從者數十人從空而下稱是女郎姊妹二人來詣廣琛初甚忻悅及覺開目竊見髣髴尤在琛疑是妖於腰下取劒斫之神乃罵曰久好相就能忍惡心遂去廣琛說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將謝前日之過神終不悅也於是琛乃題詩於其壁上墨不成字後夕又夢女郎神來尤怒曰終身遣君不得封邑也出廣異記

劉可大

劉可大以天寶中舉進士入京出東都途遇少年狀如貴公子服色華侈持彈弓而行賓從甚偉初與可大相狎數日同行至華陰云有莊在縣東相邀往隨至莊所室宇宏壯下客於廳入室良久可大竊於中門窺覘見一貴人在內廳理事庭中囚徒甚衆多受拷掠其聲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懼欲去初少年將入謂可大愼無私視恐有相累及出曰適已咨白何爾負約然以此不能復諱家君是華山神相與故人終令有益可無懼也須臾下食頗從者別取人間食與劉秀才食至相對各保兼致酒叙歡無所不至可大求檢已簿當何進達今年身事復何如回視黃衫吏爲檢有頃吏云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歷官七政可大苦求當年吏云當年只得一政縣尉相爲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爲改吏去屢回央央惜其減祿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後竟以此失職明年辭去至京及第數年拜滎陽縣尉而終出廣異記

奴蒼璧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暴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之隨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云王喚蒼璧入經七重門宇至一大殿下黃衣小兒回且立於此候君命見殿上捲一珍珠簾一貴人臨階坐似剸割事殿前東西立仗侍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矣壽命之數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固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偽爲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罹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受命而

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奉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于末，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將日夕，有一小兒丫角，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璧曰：當却回，寄語林甫，速來，我京師恐知人間之苦。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將恣酒色焉。出瀟湘錄

南纘

唐廣漢守南纘，常為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忘其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君豈不誤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謂崔生曰：君為陽道錄事，我為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至廳，與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詞訟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即避案後，令崔生自與妻言。妻云：彼追至此，已是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迴。崔妻問犯何罪至此，青袍曰：寄家同州，應同州亡人皆在此廳勘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流半日，請回，青袍命胥吏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亦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云病七八日，冥然無所知，神識主人纔得一日。崔生計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記陰道見崔生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憶也。出玄怪錄

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而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饑寒，至於解衣推食，略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終南山，遇風雨，宿於山中。夜將半，雨霽月朗，風恬悄然，四望而歎曰：我欲平天下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饑寒，而衣食自亦不充。天地神祇，福善禍不足信。言訖，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謂常曰：爾何為此言？常按劍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化，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之饑寒，爾能授此術乎？

常曰：我聞此乃是神仙之術，空有名，未之覩也。徒聞秦始皇、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祇為千載譏誚耳。神人曰：昔秦皇、漢武，帝王也，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化，真有之乎？神人曰：爾勿疑。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為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偶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金若以水銀欲化黃金，不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純陽之氣，合即化矣。君當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祕，勿授之以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彼不以饑寒為念，濟人之外，無奢逸，如

不然人奪爾算常又再拜曰願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黃金賑濟乏絕出瀟湘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開業寺　女媧神　王籍
暢璀　喬龜年　張光晟
淮南軍卒　元載張謂　穎陽里正

開業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曳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而沒閽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即具以夢白於寺僧寺僧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於京兆京兆以聞肅宗命中使驗之如其言出宣室記

女媧神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以爲狂上令潛視舉止婦止大樹下軍人有過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涌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是其神也出酉陽雜俎

王籍

王籍者太常璘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會稽其奴病死數日復活云地下見吏吏曰汝誰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見召汝郎作五道將軍因爲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見旌旗隊仗奴問爲何所荅曰迎王將軍爾既還數日籍遂死死之

日人見車騎繽紛隊仗無數問其故皆是迎稍之人也（出廣異記）

暢璀

暢璀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北相衛間一尉居常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有寄居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言入使具簪笏召五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懼不知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爲縣尉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何能略達即且守之若其終無即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爲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與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即負深恩不隱即受禍然

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數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即詰之曰當今主者爲誰曰公愼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閒即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鄰宰果來與暢俱詣州季集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旣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濮尉皆豪貴子弟今長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寒賤以明法出身卒因鄰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館於縣宅益爲歡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詞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旣而俛首拊叔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乞曰轉懇乃給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得窺覘者禍及其身堂上設一榻置案筆硯紙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扃鎖天明持鑰相近於此暢拚旦秉燭啓戸見之喜色被面而出遙賀暢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愼不可先覽但經一事則攺一官即聞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郞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出戎幕閒談）

喬龜年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曆中每爲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而旨甘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復又貧乏累年因閒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

之若天以我爲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爲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爲親乃爲己也龜年驚愕慙懼復逐再拜神人又曰爾昔者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驅馳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出瀟湘錄

張光晟

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爲潼關卒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遇暑驅馳心不平過嶽祠遂脫衣買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惟神聰鑒當賜誠告祝訖因極飲大醉晝寢于碑堂忽夢傳聲云喚張光晟遽處甚急卽入一府署嚴邃異常導者云張光晟到拜跪訖遙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祿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洽汗獨怪之後頻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已至開遠門忽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乃涇卒迴戈耳無所統正應大掠而退如今有主禍未可知朱泚久在涇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徵收涇卒扶持則難制矣計其倉遑未暇此謀諸公能相逐從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諸公持疑光晟卽奔馬詣泚曰人主出京公爲大臣豈是宴居之日泚曰願從公去命駕將行而涇卒已集其門矣光晟自將泚去因爲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麥之陣泚拜光晟

僕射平章事統兵出戰大敗而退方悟神言爲徵矣出集異記

淮南軍卒

陳少遊鎭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候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息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旣而呼趙趙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人據案而坐侍衞甚嚴徐謂趙曰吾有子舉在蜀數年欲馳使省視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也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辭不奉教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至是自蜀還由長安未晚也卽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食飲憂惑不敢寐將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曲躬如朝謁禮頃有訴訟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下旣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去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以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耳趙卽以錢貯懷中輒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

採衣中皆紙錢耳即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數千錢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席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昔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遂爲金天王所追爲親今我妻在[illegible]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卽留趙一日贈縑數段以還書遣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佘天見之大喜且謝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縑帛可用之趙拜謝而徑歸淮南而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歎之且久明日晨起詣於獄併卽命釋趙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 出宣室志

元載張謂

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郞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曛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將行益數輩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益甚且慮爲其所害二人卽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郞且至羣盜當疾去無有害於貴人羣盜相目而驚遂馳去二人因皆賀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日眞神人之語也且喜且歎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郞 出宣室志

潁陽里正

潁陽里正說某不得名曾乘醉還村至少婦祠醉因繫馬臥祠門下久之欲醒頭向轉未能起聞有人擊廟門其聲甚厲俄聞中間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覓一人行雨門外云舉家往嶽廟作客今更無人其人云只將門下臥者亦得門外人云此過客那得使他苦爭不免遂呼某令起隨至一處濛濛悉是雲氣有物如駱駝其人抱某上馳背以一瓶授之誡云但正抱瓶無令傾側其物遂行瓶中水紛紛然作點而下時天久旱下視見其居處恐雨不足因爾傾瓶行而旣畢所由放還至廟門見已屍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馬還家以傾瓶之故其宅爲水所漂人家盡死某自此發狂數月亦卒 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時　韋皐
竇參　李伯禽　蕭復弟
李納　崔汾　辛祕

王法智

桐廬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曆中忽聞神作大人
語法智之父問此言非聖賢乎曰然我姓滕名傳胤本
京兆萬年人宅在崇賢坊本與法智有因緣與酬對深得
物理前後州縣甚重之桐廬縣令鄭鋒好奇之士常呼法
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與鋒對言語深有士風
鋒聽之不倦每見詞人談經誦詩歎言終日常有客僧請
法智乞丐者神與交言贈詩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長懷片
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氣衝蓋誰能久坐實蓮花又曾為詩
贈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餘自歎無大故君子莫相
疎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與左衛兵曹徐晃龍泉令
崔向丹陽縣丞李從訓邑人韓謂蘇修集於鋒宅會法智
至令召滕傳胤久之方至與晃等酬獻數百言因謂諸賢
請人各誦一章誦畢衆求其詩率然便誦二首云浦口潮
來初渺漫蓮舟搖颺採花難春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
更折看云衆人莫厮笑又誦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
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自云此作
亦頗蹀躞又囑法智弟與鋒獻酬數百言乃去（出廣異記）

李佐時

山陰縣尉李佐時者以大曆二年遇勞病數十日中愈自
會稽至龍丘會宗人述為令佐時止令廳數日夕復與客
李舉明燈而坐忽見衣緋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趨謁庭
下佐時問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為判官特奉命迎
候以光騶使佐時曰已在衰制如是非禮且王何以得知
有我答云是武義縣令竇堪舉君佐時云堪不相知何故
見舉答云恩命已行難以辭絶須臾堪至禮謁蘊籍如平
人坐謂佐時曰王求一子婿兼令取甲族所以奉舉亦由
緣業使然佐時固辭不果須臾王女亦至芬香酷烈車騎
雲合佐時下階迎拜見女容姿服御心頗悅之堪謂佐時
曰人誰不死如君蓋稀無宜數辭以致王怒佐時知終不
免久之王女與堪去留將從二百餘人祇承判官翌日謁
拜弟造同詣佐時佐時且說始末云的以不活為求一頓
食述為致盛饌佐時食雖飽忽云不見碗呵左右何以收
羹作于食案便卒其妻鄭氏在會稽喪船至之夕婢忽作
佐時靈語云王女已別嫁但遣我送妻還言甚悽愴也（出廣異記）

韋皐

韋皐初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
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微悟不得志時入
幕府與賓朋從游且擬其忿延賞愈惡之謂皐曰莫係無
非時奇延賞尚敬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軒之如此
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今厭賤如此不知
歡然度日奇哉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之居
炊菽羹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强安為有血氣

者所笑於是入告張行意延賞遺帛五十疋夫人潛之不敢言時有女巫在焉見皐入西院問夫人曰向之緑衣入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宰相遠矣其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所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人聞之大喜遽言于延賞延賞怒曰願請益可矣奈何假託巫妖以相謟乎皐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壻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衆奔朱泚道遇泚使以僞詔除皐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皐受其命謂雲光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詐雲光

從之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將泚復許皐鳳翔節度皐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及鑾還宮乃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抉其目以慙不知人（出幽怪録）

竇參

竇參常爲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宰皆祀之竇至即欲除毁有日矣夢神謂已曰欲毁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蓋以公當爲相然幸且相存自知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既驚覺乃自入祠祭酹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先報之頗與神交焉其神欲相見必具盛饌於空室之內闔以簾幕竇入之後左右聞二人笑語聲竇爲栁州別駕官舍有空院竇因閑之俄聞有呼聲三四尋之則無人竇心動乃具服仰問之曰得非幾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兩日內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竇依言處置訖坐待使不數日王人遽至果有後命（出戎幕閒談）

李伯禽

貞元五年李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糶鹽官場界有蔡侍郎廟伯禽因謁廟顧見廟中神女數人中有美麗者因戲言曰娶婦得如此足矣遂瀝酒祝語之後數日正晝視事忽聞門外有車騎聲伯禽驚起良久具服迎於門乃折旋而入人吏驚愕莫知其由乃命酒殽久之祇叙而去後乃語蔡侍郎來明日又來傍人並不之見伯禽迎於門庭言叙云幸家見録得事高門再拜而坐竟夕飲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許蔡侍郎論親治家事別親黨

數日而卒（出通幽記）

蕭復弟

蕭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遊衡湘維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擕琴蕭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風耶曰素善此因請撫之尤妙絶遂盡傳其法飲酒數而問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歸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風有女子雙鬟前一小竹籠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報也蕭問何來此曰採果耳去頃却迴曰娘子召君蕭久在船頗思閑行遂許之俄有蒼頭棹畫舸至蕭登之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生升堂見二美人於上前拜美人曰無怪相迎知君善南風某亦素愛久不習理忘其半願得傳受生遂爲奏美人亦命取琴蕭彈畢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問生

授於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狀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傳與某某即舜二妃舜九天爲司徒已千年別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數碗生辭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於人遂出門復來尋所至彈琴之所明日尋之都不見矣 出逸史

李納

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却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

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斲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吾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跣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腳嗚其膚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尤在殿堦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似欠建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栢悄然嚴靜乃薦奠而廻見納納呼入臥內問王祐祐但以薦奠拜擲蒲投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嗚吾足於是舉足乃祐所嗚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爲臣之幸也益不得已如何今日復奚言也 出集異記

崔汾

澧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俄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見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遜之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色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擊門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粗率乃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欻有二人長纔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所止

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俄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人捽拽批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人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鉤出於庭又叱辱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訏仙官無狀而至似非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隙見亡兄以帛抹唇如損狀僕使共訏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吻然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尤負此苦 出酉陽雜俎

辛祕

辛祕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陜因息於樹陰旁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對卽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彊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俱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將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將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門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驚異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轝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紋帊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泊裴生日會親賓客忽憶乞兒之言解帊複結得幅紙大如手板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日妻尚未生 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五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陳袁生 冉遂 魏耽
盧佩

陳袁生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於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來謁旣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常職軍伍間今則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迥出於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筭者能知君平生事生卽訊之遂述旣往事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旣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之懼卽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將禍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禍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圮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鑠且日爲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坏土耳今我訴於子子以爲可則已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旣有願又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奠祀則真幸之甚者願無忘袁生諾之旣而又曰君初至邑將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駭於我君當屛去其吏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袁生口諾奉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令訊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卽命駕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屛車吏獨入廟中見其簷宇摧毁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旣拜謂袁生曰君不忘前約今日乃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偕行廟中見階

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數人立其旁袁生問曰此何爲者
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有殃故吾縶之一歲矣
每旦夕則鞭撻之從此旬餘當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
安得縶於此乎神曰以生魂縶之則其人自沈疾亦安能
知吾之爲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建廟可疾圖之袁生
曰不敢忘既歸將計其工然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
人所言縶道成師之魂當沈疾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之
吾今假以他語俾建其廟宇又安有徙乎於是徑往縣東
蘭若問之果有成師者臥疾一歲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
夕則一身盡痛袁生曰師疾如是且近於死矣然我能愈
之師能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
緡貨爲事哉袁生即紿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

魂且桎梏縶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事曰此僧有宿殃
故縶於此吾憐師之苦因告其神何爲縶生人可疾解之
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俱無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
去旬餘當捨其罪吾故告師疾將愈宜修赤水神廟也儻
以疾愈遂忘其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許曰敬受教
後旬餘果愈因召門弟子告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法
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謂我曰師之病赤水神
所爲也疾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祐兆人祈福
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即與其徒持鍤詣廟盡
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明日道成詣袁生袁生喜曰
師病果愈乎吾之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
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計修赤水神廟也不然且懼爲禍

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則
雩之以澤潦淫則禜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郡國雖一邑
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爲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
而爲害於人焉不可去之已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
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慚其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杖
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遇一白
衣立於路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
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
君棄逐窮荒亦我報仇耳袁生即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
爲罪我神曰道成師福盛甚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衰故
我得以報仇已不見生惡之後數日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冉遂

冉遂者齊人也父邑宰遂婚長山趙玉女遂既喪父又幼
性不慧略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
質性復輕蕩一日獨遊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
侍從百餘人皆攜劍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
恨錦衣人回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爲夫可乎趙氏應
聲曰君若暫爲我夫我亦懷君恩也錦衣遂下馬入林內
既別謂趙氏曰當生一子爲明神善保愛之趙氏果有孕
及期生一兒髮赤面青遍身赤毛僅長五寸眼有光耀遂
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殺之趙氏曰此兒託體於君又何
妖或是異人何殺之耶必殺反爲害若何遂懼而止趙氏
緘之密室及七歲其兒忽長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鳥飛
下兒走出躡上鳥背飛去其母朝夕哭之經數月兒自外

來擐金甲佩劍彎弓引兵士可千餘人至門直入拜母曰我是遊察使者子幸託身於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報我今月後時一來拜覲侍我微荅母恩即不來矣趙氏曰兒自爲何神也兒曰母愼勿言我已補東方擒惡將軍東方之地不遵明祇擅爲惡者我皆得以誅之趙氏取酒炙以飼之乃謂兒我無多酒炙不可以及將士兒笑曰母但以一杯酒灑空中郎兵士皆飲酒也母從之見空中酒下如雨兵士盡仰面而飲之兒乃逡止曰少飲臨别謂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遥告我當立至言訖上馬如風雨而去後一年趙氏父亡趙氏往葬之其父家每夜有鬼兵可千餘圍其宅有神扣門言曰我要爲祠宇爾家翁見來殺我㑹當遂去不然皆殺之趙氏忽思兒語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兒

引兵士千餘至令一使詰之神人茫然收兵爲隊自縛於兒前兒呵責盡殺其衆謂母曰此非神也是强鬼耳生爲史朝義將戰亡之後無所歸自收戰亡兵引之來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適聞言家翁已在我左右爾試問之其兒令擒神人問之曰爾所謀事我盡知之不須言也但何以無故追趙玉耶今在何處其人泣告曰遊將軍哀念生爲一將不能自立功而死於陣前死後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圖今日有犯斧鉞若或將軍不以此罪告上大帝在麾下必效死節又問曰趙玉何在神曰寄在鄭大夫塚内兒乃立命於塚内取趙玉至趙玉尋蘇趙氏切勸兒恕神之罪兒乃釋縛命於部内爲小將乃辭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當頻出迹於人間不復來矣母善自愛又如風雨而去遂後絶然不至矣出芥子記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顔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爲女壻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圉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圉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圉人固請耽因告之圉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圉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圉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恕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復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圉人

輙升堂而坐召佩金者生命酒圉人於大沙羅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羅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唯言死罪更無他詞圉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圉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親使君晝夜焚修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即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他處言訖而去出紀聞録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牀榻者累年曉夜不堪痛楚佩卽棄官奉母歸長安寓於常樂里之别第將欲竭産以求國醫王彦伯治之彦伯聲勢重造次不可一見佩日往祈請焉半年餘乃許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來佩候望於門心揺目

斷日既漸曉佩怊悵然忽見一白衣婦人姿容絕麗乘一
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
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來請問之
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既被顏問再三乃具以
情告焉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王彥
伯所能請一見大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於馬首曰誠
得如此請以身為僕隸相酬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
楚之次聞佩言忽覺小瘥遂引婦人至母前婦人纔舉手
候之其母已能自動矣於是一家歡躍競持所有金帛以
遺婦人婦人曰此猶未也當要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
抑亦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為天師再生未知何
階上答全德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

太夫人左右則可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為天師
奴今反得為丈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稱謝遂於女僮手
取所持小粧奩中取藥一刀圭以和進母母入口積年諸
苦釋然頓平即具六禮納為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
為每十日即請一歸本家佩欲以車輿送迎即終固辭拒
惟乘舊馬從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踪跡初且欲順適其意
不能究尋後既多時頗以為異一旦伺其將出佩即潛往
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皆不見佩
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殽瀝酒祭地即見婦人
下馬就接而飲之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載於馬上即變
為銅錢又見婦人以策畫地巫者隨指其處曰此可以為
穴事畢即乘馬而回佩心甚惡之歸具告母母曰吾固知
是妖異為之奈何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佩亦幸焉後
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
不歸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使女僮傳語佩曰妾誠非
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為君婦太夫人疾得平和君
自請相約為夫婦今既見疑便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
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redacted]恭李諮議矣佩曰雖欲
相棄何其速歟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
人家喪葬所在長須在京城中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女僮
又曰娘子終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長為
妻九郎一家皆為地仙矣盧佩第九也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六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七　神七十七

沈聿　党國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陳翁　樂坤　永清縣廟
崔澤　韓愈　李逢吉
樊宗訓　裴度　張仲殷
凌華

沈聿

貞元中庶子沈聿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別業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垣古埏以建牛坊秩滿因歸農焉一日晝寢堂之東軒忽驚寤見二黃衣吏謂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謂官罷無事詣府拒之未行二吏堅呼聿不覺隨出經歷親愛洎家人揮霍告語曾無應者二吏呵驅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蕪替正衙之東街南北二巨門對啓吏導入北門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聽上讀狀付司責問聿惶懼而走莫知所詣遂突入南門門內有廳重施簾幙聿危急徑入簾下則見紫衣貴人寢書案後聿欣有所投又懼二吏之至因聲氣撼動紫衣遂寤熟視聿曰子爲何者聿即稱官及姓名紫衣曰吾與子親且故子其知乎聿驚惑未對又曰子非張氏之彌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間亦知張謂侍郎乎聿曰幼稚時則聞之家有文集尚能記念紫衣喜曰試爲我言聿念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紫衣大悅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遙拜呼紫衣曰生曹禮謁甚恭紫衣謂曰沈聿吾之外孫也爾可致吾意於秋局希緩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紫衣曰爾死矣宜速歸聿謝辭而出吏伺聿於門笑謂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出大以酒食錢帛許之忽若夢覺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致奠二吏於野外聿亦無恙又五日聿曉於莊門復見二吏曰寃訴不已須得郎爲證聿即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論理候郎對辯聿謂曰此主役之家人銀鑰擅意也二吏相顧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見其夜銀鑰氣壓而卒數日忽復遇二吏謂聿曰銀鑰稱郎指教屈辭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爲告於生曹二吏許諾有頃復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潛避愼不得洩藏伏三日事則濟矣言訖不見聿乃密擇捷馬乘夜獨遊聿曾於同州法輪寺寓居習業因往詣之及出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懼貽嚴君之憂則徑歸京不敢以實啓莊夫至云前夜火發北原之牛坊已爲煨燼矣聿終免焉　出集異記

党國清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臺駘廟在汾水旁元和中王愕鎮河東時有里民党國清者善建屋一夕夢黑衣人至門謂國清曰臺駘神召汝隨之而去出都門行二十里至臺駘神廟廟門外有吏卒數十被甲執兵羅列左右國清恐悸不敢進使者曰子無懼已而入謁見有兵士百餘人傳導甚嚴既而拜臺駘神召國清升階曰吾廟宇隳漏風日飄損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濕且爾爲吾塞其罅隙無使

有風雨之苦國清曰謹受命於是搏塗登廟舍盡補其漏既畢神召黑衣者送國清還出廟門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聞傳呼之聲使者與國清俱匿於道左俄見百餘騎自北而南執兵設辟者數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馬儀狀魁偉殿後者最後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會食於李氏之門今夕故先謁吾君於廟耳國清與使者俱入城門忽覺目暗微倦以手拭之悸然而寤明日往臺駘廟中見几上有屋壞泄雨之跡視其屋果有補葺之處及歸行未六七里聞道西村墅中有簫鼓聲因往謁焉見設筵有巫者呼舞乃與神也國清訊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嘗為衙將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軍功故宥其死擯于鴈門郡鴈門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禱其廟願得生還近者以赦獲歸存古謂磨笄山神所祐於是醮之果與國清夢同也 出河東記

太原小吏

于鐸鎮太原嘗一日亭午之際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餘介金仗劒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懼甚白於衙將靳坦張和偕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鐸薨時元和中也 出宣室志

村人陳翁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亦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叱陳翁者因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擐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劒御良馬朱纓金佩光采華煥鞭馬疾馳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語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於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為乎且有厲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皆愈 出宣室記

欒坤

欒坤舊名沖累舉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罷舉東歸至華陰夜禱嶽廟以卜進退之計中夜忽夢一青綬人檢簿書來報云來年有欒坤名已到冥簿不見欒沖也沖遂改為坤來年如其說春闈後經嶽所謝又祝官位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鄂州 出雲溪友議

永清縣廟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宰省作覲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樸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無門榜牌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徒倚久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為妖怪今吾子致問得伸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吳書有傳誅南山之虎斬長橋之蛟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廓為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鷙獸余數年之內勦殺猛虎不可勝數生眾頻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人最多余亦誅之居人懷恩為余立廟自冥漠之北藍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縣違俗傳多誤以余為白虎神幸君子訪問

願為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於襄陽從事乃書版寘
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
王澄刻石於廟 出集異記

崔澤

王鍔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剌坊州常避暑於庭
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戎冠廣袖自堂之前軒
而降立于階戺厲聲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見澤
懼而且惡命家僮逼之已亡見矣是夕澤被疾至明日發
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許後月餘卒于郡 出宣室志

韓愈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
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卧見一神人長丈餘被甲仗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七 五一
劔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于楹前久而謂愈曰帝命
與卿討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不踞見王
神人曰威粹骨蕞國世與韓氏為仇今欲討之而力不足
卿以為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去於是書
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出宣室志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嘗為司空范希朝從事於單于府時金城寺
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
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而至食頃聞報李從事
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
爲常衙將簡郢與無爲弟子法眞善常爲郢語之 出宣室志

樊宗訓

陝石縣西有聖女神祠縣令韋謀與前縣令樊宗訓遊焉
宗訓性疎復不以神鬼為意以鞭劃其牆壁抉剔其衣袪
言笑慢褻歸數日邑中有狂僧忽突入縣門大呼曰縣令
當持法奈何放縱惡人遣凌轢恣橫謀遣人逐出亦不察
其意也旬餘 小女病召巫者視之曰聖女傳語長官土
地神靈盡望長官庇護豈有教人侵奪前者遣阿師白於
長官又不見喻韋君曰惡人是誰即與捕捉曰前縣令樊
宗訓又已發無可奈何以後韋長官罰意勿令如此小娘
子疾苦即應愈韋君謝之令人焚香灑掃邑中皆加敬畏
其女數日即愈 出宣異記

裴度

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七 六一
果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為相機務繁冗乃致遺忘心恒
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來謁留
之與語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
有感於相公度笑而已後為太原節度家人病迎女巫視
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裴相公廉貞將軍遣
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耶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度甚
驚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淨院焚香具酒果廉貞將軍亦
欲見形於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於階下東向奠酒
再拜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
伏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云無之度尊奉不敢怠
忽也 出逸史

張仲殷

戶部郎中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利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同侶挾彈遊步林藪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鹿林一矢中之洞肖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以充一飯之費仲殷等敬謝之老人曰明日能來看射否明日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與仲殷仲殷益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復至其所老人還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間仲殷彌敬之約行二十餘里至一大莊如卿相之別業焉止仲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

入有修謁之狀出門姨知君來此明日往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爲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不多類人或似過老髮易又如猿玃之狀其所食品物甚多仲殷食之亦不見其母動匕箸倏忽而畢久視之飲坐如故既而食物皆盡老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牀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射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隻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牀下曰敬服又命牆頭上立十針爲去三十步舉其第一也乃按次射之發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勢但約臂腕骨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滿故無彊弱皆貫力也數日仲殷

已得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亂世也遂却引歸至故處而仲殷藝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illegible]雖童子婦人即可與談武矣後父卒除服偶遊於東平軍乃教得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也善射者必趨度通臂故毋類於猿焉出原化記

凌華

杭州富陽獄吏曰凌華骨狀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捨吏當爲上將軍華爲吏酷暴每有縲絏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賄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將死見黃衫吏齎印而前宣云牒奉處分以華昔日曾爲刺將其著能績後有缺行敗其成功謫官圓扉伺其修省餌迷所履太乖乃心玉枕疑然委于庸賤念茲貴骨須有所歸今鎮海軍討逆諸臣合爲

上將骨未圓實難升威穢宜易之以得人免塊然而妄虔付司追凌華擘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優恤於是黃衫吏引入有綠冠宴者隔簾語曰今日之來德之不修也見小吏而失祿竊爲吾子惜焉命左右取鉗槌鐵填有縉衣豹袖執斤斧者三人綠裳賜華酒五盃昏然而醉唯聞琢其腦聲絕而華醉醒從此華子西階以聽命移時有宣言曰亡貴之人理宜裨補量延半紀仍賚千千官訖綠裳延華升階語曰吾漢朝隱屠釣之人也蓄求全身微規小利既殁之後實受此官位卑職猥殊不快志足下莫歎失其貴骨此事稍大非獨一人命酒與華對酌別飲數盃賓然無所知既醒宛然在廢牀之上捫其腦而骨已亡其儕流助凡十千焉後十五年而卒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七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榮
劉元迥　鄭翦　柳澥
馬總　崔龜從

李回

唐故相李回少時常久疾兄軿召巫覡于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散巫欲徹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頹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出宣室志）

李序

元和四年壽州霍丘縣有李六郎自稱神人御史大夫李序與人言不見其形有王筠者爲之役至霍丘月餘賃宅住更無餘物惟几案繩牀而已有人請事者皆投狀于筠鋪於案側文字濕潤須臾滿紙能書字體分明休咎皆應時河南長孫郢爲鎮遏使初不之信及見實時與來往先是官宅後院空寬夜後或梟鳴狐叫小大爲畏乃命李六郎與政理遂云諾每行似風雨霎霎之聲須臾聞詈捶之辭遣之云更不得來自是後院遂安時御史大夫李湘爲州牧侍御史張宗本爲副史歲餘宗本行縣先知有李序之異而不信乃長孫郢召之須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於牧守取紙筆而請序曰披對諸公便書可乎張曰可

也初案上三管筆俄而忽失一管旋見文字滿紙後云御史大夫李序頓首宗本心服歸而告相湘乃令使邀之遂往來數日云是五嶽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蘄州某於陰道管此郡亦飲酒語聲如女人言詞切要究暢笑詠常作笑歌詩曰猥颸何曾見頭旋即下神圖他衫子段詐道大王嗔如此極多亦不全記後云暫往蘄州看舍弟至蘄乃七月中仍令卜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與長孫郢近婺州人皆請休咎於李序其批判處猶存（出博異志）

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至長未嘗暫忘也元和二年春臥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母曰蔡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

見乃逐爲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紿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從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懼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怠於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何在也十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無丈夫亦無器物將軍遂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諾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將軍曰王及殿傾須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蔡榮計其年限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復來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遂去母視榮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雄服之時有李復者從毋夫楊曜爲中牟圍戶於三異鄉徧閱其事就召榮母問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見德者豈其然乎（出續玄怪錄）

劉元迥

劉元迥者狡妄人也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又巧以鬼道惑衆衆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師古鎮平盧招延四方之士一藝者至則厚給之元迥遂以此術干師古師古異之面試其能或十銖五銖皆立成焉蓋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迥貴成其姦不虞後害乃曰雜之他藥徐燒三年可以飛仙爲食器可以避毒以爲甑用可以辟邪師古大神之因曰再燒其期稍緩子且爲我化十斤將備吾所急之器也元迥本衒此術規師古錢帛

逡巡則謀遯去爲師古縻之專令燒金其數極廣元迥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遺四方仰歸威德所圖必遂者須假神祇之力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迥則曰泰嶽天齊王玄宗東封因以沈香刻製其像所以玄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迥乃曰全軀而致或恐卒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固當獲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爲燒之速成其事元迥大笑曰天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爲其首豈冥鬼敢依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金而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餅金二十斤恣元迥所爲仍命元迥就嶽廟而易焉元迥乃以鉛錫

雜類鎔其外而置之鑛其真金以歸爲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集矣師古尤加禮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廚徑詣師古於衆會之中因舉身丈餘踣空而立大詬曰我五嶽之神是何賊盜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涉旬方歸及歸我之甲兵寶馬器械財物皆爲貴公所掠去則又極罵復登身數丈良久復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沉醉者數日師古則令畫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迴之紆方將理之而師古暴殤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領事郎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拔之元迴辭窮戮之于市 出集異記

鄭翦

穆宗有事於南郊將爲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主役於御院之西序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黃帝過路汝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悸遽使修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奏之帝至宮朝獻畢赴南郊于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稱賀遂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於實井之上名曰聖瑞感應紀仍賜鄭翦緋衣 出感定錄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如悅之若有人投刺者即命衫帶泊舟而下立於沙岸

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聆命雖至當須到桂州然識行李宜前路相候曾嚴見澥之所爲不覺愕然亦皆貯觀如有所睹澥卽却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車乘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處則必牽踣而坐指撝處分皆非生者所爲陽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澥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鉞騎自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書纔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 出河東記

馬總

馬總爲天平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將衍人程居在傍總逆几忽右假寐而神色慘蹙不類於常程不敢驚乃徐起詢其佐相元因告之俄而總召元封府人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有所詣儀衛崇閎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相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見因留連曰術之此官亦人世之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關由然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況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總因辭退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爲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總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冥官將祐增其年以悅其意也 出集異記

崔龜從

崔龜從長慶三年以大理評事從事河中府一夕夢與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見室內有人當陽儀衛甚盛又一人側

坐衮飾略同皆降堦目揖答禮狀若決事者因揖遂及階拜唯而退行及西廟視廡下牖間文簿堆積於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問之此當是陰府某願知祿壽幾何吏應曰二人後且皆爲此州刺史無勞問寧也及出門又見同時從事席地而博蒲歸將大與之博鄴在目唯所與同行者夢中顧之其姓名是常所交遊及覺遂忘其人明日入公府話於同舍皆以爲吉解曰君夢得告而人見摶蒲者當也君後當如主公節臨蒲州矣爾後每入祠廟輒思所夢皆屢謁河瀆及爲華州拜西嶽廟宇神像皆非夢中所見開成中自戶部侍郎出爲宣州去前夢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實州人所嚴奉每歲無貴賤必一祠焉其他祈禱報謝無虛日以故廉使輒備

禮祠謁龜從將病至秋乃愈因謁廟及門怳然屛上有畫人抱案而瀞躬乃夢中之吏也入廟所經歷無非昔夢唯無同行者歸以告妻子明年七月龜從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纔夜執大劑因自診前夢以爲吏所告者吾其終於此乎因心禱之踰寐又夢晨起視事如常將將就便室及側門有家吏號珪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傳語聞之心悸而毛豎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奔趨而入視其狀魁岸面黝而加赤不類人色紫衣黝剝乃敬亭廟中階下土偶人也未及語龜從厲聲言曰我年得幾許遽應曰得六十幾夢中記其言及覺遂忘其奇數意者神不欲人道知其終數邇明自爲文以祝神具道所以命兒姪將酒牢廟中以禱先是疾作醫言疾由寒而發服熱藥輒劇遂求醫於浙西醫沈中遂乘驛而至既切脈直言公之疾熱過而氣壅當以陽治之藥劑以甘草犀角爲主如其言涉旬而稍間經月而良已自以爲必神之助又自爲文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廟之壞隙加置土偶人寫垣墉之畫繪皆新之大設樂以享神自撫襟袖以舞始長慶感夢之時絕不爲五木之戲及至江南方與從事復爲之龜從後入相罷爲少保歸洛大中七年卒（出龜從自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八

蔣琛　張遵言　神十九

蔣琛

霅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霅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嘗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余且之網俾免刳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邇漁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鱗細介苦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貯懇誠由斯而來冀答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有龜鼉魚鼈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壓波爲城遏浪爲地開三門垣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蟲首執戈戟列行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十東西馳來乃噓氣爲樓臺爲瑤宮珠殿爲歌筵舞席爲座榻裀褥頃刻畢備其餘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復有水獸亦數百銜耀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覿五絕于茲雖魚鴈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衷腸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馬於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

自松江西泝而至二神迎於門設禮甚謹叙暄凉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識不知事須帖屛警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候吾子清塵得免與罰否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是以補其尤矣乃有披偈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實久范君曰凉德未泯吳人懷恩立祠於江濱春秋設薦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江公驅來席突盛莚益增慙慄於是揖讓入門既即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轄聞車馬聲則有綠衣玄冠者氣貌甚偉騶殿亦百餘既升階與二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偏僂而進方即席范何笑謂屈原曰彼放逐之臣葬波濤之困讒痕謗跡骨銷未滅何慘面目更獨其盃盤湘江之孤魂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無開穿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剸洪鍾之劍不剸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于五湖之上輝煥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戲謔於綺席恃意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剸腐肉於几上竊於君子惜金鐵與利刃也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口曰嗚嗚矣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沉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

河源塞泉脈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桑曲凡十餘疊
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
與鴟夷君自海濱至乃趨蹌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厚伯
大夫曰子非蹈甕抱石抉眼之徒與對曰然屈曰余得朋
矣於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
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辭所記
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淅淅兮波緜緜蘆花萬里兮凝蒼煙
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沈我天所覆不全兮身
寧全溢眸恨血兮徒漣漣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喙空水府
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沈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
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慘
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

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
傾盃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
脂膏富樓船泛泛於長浪隈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潮
來津亭維一艘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寧邑之良日任波吼
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盃
雪溪神歌曰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
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煙
波接九嶷幾人經此泣江離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重華
南狩時於是范相國獻境會夜宴詩曰浪闊波澄秋氣涼
沈沈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
裊碧雲飄几席觥飛白玉灔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
琴高不死鄉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并簡范詩曰珠光龍

耀火燼燼夜接朝雲宴渚宮鳳管清吹淒極浦朱絃閒奏
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分慙無輔佐功雲雨各飛真
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持盃右擊盤朗朗作歌
曰鳳騫騫以降瑞兮患山雞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
碔砆之爭輝當侯門之四闢兮壅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
無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剡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志達
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孑孑於空■兮靡群
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
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籬秋日晼晼兮川雲收棹
四起兮悲風幽羇魂汨沒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聲
長流向使甘言順行于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
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儕當

鼎足之嘉會兮復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卮
瓊斝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誚余持盃以淹留申
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曉水宮風初涼誰言
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鼉振鼕鼕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
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吟秋瑤瑟清含商賢臻江湖叟貴
列川瀆王詠于衰俗人無能振頹綱分辭皆亂世樂霖救
蝸鄉樓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鬬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
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徵滄浪侶遽悲白日光海人
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鴟夷君銜
盃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壟
既覇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步頹蹶兮吾道遘凶處
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

鼓怒其寃踪所以輾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鬱之心胷當靈境之良宴兮謬附狙之相谷聲簫鼓兮撞歌鍾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飄終霄郡城樓早鼓絶洞庭山寺晨鍾鳴而飄風勃興玄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沓頃之無所見腾色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盼琛而去出集異記

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悅懌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

張志誠抽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遵言輟味不令捷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抽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抽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大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黙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愛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遂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遥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遥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慄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獰每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

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嗚鳴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恐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烏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

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宇儼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廻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避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讌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人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不爲奉上元夫人處分焉

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歟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散墜而落暝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惛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鄙不知四郎之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老僧竟不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即命遵言歸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出博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九

張無頗　王錡　馬朝
鄭元佐　夏陽趙尉　盧嗣宗
三史王生　張生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于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瞻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富當聘名姝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寃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磬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璫楹桷煥耀若布金鈿異香氤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篦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碗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于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巨萬矣無頗覩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忽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雖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煙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諭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私其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為賈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為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

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婿遂止月餘憐寵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婿須歸人間昨夢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為時人所怪南康又遠況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與珍金珠寶玉無頗曰唯侍衛輩即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笑耳遂與王別曰三年即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為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出傳奇

王鍔

天興丞王鍔實曆中省莊隴州道憩于大樹下解鞍藉地而寢忽聞道騎傳呼自西東見紫衣乘車從數騎敕左右曰屈王丞來引鍔至則帳幄陳設已具與鍔坐語良久鍔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而蒲紫衣覺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謂為王耳鍔曰未諭大王何所自曰恬昔為秦築長城以此微功屢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駕某為羣小所排橫被誅夷上帝仍以長城之役勞力害民配守吳嶽當時吳山有嶽號衆咸謂某為王其後嶽職却歸於華山某謫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無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跡所稀寂寞頗甚又緣已被虛名不能下就小職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偶此相遇思少從容鍔曰某名跡幽沉質性孱懦幸蒙一顧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緣奉慕頗展風儀何幸遽垂厚意誠有事則又如何鍔曰幸甚恬曰久聞散思有以効用如今士馬處處有主不可奪他權柄此後三年興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若早圖謀必可將領所必奉託者可致紙錢萬張某以此籍手方諧矣鍔許諾而寤流汗霢霂乃市紙萬張以焚之乃太和四年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後節度使溫造誅其兇黨八百人出河東記

馬朝

馬朝者天平軍步卒也太和初滄州李同捷叛詔鄆師討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與賊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鄆饋食適至軍中會戰有期朝年老啓其將曰長男士俊年少有力又習弓矢來日之行乞請自代主將許之及戰鄆師小北而士俊遽中重瘡仆於鬪場夜久得蘇忽有傳呼語言頗類將吏十數人者且無燭士俊窺之不見但聞按據簿書稱點名姓依次士俊則呼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訖遂過及遠猶聞其檢閱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歸四更方至營門營吏納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謂其已死及見驚喜即洗瘡傅藥乃曰汝可飲少酒粥以求寢也即出汲水時營中士馬極衆每三二百人則同一井井乃周圍百步皆為隧道漸以及泉蓋使衆人得以環汲也時朝以罌缶汲水引重之際泥滑顛仆於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貫其刃久而士俊懼其未迴告於同幕者及到則已絕矣士俊旬日乃愈出河東記

鄭元位

河東衙將鄭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輦行至沙苑會日暮見一人長丈餘衣紫佩金容狀豐偉御白馬其馬亦高丈餘導從近十輩形狀非常執弧矢自南來元位甚驚異立馬避之神人忽舉鞭西指若有所見其導從輩俱隨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無覩及迴視之皆不見矣元位瘁然汗發髀戰心慄不覺墮馬因病熱肩輿以歸旬餘方愈時河東連帥司空李愿卒 宣室志

夏陽趙尉

馮翊之屬縣夏陽據大河縣東有池館當太和中條烟霧嵐靄昏互在望又有漢泉穴其南泉水清澈纖塵無隱太和中有趙生者尉于夏陽嘗一夕雨霽趙生與友數輩聯步望月於漢泉之上忽見一人貌甚黑被綠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綠波空悠悠趙生方驚其人忽迴望水濱若有所懼遂入水惟露其首有頃亦沒趙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數十步有神祠表其門曰漢水神趙生因入廟見神坐之左右搏埴為偶人被綠袍者視其貌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趙生曰此漢壞也尚能惑衆非怪而何將用劃其廟有縣吏曰此神廟且能以風雨助生植苟若毀其屋適足爲邑人之患於是不果隳 宣室志

盧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爲帝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罪曰何侮易之言黷於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穢褻語俄被疾肩舁以歸色悴而戰身汗如瀝其夕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捽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久視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爲所撲溺之人咸異其事 宣室志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辯古昔多以臆斷旁有議者必大言折之嘗游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劍滅暴秦剪強楚而不能免其母爲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黷神爲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難逃王生頓首曰臣常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云劉媼而注云媼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聞之於師載之於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於胸襟漢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爲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西南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方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遑目太公遂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其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嘗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王生

曰王即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親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汚我三尺刃令擒髮者捽之一摑惘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出纂異記

張生

進士張生善鼓琴好讀孟軻書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日將暮乃排闥聳轡爭進因而馬瘏頓之馬驚生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指廊廡下曰捨此無所詣矣遂止初

夜方寢見緋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問曰業何道藝之人生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書帝曰孔聖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與孔同科而語生曰孟亦傳聖人意也祖尚仁義設禮樂而施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曰著書七千二百章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帝曰記其文乎曰非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帝乃令生朗念傾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答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怨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詞憮然嘆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謂矣朕捨天下千八百二十載暴秦竊位毒痡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圖蔑棄律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蕪意相及都於詼諧常聞贊唐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蓋明無事也然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至於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亦聞贊朕之美曰無爲而治乃載於典則云賓四門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偏羣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夫如是與無爲之道遠矣今又聞號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大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何萬章之問孟軻不知其對傳聖人之意豈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謂生曰學琴乎曰嘗之而不善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實足以光其歸路乃撫琴以歌之曰

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歌訖鼓琴爲南風弄音韻清暢爽朗心骨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出纂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

蕭曠　史遂　田布
進士崔生　張偃　裴氏子
韋騶

蕭曠

太和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亭時月明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嘆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即甄皇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託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

死後精魄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殽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嘆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即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王之處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

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野雞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且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木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勞重引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

萬有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其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腪若未凝結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

形況下士修之形神俱墮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洩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侍御叙語情况昵洽蘭豔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冥懷轉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雞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宫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轉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豔間夭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遥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轉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疋贈轉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

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養真矣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轉保其珠綃多遊嵩嶽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出傳記

史遂

會昌中小黄門史遂因疾退於家一日忽召所親自言初得疾時見一黄衣人執文牒曰陰司録君二魂對事畢一魂去身不覺隨去出通化門東南入荒徑渡灞滻陟藍田山山上約行數十里忽見一騎執黑幡云太一登殿已久罪人畢録爾何遲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翼門直北至一官宫門守衛甚嚴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蕭屏間有一吏自内出曰受教受教使者勒躬受命宜曰史遂前世括蒼山主録大夫侍者於刋恭格中間廢噴請官黄門貸其首悟今大夫復位侍者宜遷付所司准法遂領餘一院見一人白髯紫衣左右十數列侍拜訖仰視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爲翰林小吏因問曰少傅何爲至此白怡然曰侍者憶前事耶俄如睡覺神氣頓如請黄門聞其族僉鏡訪之是夕居易薨於洛中臨終謂所親曰昔自蓬萊與帝謫也有閒淨之因帝於閻浮爲麟德之別言畢而逝人與曉也較其日月當捐館之時乃上宴麟德殿也出纂異記

田布

唐相崔鉉鎮淮南盧耽罷浙西張　罷常州俱經維揚謁鉉鉉因暇日與二客方奕吏報女巫與故魏博節度使田布偕至泊逆旅其亭者鉉甚異之復日顧驗與他巫異詰攻舍于都候之廨鉉遽召巫者至乃與神迭拜曰謝相公鉉曰何謝神答曰布有不肖子寶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公陰德免爲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絶者公之恩也鉉瞿然曰異哉鉉爲相日夏州節度奏銀州刺史田鐬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怒曰贓自别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貨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赤其族翌日鉉從容言於上曰鐬贓罪自有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覲奉吏員布亦成父之命繼以忠孝伏劒而死今若行法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鉉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

廊下素服而見焉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柰何區區為愚婦人所使乎神曰布嘗貧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恥償之鈙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錢神乃辭去因言事不驗（出[illegible]）

進士崔生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方鎮者生映樹自匿既過行不三二里前之導從復廻乃徐行隨之有徤步押茶器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嶽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徤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徤步約生伺之於門側入良久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見

甚喜逡廻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俟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攜手話舊頗色悽慘衣服繿縷生曰丈人久辭人間何得至此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迫不可亦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君得南山觜神祇即粗免饑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侍御尋亦罷宴而歸謂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觜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迎奉生潛近伺之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賀觜神泣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姪莊當飄壞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須臾觜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欻如夢覺出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廻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惟崔生莊獨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出[illegible]）

張偃

進士張偃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於廟門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詣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視事之聲喧喝甚厲須臾聞喚張偃來日午時行至某村為赤狸虎所食偃聞之甚懼候庭下靜遂于門下窗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來遂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來須臾虎至金天曰與二犬欲食而代偃虎曰蒙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檢虎何日死有一吏來曰未時為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命張偃過所食時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乃曰某村王存射殺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親往廟謝之（出[illegible]）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於東關學孤林法溫其親表婦女事發繫獄每日供其飲食悉是孤林法神為致之獄吏

怪而謂其神曰神旣靈異何不爲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遠害方便濟人旣違戒誓豈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慇懃以酬香火之功竟皆殺之出原化記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恐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騑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昔爲城守方聞讓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勑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

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卽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遂止遂命漁舟施鈎緡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出瀟湘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賽宗儒
滑能　柳晦　劉山甫
尒朱氏　李仲呂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禎　徐演
羅弘信　李嶢

楚州人

近楚泗之間有人齎妻及奴婢數人於村落客遊數年一日歸至村中長少相率攜酒訪之延入共飲酒酣甚樂村人唯吹笛爲樂神曲殆欲徹曙忽前舞者爲著神下語云大王欲與主人相見合與主人論親情此子大驚呵責曰神道無數我且無兒女與汝爲親情神曰我合聘得君妻

可速粧梳少頃卽來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爲舞者村人醉言無識少頃卽天明忽聞門外馬嘶鳴此子大怪欲出自此之乃見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長丈餘自出牆頭喚曰娘子可發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於室中仆倒而卒出原化記

陷河神

陷河神者嶲州嶲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窒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爲一小蛇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紛紛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

頗怪失其所畜翁嫗不言其後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異因責翁畜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為巨湫渺瀰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為陷河縣曰蛇為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憩于路傍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于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列伏迎駕白霧之中髣髴見其形因解佩劒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廻廣贈珍玩人莫敢窺王鐸有詩刊石而夜兩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出王氏見聞

騫宗儒

黔南軍校姓騫者不記其初名性頗直貧而樂所居鄰宣父廟家每食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騫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愧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君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兼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佚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賜賚復多數年卒官出南楚新聞

滑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棊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求請對局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適某非棊客天帝命我取公棊耳滑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出北夢瑣言

柳晦

柳晦河東人少有文學始以膺補咸通末官至拾遺因上疏不納乃去官廬於終南山一日入城訪故友於宣陽里忽遇一人求食晦與之此人但三齅而已晦怪而問之答曰吾陰府掌事者蒙君設食深愧於心君自此三年當爲相言訖不見晦未之信也及黃巢犯闕求能檄者或薦晦巢乃馳騎迎之逼使為檄檄達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棄遺何訕謗之甚耶賊平議不赦巢命晦為中書舍人尋授偽相出續記傳錄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於嶺外侍從北歸舟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天王祠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火不續山甫少有才思因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為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地何為見侮俄而驚覺風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過令撤詩板然後方定出山甫自序

尒朱氏

咸通中有姓尒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荊益瞿塘之壖有白馬神祠尒朱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神語

曰愧子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當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令天子亦不久馭世也介失復驚曰嗣君誰也曰唐德尚盛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即位（出南楚新聞）

李仲呂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爲政明練吏不敢欺遇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于縣二十里魯山堯祠以所乘烏馬及騶人張翰爲獻祭畢將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復設祭圖僕馬于東壁（出三水小牘）

新昌坊民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毗沙門天王者精彩如動祈請輻湊有居新昌里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醫巫莫能瘳一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舁詣壁之下原施主僧服食於寺庶逾旬夢有人如天王之狀持筋類絙以食病者復從追之咀嚼堅韌力食衣大遽覺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于門曰能引其半者倍粮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出唐闕史）

裴氏子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趍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擇霍不暇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云我爲漲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笞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來而旦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抱致於箱筥之中庶以冤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出北夢瑣言）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豔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圓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山名女靈吾持來者也咸通末縣主簿皇甫枚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巵酒酹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覩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惝怳不寐若爲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酒卑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亾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尊數之辜而豈不降鑒而使神滋廛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碩而動雲軿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閽一叫必貽慊繙不修之責言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奠訖夏侯生康豫如故（出三水小牘）

徐煥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漘有黑水將軍祠太和中薛用弱自儀曹出守此郡爲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贊者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鬚目雄傑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歿上訴於帝帝曰爾陷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爲立祠河上當保祐斯民言許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應用弱有駱賓劍復夢求之遂以爲贈仍刻神前柱並匣實之外設小扉加扃鐍焉乾符戊戌歲太理少卿徐煥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霪東道泥濘壓晦亟度東周由許蔡暑無霽日既渡長淮宿于嘉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淒風徒御多寒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

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時有無賴者以廟劍言於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氣霧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開乃義營張周寨也卒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擒其首解其劍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出三水小牘

羅弘信

中和年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千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朞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瓌偉多力善射踊躍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臨淮王出北夢瑣言

李曉

唐乾寧中劉昌美爲夔州刺史屬夏潦峽漲湍險里俗云灔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以候之學士李曉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昌美以水勢正惡止之曉忽遽而行俄而舟覆一家溺死焉唯乳嫗一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鹽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衣四縫帽著窄白衫青袴執鐵蒺藜問曉行程自云迎候及乳嫗既蘇亦言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聞云此行無乳嫗名遂送出水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二

楊鎮　張璟　崔從事
王審知　張懷武　李玫
趙瑜　關承湍妻　李冰祠
鄭君雄　鍾離王祠　鑑古祠
狄仁傑祠　葛氏婦　馬希聲
龐式

楊鎮

唐楊鎮相國收之子少年爲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鎮悅神像之容儼以言戲之祭畢廻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詣鎮呼爲楊郎云家姊多幸參楊郎採顧便希廻棹以成禮也故來奉迎鎮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鎮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鎮有姻舊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鄭州節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罕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東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以有召之者踰月而卒（出北夢瑣言）

張璟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至衡州犬嘷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爲神所責璟以素業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廟神爲理之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既奏嶽神許之廟神喜以白金十鋌爲贈劉山甫與校書郎廖隣親見璟說其事甚詳（出北夢瑣言）

崔從事

偽建崔從事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遇賊同行皆死唯崔倉皇中忽有人引路獲免中途復患瘧疾求藥無所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彝爲郎中宅在東部敦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頭並不衝圮李宅（出北夢瑣言）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巖常爲舟楫之患王審知爲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閒談十二卷具載其事（出北夢瑣言）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既而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

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郎與一他將各
帥其屬奔豫章既郎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五昌一隙大
御尅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携劍上戍樓去其梯謂
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柰何不
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彊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
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
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侮難矣遂自刎於是兩
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
亡者詩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
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肸蠁告人乎（出稽神錄）

李玫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玫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

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玫時宿
於灊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繟然數人將入城去
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衆
怪問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
向廟而去是必爲真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
或問爲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共秘之不旬
日而顥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僚道於寺中既
罷玫復謂繟然曰向坐中有容爲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
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陶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日絳暴疾
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親見之（出稽神錄）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遊太山祈死于嶽廟
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
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爲祈死對曰瑜應鄉薦
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
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祿仕皆
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
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
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亦與人
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
者爲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
年尚如新（出稽神錄）

關承湍妻

青城縣岷江暴漲漂溺民居縣民關承湍妻計氏有孩提

子在懷抱乃上木櫃爲駭浪推泛大江唯見赤幘佩刀者
泊朱衣象簡若安存之令泊縣既植乃隨流泛泛至縣灘
爲舟子迎救而出子母無恙（出北夢瑣言）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江灌堰上夜聞
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
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陽冰祠中所立旗幟
皆濕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出錄異記）

鄭君雄

鄭君雄爲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數千人在水東灞
內旗幟戈甲人物喧鬧與軍行無異不敢詰問警備而已
未曉密偵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偵者問之曰江

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内今遠近安矣却歸川中復現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驗焉出錄異記

鍾離王

遂州東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幘立於道左語村人曰我鍾離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推損今像泝流而止將至矣汝可於此爲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禱祈皆驗或云初見時如道士狀出錄異記

盤古祠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多爲殴擊或道途顛蹶縣民楊知遇者嘗受正一明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

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狄橋編路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

狄仁傑祠

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祠奠酹仁傑方朝退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飲酒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莊宗觀霸河朔嘗有人醉宿廟廊之下夜分即醒見有人於堂陛下磬折咨事堂中有人問之對曰奉符於魏州索萬人堂中語曰此州虛耗災禍頻仍移於他處此人曰諾請往白之遂去少頃復至則曰已移命於鎮州矣語竟不見是歲莊宗分兵討鎮州至於攻下兩軍所殺甚衆焉出玉堂閒話

葛氏婦

兗之東鄙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齊王之愛[illegible]相傳俗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擁[illegible]侯王郎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天齊朱梁時葛周鎮兗部署曹舉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蹐地悶絶久之舉族大悸即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舉躁恍惚皆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伸欠呵嘘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遂迴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宿久之婦卒出玉堂閒話

馬希聲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内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諠譟遽召希振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迴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時而卒出北夢瑣言

龐式

唐長興三年進士龐式肄業于嵩陽觀之側臨水結菴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返菴内唯薛生東郡人也少年純愨

師事於式晨興蒞澗水盥漱畢見菴之東南林內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縫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語音清響目光射人香聞十餘步薛生驚異遍拜之問薛曰爾何人生具以對又問爾能隨吾去否薛辭以父母年老期之異日又曰爾既不去吾當書爾之背誌之遂令肉袒唯覺其背上如風之吹書畢却入林中並失其處斯須龐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見朱書字一行字體雜以篆籀唯兩字稍若官體貴人字餘皆不別薛生又以手捫之數字挐破色鮮如血數日香尚不銷後龐式登第除樂鄉縣令爲叛帥安從進所殺薛氏子竟歸滑臺殂於家（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清泰主　僕射陂　李泳子
譙乂俊　劉峭　袁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彝
劉宣　黃魯　張鋋
郭厚　潯陽縣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鮑回　劉皡
崔練師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晉高祖之婦兄也明宗始爲太原將師二主軍職未高因擊鞠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甚訝之潛亦自負及明宗功高常危懼二主曰趙襄子終能致福邪爾後二主迭享大位（出北夢瑣言）

僕射陂

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拒于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于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塡咽於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插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請多造旗幡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爲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幟初未之信以爲袄言果旬月之間擊敗胡虜及使廻過其陂使僕者下路訪于草際存者尚多（出玉堂閒話）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郪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舊葉

爲之泳憐其形和貌異收歸嘛養爲子六七年能書善譚笑父母鍾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覺之如夙習人皆謂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後有二童子從引導過其子便大言數行却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泳欵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亟問則惟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爲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却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痛之泣涕泳問曰吾官至何荅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閑之志未久坐事遂罷（出野人閑話）

譙乂俊

羅江縣道士譙乂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敕補爲杖直晝歸陽間夜赴冥府如此二十餘年常說人間有命未終爲惡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陽間之病或貧乞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視之皆驗然恒願得免忽於冥間遇道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不致名者盡於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乂俊依此處告忽爾大山府君却追黃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餘（出野人閑話）

劉峭

辛酉歲僉水主簿劉峭因游雲頂山覩山廟盛飾一堂有土偶朱衣據鞍峭訝之詰於山主昭訥昭訥曰余三夕連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遂吉吉其事遂吉曰頃爲安仲古彌留之際語長幼云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官言絕儼然端坐長逝（出鑒誡錄）

袁州父老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至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謝而去遂不見（出稽神錄）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竟上船問有好髮髢可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挂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髢而去舟乃達廷禹又言其諸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登岸游望及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能言云爲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毛彩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久乃愈（出稽神錄）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鉏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煙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即強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因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廻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出稽神錄

司馬正彝

司馬正彝者始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饑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為設飲食甚豐絜正彝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臙脂宜以為惠正彝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遺之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店但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彝後為溧水令相傳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審 出稽神錄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髀竟小偏十餘年乃卒 出稽神錄

黃魯

徐三誨為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俚人年少頗白皙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屐履挾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類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間以伺之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既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為壻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甚石之神也 出稽神錄

張鋋

張鋋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為彭澤令使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鳥野禽羣巢其上糞穢積於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於鋋矣惡之使巫祈于神曰所為土地之神當衆清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邪爾三日中當盡遷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鵲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 出稽神錄

郭厚

李宗為舒州刺史重造開元寺工徒始集將浚一廢井井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臘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土寇犯闕天下亂僧業利吾行資殺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為我白李公幸葬我無見棄也主者以告宗翌日親

至井上使發之果得骸骨即爲具衣衾棺槨設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復作地鬼如曰爲我謝李公幽魂處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補我爲土地之神配食於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錄）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似徃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帶投地畫工以爲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苹敲縢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誑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徃廟中告人競徃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給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親見之（出稽神錄）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其旣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塌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人運諸溺者財物入庫中甚衆入門堂上有官人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舉船儼然亦無霑濕（出稽神錄）

沽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旣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馬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綢繩百千丈又一人執橛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釘地繫繩其上周坊曲人家使徧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爾何爲不可即命移杙出店於圍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還巡夜至店前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袄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爲煨燼而王氏獨免（出稽神錄）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出稽神錄）

劉皡

漢宗正卿劉皡忽夢一人手執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祿乃詰之仍希閱已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後爲司徒宗正卿皡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却爲王府官職夢覺歷歷記之亦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渠疾恍惚意其曾夢爲齊王判官恐是大四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禱廟陳所夢炷香擲茭以質之一擲果應宗

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明懇神祈俟過海廻得以從命頻撫
不允俄卒於郵亭

崔練師

晉州女道士崔練師志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輜車一乘傭而自給或立小小陰功人亦不覺一二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捕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練師處租來官司召練師并從之太守樂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練師我之姪女何罪而縶之夢覺召練師以夢中之言告之練師對曰某雖姓崔莫知是何長行俄而死兒復活問商祖問而異之召崔練師入京仍擇道士往晉州紫極宮修齋焉 出王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五

梨山廟　吳延瑫
淫祠
餘光祠　鮑父廟　鮑君
張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基
豫章樹　狄仁傑檄　飛布山廟
畫琵琶　壁山神

梨山廟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爲建州刺史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携劍禱于梨

山廟且曰某願以[redacted]劍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已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 出稽神錄

吳延瑫

廣陵豆倉官吳延瑫者其弟既冠將爲求婦鄰有媒媼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政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媼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久知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之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媼曰聞君謂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媼曰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耶女因自[redacted]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既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耶媼

曰諾將問之歸以告延瑫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卽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瑫妻内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節少未必歡也其女卽言曰夫妻皆繫前定義如有合豈老少邪瑫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卽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遂與嫗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廚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廚實以金二廚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卽命掘之深尺餘卽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切聲呼諸婢

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虵所嚙也婢曰虵豈食猪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卽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虵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嫗別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卽與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嫗在此固辭得還嫗婦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嫗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嫗至葬葬于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爲淮北一武■之妻善視之既葬復從賜嫗與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見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是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出稽神錄

淫祠

餘光祠

漢靈帝初平三年起裸遊館盛夏避暑長夜飲宴酔迷於天曉内官以巨燭投於殿下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焚其館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燭之所夜有光如星時人以爲神光于此立室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出拾遺記

鱓父廟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輒滿有估客携生鱓至此輒放一頭於朽樹中村民見之以魚鱓非樹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未嘗虛日目爲鱓父

廟有禱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復至大笑乃求鱓臛食之其神遂絕出劉敬叔異苑

鮑君

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罥以捕麐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麐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罥中而去本主來於罥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因共而置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祠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出抱朴子

張助

南頓人張助者耕於田中種禾見一李核意欲持歸乃掘

取之以濕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
在其後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
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一豚其目偶愈
便殺豚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視遠近翕
然互來請福其下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
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
斫去 出風俗通

著餌石人

又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
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暫著
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
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

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
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
牛羊為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為
人說無復往者 出抱朴子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壞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瘡夏日
行人有病瘡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
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者近墓
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當祭廟中
酒肉不絕而來者轉多此水行盡於是賣者常夜竊運他
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
水者大富或言其無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絕 出抱朴子

豫章樹

唐洪州有豫章樹從秦至今千年以上遠近崇敬或索女
婦或索豬羊有胡超師云隱於白鶴山中時遊洪府見豬
羊婦女遂列訴稱此神枉見殺害超乃積薪將焚之猶豫
懼其樹上有鸛雀窠數十欲燒前三日鸛翔空中徘徊不
下及四邊居宅鄰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燒于時大風起吹
焰直上旁無損害遂奏其地置觀焉

狄仁傑檄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
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
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
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

後七廟隳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
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
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
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
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
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
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
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
室使蕙帳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
令 出吳興掌故集

飛布山廟

畫琵琶

泊船書生因上山閒步入林數十步上有一坡見僧房院開中有牀牀塌門外小廊數閒傍有筆硯書生攻畫遂把筆於房門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眞不異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生便到楊家入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書生心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泊船此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幡花香爐書生取水洗之盡僧亦未歸書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歸覺失琵琶以告鄉人大集相與悲歎書生故問具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畫之因由及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靈聖亦絕耳出原化記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必以太牢不爾致禍州里懼之每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早爲州縣官苦於調選乃剃削爲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乃曰天地郊社薦享有儀斯鬼何得僭於天地牛者稼穡之資爾淫其祀無乃過乎乃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殘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蘇其氣方次擊之廟祝祈僧曰此一神從來疏食由是存之軍州驚愕申聞本道而僧端然無恙斯以正理責之神亦不敢加禍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韓重　公孫達　鮮于冀
盧充　談生　陳蕃
劉照　張漢直　范丹
費季　周式　陳阿登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歸詰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欷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

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煙然　出錄異傳

公孫達

任城公孫達甘露中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達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哭止因呼諸子以次教誡兒等悲哀不能自勝及慰勉之曰四時之運猶有始終人脩短殊誰不致此語千餘言皆合文章兒又問曰人云皆無所知惟大人聰明殊特有神靈耶答曰鬼神之事非爾所知也因索紙筆作書辭義滿紙投地遂絕　出列異傳

鮮于冀

後漢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尚小節畝壟之人而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狠鄙有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弭幽中之訟　出水經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充冬至

一日出宅西獵射麞中之麞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襆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著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為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歔欷無復辭免便敕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服既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畢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為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援始爾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

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椀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府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椀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椀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椀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幹有名天下出搜神記

談生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之言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為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

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衣以為主壻表其兒以為侍中出列異傳

陳蕃

陳蕃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夜產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前相告云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兒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征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亡沒出幽明錄

劉照

劉照建安中爲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妾䊚鎖也以金縷相連屈申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愼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云云兒見鎖感慟不能自勝（出甄異傳）

張漢直

陳國張漢直至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二量不借掛屋後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忘取之又買李幼牛一頭本券在書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歸寧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兄弟椎結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相隨漢直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良以爲鬼也悵悅有間漢直乃前爲父說其本末如此得知祆物之爲（出風俗通）

范丹

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斯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曰貞節先生（出搜神記）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行來歸還（出搜神記）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視之式扣頭流血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柰何吾求不見連相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柰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出法苑珠林）

陳阿登

漢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至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爾（出靈怪集）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吳祥　周翁仲　田疇
文穎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鄭奇　鍾繇
夏侯禎　嵇康　倪彥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陳仙　胡熙　賀肅

吳祥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美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鄰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祥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為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祥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雞鳴祥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祥祥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遇處過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耳出法苑珠林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為太尉掾婦產男及為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為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兒俱侍祠主簿事訖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屠人弊衣蒜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數人彷徨堂東西廂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劍上堂謂嫗曰汝何故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貌聲氣喜學似我老翁欲死作為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

媪泣涕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實以女易屠者之男畀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迎其女已嫁賣餅者妻後遍丙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 出風俗通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為之哀鳴走獸為之悲吟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進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 出王子年拾遺記

文穎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為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往須臾幸為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即寤訪諸左右曰夢為虛耳何足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為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即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過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即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為移其棺葬之而去 出搜神記

王樊

敦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其冢見樊與人樗蒲以酒賜盜者盜者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人至城門自云我王樊之使今有發冢者以酒墨其脣可旦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緝詰之如神所言 出述異記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捽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孫驚惋叩頭言為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後月又佯酒醉夜行懷刀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為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殺之 出搜神記

宗岱

宗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無能屈者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之談甚久岱理未屈辭或未暢書生輒為申之次及無鬼論便苦難岱岱理欲屈書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

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遂失書生明日而岱亡（出錄異記）

鄭奇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多死亡或亡髮失精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白樓不可上奇曰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接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出風俗通）

鍾繇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寮友問其故云常有婦人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常曰無此慇懃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冢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白練衫丹繡裲襠傷一髀以裲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絕（出列異傳）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於邊悉歛果魚酒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役軍還世宗殞而無子（出異苑）

嵇康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為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

遠同千載於此長絕不能悵然（出靈鬼志）

倪彥思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唯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罵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殽既設鬼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虎伏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遂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不都中典

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卽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汚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不知所在（出搜神記）

沈季

吳興沈季吳天紀二年爲豫章太守白日於廳上見一人著黃巾練衣自稱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倏然不見季求其喪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出豫章記）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侯有寶庫千間竺性能振生死家馬廐屋側有古冢中有伏尸竺夜聞其泣聲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云昔漢末爲赤眉所發扣

棺見剝今袒肉在地垂二百餘年就將軍求更深埋幷乞弊衣自掩竺卽令爲石椁瓦棺設祭旣畢以青布裙衫置於冢上經一年行於路曲忽見前婦人葬所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問竺曰將非能怪耶竺乃疑此異乃問其家童云時見青蘆杖自然出入於門疑其神也不敢言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士有言中忤卽加刑戮故家童不言竺貲貨如丘山不可筭記內以方諸爲具及大珠如卵散滿於庭故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見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却此火當使君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宜自衞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內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陽燧得旱爍自能燒物也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火上卽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災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鵁鶄數千頭養於池渠之中厭火也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竺懼爲身之患時三國交兵軍用萬倍乃輸其珍寶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氊罽積如丘山駿馬千匹及蜀破後無所有飲恨而終（出王子年拾遺記）

王弼

王弼注易輒笑鄭玄爲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便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惡之後遇癘而卒

陳仙

吳時陳仙以商賈爲事驅驢行忽過一空宅廣廈朱門都不見人仙牽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見行災便有一人遲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朧月暧昧見其面上醫深目無瞳子脣褰齒露手執黃絲仙卽奔走後村具說事狀父老云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並高墳深塚（出幽明錄）

胡熙

吳左中郎廣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許嫁當出而欻有身女亦不自覺熙父信厭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殺之欻有鬼語腹中音聲嘖嘖曰何故殺我母我某月某日當出左右驚怪以白信信自往聽乃捨之及產兒遺地則不見

形止聞兒聲在於左右及長大言語亦如人熙妻別爲施帳時自言當見形使姥見熙妻視之在丹帷裹前後釘金釵好手臂善彈琴時問姥及母所嗜欲爲得酒脯棗之屬以還母坐作衣兒來抱膝緣背數戲中不耐之兒濤怒曰人家豈與鬼子相隨郎於房怒曰就母戲耳乃罵作鬼子今當從母指中入於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漸漸上入臂髀若有貫刺之者須臾欲死熙妻乃設餅祝請之有頃而止出録異傳

魯肅

孫權病巫啓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顃徑進入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録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陸機　趙伯倫　朱彥
栢回　周子長　荀澤
栢軌　朱子之　楊羨
王肇宗　張禹 ■　邵公
吳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經　謝邈之　彭虎子
司馬恬　阮德如　陳慶孫
甄沖

陸機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有山陽王家冢耳機往視之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異苑

趙伯倫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猪豕爲禱及祭但純肩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鬢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楫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獲流通出幽明録

朱彥

永嘉朱彥居永寧披荒立舍便聞絃管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呼殺其火彥素膽勇不以爲懼即不移居亦無後患出異苑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劉聰建元三年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是樂工成憑今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上出甄異

周子長

周子長居武昌五丈浦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中嵇家家去五丈數里合暮還五丈未達先是空岡忽見四匝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爲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聲而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胸云將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長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後鬼謂捉者曰放爲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長復爲後者曰寺中正有禿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逢禿時而何以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家已三更盡矣出靈鬼志

荀澤

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嬿婉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産産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我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粒致令劬不復

堪經少時而絕出甄異

桓軌

桓軌太原中爲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道生隨軌之郡墮湘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暫還母哀至軌有一黑鳥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從此便不得復哭出甄異

朱子之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爲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卽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爲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尚暖出齊諧記

楊羨

孝武帝太元末吳縣楊羨有一物似猴人面有髮羨每食鬼恒奪之羨婦在機織羨提刀殺鬼鬼走向機婦形變爲鬼羨因斫之見鬼跳出撫掌大笑鬼去羨始悟視婦成十餘段婦妊身殆六月腹內兒髮已生羨惋痛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後形見於其母劉及妻韓共語就母索酒舉杯與之曰好酒語妻曰與卿三年別耳及服終妻疾曰同穴之義古之所難幸者如存豈非至願遂不服藥而歿出述異記

張禹

永嘉中黄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

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飯唯須飲耳女敕取鐺與之因燃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慙愧而已因歔欷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為中山太守出適頓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侍使婢承貴者令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為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必作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為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莅事我因何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遽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綵以報禹（出志怪）

邵公

邵公者患瘧經年不差後獨在墅居瘧作之際見有數小兒持公手足公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鷁其餘皆走仍縛以還家懸於窗將殺食之及曙失鷁所在而瘧遂愈于時有患瘧者但呼邵公即差（出錄異傳）

吳士季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瘧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瘧鬼焉既而去廟二十餘里寢際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疾速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瘧疾遂愈（出錄異傳）

周子文

元帝末譙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晉陵郡延陵縣少時獵射常入山射獵伴侶相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尺許捉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喚曰阿鼠子文不覺應諾此人牽弓滿向子文便伏不能復動遂不見此人獵伴尋求子文都不能語輿還家數日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恭伯

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東宮舍人求假休吳到閶門郵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麗恭伯留之宿向曉而別以錦褥香囊為訣恭伯以玉簪贈行俄而天曉聞鄰船有吳縣令劉惠基亡女靈前失錦褥及香囊斯須有官吏遍搜鄰船至恭伯船獲之恭伯懼因述其言我亦贈其玉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婿之禮其女名稚華年十六而卒（出邢子才山河別記）

李經

桂陽人李經與朱平帶戟逐焉行百餘步忽見一鬼長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為必傷汝手平乘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屹然不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

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出幽明錄）

謝邈之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在部伍後至平望亭夜風雨前部伍頓住覽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人家燈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織簿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覽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欷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顧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塚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咽至塚號眺不復嫁（出錄異傳）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誡之云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向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云無相率而去（出稽神錄）

司馬恬

鄧艾廟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艾廟爲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四匝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祠然後得解（出幽明錄）

阮德如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出幽明錄）

陳慶孫

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慶孫有烏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汝又不與至秋遂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爲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幹見君婦兒終期爲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出幽明錄）

甄沖

甄沖字叔讓中山人爲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宜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轝青幰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

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簟席社公下隱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瑇瑁爲手巾籠捉白麈尾女郎却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瑠璃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此旨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聞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上勿復爲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幘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歸病遂亡出幽明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張子長　桓道愍　周臨賀
胡茂迴　阮瞻　臨湘令
顧氏　江州錄事　陳素
胡章　蘇韶　夏侯愷
劉他　王戎　王仲文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污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出法苑珠林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敘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自由自任耳新婦生時

差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時積 出法苑珠林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出法苑珠林

胡茂廻

晉淮南胡茂廻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茂廻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茂廻於是精誠奉佛 出法苑珠林

阮瞻

阮瞻素秉無鬼論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聊諸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

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死 出幽冥錄

臨湘令

隆安初陳郡殷氏為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跂上屋猶垂脚至地殷入便來命之每搖屏風動窗戶病轉甚其弟觀亦見恒拔刀在側與言爭鬼語云勿為驕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打口流血後遂喎偏成殘廢人 出幽明錄

顧氏

吳中人姓顧往田舍晝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因舉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通輾轉不得旦至晡圍不解口不得語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豁如霧除顧歸舍疾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燃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於鴻毛開晨失之 出幽明錄

江州錄事

晉桓豹奴為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兒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東祭冢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否故來相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罌酒與之俄頃失去兩罌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已既而寂爾不到聞甘說之大驚 出幽明錄

陳素

晉昇平元年剡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

禱祠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鄰婦云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許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首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且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出幽明錄

胡章

郯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喜好干戈雙死後章夢見之躍刃戲其前覺甚不樂明日以符帖壁章欲近行已泥舟理檝忽見雙來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戲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我畏

符乎出幽明錄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為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即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頭未竟即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載而盡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敕兒韶曰吾將為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為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即喚節為書曰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上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志十日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其口動亮氣高聲終不為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魚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既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餘來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曰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

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而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韶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不死之去屍骸如此也節曰厚葬以壙壠死者樂此否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弟曰兒尚小嫂少門戶坎軻君顧念否韶曰我無復情耳節曰有壽命否韶曰各有節曰節等壽命君知之否曰知語卿也節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劉孔才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為徒衆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鹵簿導誰也韶曰濟南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卿節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時自發意念生則吾所益卿也若此自無情而生人祭祀以

求福無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郃曰夫生者榮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郃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下車郃大笑節短云似趙麟舒趙麟舒短小是郃婦兄弟也郃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郃然之少住郃去節見門故閉郃已去矣郃與節別曰吾今見爲修文郎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手軟弱捉覺之乃別自是遂絕 出王隱晉書

夏侯愷

夏侯愷字萬仁病亡愷家宗人兒狗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及其弟阮公將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愷長子統向其家說昨夢人見縛與力大爭爾乃得解語訖閤門忽有光明如晝見愷著平上幘單衣入坐如生平坐

西壁大牀悲笑如生時聲訖便切齒作聲言人易我門戶誣統藏人袒衫見縛賴我遣人救之得解將數十人大者在外小行隨愷阮牽牀離壁愷見語阮何取牀又說家無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愷曰卿與共居爾許年而作此語也諸鬼中當有一人達阮問誰愷曰兒輩意不足悅也呼見孫兒云少者氣弱勿令近我又說大女有相勿輙嫁之愷問阮欲見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願見也愷曰數欲見父而禁限未得見又說我本未應死尚有九年官記室缺總召士人不識書不中皆得出我書中遂逼留補缺 出王隱晉書

劉他

劉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來住劉家初因闇髣髴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爲患然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強梁不信鬼至劉家謂主人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爲卿罵之卽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紜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爲樂吉大慙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卽於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向夜令作糜著於几上以盆覆之後聞鬼外來發盆取糜旣吃擲破甌出去須臾聞在屋頭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戶劉先以防備與鬭亦不敢入戶至四更中然後遂絕 出續搜神記

王戎

安豐侯王戎嘗赴人家殯斂主人治棺未竟者悉[redacted]聽事

上安豐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淸照物無隱情亦有身故來相從然當贈君一言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靑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旣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趣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亦持斧而出 出續搜神記

王仲文

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應歸道經水澤見後有一白狗仲文甚愛之欲便取忽變如人長六尺狀

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齒噼舌甚有憎惡欲擎之或却或欲上車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車佐奴共又打亦不禁並力盡不能復打於是捨走告人家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便不知所在月餘日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出續搜神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蔡謨　姚元起　閭勦
孫稚　索遜　馮述
任懷之　王明　王彪之
王綏之　姚牛　桓恭
阮瑜之　劉澄　劉道錫
趙吉　司馬隆

蔡謨

蔡謨徵為光祿大夫在家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人並離啼哭不解所為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聲便見生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薨出靈鬼志

又一說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半袖下著縹裾飄然升天聞一喚聲輒廻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聲既絕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出幽明錄

姚元起

河內姚元起居近山林舉家恒入野耕種唯有七歲女守屋而漸羸瘦父母問女女云常有一人長丈餘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號高天大將軍來輒見吞逕出下部如此數過云慎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闔門駭惋遂移避出靈鬼志

閭勦

吳興武唐閭勦湊晨聞外拍手自出看見二烏幘吏迎將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勦枻二吏絙挽至嘉興郡暫住逆旅及平望亭潛逃得歸十餘日外復有呼聲又見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將至船猶多荻又令捉枻船二吏絙挽始前至嘉樂故塚謂勦曰我須過一處留汝在後慎勿復走若有飲食自當相喚須臾一吏呼勦上見高門瓦屋歡醼盈堂仍令勦行酒并賜炙啖天將曉二吏云而見去汝且停塚之但見高墳森木勦心迷亂其家尋覓經日方得尋發大瘡而死出靈鬼志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祚亡後移居武昌至三年

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見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泰山府君見稚說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謫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被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他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晉至而便住云耳出法苑珠林

索遜

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闇發迴河行數里有人寄索載云我家在韓塚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塚此人便去遜二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逕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逕入諸塚間遜疑非人使竊尋看此經塚間便不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塚呼曰載

公有出者應此人說我向載人船來不爲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覓借甘羅來載公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無所苦我試之耳遜聞此即還船須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篙長二丈許逕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今日要當打塚奴甘羅忽然失却於是遂進出續搜神記

馮述

上黨馮述晉元熙中爲相府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焉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檝何由得過君正欲見殺耳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

馬脚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逕登岸述舉謝曰既蒙恩德何敢役煩勞出續搜神記

任懷仁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爲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爲令史恒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冢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暝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滅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敘本末遂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絕出幽明錄

王明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敘平生云天曹許以暫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敕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覩桑梓命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始甕桓溫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

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續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出幽明錄

王彪之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悵然怖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肅然都盡過三年乃歸復還先齋住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出幽明錄

王凝之

晉左軍琅邪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淚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並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兒並有罪讁宜爲作福於是得止哀而勤爲求請出冥祥記

姚牛

須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牛嘗殺衣服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擒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又爲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爲何人翁長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滅不見出幽明錄

恒恭

恒恭為桓石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一小陷穴詳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桓食常先以鮭飰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絕滅烝嘗莫寄君恒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為寧州刺史後果如言出幽明錄

阮瑜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搨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為久哭泣即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為凶要為君作吉後鬼恒在家家須用者鬼與之二三年君小差為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變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去答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出幽明錄

劉澄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為左衛司馬與將軍巢營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楮衣手把赤幟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出幽明錄

劉道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牽與伯俱去捉大刀欲所之興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日都差興伯復云廳事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闇中以戟刺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興伯早來忽驚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大笑出幽明錄

趙吉

新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外遠方人行十餘步忽作蹇趙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効以戲耳出幽明錄

司馬隆

東魏徐忘名還作本郡卒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為人所發棺柩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齊郡司馬隆弟進及東安王箱等共取壞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患更相注連凶禍不已箱母靈語子孫云箱昔與司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為車隆等死亡喪破皆由此也出幽明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翻　王瑗之　牽騰
新鬼　劉青松　庾亮
司馬義　李元明　張闓
庾紹之　韋氏　胡馥之
賈雍　宋定伯　呂光

郭翻

晉郭翻字長翔武昌人敬言之弟子也徵聘不起亡數日其少子忽如中惡狀不復識人作靈語音聲如其父多知[illegible]所問皆答而昔辟庾亮欲取爲上佐不就家問曰君生有令德沒爲神明今豈有官職也答曰我本無仕進[illegible]庾公欲見取不願放得脱今復爲羈縶不得從

[illegible]戚也問庾今何官答云爲天所用作撫軍大[illegible]東海之東統[illegible]取吾爲司馬本欲取謝仁[illegible]官以爲資望未足且蔣大侯先取爲都尉是以[illegible]問陶太尉何官答云陶辛苦不可言方在罪謫之[illegible]大得叙用也又問王丞相今何職答曰王公爲尚書[illegible]大屈事更萬機位雖不及生時而貴勢無異也諸人曰亡[illegible]後人否長翔曰亡已久則不復念生人如吾始死未歌猶自有念也靈語兒求紙筆欲作書與親[illegible]兒書之皆横行似胡書已成一紙曰此是鬼書人[illegible]使人持紙口授作書畢諸人言蘇孝先多作[illegible]下作復授作詩二首曰神散登昊蒼性軀忽以亡[illegible]昔志精魂還逍遥乘心不得令不免時所要薄言[illegible]謂言妖大沒無識在昔有蘇韶于是[illegible]

王瑗之

廣漢王瑗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俄復談議詩撰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日蔡邕否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illegible]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出齊諧記

牽騰

牽騰以咸和三年爲沛郡太守出行不飾夢烏衣人告云何故出不鞁唯當斷馬足騰後出行馬足自斷騰近行[illegible]然而闇有一人長丈餘玄冠白衣進叱將車人使[illegible]長人至以馬鞭撃御者即倒既明從人視車空

[illegible]在行六七十步見在榛莽中隱几而坐云了不自知騰五十日被誅出幽明錄

新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飢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爲人作怪人必大怖當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illegible]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語子弟曰佛憐吾家貧令鬼推磨乃輦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墟西頭入一家家奉道門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狀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輦穀與之又給婢簸篩至夕力疲甚不與

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自與卿爲婚媾非他比如何見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飲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今去可覓百姓家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首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殺狗并甘果酒飯于庭中祀之可得無他其家如師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後恒作怪友鬼之教也出幽明錄

劉青松

廣陵劉青松晨起見一人著公服賫板云召爲魯郡太守言訖便去去後亦不復見至來日復至曰君便應到職青松知必死入告妻子處分家事沐浴至晡見車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絕家人咸見其升車南出百餘步漸高而沒出幽明錄

庾亮

庾亮鎮荊州亮登廁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庾乃攘臂以拳毆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遂亡出甄異錄

司馬義

金吾司馬義妾碧玉善絃歌義以太元中病篤謂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別嫁當殺汝曰謹奉命葬後其鄰家欲娶之碧玉當去見義乘馬入門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亟姿態失常奄忽便絕十餘日乃甦不能語四肢如被撾損周歲始能言猶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聲見取既被患遂不得嫁出甄異錄

李元明

李元明嘗在牀上卧時夜半忽聞人呼云元明元明[illegible]乃出應有二人使牽將去入屋下捨去不知所在至[illegible]所見徐捫所坐牀是棺木四壁皆是冢[illegible]如升天不復能出家人左右索不[illegible]乃共大呼其名元明于冢中聞遂應之乃鑿門出之

張闓

[illegible]城張闓以建武二年從野還宅見一人卧道側問之云足病不能復去家在南楚無所告訴闓憫之有後車載物棄以載之既達家此人了無感色且語闓曰向實不病聊相試耳闓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答曰我是鬼耳承北臺使來相收錄見君長者不忍相取故佯爲病卧道側向乃捐物見載誠銜此意然被命而來不自由奈何闓驚請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爲歆享於是流涕固請求救鬼曰有與君同名字者否闓曰有僑人黃闓鬼曰君可詣之我當自往闓到家主人出見鬼以赤摽摽其頭因回手以小鈹刺其心主人覺鬼便出謂闓曰君有貴相某爲惜之故虧法以相濟然神道幽密不可宣泄闓後去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闓年六十位至光祿大夫出甄異錄

庾紹之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湘東太守與南陽宗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

得采顧答云暫蒙假歸與鄉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言輒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勿咱物心協云五臟與肉乃有異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與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之爲人語聲高壯比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逵之來紹聞展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鄉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出冥祥記）

韋氏

安定人姓韋北伐姚泓之時歸國至都住親知家時

[illegible]齊有客來問之韋云今雖免慮而體氣惙然未有思作一羹尤莫能得至凄苦夜中眠熟忽有叩牀[illegible]者云官與君錢便驚出戶見一千錢在外又見一鳥[illegible]饋子執板背戶而立呼主人共視比來已不復見而用之（出幽明錄）

胡馥之

上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之慟汝竟無遺體悲酷何深婦忽起坐曰感君痛傷我不即朽可[illegible]後見就依平生時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臥馥之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復曰亡人亦無生理可側作屋見置[illegible]何滿十月然後殯爾後覺婦身微煖如未亡既十月後生一男男名靈產（出幽明錄）

賈雍

豫章太守賈雍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宋定伯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惡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聽之了然無

水音定伯自渡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爾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出列異傳）

呂光

呂光承康元年有鬼叫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斃微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子紹代立五日紹庶兄篡殺紹自立（出述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侃　謝尚　襄陽軍人
呂順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人　袁乞
王恒之　劉遁　王恩規
華逸　張君林　蠻兵
陳皋　袁無忌　新蔡王昭平
遠學諸生

陶侃

陶侃字士行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單衣平上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見三年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處雜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也出異苑

謝尚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真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着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于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隨從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即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當至荊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惡輒用烏雞薄之弘之由也出志怪錄

襄陽軍人

元初符堅遣將楊安侵襄陽其一人于軍中亡有同鄉人扶喪歸明日應到家死者夜與婦夢云所送者非我面下者是也汝昔爲吾作結髮猶存可解看便日送喪者果至婦語母如此母不然之婦自至南他家尸髮如先分明是其手迹出幽明錄

呂順

呂順喪婦更娶妻之從妹因作三墓構累垂就輒無成一日順晝卧見其婦來就同寢體冷如冰順以死生之隔語使去後婦又見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復何限汝乃與我共一壻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婦俱殪出幽明錄

桓恭

桓恭爲桓□民參軍在丹陽所住廨牀前有一埳穴詳見古冢視之果有壞棺恭每食常先以飯投穴中如此經年忽見一人在牀前云吾沒已來七百餘年嗣息絕滅烝嘗莫及常食見惠感君之德報君以寧州刺史也未幾果遷

出幽明錄

庾宗

庾宗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死殯日即還家見形一如平生多在妻樂氏室中妻初恐懼每呼諸從女作伴于是作伴漸踈時或暫來輙恚罵云貪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副我歸意耶從女在內紡績忽見紡績之具在空中有物撥亂或投之於地從女怖懼皆去鬼即常見有一男纔三歲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鬼乃悽愴撫其兒頭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窮之愧汝念汝情何極也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為兒買食如此經年妻轉貧苦不立鬼云卿既守節而貧苦若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出幽明錄

曹公船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傳云曹公載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志都

馬仲叔王志都並遼東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後年忽形見謂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詣卿家但掃除設床席待之至日都密掃除施設天忽大風白日晝昏向暮風止寢室中忽有紅帳自施發視其中床上有一婦花媚莊嚴卧床上纔能氣息中表內外驚怖無敢近者唯都得往須臾便蘇起坐都問卿是誰婦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語其意婦曰天應令我為君妻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亦以為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為南郡太守出幽明錄

唐邦

■山唐邦義熙中聞扣門者出視見兩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將至縣東岡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語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濫取唐邦勅鞭之遣將出唐福少時而死出述異

王矩

衡陽太守王矩為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丈餘着白布單衣將奏在岸上呼矩奴子過我矩省奏為杜靈之入船共語稱叙希濶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矩朝發矩怪問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解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此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月悄悒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出幽明錄

周義

汝南周義取沛國劉旦孫女為妻義豫章艾縣令弟路中得病未至縣十里義語弟必不濟便留家人在後先與弟至縣一宿死婦至臨尸義舉手別婦婦為梳頭因復拔婦釵殮訖婦房宿義乃上牀謂婦曰與卿共事雖淺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離隔人室家終沒不得執別寔為可恨我向舉手別又拔卿釵因欲起人多氣逼不果自此每

夕來寢息與平生無異（出述異記）

袁乞

吳興袁乞妻臨亡把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曰不忍復違更娶白日見其婦語云君先結誓何爲負言因以刀割陰雖不致人理永廢也（出異苑）

王恒之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與北中郎王恒之周旋甚厚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當相報語後王於廟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相語言訖不復見（出搜神記）

劉遁

安帝義熙中劉遁[illegible]憂在家常有一鬼來住遁家搬徙牀几傾覆器物歌哭罵詈好道人之陰私僕役不敢爲罪遁令弟守屋遁見繩繫弟頭懸著屋梁狼狽下之因失氣驗月乃差遁每夢欲熟輒失之遁密市野葛煮作糜鬼後竊之於屋北乃聞吐聲從此寂滅故世傳劉遁藥鬼遁後爲劉毅參軍爲宋高祖所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思規

長沙王思規爲海鹽令忽見一吏思規問是誰吏云命召君爲主簿因出板置牀前吏又曰期限長遠在十月若不信我到七月十五日日中時視天上當有所見思規敕家人至期看天聞有哭聲空中見人垂旐羅列狀如送葬（出述異記）

華逸

廣陵華逸寓居江陵亡後七年來還初聞語聲不見其形家人苦請求得見之答云我因痒未忍見汝問其所由云我本命雖不長猶應未盡坐平生時罰撻失道又殺卒反奴以此減筭云受使到長沙還當復過如期果至敎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等當勤自勗勵門戶諭叟豈是人子又責其兄不垂敎誨色甚不平乃曰孟禹已名配死錄正餘有日限耳爾時禹氣强力壯後到所期暴亡（出述異記）

張君林

吳縣張君林居東鄉楊里隆安中忽有鬼來助驅使林原有舊藏器物中破甑已無所用鬼使撞甕底穿爲甑比家人起飯已熟此鬼無他須唯啗甘蔗自稱高褐或云此鬼爲及器荷樹者號丘攏累積尤多古冢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獨見之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許面青黑色遍身青衣乃令林家取白甖盛水覆頭明旦視之有物在中林家素貧遂致富嘗語毋惡我日月盡自去後果去（出述異記）

蠻兵

南平國蠻兵義熙初隨眾來姑孰便有鬼附之聲呦呦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于時郗僧爲府長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爲南蠻校[illegible]子爲國郎中親領此上荊州俗語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出靈鬼志）

陳皐

平原陳皐於義熙中從廣陵樊梁後乘船出忽有一赤鬼

長可丈許首戴絳冠形如鹿角就皐求載倚碕上船皐素能禁氣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張眼以杖竿擲之即回散成火照於野皐無幾而死出靈鬼志

袁無忌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徙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及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不能得眠復見一婦人來在戶前如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未曙月明共窺之絳衣白袿頭上有花插及銀釵象牙梳無忌等共逐之初繞屋走而倒頭髻及花插之屬皆墮無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其中無忌還眠天曉視花釵牙梳並是真物遂壞井得一楸棺俱已朽壞乃易棺并服遷於高燥處瘞之遂斷出志怪錄

新蔡王昭平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後出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鬭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出搜神記

遠學諸生

有諸生遠學其父母夜作兒魂至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邪任子成家明日當殯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其言出續搜神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二

張隆　吉礐石　富陽人
給使　甄法崇　謝晦
謝靈運　梁清　徐道饒
東萊陳氏　謝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繼之　朱泰
戴承伯　章授　梳續門生
張道虛

張隆

宋永初三年吳郡張隆家忽有一鬼云汝與我食當相佑助後爲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又聞云主人家有破船奴甚愛惜當取爲棺見取船至有斧鋸聲日既暝聞呼喚舉尸置船中隆皆不見惟聞處分便見船漸升空入雲霄中及滅後復聞如有數十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也但向以惡我憎汝故隱沒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問吉凶及將來之計語隆曰汝可以大甕著壁角中我當爲覓物也十日一倒有錢及金銀銅鐵魚腥之屬出幽明錄

吉礐石

吉未翰從弟名礐石先作檀道濟參軍嘗病因見人著朱衣前來揖云特來相迎礐石厚爲施設求免鬼曰感君延接當爲少停乃不復見礐石漸差後丁艱還壽陽復見鬼曰迎使尋至君便可束裝礐石曰君前已留懷今復得見愍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爲主簿又使隨至不可辭也便見車馬傳教油戟羅列于前指示家人人莫見也礐石介書呼親友告別語笑之中便奄然而盡出幽明錄

富陽人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于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見一材頭長二尺許在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斷中敗如前王又治斷再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納蟹籠中擊擔頭歸云至家當破燃之未之家三里聞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此寔入水破若蟹斷相負已多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使全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轉頓請乞放又頻問君姓名爲何王回顧不應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無復異土俗謂之山魈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問王欲害人自免出述異記

給使

近世有人得一小給使頻求還家未遂後日久此吏在南窗下眠此人見門中有一婦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艱難吏眠失覆婦人至牀邊取被以覆之回復出門去吏轉側衣落婦人復如初此人心怪明問吏以何事求歸吏云母病次問狀貌及年皆如所見唯云形瘦不同又問母何患答云病腫而耶與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疾追計所見之肥乃是其腫狀也出幽明錄

甄法崇

宋甄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其時南平繆士為江安令卒于官後一年崇在廳忽見一人從門而入云繆士謁道法崇知其亡因問卿貌何故瘦荅云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罹罪苦役勤劇理罪又去卿縣民某甲負我米千餘石無券書悍不還今兒累窮弊乞為嚴敕法崇曰卿可作詞士云向不賫紙且又不復書矣法崇令省事取筆疏其語士口授其言歷歷辭成謝而去法崇以事問繆家云有此登時攝問負米者畏怖依實輸還出渚宮舊事

謝晦

謝晦在荊州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來至其前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捧乃紙盤須臾而沒出異苑

謝靈運

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流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貂裘血淹滿篋及為臨川郡飯中欻有大虫遂被誅出異苑

梁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師新亭臘日將祀使婢于爨室造食忽覺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見甑器自運盛飯斟羹羅列案上聞哎啜之聲清曰何不形見乃見一人著平上幘烏皮袴褶云我京兆人亡沒飄寄聞卿好士故來相從清便席地共坐設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圖其郡先以訪鬼鬼云所規必諧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優閑吾願周旋清荅甚善後停舟石頭待之五日鬼不來于是引路達彭城方見至同在郡數年還都亦相隨而返出述異記

徐道饒

徐道饒以元嘉十年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于時冬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穀天方大雨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饒後果霖雨時有見者形如獼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窻戶鬼便大笑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竇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進經數日嘆云徐叔寶来吾不宜見之后日果至於是遂絕出異苑

東萊陳氏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師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叩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闚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敎速來不速來遂無復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入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后十日中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出搜神記

謝道欣

會稽郡常有大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服郡將吉凶先于雷門示憂喜之兆謝氏一族憂喜必告謝弘道未遭母艱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后將轉吏部尚書拊掌三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謝道欣遭重艱至離塘行墓地往向夜見離塘有雙炬須臾火忽入水中仍舒長數

十丈色白如練稍稍漸還赤散成數百炬追逐車從而行悉見火中有鬼甚長大頭如五石甕其狀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孫恩作亂會稽大小莫不翼戴時以為欣之所見亂之徵也禹會諸侯會稽防風之鬼也（出志怪錄）

沈寂之

吳興沈寂之以元嘉中忽有鬼于空中語笑或歌或哭至夜徧感寂之有靈車鬼共牽走車為塚寂之有長刀乃以置籠中有大鏡亦攝以納器中（出異苑）

王胡

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形見還家責胡以修謹有缺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瘢而不見其形唯胡獨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算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鄰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衆鬼紛鬧于村外俄而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遊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食耳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遊觀觀畢當還不足憂也胡即頓卧牀上泯然如盡叔于是將胡遍觀羣山備覩鬼怪未至嵩高山諸鬼道胡並有餼設其品味不異世中唯薑甚脆美胡懷之將還左右人笑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還也胡又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美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為設雜果檳榔等胡遊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及辭歸叔謂曰汝既已知善之當修返家尋白足阿練此人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為白足阿

練也甚為魏虜所敬虜主事為師胡既奉此訓遂與嵩山上年少僧者遊學衆中忽見二僧胡大驚與敘乖闊問何時來此二僧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意與君相識胡復說嵩高之遇衆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日二僧不辭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敘說往日嵩山所見衆咸驚悵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

陶繼之

陶繼之元嘉末為秣陵令嘗枉殺樂伎夜夢伎來云昔枉見殺訴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須臾復出乃相謂曰今直取陶秣陵亦無所用更議上丹陽耳言訖並沒陶未幾而卒王丹陽果亡（出述異記）

朱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殯忽形見還坐尸側慰勉其母衆皆見之指揮送終之具務從儉約謂母曰家比貧泰又亡殁永違侍養殯殮何可廣費（出述異記）

戴承伯

宋戴承伯元徽中買荊州治下枇杷寺其額乃悞東空地為宅日暮忽聞恚罵之聲杞視有人形狀可怪承伯問之答曰我姓龍本居此宅君為何強奪承伯曰戴瑾買地不應見我鬼曰利身好物何預瑾乎不速去當令君知言訖而沒承伯性剛不為之動旬日暴疾卒（出渚宮舊事）

章授

丹陽郡吏章授使到吳郡經毗陵有一人年三十餘黃色單衣從授寄載苛行數日略不食所過鄉甲輒周旋里中

即聞有呼魄者良久還船授笈之同行皆發其笈有文書數卷皆是吳郡諸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去或將一管酒還得升餘酒數片脯謂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載相憑求得少酒相與別所以多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陽別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從乞藥荅言我但能行病殺人不主藥治病也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來游江南具說如此也 出法苑珠林

施續門生

吳興施續有門生常秉無鬼論忽有一單衣白帢客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荅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云施續帳下都督與

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聲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出搜神記

張道虛

吳郡張道虛張順知名士也居在閶門喪母喪中買新宅日暮聞人扣門云君是佳人何為危人自安也荅云僕自買宅得君棺器為市覺作冢相移有何負鬼曰移身著吳將軍家吾是小人日夜鬧不可堪忍不信君可隨我視之於是二張恍惚便至閶門外二張聽之但聞冢中洶洶打拍鬼便語云當今君知少時兄弟俱亡 出神鬼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樹　竺惠熾　郭銓
賀思令　山都　區敬之
劉雋　檀道濟　石秀之
夏侯祖歡　張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頤

秦樹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礙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處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

女曰何以過嫌保無慮不相誤也為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乃俱起執別女泣曰與君一覩後面莫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冢墓居數日亡其指環結帶如故 出甄異錄

竺惠熾

沙門竺惠熾住江陵四層佛寺以永初二年卒葬後弟子七日會舉寺悉出唯僧明道先患病獨停忽見惠熾謂明曰我生不能斷肉今落餓狗地獄令知有報 出異苑

郭銓

郭銓字仲衡義熙初以黨附桓玄被殺及元嘉八年忽乘

與導從顯形謂女婿劉凝之曰僕有謫事可四十年會得
免脫也又女夢云吾有謫罰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設會
不能見矜耶女問當何處設齋答曰可歸吾舍倏然復沒
辦會畢有人稱鎰信與凝之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出冥祥記）

賀思令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撫奏忽有一人
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
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廣陵
散賀因得之於今不絕（出幽明錄）

山都

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居
深樹中翻石覓蟹啗之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

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被身于深山樹中作窠窠
形如卵而堅長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
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
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為褥此神能變化隱形猝覩其
狀蓋木客山𤢖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
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老樹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
年縣治民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
都見形罵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預汝事山木可用豈可勝
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
更中內外屋上一時起火合宅蕩盡矣木客都德明南康
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腳爪如鉤利高岩
絕嶺然後居之能斫榜索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

榜先置物樹下隨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榜與人不
取亦不橫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與交作市井死皆加殯
殮之嘗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魚生肉遺賓自作飲食終
不令人見其形也葬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之中
南康三營伐船兵說往親覩葬所舞唱之節雖異于人聽
如風林汎響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
榜以裝舟檻木客乃獻其榜而不得見（出南康記）

區敬之

南康縣營民區敬之宋元嘉元年與息共乘舫自縣泝流
深入小溪幽荒險絕人跡所未嘗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
之中惡猝死其子燃火守尸忽聞遠哭聲呼阿舅孝子驚
疑俛仰間哭者已至如人長大被髮至足髮多蔽面不見

七竅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懼[redacted]薪以燃火此
物言故來相慰當何所畏將須燃火此物坐亡人頭邊哭
孝子於火光中竊窺之見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須
臾裂剝露骨孝子懼欲擊之無兵仗須臾其父尸見白骨
連續而皮肉都盡竟不測此物是何鬼神（出述異記）

劉儁

元嘉初散騎常侍劉儁家在丹陽後嘗遇驟雨見門前有
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狡獪而並不沾濡俄見共爭一
瓠壺子儁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儁得壺因掛閣邊
明日有一婦人入門執壺而泣儁問之對曰此是吾兒物
不知何由在此儁具語所以婦持壺埋兒墓前間一日又
見向小兒持來門側舉之笑語儁曰阿儂已復得壺矣言

然而隱出幽明錄

檀道濟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已欲叫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青溪青楊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出異苑

石秀之

丹陽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著平巾幘烏布袴持筆一板及門授之曰聞巧倕班垂刻杭尤妙太山府君故使相召秀之自陳止能造車制杭不及高平劉儒忽持而沒劉儒時爲朝請除歷陽郡丞數旬而殁出廣古今五行記

夏侯祖觀

元嘉中夏侯祖觀爲兗州刺史鎭瑕丘卒于官沈僧榮代

之經年夏侯來謁僧榮語如平生每論幽冥事僧榮牀上有一織成寶綠絡帶夏侯曰豈能見與必以爲施可命焚之僧榮令對燒之煙燄未滅已見夏侯帶在腰上僧榮明年在鎭夜設女樂忽有一女人在戶外沈問之答本是杜青州彈箏妓採芝杜以致夏侯兗州爲寵妾唯願座上一妓爲伴截指下坐琵琶妓啼云官何忽以賜鬼鬼曰汝無多言必不相放入與同房別飲酌未終心痛而死死氣方絕魂神已復人形在採芝側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承吉

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元嘉中見一鬼長三尺一足而鳥爪背有鱗甲來招元慶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撻之俄聞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與罰張有二卷羊中敬書忽失所在鬼於梁上擲還一卷少裂壞乃爲補治王家嫁女就張借鬼求紙筆代答張素工巧嘗造一彈弓鬼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出異苑

梁清

宋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又聞擲瓦礫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二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來過舊居仍留不去或鳥首人身皐面是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汗染箭又覩一物擲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又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造二升數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拉攝牀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

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汙答曰糞汙者錢財之像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疊誦呪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如此郡絶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從衆數十人戴幘送書纖紙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坐儼孔雀樓遥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叙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殺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清先本使燉煌曾見此僧清家有婢産於是而絶

崔茂伯

崔茂伯女結婚裴祖兒婚家相去五百餘里數歲不通入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日將暮女詣裴門拊掌求前提金罌受二升許到牀前而立裴令坐問所由女曰我是清河崔府君女少聞大人以我配君不幸喪亡大義不遂雖同牢未顯然斷金已著所以故來報君耳便別以金罌贈裴女去後裴以事啓父父欲遣信參之裴曰少結崔氏姻而今感應如此必當自往也父許焉裴至女果喪因相弔唁裴具述情事出罌示茂伯先以此罌送女入殯既見罌遂與裴俱造女墓未至十餘里裴復見女在墓言語傍人悉聞聲不見其形裴懷內結遂發病死因以合葬

巢氏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爲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

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爲禍夜輙出婢聞與婢語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唯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出幽明錄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馬中宵朧月戶牖小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二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投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轉經竟從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

肉皆青黯而亦甚痛有一老嫗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廨火頻四發狼狽洗沃並息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吃噎後忽語音似吳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荅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三更中復外戶叩掌便復罵之荅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服事衡陽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爲此廨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投擲狡獪忿戾殊卻太過乃至罵詈命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告罪狀事徹天曹沈今[redacted]天然君是佛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

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相當庇之因請諸僧誦經齋戒說經一宿後後閤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今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羣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出法苑珠林

索頤

宋襄城索頤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輙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盛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以後便爲吉宅居無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redacted]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索殺之持刀至

座上所殺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異姓無他顒尚幼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顒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騁之　孟襄　司馬文宣
虞德嚴猛　郭慶之　蕭紹之
索萬興　郭秀之　庾季隨
申翼之　王懷之　柳叔倫
劉廓　王瑤　王文明
夏侯文規

王騁之

瑯邪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婢姆招利為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之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岡既窆反虞靈入屋憑几忽于空中擲地便有嗔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而行耶騁之云非為永葬故不具儀耳（出法苑珠林）

孟襄

孟襄字寶稱元嘉十一年為吳寧令其妻蔡氏在縣亡未幾忽有推窗打戶長嘯歌吟撒擲燥土復于空中揮運刀矛狀欲加人數數起火或發箱篋之內衣物燋而外不覺因假作蔡氏言語一如平生襄因問曰卿何以短壽荅曰是天命耳然有一罪為女特曾宰一雞被錄到地獄一二日聞人說鑄銅像者可以免因脫金指環一雙以助之故獲解免時縣有巫覡者襄令召而看之鬼即寢懼良久巫者云見二物其一如豕一似雄雞兩目直竪作亡人言是雞形者時又有慧蘭道人善于呪術即召之令誦經呪鬼初猶學之有頃失所在（出法苑珠林）

司馬文宣

司馬文宣河内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艱弟喪數月望旦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廻遑歎咤諷求飲食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墜此鬼中耶沈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宣即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牀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形貌醜惡舉家駭懼呼此遣之鬼云飢乞食耳經日乃去頃之母靈牀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子孝祖與言往反答對周悉初雖恐懼久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下京師轉相報告往來觀者門限屢斷時南林寺

有僧與靈珠寺僧含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款曲鬼云昔世嘗為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鍾災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含曰鬼多知我生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含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為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因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復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不得久留孝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出冥祥記）

虞德　嚴猛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益陽止主人夏蠻舍中見有白紙一幅長尺餘標蠻女頭乃起扳取傚填有虎到戶而退尋見何老母標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語蠻於是相與執杖伺候須臾虎至即共格之同縣黃期具說如此又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為虎所害後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見妻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撝狀如遮護須臾有二胡人前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猛得無他（出異苑）

郭慶之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為祟所著衣帢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長丈餘臂腦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為黃父鬼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煙氣或為石或作小兒或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出述異記）

薄紹之

薄紹之嘗為臧質參軍元嘉二十四年寄居東府之西賓別宅中與祖法開鄰舍開母劉寢疾彌旬以二十二年五

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紹之見羣鼠大者如豚紛澤五色或純或駮或著平上幘或著籠頭大小百數彌日累夜至十九日黄昏内屋四簷上有一白鼠長二尺許走入壁下入處起火以水灌之火不滅良久自滅其夜見人修壯赤色身光如火從燒壁中出徑入牀下又出壁外雖隔一壁當時光明洞徹了不覺又隔障四更復有四人或與紹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達旦後夕復燒屋有二人長九尺許騎馬挾弓矢賓從數十人呼爲將軍紹之問汝行何向答云被使往東邊病人還二十一日羣黨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至曉輒還爾夕試繫之須臾有一女子來云勿繫此狗願以見乞答便以相與投繩竟不敢解倐然走出狗於是呻喚垂死經日不能動有一人披

錦袍彎弧注鏃直向紹之謂汝是妖邪敢干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尋收治汝鬼弛弦縱矢策馬而去出述異記

索萬興

燉煌索萬興晝坐廳事東閤齋中一奴子忽見一人著幘牽一驄馬直從門入負一物狀如烏皮隱囊砌下便牽馬出門囊自輪轉徑入齋中緣牀腳而上止于興膝前皮即四處卷開見其中周匝是眼動瞬甚可憎惡良久又還更舒合仍輪轉下牀落砌西去興令奴子逐至廳事東頭滅惡之因得疾亡出述異記

郭秀之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棗樹高四丈許小婢晨起開戶埽地見棗樹上有一人修壯黑色著皁襆帽烏韋褲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舉家出看見了秀之扶杖視之此人謂秀之曰僕來召君君宜速裝日出便不復見積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後便絕出述異記

庾季隨

庾季隨有節槩膂力絕人宋元嘉中得疾晝臥有白氣如雲出于室内高五尺許有頃化爲雄雞飛集別牀季隨斫之應手有聲形即滅地血滂流仍聞嬰媍哭聲但呼阿子自遠而來徑至血處季隨復斫有物類猴走出戶外瞋目顧視季隨忽然不見至晡有二青衣小兒直從門入唱云庾季隨殺官俄而有百餘人或黑衣或朱衣達摩齊喚云庾季隨殺官季隨揮刀大呼鬼皆走出滅形還步忽投寺

中子忽失父所在至寺見父有鬼逐後以皮囊收其氣數日遂亡出述異記

申翼之

廣陵盛道兒元嘉十四年亡託孤女于婦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道兒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之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昧利忘義結婚微族翼之大愧惋出搜神記

王懷之

王懷之元嘉二十年丁母憂葬畢忽見[illegible]樹上有嫗頭戴大髮身服白襹裾足不踐柯亭然虛立還家敘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仍變作向樹抄鬼狀乃與麝香服之尋如常世

云廟香尉惡此其驗也 出異苑

柳叔倫

宋孝武大明初太尉柳叔倫住故衡陽王故第大明五年忽見一脚跡長二寸倫有婢細辛使取水瀚衣空中有物傾器倒水倫拔刀喚婢在側聞有物行聲以刀斫之覺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後二十日婢病死倫即移尸出外明日覓尸不知所在 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廓

宋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爲孱陵令劉廓爲荆州戶曹各相並居江陵皆好圍棊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月亡至數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題云每思棊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

在寢疾尋卒 出渚宮舊事

王瑶

王瑶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瑶亡後有一鬼細長黑色袒著犢鼻褌恒來其家或歌嘯或學人語常以糞穢投人食中又于東鄰庾家犯觸人不異王家時庾語鬼以土石投我子非所畏若以錢見擲此眞見困鬼便以新錢數十正擲庾額庾復言新錢不能令痛唯畏烏錢耳鬼以烏錢擲之前後六七過合得百餘錢 出述異記

王文明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于外爲母作粥將熟變而爲血棄之更作復如初母尋亡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如平生諸兒號戚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所使婢姙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爲父辦食殺雞割洗已竟雞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續喪亡 出述異記

夏侯文規

夏侯文規居京亡後一年見形還家乘犢車賓從數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設饌見所飲食當時皆盡去後器滿如故家人號泣文規曰勿哭尋便來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輒來或停半日其所將赤衣騶導形皆短小坐息籬間及廂屋中不知文規當去時家人每呼令起龍習不爲異物文規有數歲孫念之抱來其左右鬼神抱取以進此兒不堪鬼氣便絕不復識人文規索水噀之乃醒見庭中桃樹乃

曰此桃我所種子甚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爲不畏荅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見地有蒜殼令拾去之觀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 出甄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六

袁炳　費慶伯　劉朗之
長孫紹祖　劉導　劉氏
崔羅什　沈警

袁炳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泰始末爲臨湘令亡後積年友人司馬遜于將曉間如夢見炳來陳叙闊別訊問安否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著論常言生爲馳役死爲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問罪福應報定實何如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善惡大科略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爲重禁愼不可犯也遜曰卿此徵相示良不可言當以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敬諮尚書時司空王僧虔爲吏部炳遜世爲其遊賓故及之往返可數百語辭去遜曰闊別之久恒思少集相值甚難何不且住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得久留此輩語不容得委悉揖別而去初炳來闇夜遜亦了不覺所以天明得覩見炳既去遜下牀送之始躡履而還瞻見炳脚間有光可尺許亦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闇云出冥祥記

費慶伯

宋費慶伯者孝建中仕爲州治中假歸至家忽見三騶皆赤幘同來云官喚慶伯云纔謁歸那得見召且汝常黑幘今何得皆赤幘也騶荅云非此間官也慶伯方知非生人遂叩頭祈之三騶同詞因許回換言却後四日當更詣君可辦少酒食見待愼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爲力矣慶伯欣喜拜謝躬設酒食見鬼飲噉不異生人臨去曰哀君故爾乞秘隱也慶伯妻性猜妬謂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慶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狀俄見向三騶楚撻流血怒而立于前曰君何相誤也言訖失所在慶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出述異記

劉朗之

梁安成王在鎭以羅舍故宅借録事劉朗之嘗見丈夫衣冠甚偉斂衿而立朗之驚問忽然失之未久而朗之以罪見黜時人謂君章有神出述異記

長孫紹祖

長孫紹祖常行陳蔡間日暮路側有一人家呼宿房內闇彈箜篌竊于窗中窺之見一少女容態閑婉明燭獨處紹祖微調之女撫絃不輟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紹祖悅懌直前撫慰女亦欣然曰何處公子橫來相干因與會合又謂紹祖曰昨夜好夢今果有徵屏風衾枕率皆華整左右有婢仍命饌頗有珍羞而悉無味又飲白醪酒女曰猝值上客不暇更營佳味纔飲數杯女復歌歌曰星漢縱復斜風霜悽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因前擁紹祖呼婢徹燭共寢仍以小婢配其蒼頭將曙女揮淚與別贈以金縷小合子無復後期時可相念紹祖乘馬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愴然而去其所贈合子塵埃積中非生人所用物也出志怪録

劉導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眞簡先生瓛三從姪父謇梁左衛率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關康會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炯同宴于時秦江初霽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間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閑欲冀少留願垂顧盻語訖二女已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炯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住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旣來敘會敢不同觴衣紅綃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願思飲焉衣紫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宮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謂君子導語夷光曰夫人之妹固爲導匹乃指士炯曰

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相匹夷光曰阿婦夫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沙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遷妾落他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已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皆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亦因緣會旦訖悵然導與士炯深感恨聞京口曉鍾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夷光拆裙珠一雙亦贈士炯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見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出窮怪錄）

劉氏

梁武帝末年有人姓劉而不知名于堂屋脊見一物而如獅子兩頰垂白毛長尺許手足如人徐徐舉一足須臾不見少時劉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淸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道經于此忽見朱門粉壁樓閣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家厚命素旣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什就牀坐其女在戶東坐與什敘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詠雖疑其非人亦惬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皆若吟嘯故入一敘玉顏什

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爲不祥遂躬設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隄于桓家冢遂于幕下話斯事于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出酉陽雜俎）

沈警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餚祈禱警獨酌水具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岳谷雖致之非遥而薦之隨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閑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于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巳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

多感聊因吟詠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殽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而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于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

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遒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歌曰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休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門巳見小婢前施卧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于舜帝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自

巳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況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巳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于晝大姊巳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置于膝共叙衷款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巳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

所在時同侶咸惟警夜有異香擊後使回至廟中于神座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叙離恨書末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巳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忘從此遂絕矣 出異聞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馬道猷 顔㧾
邢鸞 蕭摩侯 道人法力
蕭思遇 任胄 董壽之
樊孝謙 李文府 史萬歲
房玄齡 魏徵 唐儉

崔子武

齊崔子武幼時宿于外祖揚州刺史趙郡李憲家夜夢一女子姿色甚麗自謂云龍王女願與崔郎私好子武悅之牽其衣裾微有裂綻未曉告辭結帶而别至明往山祠中觀之傍有畫女容狀即夢中見者裂裾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恍惚成疾後逢醫禁之乃絕 出三國典略

馬道猷

馬道猷爲尚書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見鬼滿前而傍人不見須臾兩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屐上指以示人諸君見否傍人並不見問魂形狀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蝦蟇云必無活理鬼今猶在耳中視其耳皆腫明日便死 出述異記

顔㧾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顔㧾性怪誕不任事數爲縣令鞭朴嘗鬱鬱懷憤因遁墟墓之間彷徨悵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黄衣顧見㧾曰劉君頗憶疇日周旋耶㧾曰僕宗乃顔氏先未嘗面清顔何有周旋之間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爲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爲小吏公當

自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見記室音旨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惚試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坌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州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纏網緒淪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巳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王歡文皇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鑾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團天文信煇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為和顧巳試所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顚簪蟬冠侍遊于離宮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時生死暫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羣賢倚君念

平生覽此同悽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惚曰吾本短小無何娶樂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君後改娶劉荊州女尋生一子荊州與字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首魁梧于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起頭小而銳予又謂曰汝長大當為將又應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斫刺乎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惚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于縣宰則脫矣惚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為其國侍中遂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嬌蘢娘有一篇奉憶昨者巳誦似丈人矣詩

曰憶爺爺拋女不歸家不作侍中為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惚不覺涕泗交下因為一章寄嬌蘢娘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既而王粲徐幹與惚殷勤敘別乃遺劉楨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惚所在集亦尋失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顧惚可不修進哉　出玄怪錄

邢鸞

後魏洛陽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

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輒得金玉寶玩之物時邢鸞家常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而鸞卒　出洛陽伽藍記

蕭摩侯

後魏胡太后末年澤州田參軍蕭摩侯家人浣一黃衫晒之庭樹日暮忘收夜半摩侯家起出見此衣為風所動彷彿類人謂是竊盜持刀往擊就視乃是衣自此之後內外恐懼更數日忽有二十騎甚為戎服直造其家揚旗舉杖往來掩襲前後六七處家人惶懼不知何方禦之有一人云按藥方燒羖羊角妖自絕即下屠肆得之遂燒此等後來至掩鼻云此家不知燒何物臭穢如此翻然回自此便

絕（出五行記）

道人法力

廣州顯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詣廁于戶中遇一鬼狀如崑崙兩目盡黃裸身無衣法力素有膂力便縛著堂柱以杖鞭之終無聲乃以鐵鎖縛之觀其能變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出述異記）

蕭思遇

蕭思遇梁武帝從姪孫父慤為侯景所殺思遇以父遭害不樂仕進常慕道有冀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居虎丘東山性簡靜愛琴書每松風之夜罷琴長嘯一山棲宇皆驚常雨中坐石酣歌忽聞扣柴門者思遇心疑有異令侍者遙問乃應曰不須問但言雨中從浣溪

來及侍童開戶見一美女二青衣女奴從之並神仙之容思遇加山人之服以禮見之曰適聞夫人云從浣溪來謂中道遠不知所乘何車耶女曰聞先生心懷異道以簡潔為心不用車輿乘風而至思遇曰若浣沙來得非西施乎女回顧二童而笑復問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慮懷應就寢耳及天曉將別女以金釧子一隻留訣思遇稱無物敘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時來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意思遇亦愴然言訖遂乘風而去須臾不見唯聞香氣猶在寢室時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出博物志）

任冑

東魏丞相司馬任冑謀殺高歡事洩伏誅其家未之知家內忽見其頭在飯甑上相召看之少頃失所在俄知被戮（出三國典略）

董壽之

北齊董壽之被誅其家尚未之知其妻夜坐忽見壽之居其側歎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都不應答有頃出門遶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叫其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其血數斗而壽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晨果得死問（出續搜神記）

樊孝謙

北齊樊孝謙少有才名年二十二荅秀才策累遷至員外散騎侍郎嘗于其門首觀貴人葬車揖方相而別是後周年至此葬日有人扣門孝謙出視乃見所揖方相門首立云君去年此日共我語否孝謙驚倒須臾便卒貞觀初崔信明為洋州興縣丞向璡無二說（出五行記）

李文府

隋文帝開皇初安定李文府任鄴都石橋坊曾夜置酒瓶于牀下半夜覺忽聞瓶倒漏酒聲使婢看之酒瓶不倒蓋塞如舊須臾復聞有物嗒木聲索火照看屋內靜無所見滅燭下關未睡似有以手指斲其膝至三文府起捫之又無所得乃拔刀四面揮之即聞有聲如飛蟬覓響衝而出文府後仕兗州須昌縣丞至開皇八年見州故錄事孔璞即須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廳前再拜文府驚問何為云太山府君選好人璞以公明幹輒相薦舉文府憂懼叩頭璞良久云令更為方便慎勿漏言至十年自說之說訖

便覺不快須臾而死（出五行記）

史萬歲

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鬼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廁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責殺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柩因爲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爲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出兩京記）

房玄齡

房玄齡杜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出于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

炙置手中有頃復出若掬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連呼王文昻者忽聞一人應于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已醉飽子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召呼者曰汝終日飢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案賜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即子行吾走矣呼者謝而去（出玄怪錄）

魏徵

鄭國公魏徵少時好道學不信鬼神嘗訪道至恒山將及山下忽大風雪天地昏暗不能進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懸黃庭經亦至路次謂徵曰何之徵曰訪道來此爲風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子家也可一宿會語乎徵許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凉內即雕刻延徵于深閤對爐火而坐進以美酒嘉殽從容論道詞理博辯徵不能屈臨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徵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誣鬼神乎有天地來有鬼神夫道高則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則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輕之哉徵不答及平旦道士復命酒以送徵仍附一簡達恒山中隱士徵既行尋山路回顧宿處乃一大冢耳探其簡題云寄上恒山神佐徵惡之投于地其簡化一鼠而走徵自此稍信鬼神（出瀟湘錄）

唐儉

唐儉少時乘驢將適吳楚過洛城渴甚見路傍一小室有婦人年二十餘向明縫衣投之乞漿則縫襪也遂問別室

取漿郎渴甚爲求之遊巡持一盂至儉視其室內無廚竈及還而問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貧無以炊儻近求食耳言既復縫襪意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貧販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侍舅姑明旦郎來迎故忙耳儉微挑之拒不答儉媿謝之遺餅兩軸而去行十餘里忽記所要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復至此將出郡爲塗芻之阻問何人對曰貨師薛良之柩也駭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所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發其柩將祔先塋耳儉隨觀焉至其殯所是求水之處俄而啓殯棺上有餅兩軸新襪一雙儉悲而異之遂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士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步發故殯者一人驚歎久之其徒往

徃聚笑之一人執鍤碎其柩而罵之儉遽造之歎者曰璋姓韋前太湖令此發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適開易其棺棺中喪其履而有婦人履一隻彼乃裴異前江都尉其發者愛姬也平生寵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滿將歸不忍棄去將還于洛既開棺喪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隻兩處互驚取合之彼此咸對藎吾不介子淫于彼往復無常遠遺之耳儉聞言登舟靜思之曰貨師之妻死五年猶有事舅姑之心逾寵之姬死尚如此生復何望哉士君子可溺于此輩而薄其妻也 出續玄怪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襆人
潛店人　張琮　劉門奴
閻庚　明崇儼　王懷智
沙門英禪師　陳導　王志
巴峽人　陸餘慶

慕容垂

唐太宗征遼行至定州路側有一鬼衣黃衣立高冢上神彩特異太宗遣使問之荅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言訖不見問之乃慕容垂墓 出靈怪集

李勣女

貞觀元年李勣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廬于墓側一日女

子忽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大樹之神竊我今值其神出朝西嶽故得便奔出知爾在此是以來我已離父母復有此辱恥不可歸幸爾匿我我能以致富報爾家僮驚愕良久乃許遂別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曉來行步如風一月後忽携黃金十斤以賜家僮受之出賣數兩乃民家所失主者執家僮以告洛陽令推窮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此女已失其餘金盡化爲黃石焉 出孫相錄

解襆人

江南有數人行船見岸上兩人與船並行數里岸上人云慙寄歇息船人許之怪其跳躑上船其疾如風須臾兩人云暫至村各有小襆且寄船上愼勿開也殷勤戒之兩人去後船中一人解襆共看每襆有五百帖子似紙非紫隸

並不可識其鬣還結如故俄頃二人回云開訖何因諱乃捉解樸人云是此人解遂擲解樸上岸如擲嬰兒又于村中取人擁之而去經數日一人欲放解樸者一人不許曰會遣一二年受辛苦乃將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馬恒于庭中置槽白看飲飼此時已夜堂門閉欲取富人無由一人云此人愛馬解馬放即應開門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擒之應手即死取得富人遂棄解樸人而去此家忙懼唯見此人在即共毆縛之送縣以解樸等事為辭州縣不信遂斷死此人自雪無由久禁乃出 出異聞錄

漕店人

貞觀中長安城西漕店人葬父母凶具甚華一二年後忽見亡弟來容貌憔悴言為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為林阜

驛馬祗承困苦不堪故來請兄代兄大驚懼更多與紙錢遣努力且作其後數月又見弟來云祗承不濟兄遂不免去其兄應時而卒 出異聞錄

張琮

永徽初張琮為南陽令寢閤中聞階前竹有呻吟之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當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陳曰朱粲之亂某在兵中為粲所殺尸骸正在明府閤前一目為竹根所損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令謂曰如是何不早相聞乃許之明日為具棺櫬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貫其左目仍加時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笞殺一鄉老其家將復仇謀須令夜出乃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按行之乃見前鬼遮令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將有異謀令問為誰曰前時得罪于明府者今乃復入明日掩捕其家問之皆驗遂窮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銘于前曰身徇國難死不忘忠烈烈貞魂寔為鬼雄 出廣異記

劉門奴

高宗營大明宮宣政殿始成每夜聞數十騎行殿左右殿中宿衛者皆見馬衣馬甚潔如此十餘日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對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門奴詰問之案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漢兵誅之夷宗覆族安有遺嗣乎答曰王起兵時留吾在長安及王誅後天子念我置而不殺養于宮中後以病死葬于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

雙今在正殿東北角史臣遺略是以不見于書門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擾擾乎對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宮中動出頗見拘限甚不樂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誠所望也慎無奪我玉魚門奴奏之帝令改葬發其處果得古墳棺已朽腐傍有玉魚一雙製甚精巧乃敕易棺櫬以禮葬之于苑外并以玉魚隨之于此遂絕 出廣異記

閻庚

張仁亶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竊父資以給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販之流彼才學之士于汝何有而破產以奉仁亶聞其辭謂庚曰坐我累君今將適諸白鹿山所劣相資不敢忘也庚久為仁亶胥附之友心

不忍別謂仁亶曰方願志學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許爲庚乃私備驢馬糧食同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內房房外有牀久之一客後至坐于牀所仁亶見其視瞻非凡謂庚自外持壺酒至仁亶以酒先屬客客不敢受固屬之因與合飲酒酣歡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絆男女脚仁亶開視其衣裝見袋中細繩方信焉因求問已榮位年壽鬼言亶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復問庚鬼云庚命貧無位祿仁亶問何以致之鬼云或絆得佳女配之有相當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極貴頃已絆與人訖當相爲解彼絆此以成閻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當有大雨濡濕以此爲信因訣去仁亶與庚行六七日

至村遇大雨衣裝濕汗乃至村西求王氏舍馬欵門久之方出謝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無訝也仁亶問其故云已唯一女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寒此乃相輕之義已決罷婚矣仁亶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極歡仁亶乃云閻侯是已外弟盛年志學未結婚姻主人辭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許焉以馬驢及他賚爲貲數日成親畢留閻侯止王氏仁亶獨往主人贈送之其後數年仁亶還侍御史并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後庚果遇提挈竟至一州 出廣異記

明崇儼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少將父爲縣令縣之門卒有道術儼求教教以見鬼方兼役使之法遺書兩卷儼閱之書人名也儼于野外獨處按而呼之皆應曰唯見數百人於是每須役使則呼其名無不立至者儼嘗行見名流將合祔二親者輀車已出郊儼隨而行召其家人謂曰汝上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靈柩得無誤發他人冢乎曰無儼曰吾前見柴車後有夫人年五十餘長大名家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寢髮褻衣跪躍大喜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諫有言如此祔親者聞之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昨遷葬決老塋取之不知乃誤如此崇儼乃與至發墓所命開近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儼在內言事及人間猴勝至多備述人口故不繁述 出紀聞

王懷智

唐坊州人王懷智顯慶初卒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蘇云在地下見懷智見任太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爲書謂之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爲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白我母曰懷智今爲太山錄事幸蒙安太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早償之懷善將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蘇即齎書特送其舍所謂家事無不暗合至三日懷善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勳衛侯智純說之 出法苑珠林

法門英禪師

唐法海寺沙門英禪師具言每見鬼寺主沙門慧蘭怪而

問焉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飢虛甚以師大慈又自有所見從者二百許人勿辭勞費也吾已報云後日曉食皆來畢規候待甚謹便備酒脯之類至時秦王果來侍從甚衆貴賤雜列坐食甚急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荅曰吾生時未有佛法地下見責功德吾但以放生拯溺孤應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陳軫爲多虛詐又指一人云是白起王翦爲殺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自受飢窘也荅曰慈心少凡餘人又不相見吾貴人不可妄作禍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將來耶深飽愧臨去時謂英曰甚愧禪師弟子有物在當相送城東門道化外尖冢是弟子墓時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冢耳英曰

往赤眉賊發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賊將麁物去細者深賊取不得見在英曰貧道出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辭去 出兩京記

陳導

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爲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所泝流而來亦宿于此導乃移舟近之見一人龐眉大鼻如吏在舟檢勘文書從者三五人導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龐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龐眉亦隨之導備酒饌飲經數巡導乃問以姓氏龐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來充使導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愼勿以楚爲意願適他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報耳然君須以錢物計會方免斯難導懇苦求之弁曰但俟吾從楚回君可備緡錢一二萬相販當免君家導許諾告謝而別是歲果荊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導自別弁後以憂慮繫懷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導以慳鄙爲性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者怒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內掀然火起凡所財物悉盡是夕無損他室惟燒導家弁亦不見蓋以導慳嗇負前約而致之也 出集異記

王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亡停縣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夜初

見此女來粧飾華麗欲伸繾綣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于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縛此生以爲私盜學生訴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開棺檢之果無此衣既見此徵于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 出法苑珠林

巴峽人

調露年中有人行於巴峽夜泊舟忽聞有人朗詠詩曰秋逕填黃葉寒摧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其音甚厲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數十遍初聞以爲舟行者未之寢也曉訪之而更無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絕詠詩

處有人骨一具出紀聞

陸餘慶

陸餘慶吳郡人進士擢第累授長城尉拜員外監察久視中遷鳳閣舍人歷陝州刺史洛州長史大理卿少府監主府宗輻車不精出授沂州刺史餘慶少時嘗冬日于徐亳間夜行左右以囊橐前行餘慶緩轡躡之寒甚會群鬼環火而坐慶以為人馳而遽下就火訝火皺熾而不煖慶謂之曰火何冷為我脫靴群鬼但俯而笑不應慶顧視之群鬼悉有面衣慶驚策馬避之竟無患其傍居人謂慶曰此處有鬼為祟遭之者多斃郎君竟無所驚懼必福助也當富貴矣出御史臺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榮　張希望　鄭從簡
房穎叔　劉諷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傑　李嵩
張守珪　楊瑒

夏文榮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為判冥事張鷟時御史出為處州司倉替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為此州至後果除柳州司戶後改德州平昌令榮尅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很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抵觸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將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為廷玉禱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奉養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漢郴字曰衛多不成漢郴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州録事關重即唱漢州録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為郴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為漢州録事焉出朝野僉載

張希望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當新廄下有一伏尸極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信如事公勿言後月餘毅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後適及

階鬼引弓射中有聲希望覺背痛以手撫之其日卒

鄭從簡

周左司員外郎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寧令巫者視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之為也掘地三尺果得棺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絕出朝野僉載

房穎叔

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廚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云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曉房果病兩日而卒所司奏伏下即除李迥秀為侍郎其日謝即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出朝野僉載

劉諷

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一女郎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閑步徐徐至中軒回命青衣曰紫綏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鄰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樂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迴避也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國紫綏鋪花茵于庭中揖讓班坐坐中設犀角酒樽象牙杓綠罽花觶白琉璃盞醪醴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為錄一女郎為明府舉觴酹酒曰惟願三姨婆壽等祁山六姨姨與三姨婆等劉姨夫得太山府糺成判官翹翹小娘子嫁得朱餘國太子溢奴便作朱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摠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翹翹時為錄事獨下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溫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糺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歡請喫一盞蔡家娘子即持盃曰誠知被罰直緣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誤大神伯公事飲亦何傷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說傳翠簪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翠綏下坐使說令翠綏素吃訥令至但稱鸞老鸞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三更後皆彈琴擊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

綠樽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長繡簾斜捲斷入又歌曰玉口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眄為王歌舞願得君歡常無災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傳語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諷因大聲嚏咳視庭中無復一物明旦拾得翠釵數隻將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出玄怪錄

相州刺史

唐王道堅為相州刺史州人造板籍畢則失之後于州室梁間散得之籍皆中截為短卷遂不用矣棄之又有李使

君在州明旦將祀社夜潔齋卧于廳事夢其父母盡來迎已覺而惡之具告其妻因疾數日卒朱希玉爲刺史宅西院恒閉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髻乘馬直入二倉頭亦乘導之至閣乃下直吏以爲親姻家通信也從而視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門爲之開入已復閉乃索蒼頭及馬皆無之走白希玉希玉命開中院但見四過除掃甚潔帳幄圍匝施設粲然華筵廣座殽饌羅水陸數十人食具器物盡金銀也希玉見之大驚乃酌酒酹之以祈福遂出閉其門明日更開則如舊矣室宇封閉草莽荒凉二年而希玉卒出紀聞

王湛

王湛判冥事初叔玄式任荊州富陽令取部內人吳實錢一百貫後誣以他事決殺之以滅口式帶別優并有上下考五選不得官以問湛白爲叔檢之經宿曰叔前任富陽今日合有負心事其案見在冥司判云殺人之罪身後科罰取錢一百貫當折四年祿叔曰誠有此事吾之罪也出朝野僉載

狄仁傑

則天時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時刺史死者十餘輩傑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後無敢居者且榛荒棘毀已不可居請舍他所傑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別舍乎命去封鎖葺治居之不疑數夕詭怪奇異不可勝紀傑怒謂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爲不識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聽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無懼汝之心徒爲千變萬化耳必理要相見何不以禮出耶斯須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階西樹下體魄爲樹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頃前數公多欲自陳其人輒死幽途不達以至于今使君誠能改葬何敢遷延於此言訖不見明日傑令發之果如其言乃爲改葬自此絕也

李暠

唐兵部尚書李暠時之正人也開元初有婦人詣暠容貌風流言語學識爲時第一暠不敢受會太常卿姜皎至暠以婦人與之皎大會公卿婦人自云善相見張說曰宰臣之相遂相諸公卿言無不中謂皎曰君雖有相然不得壽終酒闌皎狎之于別室媚言逾至將及其私公卿迭往窺覘時暠在座最後往視婦人於是吻然有聲皎驚墮地取火照之見牀下有白骨當時議者以暠貞正故鬼神懼焉出廣異記

張守珪

幽州節度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皆勤勇善鬭每探候深入頗以劫掠爲事西城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䭾還天竺國其徒二十餘人探騎意是羅錦等物乃劫掠之殺其衆盡至胡僧刀棒亂下而不能傷探者異焉既而索䭾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於僧前追悔擗踴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輩前身皆負守將命唯趁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將祿位重後當爲節度大夫等官此輩亦如君何不白守將爲修福耳然後數年守將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騎還白守珪珪留僧供養累年去後守

珪與其徒二十五人至伊闕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閑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奈何若不獲已事理須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前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畢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拔後富貴毋相忘也言訖不見守珪竟至幽州節度御史大夫（出廣異記）

楊瑒

開元中洛陽令楊瑒常因出行見槐陰下有卜者令過端坐自若伍百訶使起避不動瑒令散手拘至廳事將捶之躬自責問術者舉首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瑒問其事曰兩日後君當命終瑒甚憣問何以知之術者具告所見舉家驚懇謂術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君之何而免

也瑒再拜求解術者曰當以君之聞見以衛執事免之與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東院亭中令瑒被髮跣足墻面而立已則據案而書符中夕之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幸免其郎來明日可以三十張紙作錢及多造餅餤與壺酒出定鼎門外桑林之間俟人過者則飲之皁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飲餤君其無憂不然實難以濟君亦宜易衣服處小室以伺之善爲辭謝問以所欲予之策盡于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餤將罄而皁裘不至瑒深以爲憂須臾遂至使人邀屈皁裘欣然累有所進瑒乃拜謁人云君昨何之數至所居遂不復見疑于東院安處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數兼燒紙錢資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宜盛饌相待言訖不見明日瑒設供帳極諸海陸候之日晚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瑒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借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錄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瑒如其言往見鬼使在樹頭欲往錫舍爲狗所吠未能得前俄從缺墻中入遲廻聞哭聲瑒遂獲免（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張果女　華妃　郭知運
王光本　幽州衙將　韋氏女
崔尚　河渭人　中官
王鑑　李令問　僧韜光
僧儀光　尼貞智　楊元英

張果女

開元中易州司馬張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遠棄權瘞于東院閣下後轉鄭州長史以路遠須復送喪遂留俄有劉乙代之其子常止閣中日暮仍行門外見一女子容色豐麗自外而來劉疑有相奔者即前詣之欣然款浹則留共宿情態纏綿舉止閑婉劉愛惜甚至後暮輒來達曙方去

經數月忽謂劉曰我前張司馬女不幸夭沒近殯此閣命當重活與君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徐候氣息慎無橫見驚傷也指其所瘞處而去劉至期甚喜獨與左右一奴夜發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開視之女顏色鮮發肢體溫軟衣服粧梳無汙壞者舉置牀上細細有鼻氣少頃口中有氣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復活漸能言語坐起數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辭以習書不使出閣常使賫飲食詣閣中乙疑子有異因其在外送客竊視其房見女存焉問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牀下乙與妻歔欷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聞遂匿于堂中兒不見女甚驚父乃謂曰此既申契殊會千載所無白我何傷乎而過為隱蔽因遣使詣鄭州具以報果因請結婚父母哀感驚喜則剋日赴婚遂成嘉偶後產數子

華妃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遂于塋外百餘步偽築大墳若將葬者乃于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盜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恐通夢也側立其尸而于陰中置燭悉取藏內珍寶不可勝數皆徙置偽冢乃于城中以輀車載空棺會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方掩而歸其未葬之前慶王夢妃被髮裸形悲泣而來曰盜發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敗于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至孝忽驚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以物色備

盜甚急及盜載物歸也欲入春明門門吏訶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考盜拷掠卽服逮捕數十人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王乃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探取五臟烹而祭之其餘盡榜殺于京兆門外改葬貴妃王心喪三年出廣異記

郭知運

開元中涼州節度郭知運出巡去州百里于驛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驛長鎖房勿開因而却回府徒從不知也至舍四十餘日處置公私事畢遂使人往驛迎己喪既至自看其殮殮訖因與家人辭訣投身入棺遂不復見出廣異記

王光本

王光本開元時為洛州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去數

日其妻李氏暴卒及殯追以不覲醫藥意是枉死居恒慟哭哀感傍鄰後十餘日屬諸子盡哭光本因復慟哭百餘聲忽見李氏自幃而出靚粧炫服有踰平素光本輟哭問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猶在此堂聞君哀哭慟之甚其在泉途倍益淒感語云生人過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茲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囑家人度女爲尼放婢爲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許謂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訖入堂中遂滅男女及他人但聞李氏言唯光本見耳出廣異記

幽州衙將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妻李氏悍妬狠戾虐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

其母墓前母忽于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于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出本事詩

韋氏女

洛陽韋氏有女殊色少孤與兄居鄰有崔氏子窺見悅之厚賂其婢遂令通意并有贈遺女亦素知崔有風調乃許之期于竹間紅亭之中忽有曳履聲疑崔將至遂前赴之乃見一人身長七尺張口哆唇目如電光直來擒女女奔走驚叫家人持火視之但見白骨委積血流滿地兄乃詰婢得實殺其婢而剪其竹也出紀聞

崔尚

開元時有崔尚者著無鬼論詞甚有理既成將進之忽有道士詣門求見其論謂尚曰詞理甚工然天地之間若云無鬼此謬矣尚謂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即鬼也豈可謂無君若進本當爲諸鬼神所殺不如焚之因滅不見竟失其本出玄怪錄

河湄人

開元六年有人泊舟于河湄者見岸邊枯骨因投食而與之俄聞空中媿謝之聲及詩曰我本邯鄲士祇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勞君行路悲出靈怪錄

中官

有中官行宿于官坡館脫絳裳覆錦衣燈下寢忽見一童子捧一樽酒衝扉而入續有三人至焉皆古衣冠相謂云崔常侍來何遲俄復有一人續至悽悽然有離別之意蓋崔常侍也及至舉酒賦詩聯句末即崔常侍之詞也中官將起四人相顧哀嘯而去如風雨之聲及視其戶扃閉如舊但見酒樽及詩在中官異之旦館吏云里人有會者失其酒樽中官出示之乃里人所失者聯句歌曰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朗月閑復閑夜長路遠山復山出靈怪集

王鑑

兗州王鑑性剛鷙無所憚畏常陵侮鬼神開元中乘醉往莊去郭三十里鑑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來會

日暮長林下見一婦人問鑑所往請寄一襆而忽不見乃
開襆視之皆紙錢枯骨之類鑑笑曰愚鬼弄爾公策馬前
去忽遇十餘人聚向火時天寒日已昏鑑下馬詣之爾適
所見皆無應者鑑視之向火之人半無頭有頭者皆有面
衣鑑驚懼上馬馳去夜艾方至莊莊門已閉頻打無人出
遂大叫罵俄有一奴開門鑑問曰奴婢輩今並在何處令
取燈而火色青暗鑑怒欲撻奴奴云十日來一莊七人疾
病相次死盡鑑問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向者聞郎君
呼叫起尸來耳因忽顛仆即無氣矣鑑大懼走投別村而
宿周歲發疾而卒出靈異集

李令問

李令問開元中爲祕書監左遷集州長史令問好服玩飲
饌以奢聞于天下其炙驢罌鵝之屬慘毒取味天下言服
饌者莫不祖述李監以爲美談令問至集州染疾久之漸
篤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恒令夜開城門縱令問家人
出入刺史之子嘗夜與奴私出遊至城門遙見甲仗數百
人隨一火車當街而行驚曰不聞有兵何得此輩意欲馳
告父且復伺其所之尋而已至城濠火車從水上過曾不
濡滅方知是鬼走投其門門已閉不得歸遂奔令問門中
處之既入火車亦至令問中門外其子雖恐懼仍竊窺之
忽聞堂中十餘人誦經甲仗等遲迴良久有一朱衣鬼徑
三踊開聲如霹靂經聲未絕火車移上堂階遙見堂中燈
火清靜尚有十餘人侍疾朱衣鬼又扶窗檻其聲如前令
問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門持令問出遂擲于火車中鬼

擁之而去其子還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問疾令問家
中餘口無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驚至今戰慄
未已令問尸爲鬼所擲在堂西北陳重牀之下家人乃集
而哭焉出靈怪錄

僧韜光

青龍寺僧和衆韜光相與友善韜光富平人將歸謂和衆
曰吾三數月不離家師若行必訪我和衆許之[illegible]
和衆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尋韜光和衆日暮至[illegible]
而韜光來迎之曰勞師相尋故來迎候與行里餘將到家
謂和衆曰北去即是吾家師但入須我我有少務要至村
東少選當還言已東去和衆怪之竊言曰彼來迎候何預
知也欲到家捨吾何無情也至其家扣門韜光父哭而出
曰韜光師不幸亡來十日殯在村東北常言師欲來恨不
奉見和衆弔唁畢父引入于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謂
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師自迎吾來相與談話里餘
欲到指示吾家而東去云要至村東少間當返吾都不知
是鬼適見父方知之韜光父母驚謂和衆曰彼既許來來
當執之吾欲見也於是夜久韜光復來入房謂和衆曰貧
居客來無以供給和衆請同坐因執之叫呼其父與家人
並至秉燭照之形言皆韜光也納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
忽哀訴曰吾非韜光師乃守墓人也知師與韜光師善故
假爲之如不相煩可恕造次故吾還也其家不開之[illegible]
竊祈請轉苦日出後却覆如驚鷄飛去而和衆亦[illegible]
焉出紀聞

僧儀光

青龍寺禪師儀光行業至高開元十五年有朝士妻喪請之至家修福師住其家數日居于廡前大申供養俗每人死謁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于堂明燈誦經忽見有二人侍之夜將半忽聞堂中人起取衣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廚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爲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來前獨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爲師造之師知是亡人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惶遽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逃避殃禍不令師知家中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亡者夜來尸忽橫臥手有麪汙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驚異焉出紀聞

尼員智

廣敬寺尼員智嘗與同侶于終南山中結夏夏夜月明下有哭而來者其聲雄大甚悲既至乃一人長八尺餘立于廬前聲不輟遂至夜半聲甚嗚咽涕淚橫流尼等執心正念不懼而哭者竟不言而去出紀聞

楊元英

楊元英則天時爲太常卿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劒心異之問削師何得此劒云有貴人形狀衣服將令修理期明日午時來取子意是父授後疑父冢爲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師家室中伺之至時取劒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從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劒下馬引諸子于僻處分處家事末問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歎息謂子曰我有公事不獲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少資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誡之云數日須用盡言訖訣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又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寧有百年父子耶言訖訣去子隨騎出上東門遙望入邙山中數十步忽隱不見數日市貝都盡三日後市人皆得紙錢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十

薛矜　朱七娘　李光遠
李霸　洛陽鬼兵　道德里書生
安宜坊書生　裴盛　楊溥
薛直　劉洪

薛矜

薛矜者開元中爲長安尉主知宮市迭日於東西二市一日於東市市前見一坐車車中婦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銀鏤小合立於車側婦人使侍婢問價云此是長安薛少府物處分令車中若問便宜餉之婦人甚喜謝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謂矜曰我在金光門外君宜相訪也矜使方右隨至宅翌日往來過見婦人門外騎甚衆踟躕未

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己在門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廳令矜坐云待梳東矜覺火冷心竊疑怪須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遥見一燈火色微暗將近又遠疑非人也然業已求見畢當去心中恒誦千手觀音呪至内見坐帳中以羅巾幂首矜苦事曳久之方落見婦人面長尺餘正青色有聲如狗矜遂絶倒從者至其室宇但見殯宮矜在其内絶無間隙遂推壁倒見矜已死微心上暖移就店將息經月餘方蘇矣出廣異記

朱七娘

東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嫗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來朱處久之日暮曰能隨至温柔坊宅否朱欲許焉其女彈唱有名不欲毋往乃曰將軍止此故往將逆有所憚耶不獲已王以後騎載去入院歡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遽走還白王氏諸子驚而來視問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慟久之遂送還家焉出廣異記

李光遠

李光遠開元中爲館陶令時大旱光遠大爲旱書書就暴卒卒後縣中州州司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慟哭者皆曰長官不死寧有是耶其夜光遠忽乘白馬來詣旱坊謂百姓曰我雖死旱不慮不成司馬何人敢沮斯議遂與百姓詣司馬宅通云李明府欲見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云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爲准宜速成之不然當爲厲矣言訖與百姓辭訣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賴焉出廣異記

李霸

岐陽令李霸者嚴酷剛鷙所遇無恩自承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婞（音唐狠虩）自喜妻子不免飢寒一考後暴亡既斂庭絶弔客其妻每撫棺慟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令妻子受此寂寞數日後棺中忽語曰夫人無苦當自辦歸其日晩衙令家人於廳事設案几霸見形令傳呼召諸吏等吏人素所畏懼聞命奔走見霸莫不戰懼股慄又使召丞及簿尉　霸呵怒云君等無情何至於此爲我不能殺君等耶言訖悉頓仆無氣家人皆來拜庭中祈禱霸云但通物數無憂不活卒以五束絹爲准絹至便生各謝訖去後謂兩衙典吾素厚於汝何故亦同衆人唯殺汝一身

亦復何益富令兩家馬死為驗須臾數百疋一時皆倒欲
死遂入通兩疋細馬馬復如故因謂諸吏曰我非素淸今
已死謝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奉以五疋絹畢指令某
官出車某出騎某吏等修齋者必死一更後方散後日處
分悉使家人復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歡饗畢又上馬去
凡十餘里已及郊外遂不見至夜停車騎妻子欲哭棺中
語云吾在此汝等困弊無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陽千餘
里每至宿處皆不令哭行數百里忽謂子曰今夜可無寐
有人欲盜好馬宜預為防也家人遠涉困弊不依約束爾
夕竟失馬及明啟白霸云吾令防盜何故貪眠雖然馬終
不失也近店東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餘里有叢林馬繫
在林下往取 如言得之及至都親族聞其異競來弔慰朝

夕謁請霸棺中皆酬對莫不踣跋觀聽繁喧家人不堪其
煩霸忽謂子云客等往來不過欲見我耳汝可設廳事我
欲一見諸親其子如言衆人於庭伺候久之曰我來矣命
捲幃忽見霸頭大如甕眼赤睛突瞪視諸客等客莫不顛
仆稍稍引去霸謂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遂
殯野外言訖不見其語遂絕出廣異記

洛陽鬼兵

貞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東京百姓相驚以鬼兵皆奔
走不知所在或自衛擊破傷其鬼兵初過於洛水之南坊
市喧喧漸至水北聞其過時空中如數千萬騎甲兵人馬
嘈嘈有聲餓而過盡每夜過至于再至于三帝惡之使巫
祝禳厭每夜於洛水濱設飲食嘗讀北齊書亦有此事天
中晉陽云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畏之皆不久喪也出紀聞

道德里書生

都道德里有一書生日晚行至中橋遇貴人部從車
馬甚盛見書生呼與語令從後有貴主年二十餘丰姿絕
世與書生語不輟因而南去長夏門遂至龍門入一甲第
華堂閨室召書生賜珍饌因與寢夜過半書生覺見所卧
處乃石窟前有一死婦人身王洪脹月光照之穢不可聞
書生乃履危攀石僅能出焉曉至香山寺為僧說之僧送
還家數日而死出紀聞

安宜坊書生

開元末東京安宜坊有書生夜中閉門理書門隙中忽見

一人出頭呵問何輩答云我是鬼暫欲相就因邀書生出
門書生隨至門外畫地作十字因爾前行出坊至寺門鋪
書生云寺觀見必不得度鬼言但隨我行無苦也俄至定
鼎門內鬼負書生從門隙中出前至五橋道傍一家天窗
中有火光鬼復負書生上天窗側俯見一婦人對病小兒
啼哭其夫在傍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燈婦人懼呵其夫
云兒今垂死何忍貪臥適有惡物掩火可強起明燈夫起
添燭鬼迴避婦人忽取布袋盛兒兒猶能動於布袋中鬼
遂負出至天窗上兼負書生下地送入定鼎門至書生宅
謝曰吾奉地下處分取小兒事須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煩
君當可恕之言訖乃去其人初隨鬼行所止之處輒書十
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驗因至失兒家問之亦同

也出廣異記

裴盛

董士元云義興尉裴盛晝寢忽爲鬼引形神隨去云奉一兒至兒家父母夾兒臥前有佛事鬼云以其佛生人畝至鬼手一揮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兒出牀抱兒喉有聲父母驚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其至舍推入形中乃悟出廣異記

楊溥

豫章諸縣盡出良材求利者採之將至廣陵利則數倍天寶五載有楊溥者與數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飛山深寄宿無處有大木橫臥其中空焉可容數人乃入中同宿而導者未眠時向山林再拜呪曰上田公今夜寄眠願見護助如是三請而後寢夜深雪甚近南樹下忽有人呼曰張禮樹頭有人應曰諾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與去來樹頭人曰有客在此須守至明若去黑狗子無知恐傷不若樹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飲食理須同去樹上又曰雪寒雖甚已受其請理不可行須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裝畢撤所臥毯有黑虺在下其人若瓶長三尺而蟄不動方驚駭焉出紀聞

薛直

滕州都督薛直丞相納之子也好殺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長命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惑者雷同智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來禍於君命然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趨下再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宜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殯越于此矣直大恐與友人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見直去從者百餘人皆左右從入驛吏入戶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與別曰吾已死北驛身在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出紀聞

劉洪

沛國劉洪性剛直父爲折衝都尉薛楚玉之在范陽召爲行軍洪隨之薊因得給事楚玉楚玉悅之楚玉補屯官洪請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者輒死屯遂荒廢洪乃請爲之楚玉以凶難之洪曰妖由人興妖不自作洪且不懼公何惜焉楚玉遂以爲太和屯官洪將人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運斧而度木自折舉擊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笞之謂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則干之罪死不赦笞數發匠人言說頗見冤恕吾非前後殺屯官者也殺屯官者自是輔國將軍所居去此不遠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舊佛殿也以其淨所故守之吾固爲人有罪配守此基基與地平吾方得去今者來故訴於公公爲平之吾乃去爲人矣洪曰汝言輔國不遠可即擒來鬼曰諾須臾匠人言曰劉洪吾輔國將軍也汝爲

人強直兼有才幹吾甚重之將任汝以職今當辟汝即大
富貴矣勉之因索紙作詩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詩
及其下筆書跡特妙可方王右軍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詩
曰烏烏在虛飛玄駒遂野依名今編戶籍翠過葉生稀其
二章曰箇樹枝條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誰覺[illegible]詩
成而去匠人乃屯屬役數日疾甚舁至范陽其父謁名醫
薛亦會疾洪言語如常而二竅冷氣侵[illegible]洪
初得鬼詩忽不可解及卒皆黑遂以戴皓名今編戶籍翠洪名主命者言洪死係也其二章箇樹枝條朽也三面五面啼者洪家自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謂三花也五人哭之所謂五面啼[illegible]
洪死後二十日故吏野外見洪紫衣從二百騎神色甚壯
告吏曰吾已爲輔國將軍所用大富貴矣今將騎從向都
迎母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養於劉氏年與洪齒嘗與洪

言曰吾聞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擾亂存者使知之是
日女在洪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須臾
得前又引其巾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驚曰汝存日嘗有
言須來在軍久絕書問今見死乎何與平生言協也母言
未畢洪即形見庭中衣紫金章僕從多至母問曰汝何緣
來洪已富貴身亦非人福樂難言故迎母供養於是卑與
皆進母則舁與洪乃侍從遂去去後而母殂其見故吏時
亦母殂之日也 出異聞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晅　蕭正人　韋鍔
趙夏日　茹子顏　劉子貢
劉平　蕭穎士

唐晅

唐晅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
州衞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
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
哀毀過禮晅常慕之及終制乃娶焉而留之衞南莊開元
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
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
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

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衞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
室悲長簟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
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　恍惚
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惜藏舟清夜莊臺
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淸虛晅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
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晅驚惻覺有異乃祝
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相見敘也勿以幽冥隔礙
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郎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
陰冥實所惻愴媿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
此夕與君相聞晅驚嘆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
然須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
慮君亦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晅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

聞喚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朔與七郎相見暅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於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賤來今看阿美阿美即暅之亡女也暅又悄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暅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暅乃執手敘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暅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寞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慚兼集又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從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為貴君可先坐暅即如言笑謂暅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

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為累暅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饌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不可致耳暅即令備之既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暅悉飯其從者有老婢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儕小謂暅曰此是紫菊奴豈不識耶暅方記念別席飯其餘侍者暅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暅從京迴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栱中無有人知處暅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暅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暅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

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暅令下簾帷申繾綣宛如平生暅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暅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生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暅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暅曰婦人沒地不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暅聞撫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為詞妻

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階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為家暅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暅訣別暅修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暅執手曰何時再一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暅為念暅答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內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愛訖登車而去揚被久之方滅舉家皆見事見唐暅手記出通幽記

蕭正人

琅邪太守許誠言嘗言幼時與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處有鬼言未終前檐頭鬼忽垂下二脛脛甚壯大黑毛且長足履於地言者走匿內弟蕭正人沈靜少言獨不懼直抱鬼脛以解衣束之甚急鬼舉脛至檐正人來之不得昇復下如此數四既無救者正人放之鬼遂滅而正人無他（出記聞）

韋鎰

監察御史韋鎰自殿降量移虢州司戶參軍鎰與守有故請開虢州西郭道鎰主之凡開數里平夷丘墓數百既而守念鎰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鎰妻死鎰妻亡七日召寺僧齋鎰神傷喪志諸僧慰免齋罷鎰送僧出門言未畢若有所見則揖僧退且言曰弟子亡妻形見則枯揖讓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爲平夷丘墓之禍焉（出記聞）

趙夏日

寧王文學趙夏日文章知名以文學卒官終後每處理家事如平生家內大小不敢爲非常於靈帳中言其聲甚厲第二子常見之率常在宅及三歲令其子傳語遍別人因絕去（出記聞）

茹子顔

吳人茹子顔以明經爲雙流尉頗有才識善醫方由是朝賢多識之子顔好京兆府博士及選請爲之既拜常在朝貴家及歸學車馬不絕子顔之姪張虛儀選授梓州通泉尉家貧不能與其妻行仍有債數萬請子顔保虛儀去後兩月餘子顔夜坐忽聞語曰吾通泉尉張虛儀也到縣數日亡今吾柩還已發縣矣吾平生與君特善赴任日又借貸累君吾今亡家又貧屢進退相擾深覺厚顔子顔問曰君何日當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發時日且求食子顔命食於坐談笑如故至期喪果至子顔爲之召債家而歸其負鬼又[illegible]且夕來謝恩其言甚懇月餘而絕子顔亦不以介意數旬子顔亦死（出記聞）

劉子貢

京兆人劉子貢五月二十二日因病熱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錄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括其頭加鉗鎖焉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問曰此爲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暫停若過其鼓作罪人受苦可驚駭耳目子貢娶于雒江縣令蘇元宗見元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辦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賊而殺見在地獄又遇鄰人季將暐曰君爲傳語吾兒吾坐前坐罪大被拘留爲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恒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日道納熱彈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爲鬼子貢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矣（出記聞）

劉平

唐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韋得神仙補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舊朝士皆云童幼時見奕世奉之不窮其壽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令狐綯嘗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容於京師常言與處士劉平善天寶中居於齊魯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覩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爐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值葉法善投龍西嶽平旋見二青衣童子乘虛而至所謂祿山鬼物皆棄爐投蓋狼狽而走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出劇談錄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爲揚州功曹秩滿南遊濟瓜洲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視穎相顧曰此人甚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即鄱陽曾孫乃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問之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神即仙虔心向嚮而已明年穎士北歸至于盱眙方與邑長下簾晝坐吏白云擒獲發冢盜六人登令召入束縛甚固旅之于庭穎士驚曰二人云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左驗明著皆云發墓有年嘗開鄱陽公冢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許鬚鬢斑白僵臥于石塌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皆舟中相遇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裔也豈有他術哉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十二

黎陽客　李廻秀　琅邪人
崔咸　季攸　武德縣田叟
裴徽　李陶　長洲陸氏女
刁緬　王無有　王昇
高生

黎陽客

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投丐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已暮而前程尚遥忽見路傍一門宅宇甚壯夜將投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輒寄外舍可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聞曳履聲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閑遠昂然秀異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

辛有弊廬不足辱長者客竊怪其異且欲審察之乃俱就館頗能清論說齊周已來了了皆如目見客問名曰我頴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設酒殺旨精潔而不甚有味有頃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問曰郎君今爲何官曰見爲河公主簿慎勿說也俄聞外有叫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窻中窺之見主人據胡牀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簿鳥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何須強知他事固問之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墻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旦顧視乃大冢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召入具爲說之令曰信有之乃蹐令鄉正具斬數萬束積於垣側一日令率羣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燋爛身衣敗絮蹲於榛棘中直前詢客不識也曰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爲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爲設薄酹焚其故衣以贈之鬼忻受遂去出廣異記

李廻秀

尚書李廻秀素與清禪寺僧靈貞厚善廻秀卒數年靈貞忽見兩吏齎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處若官曹中須臾延謁一人朱衣銀章靈貞自疑命當未死朱衣曰弟子誤相追闍梨當還命敕前吏送去欲取舊路吏曰此乃不可往當別取北路耳乃別北行路甚荒塞靈頗

不懌可行數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麗門吏前呵云可方便見將軍即引入見一人紫衣據廳事年貌與李公相類謂曰貞公那得遠來靈貞乃知正是回廷升階叙及平昔臨別握手曰欲與闍梨論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見淚下靈貞固請之乃曰弟子血祀將絕無復奈何可報季友等四時享奠勤致豐潔兼爲寫法華經一部是所望也即揮涕訣靈貞遂蘇具以所見告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焉爲設齋及寫經唯齊損獨怒曰妖僧妄誕欲誣玷先靈耳其後竟與權梁山等謀反伏誅兄弟流竄竟無種嗣矣出廣異記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過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見甚歡爲設雜菓客探取懷中犀靶小刀子將以劉梨主人色變遂奄然而

逝所見乃冢豁也客甚懼然亦以此刀自護且視冢傍有一穴日照其中頗明見棺櫬已腐敗東盤乃樹葉財焉客匍匐得出問左右人無識此冢者（出廣異記）

崔咸

博陵崔咸少習靜家于相州居常葺理園林獨在齋中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所從來而終無言咸疑其逃者乃深藏之將旦而斃咸驚懼未敢發乃出於里內占其失女家須臾有奴婢六七人喪服行語若有尋求者相與語曰死尚逸况生乎咸從而問之對曰郎君何用問固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來三日昨夜方斂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咸問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汚其家大異之歸將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語之乃去時天寶元年六月（出通幽記）

季攸

天寶初會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已女已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怨而死殯之東郊經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有失胥推尋不得意其爲魅所惑也則於墟墓訪之時大雪而女殯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則聞屋內胥叫聲而殯宮中甚完不知從何入遂告主簿主簿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復修殯屋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則不直於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憐已女不知有吾故氣結死今神道使吾嫁與市吏故輒引與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期而遂神道請即知聞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婿禮至月一日當具飲食吾迎楊郎望伏所請焉主簿驚歎乃召胥一問爲楊胥於是納錢數萬其父母皆會焉攸乃爲外生女造作衣裳帷帳至月一日又造饌大會楊氏鬼又言曰棠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親迎楊郎言畢胥暴卒乃設冥婚禮厚加棺斂合葬於東郊（出紀聞）

武德縣田叟

武德縣酒封村田叟日晚將往河內府南視女家禮事出村有二人隨之與叟言謂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隨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視之非凡乃下驢謂之曰吾與汝非舊相識在途相逢吾觀汝指顧非吉人也汝姑行吾從此南出汝若隨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隨如不願俱請從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適會田叟鄰舍子自東來問叟何爲叟具以告鄰舍子告二人老父不願與君俱可東去從老父南行君何須相絆也二人曰諾因東去叟遂南鄰舍子亦西還到家未幾聞父老驚家叫鄰舍子問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計今適到而所乘驢乃却來何謂也鄰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狀因與叟男尋之至與二人言處叟死溝中而衣服甚完無損傷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出紀聞）

裴徽

河東裴徽河南令迥之兄子也天寶中曾獨步行莊側途

中見一婦人容色殊麗粧靚艷泆久之徽問何以獨行答云適婢等有少交易遲遲不來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艷詞相調婦人初不易色亦獻酬數四前至其家邀徽相過室宇宏麗入門後聞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來名教中寧有此事女辭門有賢客家人問者甚衆有頃老婢出門徽辭謝舉動深有士風須臾張燈施幕邀徽入坐侍數人各美色香氣芬馥進止甚閑尋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須相避婦人出不復入徽竊見室中甚盡設綺帳錦茵如欲嫁者獨心喜欲留會腹脹起湊廁所持古劍可以辟惡廁畢取裹劍紙忽見劍光粲然執之欲廻不復見室宇人物顧視在孤墓上叢棘中因大號叫家人識徽持燭尋之去莊百餘步瞪視不能言久之方悟爾 出廣異記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陬壁中出至牀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怍却退婢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恥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紿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云來又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忽復如初可以殷懃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止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覘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已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云改之自爾留連半歲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亟為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為鬼關司所遏不得過者數日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鬼關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見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 出廣異記

長洲陸氏女

長洲縣丞陸某家素貧三月三日家人悉遊虎丘寺女年十五六以無衣不得往獨與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歎投井而死父母以是為感悲泣數日乃權殯長洲縣後一歲許有陸某者曾省其姑姑家與女殯同出經殯宮過有小婢隨後云女郎欲暫相見某不得已隨至其家家門卑小女郎靚粧容色婉麗問云君得非長洲百姓耶我是陸丞女非人鬼耳欲請君傳語與贊府今臨頓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義難自嫁可與白大人若許為婚當傳語至此其人尚留殯宮中少時當州坊正從殯宮邊過見有衣帶出外視之見婦人以白丞丞自往使開壁取某置之廳上數日能言問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對丞歎息尋令人問臨頓李十八果有之而無恙自若初不為信後數日乃病病數日卒舉家歎恨竟將女與李子為冥婚 出廣異記

刁緬

宣城太守刁緬本以武進初為玉門軍使有廁神形見外

廐形如大猪遍體皆有眼出入溷中遊行院内緬時不在官吏兵卒見者千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祈福廁神乃滅緬旬日遷伊州刺史又改左衛率右驍衛將軍左羽林將軍遂貴矣出紀聞

王無有

楚丘主簿王無有新娶妻美而妬無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無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無有以為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迴顧深目巨鼻虎口烏爪謂無有曰盍與子鞋無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無有恐先告其妻且尤之曰僕有疾如廁雖一婢相送君適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婦猶不信乃同觀之無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妻恐扶無有還他日無有至後院怪又見語無有曰吾歸汝鞋因投其傍鞋並無傷無有請巫解奏鬼復謂巫王主簿祿盡餘百日壽不速歸死於此無有遂歸鄉如期而卒出紀聞

王昇

吳郡陸望寄居河內表弟王昇與望居相近晨謁望行至莊南故村人楊侃宅籬間忽見兩手捸廁大耳深目虎鼻猪牙面色紫而斒爛直視於昇懼而走見望言之望曰吾聞見廁神無不立死汝其勉之昇意大惡及還卽死出紀聞

高生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可以及於是煮藥而飲之

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吐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趨出降階遂不見自是疾間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十三